武俠世界



$2.00

614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骷髏樂園

馬雲·著



那是人間地獄，也是罪惡的淵藪，如果有人偶然闖進這三不管的地帶，眼前所見盡是骷髏，但實際上這裡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只可惜他們偶一不慎，便墮進了這個罪惡的深淵裡去，結果……「骷髏樂園」故事精彩，詭譎傳奇，全書一氣呵成，是馬雲君最新佳作，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骷髏樂園

世風日下　道德淪亡

夜深人靜，街道上已經沒有行人。偶然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掠過，留下來的還是黃橙色的鈉光霧燈，陪伴着黑漆似的柏油路。

翠紅路上的呂宅，還是令人觸目的一幢古老大屋，到處高樓大厦林立，只有那一幢單層的建築，看過去除了蹩脚之外，還覺得有些浪費。

不過，經過今晚之後，許多人都知道這幢古老住宅不會存在得太久了，因爲「鐵枴俠盜」呂偉良曾在傷殘福利會中宣佈，把他名下的這一幢住宅拍賣，得欵全數捐給傷殘福利會。

是的，這的確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呂偉良本身也是一個殘廢者，他固然明白這種人的心境，他們須要社會人士的同情和鼓勵，精神上的支持固然重要，實物上的帮助更不可缺少。

呂偉良時常都覺得：他是四肢不全的人之中最幸運的一個，由於未殘廢之前的努力，以及先祖的一點遺蔭，使到他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不必倚靠別人的周濟，更無須用到那些冒險得來的金錢；歷年來取自爲富不仁的人身上的錢，都全數送到貧苦而值得同情的人的手中。這門冒險生意，對他來說，永遠是要虧本的，更別說在他「守法」的時候，亦往往自掏腰包去做善事了。

呂偉良所以忽然要將住所拍賣，是他看準了這是地價最高峯的時候。以他住宅這二千多方尺的地皮，又處於林蔭處處的翠紅路，大概以四百多元一尺計，總值也在百萬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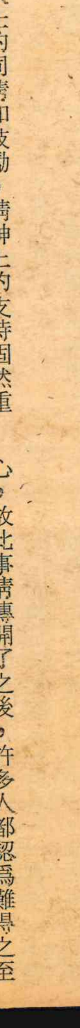
呂偉良要以這百萬元欵項興建一個傷殘福利中心，故此事情傳開了之後，許多人都認爲難得之至，因爲他不是豪富，只是個跛子而已。相反，看看那些擁有巨額家財的人，却是一毛不拔。比較起來：這跛子也難怪市民會對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突然之間有一輛豪華大房車駛進翠紅路來，在呂宅附近的路旁停了下來。但是，車內沒有人跑出來，甚至車門也沒有打開。

「你看見了沒有？就是那一幢古老大屋。」車廂後面的一個中年男子，對他身旁的另一個男子說道。

那男子點點頭，說道：「這地頭的確不錯，而且是單邊，可以建成超過二十層的住宅，老闆，你的確很有眼光。」

「所以，你一定要在投標時出手快而狠，人家



每口價加一萬，你不妨加到五至十萬，把我們的對手打低，我們就可以在這方面賺回一大筆。」

「我明白了，老闆。」

車廂之內一共只坐了三個人，除了剛才談話的二人之外，還有前面一個司機。

最先說話的中年男子，身裁略胖，禿頭，他就是當地的富商占孫，稱他做老闆的瘦削男子，年紀也在半百左右，就是占孫的心腹助手金大保。

其實，覬覦這塊地皮的，大有人在。

呂宅之內，呂偉良還沒有睡，他跟阿生在聊天。阿生畢竟還有些孩子脾氣，對這間古老大屋有點依依不捨。

阿生說道：「師父，我們以後，住到什麼地方去？」

「住到公寓式的大厦裏去。」呂偉良毫不考慮地答道：「那樣你可以省下很多麻煩，因爲公寓式的大厦，有人洗衣服，也有人煲水冲茶，更有包伙食的。這對我們來說，不是方便得多麼？」

「是的，但我總覺得這裏好。」

「別這樣，人是應該適應環境的，這時候是地價最好的時候，我希望盡自己一點力量，讓傷殘的人多一點福利照顧。也只有像我一樣跛足的人才會知道傷殘之苦。他們有些本來可以出來找點工作做的，但是沒有人僱用他們，甚至在街上走過的時候，人們瞧也不瞧他一眼。你試想想，他們的內心是多麼的痛苦？」

「……」阿生默然無語。

突然間，電話响了起來。

呂偉良順手拿起聽筒，「喂」了一聲，對方一名陌生的男子就說：「你可是呂先生？」

「是的，你貴姓？」

「我是一名地產商人，聽說閣下要將住所連地皮公開拍賣，是不？」

「是的，你的消息很靈通。」

「你希望得到什麼價錢？」

「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對方說道：「我想與你私人交易。」

「對不起，我已經和拍賣行商量好了。如果你有意思，明天請早一些到拍賣行去吧！」

「呂先生，何必讓拍賣行賺去一筆呢？讓我們仔細談談吧！」

「不！拍賣應該是非常公道的事，閣下如果志在必得，可以出個高價，反正得欵又不是屬於我的，你也許都知道了。」

對方那陌生男子忽然又改變語氣說道：「呂先生，你應該放明白點，府上那塊地皮是我們的，我們一定要得到他，否則，你不得好死！」

「你太婆媽氣了，先生，我姓呂的自小嚇大，有種的留下姓名吧！」

可是，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

呂偉良苦笑一下，把聽筒放回電話機上。

這是今晚十多二十次電話之中，最不客氣的一次，但呂偉良仍舊不會把它放在心裏，在此之前，甚至有些相熟的朋友要約晤他，爲的又是這塊高價的地皮，但是，都給呂偉良拒絕了。

這個地方的人往往就是這麼有趣，錦上添花的事常常在此出現，罕見的只是雪中送炭。

呂偉良是個意志非常堅定的人，誰也不能令他動搖。

阿生固然亦明白師父的性格，因此，他再也沒有說下去。默默無言地，回到的他睡房中去，收拾一切。

其實，呂偉良的心情又何嘗不是一樣沉重，生於斯，長於斯，一旦要離去，彷似跟自己的老朋友分別一樣，依依不捨之情，是十分容易想像得到的。儘管如此，他對自己的決定却絕不後悔，只因爲這是太有意思的事，而且，他經過再三的考慮。他覺得：這樣做是十分値得的事。

翌日，拍賣行裏擠滿了人。當然，他們大部份是地產商人，大家都心裏明白，呂宅是一塊肥猪肉，要把它吃下去，一定要有胃口——沒有足够的資金休想摸它！

一開始已經有人叫價八十萬元，由一萬二萬，進至每次叫價一加就是五萬，結果加至一百二十萬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靜止下來。

出價一百二十萬的人以爲十拿九結了，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一加便是二十萬，那就是一百四十萬元了。這的確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因爲這只不過是住宅地區，既不能建成商業樓宇，更不能改建成工廠大厦。

主持拍賣的人再三叫出：「有沒有人出價高過一百四十萬元的？」

在場的人鴉雀無聲。

那個小搥「卜」地一聲响，敲了下去，表示這一次的拍賣完成了。

出到這麼高價的，並非別人，正是代表占孫的金大保。

占孫是志在必得的，所以金大保在最後關頭一加便是二十萬元，使到他的對手在驚愕中失敗！

「拍賣」是一項非常刺激的事，而且機會亦稍縱卽逝。但無可否認，「價高者得」的確也是相當公平的買賣方式之一。

二千五百尺地方，價值一百四十萬元，平均每

方尺値五百六十元，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價錢，但是，許多人已經知道這是一項善舉，所以有人認爲不可以常理測度。

事後有人訪問新買主占孫，他說明知這是善事，再貴一倍也不嫌貴的。於是報紙電台又替這位富豪義務宣傳一番。

呂偉良反而避過了所有的記者訪問。他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何況這是祖業，有什麼値得誇獎的地方？

雖然買賣雙方要在三天內移交妥當，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遷進了一幢男子公寓裏去居住。一切關於買賣方面的事情，呂偉良也交由律師代辦，除了一切手續費之外，百餘萬元的巨欵，盡數捐給了傷殘福利會。

有人提議「傷殘福利中心」將來建成後，冠上「呂偉良」這個大名，但是，呂偉良却極力反對。他說：「做善事只求心之所安，何必留名？」

阿生却打趣地道：「人家捐一千數百，左右兩旁切去了耳朵的照片刋完又刋，你捐百多萬，却叫人不要提及你的大名，太吃虧吧？」

「市長太太從未捐過一分一毫，但却有人以某某市長夫人的名銜，冠在善堂之前，那又如何？出錢的人却讓市長夫人萬世留名，那不是更吃虧嗎？」呂偉良苦笑道：「這是一個古靈精怪的社會，我們應該豎立自己的做人方針。又何必與他們同流合污？」

就在這時候，他們的新寓所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一定要見呂偉良。

阿生開門讓他進來，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他滿面愁容地，向呂偉良訴苦說：「呂大俠士，請你救救我的兒子吧！」

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的，阿生插嘴問道：「你的兒子發生了什麼事？要是有病，你該送他進醫院去，要是給人欺負，你可以報警。」

那人說道：「他旣不是有病，也不是被人欺負，是他自作孽！本來古語有道『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我這一輩子，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希望你無論如何也要幫幫我一個忙。」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的兒子出了什麼事？老伯？」

那人哭喪着臉說：「看到每天報章的報導，相信你也可以猜得出是怎麼一回事了。」

「報紙每天刋出的慣見新聞多得很，即如兇殺，搶刼，失踪，加價加租……等等，這些都是常見的，已經不能算得上是新聞了。到底令郞怎麼樣？老伯，你不妨坦白說出來，希望我有辦法可以帮得你。」

「他……他越變越壞，不上學，整天與一羣阿飛輩混在一起，吸毒，搶刼，正是無所不爲。」

「爲什麼你不報警？」

「呂大俠士，剛才我說過了，我只得這麼一個兒子，如果警方抓住他，勢必坐牢，你也知道，在這個地方，有案底的人總是不大方便的。我左思右想，才想到來求你帮這個忙。要不是報紙刋出你賣屋捐錢給傷殘福利會，我幾乎也忘記了還有你這位俠士可以帮帮我的忙。」

「你太過奬了！」呂偉良又問：「你要我怎麼樣帮你？」

「我只要我的兒子脫離那班壞蛋，重新做個好人，否則，這樣子下去，他遲早也會落入警方的手中。那就不堪設想了。」

「我的辦法未必好得過警方的。」

「但是，我寧願相信你。警方抓着他，必然是有理沒理先揍一頓，然後解上法庭，定罪入獄，出獄後的犯人往往又是重操故業。他們甚至在獄中已經結夥，要做好人也不可能。」

呂偉良了解他的心意。對於本地的環境，他當然十分明白。

再談下去，呂偉良才知道這老伯叫尤南田，他的兒子叫尤大達。他只是個街邊的小販。

呂偉良又問：「他現在什麼地方？」

「誰知道？我只知道他晚上必到一個地方去，那就是虎鎮。」

「虎鎮？」呂偉良怔了一怔！

「是的，呂大俠士，相信你一定知道虎鎮是個什麼地方吧？」

「我當然知道。」

尤南田由口袋裏掏出了一張照片，交到呂偉良手中，道：「這就是小兒的照片，他已經三天不返家了。」

呂偉良想了想，叫阿生遞了一支筆過來，然後連同照片一齊交還到尤南田的手上，說道：「請你寫下你地址，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尤南田終於在他兒子的照片背後，寫下了歪歪斜斜的幾個字，那就是他居處的地址了。

臨走時，尤南田涙盈於眶地瞪住呂偉良說道：「如果你找到他，請你告訴他：他母親病倒了，我也爲了他，兩天沒有開檔做生意。」

說着，他黯然背轉了身，就要離去。

但是，呂偉良却把他叫住：「尤老伯，請你等一等！」

呂偉良順手把一叠十元面額的鈔票，塞到他的手上：「這是區區之數，請你拿去吧！要是再有什

麼困難，你可以來找我。」

尤南田赤紅了眼睛，感激得抖着聲音說道：「這……這怎麼……好意思呢？你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目前你總得要生活的，可不是嗎？」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送他到門外，又說：「令郎的事，你放心好了，先回去料理一下尊夫人的病。」

尤南田感激得說不話來。

剛離開那間男子公寓，尤南田把呂偉良贈給他的一束鈔票掏了出來，他是要約畧計算一下，看看有多少錢，應該怎麼樣去運用，例如治理妻子的病，還淸一點債務，以及淸付欠下的房租等等，正在需財之際，驀然多了這百多二百元，使到這位絕望的人，又再生氣蓬勃起來！

前些日子他才向親友借了一些錢，付了兒子的學費，豈料兒子不長進，逃學去了。至於那數十塊，也沒有了下落。

街邊小販的生意本來就要看看老天爺的面色，要是像這雨季一樣，常常下雨，那就非吃老本不可。沒有老本可吃麼，就只有去借。

尤南田時常對人說，他所以這麼苦，是因爲少年時代沒有機會進學校去讀書，否則，找一份安安定定的工作，就不必在街頭巷尾東奔西跑。故此，他無論怎麼樣辛苦，也要兒子進學校去求學。

可是，不知是風氣所趨，還是他命運不佳，他唯一的兒子大達偏偏不爭氣，終日與阿飛爲伴，令到這可憐老父的夢想，逐漸趨於幻滅！

就在絕望的邊緣，他想起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鐵枴俠盜」呂偉良。是的，他應該遇到救星了。本來他只希望呂偉良爲他找回他的兒子大達，想不到呂偉良對他如此慷慨！

呂偉良的大名他早已聽過了，但他一直懷疑這世界上是否眞有其人，但是到了現在，他固然相信了。

就當他拐彎轉到另一條街道去的時候，突然有人自背後將他攔腰一抱，那人的另一隻手臂，却箍住了他的頸項，幾乎令到他爲之窒息過去！

他無從掙扎，因爲對方有三個人，背後一人將他抱起，另外二人將他抬到了一處樓間去。

尤南田當然明白到這是搶掠，但是却無從反抗的。

突然眼前一黑！他的頭部給人重重一擊，登時暈倒過去！

沒有人知道那三個刦匪是誰，尤南田只可依稀記得在前面抬起他雙足的兩名青年人，看來都不會超過二十歲，就像他兒子大達那般年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從吵鬧聲中漸漸甦醒過來。

路人圍觀如堵，有人用藥油塗向尤南田的耳根和鼻樑等處，也有人嚷着去召救傷車，更有人埋怨道：「怎麼找了半條街，連警察也沒有一個？」

就在人聲嘈吵中，有兩個人排衆而上。他們就是呂偉良和阿生。

師徒二人剛要經過這裏，到附近橫街一個停車場去取回汽車，然後外出，想不到經過這裏的時候，却看見堆滿了人，一時好奇心起，才跑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不禁脫口驚呼道：「怎麼會是你？尤老伯！」

尤南田老淚縱橫，搖頭嘆氣道：「眞不成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當街强搶！唉！」

呂偉良心裏立刻明白過來，只問了一句：「你可認得他們？」

「如果見到，也許還可認得的。」

「來吧！我先送你回去！」

自始至終未見過警察一面，尤南田無可奈何地，跟住呂偉良師徒二人走。

阿生走先一步去取車，呂偉良問道：「他們有沒有弄傷你？」

「還好，只是頭顱給他們重重擊了一下，雖然現在還有點兒痛，相信沒有什麼大碍的。」尤南田一邊答着，一邊與呂偉良併肩走向停車場那邊。

阿生剛走到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汽車旁邊，突然看見一名少年人鬼鬼祟祟的在隣近一輛汽車門旁有所動作。

阿生忍不住走過去問道：「這輛汽車，是你的嗎？」

那少年人怔了一怔：「關你什麼事？」

「我偏要看看你有沒有車匙和車牌，如果沒有，我要把你交給警察！」

少年人面色一沉：「你眞多事！」

話猶未完，一把彈簧刀已自口袋中拔了出來，「卡察」一聲，刀子彈射而出，順勢一揮，在阿生的面前一幌而過！

阿生怎麼會把他放在眼內？急退兩步，仰首側身，剛避過了對方的攻勢，那少年人却不知厲害，節節進迫！

阿生退到停車場的通道上，少年人連人帶刀一齊飛撲而至！

阿生雖則手無寸鐵，但却鎭靜異常，左閃右避之間，側身進步，腿起脚落，雙手却有如玩魔術似的，轉眼間已將對方的手腕扣住。

那傢伙手臂一痳，「喲」的一聲痛叫，刀已墮地了！

阿生順勢把那條手臂彎向背後，喝一聲：「跪下來！」

那傢伙渾身痳軟，也不到他不跪下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聽到背後步聲急促！阿生急忙回頭一看，但見一名青年手持鐵尺，狂衝而至！

阿生心裏一凛，忙把那少年人鬆開，俯首彎腰，就地一滾，順勢把墮在地上的彈簧刀，執了在手中。

那青年剛好撲到，大喝一聲，鐵尺已經力揮而至！

阿生仰首揚臂，「錚」的一聲！尖刀鐵尺碰在一起，冒出了火花！

阿生移形換位，旋風也似，「刷刷刷」刀發連環，那長髮青年看也未及看淸楚，長髮落下了一撮，手腕拖出一條血痕，面頰也着了一刀！

阿生趁住他驚愕之際，飛起一脚，鐵尺凌空飛跌！

阿生急急衝前，一手抽住他的長髮，喝了一聲，刀子直壓向他的頸項！

阿生顧得了這邊，却放走了那個年紀輕的少年人。幸而呂偉良在那邊已看得淸楚，拄杖急縱，及時攔住了他的去路。

少年人欺他是個跛子，左閃右避之間，情急之下就要動起手脚來，豈料給呂偉良鐵杖一撩，「叭」的一聲，那傢伙跌得有如餓狗搶糞！呂偉良則依舊站在那裏。

呂偉良用鐵杖敲着他的背脊，叫他站起來！

少年人哭喪着臉，鼻子冒出血來！蹣跚地站起來。

「尤老伯，會不會就是他？」呂偉良回頭問尤南田。

尤南田道：「總共是三個人，年紀都與他不相上下，他可能是在背後勒住我頸項的一個。」

少年人喊寃道：「你別胡說八道，我幾時勒住你的頸項！」

「少說廢話！跟我走！」呂偉良用鐵杖抵在他背後，防他逃走。

呂偉良押住那少年人到阿生這邊來，阿生說道：「他們是汽車爆竊匪徒。」

呂偉良回頭問尤南田：「認不認得這個？」

尤南田朝那青年人瞥了一眼，搖搖頭：「不是他！」

少年人插嘴說道：「如果我們打刦了你，還會留在這裏等你們來捉嗎？」

青年人說道：「我們並沒有向你們的車子下手，你們何必這樣？」

阿生本來就一直扣住他的手臂，看見這傢伙態度不佳，用力一扭，痛得他彎下腰來。

呂偉良說道：「這裏有兩條路，你們可以任擇其一，第一條是：把你們交給警方。第二條是：快帶我們找尋二個年輕刦匪的下落，他們剛得了手，這位老伯損失二百元左右。」

青年人與少年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青年人說：「他們是誰，我們根本不曉得。信不信由你，我們是各行各路，互不侵犯的！」

阿生道：「你多少總知道一些風聲吧？」

青年人道：「今時不同往日，我們都是業餘性質，行到那裏，做到那裏，並無地盤限制。因此，要我們告訴你，那三個人是誰，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呂偉良想想，覺得有點道理。他順手摸出尤大達的照片來，要那青年人和少年人認一認，問他們認不認識這個人。二人搖搖頭。

呂偉良道：「你們還年輕，爲什麼會幹起這勾當來？」

青年人嘆口氣道：「你不會明白的，先生。」

「你可以去找份正當職業，有氣有力，一定有人肯用你的。」

「你說得太容易了，也許你沒有碰過壁，但我們兄弟二人，却不知碰過了多少次。」

「哦！原來你們是兄弟？」呂偉良分別打量了他們一番。

呂偉良覺得他們的樣子有點相似，叫阿生把他們都放了。

二人連聲稱謝，然後狼狽地逃去。

阿生問道：「爲什麼放掉他們？這種人，非敎訓一頓不可！」

呂偉良道：「算了，他們都受到了敎訓，而且分別受了傷。再說，卽使交給警方，我們也沒有足够的證據說他們盜竊。」

阿生想想，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但回頭想起尤南田，心裏又不舒服。

師徒二人終於用車子送尤南田返回家中，呂偉良再贈欵二百，尤南田連聲稱謝。

車子在大街上走着。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師父。」

「把車子開到西區去！」呂偉良正想得入了神，給阿生一問問得淸醒過來。

「開往西區幹什麼？」

「找魯四去！」

阿生知道魯四是江湖中的通天曉，他有一間秘密俱樂部，於是把車子拐了一個大彎。

車子剛在一幢大厦門前停了下來，立刻被十對以上的金睛火眼監視着，裏面已經有人用電話通知了樓上俱樂部的魯四。

魯四的手下不是頭一次認識這位「鐵枴俠盜」。也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所以各人看見他的車子在門外停下，無不爲之緊張起來了。

呂偉良叫阿生候在車內，他獨自拄杖登樓去找魯四。

魯四早已接到消息，因此派出心腹手下在電梯門口恭迎。

這只是下午時份，未到晚上，俱樂部照例是冷清清的，魯四身上還是穿着一件織錦晨褸，滿臉笑容地，由裏面走出來。

呂偉良沿住那塊棗紅色的地毡，拄杖走過去！魯四咬住那支雪茄烟，老早就把手伸了過來，呵呵笑道：「今天又是什麼風？」

呂偉良跟他握過了手，說道：「老前輩，既然是專誠來拜候，難免總會有點事情，要來向你請教的。」

「老弟，別客氣，請進我辦公室裏來坐坐！」

魯四一直陪伴着呂偉良，踏着那厚厚的地毡，走進一間設備豪華的辦公室去！

呂偉良很久沒有跑到這兒來了，這裏的一切設備又變得更現代化。只見魯四輕輕一按鈕，一個載滿各種名酒的活動几子，便由桃木牆內，漫漫走出來了。

魯四倒了兩杯威士忌，遞過一杯給呂偉良，笑道：「聽說老弟又做了一件轟天動地的事了，可不是要到我這裏來取回吧？」

呂偉良苦笑道：「老前輩，別開玩笑了，我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哈哈，我當然知道老弟是個够義氣的江湖好漢，不過，爲了做善事，竟連老棄也賣掉，不是有點傻氣麼？」

「雖然有點傻氣，却很有意思，難道老前輩還要鼓勵晚輩去冒險麼？」

「這是天下大亂的時代，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動起手脚來，相信警方也會無可奈何。」

「老前輩，你說的『天下大亂』，又是什麼意思？」

「你是湖海中人，難道還不明白麼？過去每一個區份，界限分明，堂口與堂口之間，都有默契，彼此互不侵犯，雖則大家的目的都無非在乎一個錢字，但是，各有各的賺錢手法，從來沒有強搶豪奪的事發生，更別說傷人了。但是，現在可不同了，到處亂糟糟的，那班猢猻不分晝夜的又偸又搶，眞的是不知死活。警探們固然頭痛就是湖海中的老前輩，也覺得那班初生之犢未免太過不擇手段！」

呂偉良聽到這裏，不禁有點失望地說道：「看來我今次又是空手而回了。」

魯四詫異地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把今天一連串發生的幾件事，告訴了魯四。

魯四沉思片刻，束眉嘆氣道：「老弟，我勸你在這年頭，還是少管閒事吧！別怪我多嘴，那班有如斷繩猴子的問題少年，相信政府也無法去理，除非改法例，否則警探也是無可奈何。」

「可惜，改法例不是你我可以過問的事，有權過問的大人先生們，偏偏又未遇上過這輩問題少年的刧殺。我眞希望他們也有一天遭到不幸，到時且看看他們在會議室裏又有什麼話說。」

「你少担心好了，他們住的是花園洋房，除了養有大狼狗之外，還有私人保鏢，出入則有汽車代步。卽使再亂，恐怕也不會犯到他們的身上去！」

呂偉良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不想令那老者失望，但現在看來，一切只有寄望在虎鎮了。」

「虎鎮是個三不管的地帶，也是著名的虎穴龍潭，你得小心才好！」

呂偉良忽然又問：「我知道你是湖海中的老前輩，你在虎鎮方面可有朋友。」

「朋友當然有的。」魯四沉吟片刻，反問道：「你眞的要去虎鎮？」

「是的，而且今晚就去，無論你肯不肯帮我，我都要去。」

魯四了解呂偉良的倔强性格，終於把一個人的姓名地址告訴了他。

呂偉良與魯四告別之後，和阿生返回公寓裏來。靈犬「多利」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望在門前。公寓的侍役訴苦道：「我給牠嚇得連茶也不敢進去替你冲。」

這是一幢半酒店式的公寓，服務良好，而且設備也極之豪華。

呂偉良剛進到屋子裏面，電話就響了起來。

呂偉良拿起聽筒，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看來還很年青。他說：「呂先生，認得我嗎？」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是誰？」

「數小時前，我們才在停車場見過，你不是要我們兄弟二人代查一件事麼？」

呂偉良立刻想起了：「原來是你！」

「現在我總算有了點綫索，你要知道那三個刧匪是誰嗎？」

「是的。」

「那麼，請你立刻再到停車場來一次！」

「爲什麼不可以在電話裏說？」

「坦白說，我們只有一面之緣，憑什麼要免費向你提供消息？」

呂偉良覺得也是道理。於是答應對方，立刻到停車場去一次。

阿生知道是那青年人打來的，便說道：「師父，我陪你去吧！這可能是陷阱！」

呂偉良覺得阿生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但結果還是與阿生一齊到停車場去。

這時已經是黃昏時份了，停車場的光綫一片灰暗的。

阿生低聲說道：「我們可能是眞的上當了。」

呂偉良正待說話，忽然看見一條黑影由汽車的夾縫中閃了出來。

師徒二人都認得那傢伙的輪廓，他就是那個被阿生教訓過的青年人。

阿生立時戒備起來。

那青年人走過來，招呼他們說：「請原諒我這樣做，我實在不想在電話裏說得太多。」

「不要緊！」呂偉良道：「你現在有話都可以說了。」

那青年人囁嚅着。

呂偉良這才想起「代價」問題。他掏出一叠鈔票，問道：「你要多少代價？」

青年人道：「一百元，而且，你不能對任何人提及，說是我向你提供情報的。」

阿生插嘴道：「天曉得你會不會說謊？」

青年人道：「這年頭，偸，搶，騙我都做過了，坦白說句，要不是賣你們的賬，這區區一百元，我才不希罕呢！」

呂偉良非常大方地，把一百元塞進了他的手心，道：「好吧！一切都依了你的。請你告訴我，他們到底是誰？」

「我只知道其中一個，他的綽號叫『大眼金魚』的，剛剛在一間酒吧裏說漏了口風，給我無意中聽到了。他正慶幸你的朋友沒有報警。」

「你認識他嗎？」

「不太熟！」

「他現在那裏？」

「可能仍在裸女酒吧喝酒。」

呂偉良瞪住那青年人：「你叫甚麼名字？」

「這……這是甚麼意思？」青年人吃驚起來，「我不會騙你的！」

「當然，如果你說謊，我可以看得出的。」

「我叫大B，但是，你如果出賣我，我寧願不要這一百元！」

「那你爲甚麼打電話給我？」

「我事後才知道你是呂偉良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忘記我曾經帮過你！」

呂偉良道：「你帮過我又怎麼樣？如果你做壞事，我還是一視同仁的！」

「嗯……」

呂偉良覺得他可憐又可笑，終於和阿生匆匆離開了停車場。

「裸女酒吧」是著名的色情場所，呂偉良和阿生很容易就找到了。

他們師徒二人進到裏面，便感到有點昏天黑地的，一個個半裸的嬌軀，要不是倚在醉漢的身旁，便是倒進他們的懷中。

酒氣薰天，烟霧瀰漫，陣陣嬌笑聲混進瘋狂的樂聲，師徒二人總覺有點不慣！

他們都未見過「大眼金魚」其人，但是，他們都不難想像得到，此人必然是粗眉大眼的阿飛之流，否則，何故會得此綽號？

可惜這裏面的光綫昏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要看清楚各酒客的面目，是極其困難的事。

呂偉良忽然靈機一觸，走到酒柜前面的一排圓凳上坐下來。

酒保問道：「先生，喝甚麼？」

「請給我一杯啤酒！」呂偉良說道。

二名半裸吧娘，走到呂偉良的身旁來，呂偉良本來要向酒保查探一下，現在，却不得不改變主意了。

那吧娘嫣然一笑道：「可以請我喝杯酒麼？」

呂偉良道：「面對着這麼漂亮的美人兒，我怎麼可以拒絕？請你隨便好了。」

「謝謝你！」吧娘夾指一彈，對酒柜裏面的酒保道：「給我一杯拔蘭地！」

呂偉良乘機搭訕道：「有個綽號大眼金魚的朋友，最喜歡到們這裏來，是不？」

「當然，我們這裏最多美女，許多男人都常常來。」吧娘媚眼兒一抛，乘機把身體靠了過來，嗲聲嗲氣地說道：「你以後也要常常來，否則我不依的啊！」

一陣刺鼻的香水氣味，中人欲暈，幸而呂偉良對于這種場面已是見怪不怪。他故意放眼四望，順口問道：「今晚好像沒有來！」

吧娘說道：「誰說的？金魚一旦有錢就會跑來

這兒來享受一下，你沒有看見嗎？那小鬼正在左擁右抱！」

呂偉良循勢望向卡座那邊，發覺其中三號枱的情形最爲特殊，普通只是一男一女，但那個卡位裏却是一男二女。

呂偉良心裏有數，本來他打算化點錢給酒保，收買消息的，現在却想不到畧施小計，便連這一點錢也可以節省下來。

他敷衍那吧娘幾句，便捧住酒杯，拄杖走向三號卡座那邊。

阿生早有默契，爲避免引起人注意，他們入門後便分枱而坐。眼下他正摟抱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在那邊嘻哈大笑的，談天說地，現在看見師父走動起來，他也忙將那年輕的吧女推開。

呂偉良拄杖走到三號卡座前，伸手將卡座的燈光拉亮了。原來每一個卡位爲了方便人客，都分別安置有兩種强弱不同的燈光。

大眼金魚正如痴如醉的，左擁右抱之際，突然發覺燈光放亮，不禁暗吃一驚！到底他是心裏有事自己知，忙將二女推開。

呂偉良在燈光底下看得淸楚了，眼前這男子年紀只不過二十歲左右，雙眼大而微凸；難怪俗語有道：「只會生錯相貌，不會改錯綽號」。

從對方的張惶失措之神色，已可以猜出八分光景。

大眼金魚匆匆站起來，給呂偉良衝前一掌，把他推回卡座之中。

酒吧裏的人，已有不少發覺有事發生。幾個酒保及主持人已經紛紛過來！

「鐵枴俠盜」呂偉良沉聲問道：「你可是叫『大眼金魚』？」

「你又是誰？」大眼金魚雙眼一睜，雙眼變得更大。

「先答了我！」

「是又怎麼樣？」

「下午兩三點之間，你在甚麼地方？」

「爲甚麼我要告訴你？」

「你不是說，那就讓我告訴你吧！」呂偉良「哼」一聲說道：「今天下午兩三點之間，你與其他二人合作，又做了一單世界，得欵二百元左右，不會錯吧？要不要我再詳述地點？」

大眼金魚面如土色，又要强行站起，但給呂偉良迎面潑了一杯酒，隨卽又吃了一拳，「隆」然一聲，又倒向沙發上！

突然，聽到阿生在那邊叫出一聲：「師父，小心！」

話未完，一名青年由對面一列卡位中，出其不意，擲出了一個厚厚的啤酒杯，朝住呂偉良的後腦擲過去！

呂偉良還未回過頭來，已隱約聽到耳邊生風，隨卽身形一矮，鐵杖後擺，「嘩啦」一聲，鐵杖與酒杯碰個正着，玻璃碎片撒得四處亂飛！

那偷襲的青年人看見事敗，竟然胆小如鼠，急急往門外衝出去！

可是，阿生自始至終看得最淸楚，順手把手邊的一隻厚銅的烟灰缸，朝住那傢伙的膝蓋擲去！

阿生是故意要在那名年輕貌美的吧娘面前表演一下他的身手，因此那一擲的確是勁力十足，只見那青年痛得彎下腰來。

那青年也未站直身子，阿生已自後面撲到，飛起一腳，踢得那青年往前直跌出去！又是「嘩啦啦」的連聲响了起來，一張桌子上的杯杯碟碟全都倒了下來；酒吧之內並未有報警，但已經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呂偉良因爲一下子分了心，給卡位內的青年霍然站了起來，手執啤酒樽，「嘭」的一聲，在枱角一敲，碎了一截；但留在他手中的一截，則變得鋒利無比，參差不齊的玻璃利刺，在燈光底下閃閃生光！呂偉良給他嚇得連退了幾步！

那青年以爲呂偉良眞的怕了他，一衝而上，豈料呂偉良鐵杖一擺，首先引開了對方的視綫，迅速側身進馬，那青年看也未看得淸楚，手腕已被呂偉良緊緊扣住。

呂偉良並沒有令他扔去那隻破瓶，驚惶失措中，他只有拚命的掙扎！但是，他的氣力又怎及得上呂偉良？

呂偉良把他推在卡座的桌子上，腰部擱在桌旁，頭部往後仰。呂偉良自始至終就只用一隻手，但這一隻手的氣力已經令到對方無法抵受得住；只見那隻破瓶一分一寸的移近那青年人的頸項去！

那青年人腰部後彎，被桌旁壓得隱隱作痛，頭部幾乎觸及桌面，只有拚盡飲奶之力；希望把呂偉良的右手推開。可是，呂偉良拉穩了他的手腕之後，破瓶便一直威脅着他；只要再迫近咽喉，後果便不堪設想！

那青年際此生死關頭，明知無力反抗，揚聲叫道：「英雄好漢，請饒命啊！」

呂偉良沉聲問道：「說眞話，也許還可以饒你！告訴我，是不是你們三個人刧了一個男子二百元，把他擊昏倒在一處梯間？」

那青年畧作沉吟，呂偉良加上一點氣力；又令到那破瓶迫向喉嚨。那青年無暇思索，抖聲說道：「別這樣，我都承認就是了！」

呂偉良道：「沒有人强迫你承認，只要你說的是眞話，我就放你！」

「是眞話，眞的，是我和其他二人做了那宗攔途截刧案。」青年人忙說道。

呂偉良讓他站直了身子，輕輕一按他手腕間的痳穴；「乒乓」一聲，破瓶立卽墮地！

阿生這時也自那邊將另一青年帶過來。

呂偉良面對那綽號「大眼金魚」的青年，問道：「他可是你的同黨？」

大眼金魚道：「是的！」

呂偉良又問：「你可知道我是誰？」

大眼金魚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反問道：「你是誰？」

阿生插嘴道：「你不認識我們，也眞的是好打有限！其實你的綽號應該改一改，叫『瞎眼金魚』！不更加貼切麼？」

另一青年打量着呂偉良一番，恍然道：「我想起了，他們一定是鐵枴俠盜兩師徒；這回是註定我們遭殃啦！」

大眼金魚怪眼一翻，「哦」了一聲：「對了，怪不得我們不是他們的手脚啦！小賴，你身上的錢，都化光了麼？」

小賴就是阿生手中的青年。他摸摸口袋，說道：「還有三四十元左右。」

「都給了我！」大眼金魚說着，又自他的口袋中掏出一個皮包來，左拼右揍，也不足一百元之數。他瞪住呂偉良又說：「這是我們僅有的，其餘的，都已經化掉了，請老前輩收了它吧！」

呂偉良不但沒有接過那些鈔票，還順手一掌摑了過去，打得那大眼金魚搖頭幌腦的，嘴角出血，鈔票散滿了一地！

呂偉良冷冷地說：「誰是你的老前輩？你這狗娘養的，也配稱我爲老前輩麼？告訴你，那二百元是我送給那人濟急的，想不到偏遇上了你們這班不要臉的傢伙；我這一輩子就從未試過像你們這麼沒出息！三個年青力壯的蠻牛去對付一個沒有角的羔羊，這成什麼話？」

大眼金魚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用衣袖抹去嘴角的血。一名吧娘把地上的鈔票收拾起來！交給呂偉良。呂偉良說道：「騷擾了你們，這點錢夠賠償損失？」

那吧娘本來就是在這裏主理一切的，她對「鐵枴俠盜」的大名早已仰慕，如今親眼看見他教訓這班惡飛，正是大快人心，那裏肯要他的錢？

就在他們擾攘間，二名警探突然表明身份，由人叢中擠了出來。

其中一個階級較高的，認識呂偉良，他說道：「謝謝你，呂老兄，把他們都交給我！」

呂偉良一怔：「你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知道，這二個傢伙是積犯，還有一個早些時落入我們手中；不怕對你說，卽使你不下手，我們也要逮捕他們。只是你剛才數了他的罪狀出來，我們更加可以省去了一點工夫罷了！」

二名警探拔出手鐐，分別把大眼金魚和小賴拉住，帶返警局落案。

呂偉良結果沒有收下那差不多一百元的鈔票，警探亦聲明以另一宗盜竊罪將大眼金魚等落案，因此那筆錢，便留下給酒吧作爲賠償費。

這就是「鐵枴俠盜」的一貫作風！他從來不喜歡要別人賠本的；只要對方是正當做生意的人。

師徒二人離開那間酒吧，阿生仍覺得憤憤不平。他說：「這樣交給警方，總是便宜了他們，尤其是那年紀較輕的，一定未夠年齡坐牢。如果警方又把他們送往敎養所，只怕又是養而不敎，一年半載之後，市面又多一名無惡不作的壞蛋。」

呂偉良只有輕輕地嘆息，半句話也沒有說。他覺得這不是警方的錯；警方只是個執法者。立法者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之前，送入敎養所是難免的，也是唯一對付未成年罪犯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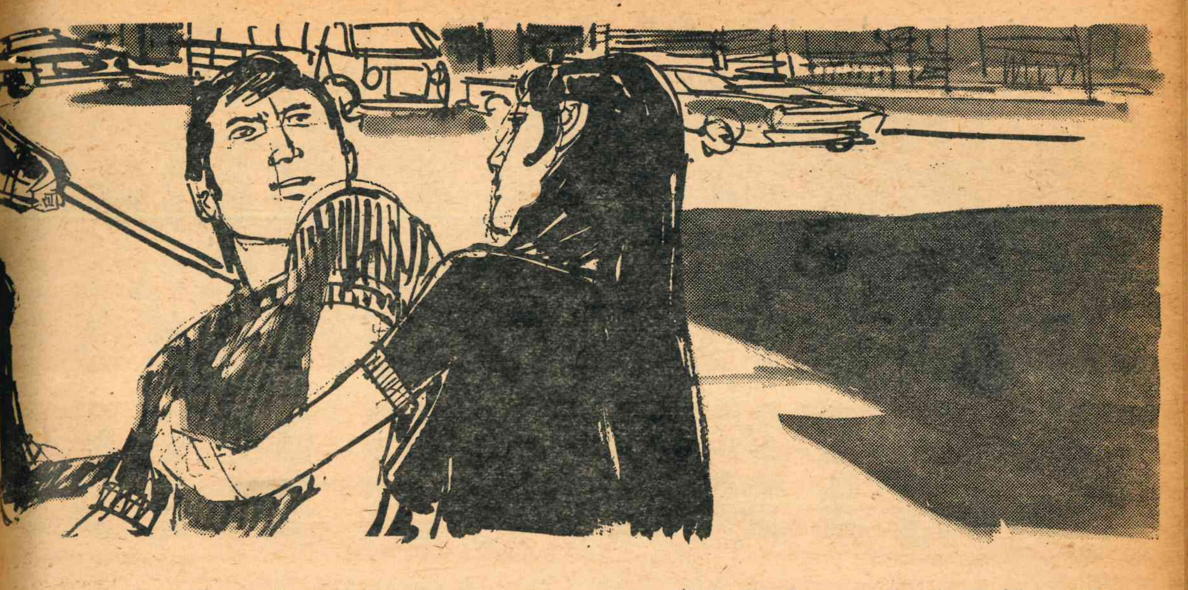
其實，社會環境形成了一切罪惡。政府加稅加租，把工商業窒息不特已，還把民生起碼的食水也加價；相反，最易引青年人走上歧途的色情架步，却獲得免稅優待。這種顚顚倒倒的做法，也難怪社會風氣日壞。這責任應該由誰來負？明眼人一目了然。最可惜的是：那些有權替市民發言的人，個個爲了自己的名利而廢寢忘餐。有了足够的金錢和享受，而掩着半邊良心，甘心做應聲虫。那又是爲了什麼？不過爲了冀求一枚什麼勳章。希望爬得更高吧了！

工商業一片不景氣，失業人數自然增加；偏偏到處充滿了色情誘惑，試問血氣方剛的青少年焉有不走上歧途之理？

然而，從來就沒有人爲他們設想一下。大人先生們只懂得剪剪綵，出出風頭，如此這般又是一任；當返回老家時已是金銀滿箱，腦滿腸肥，還管得了什麼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嗎？

社會上似乎須要更多的「鐵枴俠盜」這一類人；可惜實際上就只有呂偉良一個。

當呂偉良和阿生由酒吧裏走出來的時候，已是華燈初上，暮色四合的晚上。七彩的霓虹管在這紅燈區閃耀得令人頭昏目眩，穿着短得無可再短的迷你裙的少女，紛紛上班了。如果這就是象徵繁榮，眞敎人心嘔！



阿生看得目迷五色，呂偉良半開玩笑道：「是不是看得有點心動了？」

阿生苦笑道：「不！我在替她們感到難過。她們搽脂盪粉，打扮得鬼五馬六，為的是什麼？說穿了無非為錢；這又是工商業不景氣造成的，商店結束營業，工廠倒閉，迫使這輩少女紛紛跑進了紅燈區來。再這樣發展下去，我眞不敢想像！」

呂偉良逐漸覺得他這位「接班人」趨於成熟！

是的，人總難免會老，會死的，因此呂偉良十分須要一位接班人；而阿生是他唯一的徒弟，他希望阿生做得更好。這社會太過須要像呂偉良這種抱打不平的人，但呂偉良却希望阿生更加敢作敢為，青出於藍！

就當他們師徒二人剛拐進一條較為僻靜的街道的時候，突然看見前面人聲嘈吵，殺聲震天！

為數約三四名青年人，正手揮木棒，圍攻一名年約二十歲的男子。

阿生看不過眼，喝一聲，立即飛撲過去！

呂偉良緊隨其後，拄杖趕到！

阿生不管青紅皂白，只是看不慣以衆欺寡的場面，因此剛剛衝到，便奮不顧身，把臂一橫，伸手奪得一根木棒，左撩右撥，上打下擊！一時之間，有如旋風壓境，那數名青少年被打得七顛八倒，立即抱頭鼠竄！

呂偉良根本未動過手，當他瞥見那寡不敵衆，被毆傷倒地上的青年，奄奄一息之際，便想到要留下一個問問明白。

只見他鐵杖一撩，一名少年人踉蹌跌倒，呂偉良立即縱前一步，手到擒來。阿生也因為看見傷倒地上的青年人奄奄一息，而放棄追殺在逃的人，趨前把他扶起！

「你怎麼樣了？」阿生問道。

可是，那青年人已不能答話。阿生看見他面色蒼白，嘴角流血，便心感不妙。

阿生剛想放下他去打電話召救傷車，豈料就在此時，那青年人突然鼓起一口氣，囁嚅地說：「快……快去阻止他們……不要讓他們搬走……M一〇五……」

阿生心裏震抖了一下，正想追問什麼是「M一〇五」，那青年人已經軟倒在他的懷裏，口中吐出了大量的鮮血，他死了！

阿生知道他這種情形顯然是重傷內臟，以致吐血身亡的，但却無從救援！

呂偉良在那邊盤問着被他一手抓住的少年人；令呂偉良感到意外的是：這少年人並不陌生，而是今天較早時給阿生在停車場教訓過的細B。他的兄長大B，就是向呂偉良提供消息，而獲得一百元酬勞的長髮青年。

呂偉良生氣地說：「你眞是無惡不作，年紀輕輕的日間在人家的汽車裏打主意，晚上糾衆打鬥，你到底有沒有父母的？」

細B眨着眼睛說道：「我是被人收買的，錢還沒拿到手呢！」

話猶未完，一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開了過來！

呂偉良與細B當時正在馬路旁邊，二人看見那輛汽車來勢洶洶，既不亮燈，亦不响號，心知不妙，呂偉良急忙用手一推，就把細B推向行人道那邊！其時細B口定目呆，呂偉良已來不及向他發出警告，而對方的企圖却是極之明顯！

細B的身體剛跌向行人道，呂偉良鐵杖一撐，人也縱跳過去！

脚又未着地，耳畔已聽到「刷」地一聲响，膠

輪擦着柏油馬路面，發出極之尖銳的怪聲！

呂偉良也未轉過身來，驀然聽到細B一聲慘叫，足剛着地，回頭已見細B胸前中了一刀——一柄尖刀穩穩插在細B的胸前。細B張大了口，雙手緊緊扶住了刀柄。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拄杖衝過去！

可是，那輛車子旋風似的開跑了！

不問可知，用飛刀要殺細B的，就是車中人。但是，呂偉良為了希望細B及時獲得挽救，終於放棄了追踪那輛車子的企圖。

細B在喘息，呂偉良蹲了下來，但見他眼睛反白，嘴唇在張闔，却聽不到他說什麼。

呂偉良再看他胸前插着的一把刀，那部位不偏不倚，正是心臟部份。呂偉良是個有經驗的人，他知道細B沒有希望了，後悔剛才沒有去追踪那輛行兇的汽車。

警車聲陣陣傳來。阿生在那邊似乎意會到呂偉良這邊事不尋常，跑過來看看，又倒斃了一個，不禁怔怔地說道：「早知如此，讓他們繼續打下去了。那樣頂多也只是死了一個，不會死兩個。」

呂偉良呆呆地站在那裏，竟說不下去。

是的，師徒二人明明是一番好意，想不到却是一宗悲劇。

細B被人滅口，呂偉良心裏有「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之感！

警方人員是因為接到隣近商店的人打電話，而匆匆趕到這裏來的，眞想不到這件事竟然又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帶上了關係！

師徒二人無可避免地，被帶返警局中去。

剛才在酒吧中見過他們的警探，為之吃了一驚，他們也是剛剛回到警局裏才不久，想不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竟會牽涉到一宗慘劇之中。

呂偉良只有苦笑，道：「這是命中註定的吧？所有不幸的事，竟然跟我們分不開。」

那位警目道：「我們都知道你的為人，人家都看見了的事可能佯作不見，一溜而過，但你們不是那種『各家自掃門前雪』的人，因此麻煩就無可避免了。」

夏維探長把二人招呼到探長辦公室去，說道：「想不到你們剛剛成為善長仁翁，又要做我們警方的證人。」

呂偉良道：「是不是捉到了在逃人等？」

「不！還未捉到兇手，但死者的身份已經查白了。細B是少年積犯。另一個死者牛七却是一名少年吸毒者，兩者都有案底，所以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查得出來。」

「少年吸毒者？」阿生忽然喃喃自語地說：「不會是間諜，特工之類吧？」

「你怎麼會想到那方面去？阿生。」夏維探長出奇地瞪住他。

呂偉良也忍不住問：「是的，阿生，你怎麼會想到那方面去？」

阿生回憶着說道：「那個叫牛七的死者，臨死之前說過一句話。」

夏維問：「什麼話？」

阿生答：「他死之前，牛七說：快去阻止他們，不要讓他們搬走M一〇五。」

「這是怎麼一回事？」夏維也束起了眉梢，「M一〇五——這好像是什麼密碼。」

阿生說道：「所以我才担心與什麼間諜特工有關連。」

呂偉良也覺得奇怪，他說：「M一〇五，會不

會是一種東西？」

阿生想了想，說道：「聽牛七的口氣，這顯然是一種物件。」

夏維大感興趣，反問道：「但是，這到底是什麼物件呢？」

呂偉良道：「我提議你派人把細B的兄長大B找來，說不定會找出一點頭緒。」

夏維探長於是示意一名助手，出去吩咐警探去找大B來。

阿生說道：「這情形似乎有點不大尋常，由某國偷運入境的嗎啡磚，只稱『九九九』，迷幻劑方面，據我所知也沒有什麼『M一〇五』的，這到底是不是有一批吸毒者，正被特工們加以利用？」

「我想不會吧？」夏維道：「從來只聽過吸毒道友被黑社會份子利用，却未曾聽過被特工們利用的。」

呂偉良道：「特工是政治工具，他們無孔不入，要是利用吸毒者爲他們服務，亦不足爲奇。」

阿生道：「死者死前一刹那，可能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他只把要講的話講完便算交代，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不久，一名警探把驗屍報告遞了入來，牛七被證明是重傷內臟致死的。至於細B，當然是刀傷致死！現在他們只有等待警探把大B找來。

但是，派出去的警探，却無法把大B找到。

呂偉良還有事要去做，所以作供完畢之後，便帶住阿生離去！

師徒二人返抵家中，吃過了晚飯之後，又匆匆趕到虎鎮裏去！

虎鎮是個三不管地帶，據說尤大達每晚都出現在這裏的毒品架步。

呂偉良答應過小販尤南田，要替他找回失踪的兒子大達。

車子在虎鎮外面停了下來。

虎鎮就在香市不遠的郊區，街道狹窄得連車子亦無法通過！因此，到這裏「觀光」的人，就必須徒步走進去。如果遇上了雨水天時，泥濘的街道，更是令人討厭。儘管如此，每天仍有不少懷着好奇心的人，跑到虎鎮裏來「觀光」個中情景。

呂偉良和阿生棄車步行入內，立卽被一些人暗中監視起來。

呂偉良拄杖沿住一條狹窄的街道直走過去，對跟踪在背後的人，却佯作不見。

在一處轉彎抹角的地方，師徒二人突然失去了踪跡。

跟踪他們的人呆了一陣。其中一個說道：「怎麼不見了他們？」

「眞的，眞奇怪！」另一個說，「明明看見他們走這條路的。」

「你認淸楚了麼？眞的是鐵枴俠盜？」

「他媽的！那鐵杖是他的註册商標，怎麼會認錯？」

「那麼，快點通知大哥。」

「是的，你去通知符大哥，我再到各架步去找找他們。據我所知道，這兩師徒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今天市內發生了一些事，都與他們扯上了關係呢！」

說完，二名仙風道骨的男子，分道揚鑣！一個向左轉，一個向右轉！

向左走的一個是跑去通知「符大哥」的人。

符大哥大概就是符差——呂偉良心裏這麼想着，便由一幢舊屋的屋簷上一躍而下。

虎鎮裏的屋，全是陳舊不堪的，就像鄉間的古老大屋一樣，那闊僅尺許的屋簷，是可以倒掛一個人的，剛才呂偉良師徒二人，就是分別倒掛在那黑暗的屋簷底下，而阿生則躍登了屋頂。

屋頂離開地面僅高一丈多些，這對阿生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阿生俯視之下，看見呂偉良由屋簷底下躍下之後，跟在那道友背後，心裏立卽明白過來。

他輕步在瓦面上急急縱身躍下，凌空打了兩個筋斗，落下時剛好站在呂偉良身後不及二尺的地方，由於他的輕身功夫到家，着地無聲，所以前面的道友固未發覺，就是呂偉良也僅僅覺得一陣輕風在背後掠過。

阿生急竄數步奔前，與呂偉良併肩而行。

他們跟在那道友背後，那道友竟然一無所覺的，繼續往前走。

最後，那道友走到一幢較高的建築物前面，停了下來。

建築物樓高二層，但二樓實則亦好像市面新樓的閣樓那麼高而已。

阿生往左，呂偉良向右，分別閃向較黑暗處，避過那道友的視綫。

那道友循例前後望了一遍之後，然後才登上二樓去。

阿生走過來，問呂偉良道：「那道友進去要幹什麼？」

「他所提及的符大哥，可不知是否符差。」呂偉良說道。

「誰是符差？」

「這裏的黑人物，魯四的好朋友。」

「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跟過去？」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可不知道魯四已經通知了他沒有？這是龍潭虎穴，阿生，我們必須小心點！」

話猶未完，黑暗處飛撲出四條黑影，一前二後，分別將呂偉良和阿生包圍在核心！

其中一名大漢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在這裏鬼鬼祟祟的？」

呂偉良說：「我是來找你們符大哥的。」

四個人同是一怔，問道：「你們原來是符大哥的朋友？」

這語氣顯然包含了疑問的成份，因此四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路燈很昏暗，但呂偉良和阿生仍然可以看得出他們個個都手持鐵尺或利刀，殺氣滿面！

呂偉良爲了令到他們相信自己的說話起見，又說道：「是魯四叫我來的，你們怎麼還不進去通知符大哥？我們是頭一次踏進虎鎮來，所以路途不熟啊！」

四名彪形大漢之中，三個眼看就要衝了上來，却給其中一個一聲喝住：「不要動手！」

這人看來有點威勢，一聲吆喝，其他三名打手都呆住了。

「你叫什麼名字？」大漢問道。

「小姓呂，呂偉良。」

大漢怔了一怔，睜大了雙眼，打量着呂偉良：

「原來是……你……」

呂偉良知道他可能聽過自己的名字，因此說道：「我只是存心來觀光一下，請通知你們符大哥好嗎？」

大漢道：「請你等一等！」

然後吩咐其他三名大漢道：「你們留在這裏，陪陪呂老哥，我去找符大哥！」

三名大漢還未答話，那說話的大漢猶未行轉身，一種彷若幽靈似的聲音說道：「不必找了，我在這裏！」

一名身裁瘦削，個子高高的中年男子，由那邊走過來，陪伴着他的，正是剛才跟踪過呂偉良的道友，此外還有二名高大的大漢，看來分明又是打手之類的保鏢！

四名大漢紛紛後退，剛才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一掃而空！

對了，那個高高瘦瘦的人就是符差。

符差打量了呂偉良師徒二人一遍，說道：「二位找我，有什麼貴幹？」

「閣下就是符先生？」呂偉良也打量着他，「我還以爲魯四兄已經通知了你！」

「是的，早些時他的確叫人通知我，說有人來參觀，我們這裏是謝絕參觀的。既然你來了，就隨便到各處看看吧。不過，切不可鬧事，因爲這裏不是香市，我們是自由自在慣的！其中有些事，可能閣下看不慣，那就最好不要看下去啦！」

呂偉良是湖海中人，自然明白符差這番說話的用意。他笑道：「呂某雖然愛理閒事，但相信總不敢在虎頭捋虱吧？」

符差格格大笑起來！

阿生覺得沉不住氣，這分明是極之無禮的舉動，但是，呂偉良却打眼色按住了他。

符差笑聲停止，面色一沉，說道：「這裏好看的多得很，二位隨便參觀一下，只要二位安安份份，在下可以保證二位來時平安，去也平安！」

呂偉良說道：「既然拜過了地主，在下也失陪了。」

說完，雙手一拱，與阿生往後走！

符差待他們走遠，低聲對身旁的人說道：「小心看管住他們，不要讓他們輕舉妄動，我們還要在這裏繼續經營的，明白嗎？」

各打手答應一聲，紛紛離去！

毒潮泛濫　色情處處

呂偉良和阿生固然也明白到處境的危險。明知這是虎穴龍潭，偶一不愼，便會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但是，呂偉良却當作若無其事。

阿生反而感到忐忑不安，而且心裏也生氣。他們到處被一些不友善的眼睛盯住。

呂偉良擠到一間丁方只有丈許的房子裏去，那兒門前垂下了黑簾，裏面的人正在賭博，有人推牌九，也有人賭骰寶。

簾子剛揭開，便嗅到一陣難聞的氣味——那是人氣加上了烟味。

師徒二人擠進去，只見這丁方不足二丈的房子裏，竟分兩桌，圍攏了過百人，再逗留多數分鐘，他們眞担心會昏迷過去！

但是，入局的人却賭得津津有味。

注碼很大，數千元一口莊，隣埠賭場與這兒比較一下，亦覺遜色！

呂偉良和阿生只參觀了一遍，就想離去。

可是，有一張十分熟悉的面孔，却把他們的視綫吸引住了。

那張面孔他們今天是第三次見到，因此份外熟悉。

他並非別人，正是大B。

師徒二人都不動聲色，爲的是他們明知一直被

符差的手下釘梢！

但是，呂偉良實在是希望大B知道他兄弟的死訊。因此，呂偉良擠到賭桌旁邊去！

大B又敗北了。

呂偉良看見他手中只有五元，結果也想押下去，呂偉良乘機說道：「太小注碼，人家會討厭的，不如讓我借你一百元如何？」

大B正感反攻無望之際，心裏立卽一喜，回頭看見是呂偉良，却又是一怔，問道：「怎麼你也來了的？」

呂偉良沒有答他，只是微笑着，把一叠鈔票掏了出來，揀了一張百元面額的，交給大B。大B歡喜若狂，有理沒理，又押了下去，結果當然又輸掉了！

前後不及一分鐘，大B的面孔之上，就出現兩種不同的表情，一種是充滿信心和希望，另一種則是頹喪和失望。

其實所有的賭徒也都差不多一樣，進去時充滿信心，離開時便垂頭喪氣！

呂偉良沒有再給錢大B，大B懊喪地離去。離開那昏天黑地的賭檔，出到門口，呂偉良就追上他問道：「都輸清了？」

「是的。」大B嘆氣道：「我想，你不會再借給我的了，是不？」

「那又何必。」呂偉良笑道：「不過，如果是你，我就沒有心情再賭下去。」

「爲什麼？」

「因爲你的弟弟細B被人殺死了。」

「什麼？……」大B呆了一陣，東着眉問：「你……你說什麼？」

「你冷靜點，只要你答我一些問題，你便可以到殮房去，殺你弟弟的兇手由我去找。」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大B突然失去了常性，一直向鎭外飛奔出去！

呂偉良想不到他會這樣，立卽拄杖啣尾追了過去！

可是，只追了數十步，迎面來了一個少年人，路燈照耀底下，使到呂偉良爲之一震！

原來那並非別人，正是尤大達。

呂偉良在照片上見過這少年人，他的印象早在腦海裏。因此，他呆了一呆之後，就放棄追逐大B的企圖，而站住了脚！

尤大達並不認識呂偉良，他更不會知道呂偉良正在找他。因此，他回頭便跑進了一間小石屋裏去。等到呂偉良企圖喚他的時候，他的影子已消失門後。

阿生跟在後面，看見呂偉良的神態，已猜出八九，立卽走過去問：「剛才迎面而來的那個少年人是不是尤大達？」

「我想不會錯吧？」呂偉良低聲說道：「阿生，我們進去看看！」

暗中跟在後面的二名打手，早已目睹一切，其中一名搶在呂偉良的前頭，把手一攔：「你要往那裏去？」

呂偉良苦笑道：「你忘了符大哥的囑咐麼？他老人家是容許我四下裏參觀一下的。」

那打手沉聲說道：「他只准許你參觀，却不許你鬧事，你似乎比我更健忘呢！」

「我那裏有鬧事？」

「剛才一幕，我見到了，你小心點才好！」

呂偉良輕輕一笑，也順勢把對方的手推開。那打手正待發作，另一個喝住他：「就讓他進去參觀參觀吧！何必令他失望？」

終於，呂偉良和阿生走了入去！

那是一間破舊不堪的小石屋，如果沒有手電筒，好容易會跌倒。因爲門後碎石參差，泥沼處處，進去的人，必須經過一段碎石路才可抵達梯級。那梯級約有數級之多，狹窄得僅可容納一個人，如果迎面有人上落，任何一方必須讓路。

呂偉良和阿生拾級而上，那幾級梯級還未走完，一陣陣濃烈的海洛英氣味，已經迎風飄來，不問可知，那是一處毒窟！

登上那稍爲高出數尺的石屋的內部，但見人頭湧湧，烟霧瀰漫。

再張眼四望，但見一張長方形的矮桌之上，放滿了一盞盞的火水燈，一丈乘二尺的矮桌四周，大約蹲着爲數二三十個男男女女的吸毒者。

他們所吸食者，全部都是淸一色的海洛英毒品，方式也是劃一的：一張錫紙之上，盛滿了一些粉狀物，然後放到火水燈的燈筒之上烘着，再以汽水用的飲筒抽吸那些嬝嬝上升的氣體。這正是一般吸毒者吸海洛英的最普通方法。

但是，在這裏所見到的，大部份並不是以飲筒去吸食，而是以小型火柴盒的外殼咬在嘴裏，只有這樣才可以吸進大量的海洛英氣體。

小型火柴盒，是指那些購買香烟時附贈的一種，撕去兩旁的燐紙，便可以咬在嘴裏。這種極之貪婪的吸食海洛英方式，當地人稱之謂「吹口琴」。而聚集在這裏的所有男男女女，亦全被稱爲「白粉道人」。

呂偉良和阿生都見過別人如何吸食海洛英了，但是，却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這一回眞的算是大開眼界。

再細看那些吸毒者，每個都面無人色，瘦骨如柴，就像一張皮包裹住一具骷髏一般，胆小者要是偶然在夜街上遇見了，不嚇個半死才怪呢！

然而，無論這裏的男男女女，他們每一個人都似乎樂在其中。

當然，每一種可以令人墮落的事物，必然有其猛烈的吸引力存在，才可以令人繼續沉迷下去，直到不能自拔爲止。而海洛英正是毒品之中最爲厲害的一種。

最可惜的是有二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竟然亦雜在一堆裏。

長長的秀髮，大大的眼睛，使人一看就可以看出她們原本就是個相當漂亮的姑娘，卽使是那麼瘦骨嶙峋，但那輪廓仍然是不失爲一個美人兒。但是，她們爲什麼會淪落至此？眞是天曉得！

呂偉良在人堆中找尋尤大達的面孔。可是，找遍了這矮桌四周二三十人，仍見不到他！

這二三十人之中，有些根本不理會呂偉良和阿生，但是，有些則含怒地反盯着他們，那目光是絕不友善的。

有個大漢走過來，推了呂偉良一把：「你幹什麼？要粉就拿錢來！」

大漢所稱的「粉」，當然就是海洛英，他們習慣了稱海洛英爲「白粉」，故有「白粉道人」之稱，而眼前竟有二名年輕貌美的道姑，要不是親眼目睹，也眞的教人不敢相信。

阿生畢竟是少年人，他正怔怔地在想着她們是什麼人？將來又如何？

因此，阿生沒有留意到呂偉良被人推了一把。其實，推了呂偉良一把的人，這時也感到驚奇起來，他原本瞧不起這跛子，總以爲那麼一推，呂偉良一定會連人帶杖倒向一旁，豈料他動也不動一下，彷似落地生根一樣。

呂偉良並不發作，他只笑道：「我到裏面去，這裏人太擠了。」

說着，拄杖內進。這一回那大漢竟不敢再阻撓他了。因爲剛才那一把用了多少氣力，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要不是武功相當的人，如何可以站得穩？故此那大漢只有目送呂偉良拄杖入內！

呂偉良入到裏面另一間更大的房，同樣是烟霧瀰漫，令人有點窒息的感覺。這裏面公開發售毒品，正是零沽批發，一律歡迎！人頭湧湧的，熱鬧非凡。

但是，秩序却較爲凌亂，沒有外面那張長方桌那樣井井有條，個個沉醉於呑雲吐霧之中。

呂偉良正在四下裏張望之際，突然發覺一張熟悉的面孔出現在那邊角落裏。那是一名警探——夏維探長的下屬。

那警探的編號是一〇七。

呂偉良剛想起了他這編號，便渾身微微震盪了一下。他想起警察編制中有S·M·N·等字母加在編號的前面。那麼，牛七死前對阿生所講的「M一〇五」難道是一個人？

呂偉良一邊呆呆地想着，一邊拄杖走過去。剛才由於距離太遠，光綫和視綫都有問題，但現在較爲接近了，呂偉良却可以看得清楚，S一〇七正與一名年約二三十歲的「白粉道人」在談話。

這種談話方式顯得極不尋常：S一〇七用手電筒照射着白粉道人的面部，沉聲問道：「貴族路那宗竊案是不是你幹的？」

「不！不是我幹的！」白粉道人抖着聲音說道：「眞的不是我幹的。」

「那麼是誰幹的？」

「我不知道……」

可是，那個「道」字也未及說出口，手電筒突然一幌，朝住白粉道人的腹部揮了過去！

白粉道人「喲」的一聲驚叫，面色變得更加蒼白了。

S一〇七厲聲說道：「他媽的！要是你再不說出來，貴族路林公館的竊案是誰做的，我便抓你回去！」

白粉道人囁嚅地說：「好吧！讓我查查，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老子可沒有耐性等下去了。」S一〇七說，「明天早上你到分局裏來簽到，就要把消息帶給我，一點也不能再拖！前晚姻緣路的情侶遇刧，以及昨天的鬧市掠奪糧欵，反而可以拖一下，但貴族路林公館的主人是局長的好朋友，我們給迫得喘不過氣來，你不夠義氣，我只好抓你回去充數！」

S一〇七說話時，手電筒一直沒有離開白粉道人的腹部，因此說到最後一句時，他又咬牙切齒地，使勁推了一下。白粉道人的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可見得那一下子推撞也氣力不在小！

白粉道人唯唯諾諾地，支吾了幾句，低沉得幾乎聽不到他說什麼。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固然明白此地警探的查案方式和手段。因此他看在眼裏，笑在心裏，正待拄杖離去，S一〇七已經回轉身來。他們之間的視綫剛好碰在一起，所以S一〇七有點兒尷尬，呂偉良也不想避開他！

呂偉良索性拄杖過去招呼他：「太巧了吧？怎麼你也來了？」

S一〇七苦笑一下，說道：「是的，怎麼你也

會跑到虎鎮來？」

「像你一樣——找人！」

「找人？」

「是的，可惜我沒有你那麼够威。」

S一〇七知道他已經看見了剛才一幕，有點狼狽地說：「你要找什麼人？找到了沒有？要不要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呂偉良靈機一觸，說道：「如果你肯幫幫我，那當然最好不過，我要找一個學生，他的父母在四下裏找他。我剛才看見他到這兒來購買毒品。」

S一〇七放眼四望，嘴裏又問：「那一個是你要找的人？」

呂偉良在人堆中已經發覺了尤大達，他正購得一包海洛英，匆匆就要離開那間大房，跑到外面去！呂偉良順手一指：「就是他！」

呂偉良話剛說出口，那少年人已經望了過來，S一〇七三步併作兩步，跑過去一手搭住了他的肩膊，沉聲說道：「兄弟，過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談談！」

尤大達怔了一怔：「你是誰？」

「警探！」S一〇七把證件在他面前揚了一揚，「你不要反抗，我自然不會難爲你！」

尤大達面色雖則很難看，結果也沒有反抗。乖乖的站到一旁來！

S一〇七問呂偉良：「是不是他？」

呂偉良把照片摸了出來，核對無誤，於是對尤大達說道：「你可知道你父親正在找你；你母親已經倒病了？」

尤大達眨着眼睛道：「你是什麼人？」

「我姓呂，呂偉良。」

S一〇七代爲介紹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我勸你最好跟他走！」

「不！我剛進來呢！」尤大達似乎早已知道了這是特區，把手中的海洛英揚了揚，「讓我先養飽了精神再跟你走好不好？」

呂偉良笑道：「反正購買到了，帶返家去吸食不是一樣麼？」

「不！一離開虎鎮，便會給警察抓去，控以吸毒罪名。」尤大達說。

S一〇七不耐煩地說：「他媽的，我認得了你的樣貌；要抓你易如反掌，別嚕嘛了，快走！」

「不！我一定要上足電才走！」尤大達掙扎起來！

當地的「白粉道人」習慣了稱吸食了足够的毒品，叫做「上足電」。

呂偉良發覺符差派來監視他的人在旁虎視眈眈，也想到上了癮的吸毒者，既成一種特殊的癖好，見了毒品不能吸食，就像孩子見了牛奶不能飲一樣，但嬰兒只會啼啼哭哭，而道友則會發狂。

因此，他對S一〇七說：「就讓他上足了電再說！」

S一〇七似乎十分尊重呂偉良的意見，把搭住尤大達肩膊的手放開，沉聲說道：「小子，你休想逃脫！」

尤大達冷靜下來，說道：「我爲什麼要逃？我又沒有犯事！在虎鎮裏，這種事，也不算得是犯法吧！」

「犯不犯法這裏我們可管不到，總之，要是你逃走，最好永遠不離開這裏虎鎮半步！」S一〇七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尤大達跑到外面的長方桌旁，蹲了下來。那邊的同道中人似乎十分合作，看見有人加入，便自動的讓出了一個空檔來。

於是，尤大達便開始利用桌上擺放着的汽水飲管，吸食海洛英。

看情形他還是個「新上癮」的新人，毒癖較深的，都棄飲管不用，而改用火柴盒。因爲飲管每次吸進去的份量太小，在毒癖較深的人來說，是不够癮的。二者之間的情形，有如用飲管飲酒，與用闊口酒杯飲酒一樣。酒癮太重的人，怎可以用飲管逐口逐口的吸啜？

阿生在旁小心監視着尤大達。

S一〇七與呂偉良站在那邊仔細傾談，他們看來倒也談得十分投機。

呂偉良故意打趣地問：「在這裏，你似乎要低聲下氣，無所施其技了。是不？」

「那又未必，以前虎鎮是屬於三不管地帶，但現在我們逐漸管到了。」S一〇七又低聲說道：「靜靜告訴你，聚集在這裏吸毒的，絕大部份是刦匪，我們抓不到人，只要到這兒來找找，多少總會有些頭緒。」

「你們眞的是神通廣大！」

S一〇七當然懂得聽，這不是讚賞，而是譏諷，他解釋地說：「坦白說句，讓壞蛋們有個地方聚在一起，總好過讓他們星羅棋佈。起碼，我們要找人的時候，不必太傷腦筋。譬如我們警方有理沒理的把虎鎮搗毀，你以爲我們有這種力量嗎？當然有的。但是，那又怎麼樣？毒販會轉進地下經營，吸毒的壞蛋們，也會化整爲零，那就更加難以找到他們。」

「這倒有點道理。」呂偉良輕輕一笑，「怪不得你們警方的破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原來經常有這班白粉道人仗義坐牢。」

S一〇七面頰通紅，竟說不出話來。

呂偉良爲了避免他難過，終於又把話題輕輕扯開了。

他不是那種咄咄追人的人，何況S一〇七眼前的確也在幫着他！

呂偉良說道：「符差這個人，你一定認識他的吧？」

S一〇七道：「當然，他是這裏的大阿哥，抽鴉片烟的。」

「不是海洛英麼？」

「不！海洛英怎及得上鴉片烟？前者可以令人壽命減短，後者別號叫『長壽膏』，根本兩者之間無法可以比擬！」

「長壽膏？」呂偉良忍不住笑道：「怎麼你也相信這番鬼話？毒品都不是好東西。它只可以侵蝕人類的健康，百害而無一利。唯一不同的，就是有地方，有錢的人，多數染上鴉片烟癖。而一般普通階級，則多數喜歡方便無比的海洛英。」

「我不够你說，我知道對這一類社會問題，你是個專家。」

「那又不敢當！」

「你打算把那小道友怎麼樣？」

「把他交回給他的父母。」

「他父母是幹什麼的？」

「街邊小販。」呂偉良嘆一口氣說，「他父母千辛萬苦賺些血汗錢回來給他讀書，想不到他竟不長進，毒品的害人處，這正是表面看不到的一個好例子。」

「是的。」S一〇七也同意了呂偉良的見解，「要不是大勢所趨，我也覺得應該對他們這班毒販趕盡殺絕。但是，到這裏做官的人，目的是多找些外快，眞正爲市民設想的，試問有幾多個？」

呂偉良覺得S一〇七的話，大概也可以代表了不少人的心聲，尤其是他們警界中人，正是「人貪你不貪」，到頭來只有給人疑心，說不定還會給人痛揍一頓！

這世界上本來就有許多事情是令人無法解釋的，所謂「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裏的情形就是如此這般，閣下如不合意，乃可離去！什麼輿論，什麼民意，管他媽的！

因此，明明是一個潔身自愛的市民公僕，亦往往不能自持，而要被迫同流合污。

這差不多已經成爲公開的秘密，呂偉良奇怪的只是眼前虎鎮裏面的環境。但現在已經S一〇七說個明白，心中亦了然於胸！

呂偉良又說：「聽說這裏有許多地方可以開開眼界的，是不？」

「是的，你以前沒有到過這裏麼？」

「沒有機會。」

「這裏有脫衣艷舞，有生春宮，更有狗肉可食，你要不要去開開眼界？」S一〇七拍拍心口，「我在這裏橫衝直撞，讓我陪你，保證沒有人敢摸你一下。」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我答應了那小販父親，要在今晚之內，把那不長進的兒子送回去。」

「我可以叫他等在這裏。」S一〇七看看腕表，道：「現在才不過十一點，正是這裏最熱鬧的時份，來吧，我帶你去開開眼界。」

「不！尤大達那小子會走的。只要離開這裏，我就無法找他。」

S一〇七想了想，隨即向一名巡場打手把手一揮：「大舊勝，過來！」

那打手果然走了過來：「有什麼吩咐？」

「替我看管住那小鬼，回頭我來帶他走。萬一他在我回來之前逃掉，我向你要人。明白嗎？」S一〇七用手拍拍他的肩膊，指指尤大達的背脊。

那叫大舊勝的打手說：「是不是穿黃恤衫那個少年人？」

「對了，我大約一小時之內回來。」

「好吧！」

S一〇七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離開那烏烟瘴氣的毒窟！

呂偉良仍然發覺二名大漢尾隨其後，只是他却佯作若無其事地說道：「怎麼符差的人也要聽你指使？」

S一〇七笑道：「這也沒有什麼秘密。別說現在我們可以半公開地管到這兒虎鎮裏面來，即使以前管不到，他們也要賞回幾分薄面的，因爲虎鎮小得可憐，誰也不可能長年活在這小鎮裏，總要跑到市區來的，要是有什麼過不去，我們就可以揀着他們離開這小鎮的時候下手逮捕他們。有着這種利害關係，符差的手下就不能不與我們合作。」

呂偉良恍然大悟。

三個人走在黑暗的小巷，轉彎抹角的，又到了一幢舊樓之內，那兒是表演艷舞的。

艷舞本來是一種藝術，一個身裁健美的女郎，在美妙的樂聲中，讓你逐漸欣賞她那動人的身段，應該是一種視覺的享受。可是，眼前的所謂「艷舞」，也眞叫人反胃！

一個骨瘦如柴的白粉道姑，脫得澈底的確是够澈底了。但是，在眼睛底下，却無半點美感。已經下墮的乳房，洗衫板似的背部和胸前，深陷的眼睛加上了一個黑色的眶，嘴唇即使塗上了唇膏，亦難

以掩蓋那瘀瘀黑黑的嘴唇原色。

既無半點美感可言，呂偉良看得心裏暗自作悶不已。

S一〇七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意，在他身旁說道：「還有更精彩的，走吧！」

呂偉良師徒二人又跟着S一〇七到隔幾間舖位的一個架步去。

那兒門前大字寫明：「人蛇表演」。

阿生說道：「看看雜技倒有點意思！」

「雜技？」S一〇七神秘地笑了笑，「是的，也可算得是雜技之一。」

但是，他心裏却知道阿生這少年人在產生了錯覺。因爲「人蛇表演」並非夜總會表演的什麼雜技，而是一種色情玩意。

三人入場，守門的不但不敢收入場劵，還給S一〇七遞了一包香烟過來。

這一個表演女郎更令人反胃作悶。看她年紀已在三十過外，同樣是個「道姑」，唯一可取之處就是够大胆。

所謂「大胆」亦非指色情方面，而是她所面對着的一條大蟒蛇，那道姑竟然面無懼色。

蛇身粗如手臂，超過丈長，但看來却十分的馴服，這是可能被人剝下了牙齒的大蛇。

呂偉良覺得也沒有什麼值得一看的。結果，S一〇七提議帶他們去看什麼生春宮，小電影之類。但是，有例在先，呂偉良覺得看來看去還是一班道友道姑，毫無美感可言，也懶得弄髒了眼睛。何況，他覺得阿生年紀還輕，實在不想他「見識」得太多。

於是三個人經過了走馬看花式的參觀之後，又回到了毒窟中來。

烟霧籠罩之下，呂偉良覺得眼中所見的，像是一個一個的骷髏，但是，這裏每一個形如骷髏的人，都好像樂在其中。

尤大達已經吸完了那一包海洛英，正在閉目養神。

S一〇七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膊道：「走吧！」

尤大達懶洋洋地站了起來。其他的道友，較爲接近的，也只是瞪了他們一眼，較遠的根本就當作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呂偉良在湖海中混跡了不少時日，但像眼前這班人那麼樣有定力的，也的確少見。

他趁住S一〇七過去招呼尤大達的時候，偷聽長方桌旁蹲着的二個道友交談。

二名道友談話聲不大，但由於距離太近之故，所以呂偉良還是可以聽到的。

其中一個較年輕的說道：「M一〇五有消息麼？胡老頭。」

那年紀較大的沉聲說：「小丁，有警探在場，等會兒出去市區宵夜再談吧。」

「他媽的！誰知道我們談什麼？」

「還是小心點好……」

以後的談話，越來越細聲，細到無法可以聽得到。

呂偉良心裏一凛，立即辨認這兩個人的身裁和樣貌。

他們都屈膝蹲在那裏的矮凳上，所以身裁看不透，但面貌却可以看見了。呂偉良盡可能把他們的特徵記憶下來。

而這一邊，尤大達已經跟S一〇七走了過來。

S一〇七對呂偉良道：「要不要我護送你們離開虎鎮？」

呂偉良把尤大達接收過來，說道：「看來你還有公事要辦，不必再麻煩你了，你已經帮了我很大的忙，改天再見吧！」

S一〇七在一條街口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告別，符差派出監視他們的打手，亦只有目送他們離去。

離開虎鎮，呂偉良和阿生押住尤大達上車，直駛往市區。但是，當車子開動不到數十碼遠的地方：突然有個女子攔在路心：她蹲在那兒：好像是受了傷走不動似的。

阿生亮了車頭燈：看見她不斷的揮手示意。呂偉良看見這情形，叫阿生打開車門，跑過去看看。

阿生發覺這秀髮垂肩的長髮女郎，年約十七八，生得頗爲娟秀，穿着濕皮的迷你裙，長皮靴，白色的樽領羊毛衫，一派青春氣息。

阿生看見她面露痛苦之色，俯首彎腰問道：「小姐，你怎麼啦？」

那少女苦着臉道：「哎喲！好痛！先生，你可以做做好心，送我一程麼？我走路不小心，扭傷了足踝！」

「你住在那裏？」

「就在前面幾個街口遠的地方。」

「好吧！我扶你過去，用車子送你一程。」

阿生說着，就伸手去掺扶她。那少女站了起來，繞臂搭住阿生的肩膊，嫣然一笑道：「先生，你眞好人！」

那聲音甜絲絲的，加上媚眼橫拋，香氣襲人，眞敎阿生有點陶醉：如果換上呂偉良：他一定可以察覺得出這是極不尋常的艷遇：他一定也會小心提防。但是：阿生畢竟是太年輕了：再加上這少女委實樣子不錯，怎叫這少年人不爲之受寵若驚。

那少女剛走了兩步，又是「喲」的一聲嬌呼，

身子隨即放軟，阿生以爲她傷得嚴重，把她抱起，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少女竟然熱情似火的，摟住他狂吻起來。

這一來，阿生給她弄得手足無措，正驚惶之際，突然聽到呂偉良在那邊高喝一聲，隨即傳來一陣陣步聲飛奔的聲音。

阿生心感不妙，將那少女推開，可是，那少女却像一條蛇一樣，緊緊地纏住了阿生，令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那一邊呂偉良正在追逐着乘機逃脫的尤大達！

原來尤大達乘着呂偉良注視着阿生之際，突然衝下車外，飛奔而去！

呂偉良拄杖急縱，一步也不放鬆，尤大達雖然脚步如輪，也無法將彼此間的距離拉遠。

呂偉良眼看就要追到了，突然一輛街車自横街衝出，來勢極急，呂偉良追得將脚步煞住。就是這麼一阻，尤大達已經跳上一輛停在路邊的電單車，絕塵而去！

那一邊，阿生已經將那少女擺脫，急步飛奔過來。但呂偉良眼看尤大達逃去無踪，不難想到此中詭計，立即叫阿生不要放走那少女。

那少女看見阿生上當，迅速拔足奔向一條横街，她並未受創，剛才顯然是在「演戲」。

阿生看見這情景，其實也不必呂偉良多說，他明白到已經中計，因此回頭追逐那少女。

但是，就在他追到街口的時候，突然閃出幾個人影，阿生怔了一怔，那少女却給一名少年阿飛一手捉住。那少女顯然也意料不到有此一着，驚呼一聲之後，說道：「占士甸，怎麼是你？」

占士甸是個長了小鬍子的少年人，頭髮長長，一看就知道是個典型的新潮人物。他陰森一笑，道：「方菲菲，原來你還認得我，眞難得！」

那少女原來叫方菲菲，看來她跟這帮阿飛也是認識的。

阿生急急趕到，那其他三名阿飛攔住去路，阿生想起剛才的情景，有點生氣，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占士甸在三名阿飛背後答了過來道：「我們都是方菲菲的好朋友，怎麼啦？你也追求她麼？」

阿生「哼」一聲道：「他媽的！誰有閒心跟你說廢話？快把她交給我！」

「好小子！竟敢出口傷人麼？」占士甸面色一沉，示意其他三名阿飛道：「快些動手，把他的骨頭都拆了出來！」

三名阿飛年紀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他們實際還未動手，已有二人吃了阿生的拳頭。

阿生出手奇快，閃電似的，「砰砰嘭嘭」，拳風如箭，脚踢連環，轉眼之間，第三名阿飛也中了阿生一脚，顚顚簸簸地倒了開去！

占士甸眞的是看得眼花繚亂，驚惶間，不由自主地將方菲菲放開。

但是，阿生打得性起，目標竟不在乎方菲菲，而在占士甸，一個箭步衝到，嚇得占士甸慌忙出拳。但是，阿生左臂一格，右拳直擊，「蓬蓬」二聲，占士甸一個蹌踉，往後倒在地上！

方菲菲看得雙足發軟，她要不是親眼看見，竟不敢相信阿生年紀輕輕有此身手，一陣旋風過境似的，已將四人分別擊倒。眼前一班阿飛都是好勇鬥狠之輩，想不到現在竟然沒有一個敢還手！

阿生殺得性起，一手揪起占士甸，狠狠地又是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問道：「還要把我的骨頭拆了下來麼？好小子！」

占士甸簡直全無還手機會，又着了兩巴掌，「拍拍」兩記耳光，打得有聲有色，其餘三名阿飛狼狽地自地上爬起，阿生以爲他們自後進襲，驀地飛起後腿，其中一個被踢出丈外！

阿生的背後好像長了眼睛，其他的那敢再接近他？匆匆抱頭竄遁。

阿生雙手把占士甸揪得雙足離地，眼看就要扔了出去，占士甸連聲求饒。

阿生問道：「你與尤大達是同黨，是不？」

「不！我們是死對頭。」占士甸惶惶恐恐地說道。

「死對頭？」阿生怔了一怔，「那你爲什麼要帮着他來了？」

「我那裏帮過他？」占士甸好像想到了一些什麼，回頭問方菲菲：「菲菲，到底他是誰？」

方菲菲不知道阿生的來頭，呆了一呆，道：「我也不知道，只見他們帶着尤大達由虎鎮出來，我一心要救大達而已！」

阿生又問道：「尤大達又是你什麼人？」

方菲菲尷尬地說：「我的朋友。」

「朋友？」占士甸「哼」了一聲，對阿生說道：「別聽她的鬼話，尤大達是她的姘頭，是我的情敵！」

阿生知道飛羣中有爭風呷醋的事，便說道：「我沒有閒情去跟你們瞎扯，走吧！我要把你交給警方！」

占士甸大驚失色：「別這樣！兄弟，剛才我只不過以爲你當街調戲菲菲而已。你又何必這樣？」

「剛才要不是我，換上了別個，大概又是一宗命案。你們太有閒心了，還是到警局裏去吃吃拳頭吧！」阿生說着用勁一推！

占士甸極力掙扎，但是，他那裏有阿生這麼好氣力？越是掙扎，越換來更大的痛楚，因爲他的右手是掌握在阿生的手裏的，只要阿生輕輕一扭，他就痛得彎下腰來。

呂偉良自那邊將車子開過來。阿生突然看見方菲菲由橫街拔足飛奔，他既不能放走占士甸，又不想讓方菲菲逃掉，一時情急智生，突然施用了柔道中的「滾鎖」，將占士甸鎖住！這是「柔道」中的絕式，年前由一間柔道學院中學來的，只要把對方的左臂由胸前繞過對方的右臂，再把對方右手的手指勾搭住對方左手的手指，這樣綜錯交加的糾纏在一起，便等於用一副無形的手鐐，將對方鎖住！

使用這一式「滾鎖」，一定要明白筋骨的原理，而且出手要迅速，不能讓對方有所戒備，當時占士甸就是在錯愕中被「鎖」了起來，左臂繞過胸前，右臂後彎，十隻手指莫名其妙地糾纏着。

阿生這才把占士甸放開，匆匆去追逐逃走中的方菲菲，方菲菲畢竟是個女人，阿生讓她跑遠了十多二十碼，然後才開始追過去。但是，方菲菲結果也給阿生一手抓住了她的長髮！

方菲菲「喲」地一聲叫，停止了前進，幾乎就要跪倒地上！

阿生厲聲說道：「賊婆娘，我想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告訴我，在那兒可以找到大達？」

「我不知道！」

阿生用力一揪，方菲菲又是「哎唷」一聲，幾乎落下了一把秀髮！

阿生又說道：「本來我不喜歡對女人動粗，但你太可惡了！走吧！過去那邊好說話！」

方菲菲的頭髮給阿生扯住，無可奈何地跟他回頭走！

這時呂偉良已把車子停在街口，落車走過來。

占士甸越是掙扎，十隻手指越加痛不可當！同時亦扣得更緊。他哭喪着臉說：「請你替我解開吧！」

呂偉良剛才在汽車裏也有看見阿生施怪招的情形，他試用手替占士甸將二手分開，但是，占士甸却痛得殺豬般叫！

呂偉良聳聳肩，苦笑道：「你這班阿飛作惡多端！也該有今日，只有阿生可以救你，他這小子的古靈精怪招式特別多，你等一等吧！」

回頭阿生已經把方菲菲帶了過來。

方菲菲道：「怎樣啦？你們眞不講理，我要返家裏去啊！」

阿生「哼」一聲說道：「你這飛女！誰是你父母？跟我一起到警局裏去吧！讓你父母去担保你出來好了！」

於是二人同時被押登汽車裏去。方菲菲忽然又說：「別把我們交給警方，我帶你去找尤大達就是了！」

占士甸痛不欲生，向阿生求情：「請先放開我，你要怎樣也可以！」

阿生笑道：「到警局裏去，我自然會解開你，放心好了！」

「你何必把我送交警察？我又沒有犯事。」占士甸說道。

「糾黨圍毆我，還說沒有犯事？」阿生說着，已將汽車開動。

占士甸與方菲菲均感忐忑不安，但呂偉良在旁監視，他們實在也沒有辦法。

方菲菲忽然又問呂偉良道：「你們要找尤大達幹什麼？」

「他的父母要找他，不是我們要找他。」呂偉良又反問道：「你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嗎？」

方菲菲望着占士甸，搖搖頭。占士甸雙手仍被糾纏在一起，表情極其痛苦。他瞪住方菲菲道：「想不到你果然是喜歡那窮鬼，他到底有那一樣比得上我？」

阿生忍不住插嘴問道：「然則，你又是什麼百萬富翁的兒子？竟然把人家稱作窮鬼！」

占士甸道：「我父親就是占孫，希望你不要把我送至警方。」

呂偉良一怔：「什麼？你父親是占孫？」

眞想不到，占孫就是購下呂偉良祖屋的著名建築商，在當地算得上是個有名氣的人。

占士甸道：「是的，我正是占孫的兒子占士甸，希望二位手下留情！」

阿生說道：「你家裏這麼有錢，竟然到處遊蕩，到底爲的是什麼？」

占士甸道：「今晚我只是偶然經過那裏，以後我也不敢再侵犯你們了！」

「以後？」阿生苦笑一下，「以後我們也不想再見你，但你父親總該知道有個好兒子！」

占士甸道：「你眞的要把我交給警方？」

「是的！」

阿生剛答了話，隨卽將車子作緊急煞掣！「刷」地一聲長嘶，車子突然停下，使到車內各人爲之一愕！

呂偉良首先問道：「什麼事？」

其實在發出問話的時候，呂偉良已經看見黑夜裏的街頭上有一輛電單車倒臥在路心！要不是阿生及時煞掣，車子便會撞了上去！

呂偉良不待阿生答話，已經認出了那是給尤大達駕走的一輛！

「尤大達呢？」呂偉良不禁問道。

阿生說道：「可能不是棄車逃走，看情形可能是交通失事！」

阿生話猶未完，方菲菲「咦」的一聲叫了起來：「你們看吧！路邊不是有個人麼？」

衆人的視綫循勢望過去，果然在昏暗中見到有人倒臥在街邊近行人處。

呂偉良立卽推開車門，拄杖跑過去看看，倒臥地上的，竟然就是尤大達！

阿生和方菲菲也跑了過來。

就在這時候，一陣汽車號角聲响了起來，街上有輛車子經過，大概是由於呂偉良的汽車阻路，所以响起號來！

但是，呂偉良立卽就認出了車中人正是S一〇七——曾在虎鎭裏出現的便衣警探。

呂偉良拄杖過去對他說：「你來得正合時，快些過來看看。尤大達那小子被一個飛女用詭計騙開我們，然後偸了一輛電單車逃走。但是，現在不知怎的，竟倒臥地上，車翻人倒！」

S一〇七匆匆下車，走過去細看，發覺尤大達正被方菲菲抱起，正在逐漸甦醒過來。

方菲菲說：「他只是撞暈了，我想不會有什麼大碍吧？」

S一〇七瞪了方菲菲一眼，問道：「他是你什麼人？」

「他是我朋友。」方菲菲說。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S一〇七道：「你要我怎樣做？把他落案，還是交給你？」

呂偉良知道S一〇七如此尊重他，是因爲他們曾經在虎鎭裏見過面，如果他的上司知道了，一定不會高興的。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你還是把他們帶進警局裏去吧！但是，最好不要把他們落案，先將這小子送去驗傷，再通知他們的父母到來認領！」

這時候，尤大達已悠悠醒來，方菲菲忙問道：「大達，你怎麼樣了？」

「唉！」尤大達摸摸頭部，睜大眼睛四下裏望了一遍，「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跌倒了，是不？」方菲菲提醒他。

尤大達回憶着說道：「是的，我駕着電單車，彎太急，跌得昏了過去！」

「現在你跟我回警局裏去吧！」S一〇七說。

尤大達懇求呂偉良道：「何必這樣？我最多以後也不逃走了！」

呂偉良道：「我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辦，你就跟這位警探先生回去，你父母會把你們領回去的，如果你們再不好好做人，四出遊蕩，無所是事，將來一定後悔莫及！」

S一〇七摸出手鐐，「卡察」一聲，先將方菲菲的右手腕扣住，再將另一邊扣在尤大達的左手之上。二人便連在一起，推到S一〇七的汽車裏。

阿生又回到呂偉良的汽車上，將富家子占士甸雙手纏在一起的「滾鎖」解開。占士甸雙手已陷於痳木狀態，痛楚不堪！

阿生把占士甸一併交給S一〇七，這才與呂偉良駕車離去。

呂偉良道：「阿生，把車子開回虎鎭去吧！」

「什麼？」阿生怔了一怔：「爲什麼還要到那兒去？」

「剛才在虎鎭的時候，我曾經想到把尤大達交給S一〇七，但是，我知道尤南田一定不希望我那樣做，不過事到如今，尤大達一定要送院驗傷，我們也正好趁此機會，去查探一下M一〇五到底是什麼。」

「到什麼地方去査？難道虎鎭裏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無意中聽到二名道友談及，但當時符差的打手在旁虎視眈眈。」

「現但在回到那裏去，恐怕他們已經走了。」

「希望還可以來得及。」

車子在虎鎭外面緩緩地停下來。阿生是要找一個適當的停車位，豈料就在車頭燈照射下，有二名道友正由鎭裏走出來。

呂偉良識得他們正是在毒窟內見過的二名道友——胡老頭與小丁。

二人在吸毒時，曾低聲談及「M一〇五」，這正是一名阿飛道友在路邊與人惡鬥時，臨死前含含糊糊的對阿生說出的。

但是，師徒二人一直不知道什麼是M一〇五。

呂偉良連忙叫住阿生：「把車頭燈熄掉！」

阿生和呂偉良素有默契，雖然呂偉良未有說出原因，他亦可從語氣中聽得事不尋常。因此，他迅速把車頭燈關掉。

每晚這時候，市區都有不少人坐街車，或者駕駛私家車到這兒來，到鎭裏去「觀光」。所以，那二名道友並未注意到呂偉良師徒二人。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我們要找的人，就是前面那兩個。」

阿生早已想到了，說道：「那爲什麼不過去抓住他們問個明白？」

「不！暗裏跟踪他們，可能發現得更多。」

二名道友邊行邊談，越行越遠，師徒二人下了車，徒步跟踪！

十分鐘之後，二名道友登上一幢舊樓的天台去，那兒木屋密密麻麻的，有如一個小村落。

看來這裏的人都已經睡着了，就只有那間小木屋仍有微弱的燈光透射出來，那二名道友就是跑進那兒去的。

師徒二人竄近木屋旁邊的窗口，傾耳細聽，發覺裏面原來不止兩個人，還有好幾個男子。其中一個埋怨道：「你們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

胡老頭道：「我們到處打聽M一〇五下落！」

「有消息嗎？」

「沒有。」

「我們到查到了一點綫索。」那人道：「M一〇五可能是收藏在一間製造梘粉的小型工廠裏。」

「那爲什麼不去告訴符大哥？」胡老頭說。

那人說道：「胡老頭，你想發達麼？如果想的話，就不要把消息傳出去！」

「你的意思是……」

「許多人都在打M一〇五的主意，符大哥希望高價收買它，我知道幾個黑帮也在明查暗訪，你爭我奪。現在我們既然有了消息，就要趁早行動，把它偷走。」

「我担心不會輕易得手。」

「當然：對方一定有人看守得很緊。但是我們有五個人，動動腦筋，希望把它弄回來，那麼，以後我們就不怕沒有錢了。」

那個與胡老頭一同進去的小丁，年紀較輕，他道：「我勸你們不要冒險，這種財不是我們發的。況且，符差出的花紅不太低，通風報訊也有二千元。那麼……」

豈料話猶未完，剛才那男子就揷嘴罵道：「他媽的！二千元算什麼？你可知道M一〇五是什麼東西嗎？是一副可以產製海洛英的自動機器，並非出品洗粉的，要是我們有了它，最多一年半載，我們這五個人便是大富翁！」

「但是，符差知道了，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你太胆小如鼠，我們這五個人不傳出去，誰也不知道。」

另外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加入討論。他說：「對了，聽說M一〇五只用極廉價的化學原料，便可以產製海洛英。要不是經過化學分析，普通人不易分辨出眞僞來。這正是各方面希望得到M一〇五的主要原因。」

「對了，目前海洛英來價太貴，能够以僞亂眞，正是發財捷徑。」

呂偉良和阿生聽到這裏，已經完全明白過來，原來「M一〇五」並非一個人，正是一副機器。不知是誰的鬼主意，連毒品也僞造一番。

屋內五個人，經過一番熱烈爭辯，終於同意一齊行動起來。先把「M一〇五」奪得，再決定是否自己生產人工海洛英，抑或將機器出售給別人。

五個人離開那間天台木屋，匆匆落樓。

在他們的討論過程中，呂偉良和阿生已經知道了他們的目的地。因此，他們駕着停在隣近的一輛小貨車離去後，呂偉良和阿生也徒步走到虎鎭外面的路邊，取回汽車，匆匆趕到目的地去！

那是一間小型工廠，招牌書明果然是製造洗粉的化學工廠。

呂偉良和阿生在車子裏往外窺伺，看見那輛小型貨車就在廠門附近的街道上。至於那幾個人，却不知所踪！

再看看廠門那邊，不見守衞。

阿生喃喃地說道：「可能是他們已經制服了守衞，入到裏面去了。」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只可以暗裏監視，切不可輕擧妄動！」

「爲什麼？」

「我要查查這間工廠是屬於誰的，機器又是誰發明的。」

「眞想不到，海洛英也會有假的。」

「毫無疑問，在你懷抱中死去的牛七，就是這位後台老闆的人。他利用這副機器製造人工海洛英，賺了大錢。豈料事機不密，傳了出去，於是有人要奪得這副M一〇五。」

阿生問道：「爲什麼不報警？」

「先看他們鬼打鬼。」

不久，果然有人把一副有如小型印刷機一樣大小的機器，由裏面搬出來。這五個人，正是胡老頭和小丁那班道友們。

各人合力將機器搬上貨車，匆匆開走！

呂偉良令阿生開車在後面跟踪他們，結果，貨車又是開回到那幢舊樓附近的路邊停了下來。五個人合力把機器搬上那間天台木屋去，收藏起來。

阿生問呂偉良：「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

「夜深了，回家休息去，看看明天的報紙怎樣說。」呂偉良說。

× × ×

翌晨，報章上出現的消息，是令到呂偉良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間洗粉製造廠是著名建築商占孫的兄弟——占克明的。

至於占孫，他的兒子也出了事，但報紙則因爲警方沒有正式把他落案控訴，只能暗示是某富商之子。消息則說：某著名建築商之子，因與飛黨爭風

呷醋，在街頭大打出手，但被警方擒獲。後該商人曾親到警局將愛子保出。警方因其父保證其子行爲，故不擬落案提控云云。

這分明就是指占士甸。

至於尤大達，亦被其父尤南田由醫院帶返家中去，那個少女方菲菲，原來是一名報失的失踪少女，亦被父母認領返家團聚。

呂偉良看完了這些消息之後，嘆一口氣說：「貧苦人家的兒女，因父母出外找生活，無暇管敎而變壞，倒還情有可原。爲什麼富家子亦會走上歧途？難道有錢人對兒子也不加管敎麼？」

阿生却另有所思，說道：「海洛英到底是怎麼樣的？我眞想試試，它憑什麼令人如此着迷，而致一沉不振，永墮深淵？」

呂偉良瞪他一眼：「你眞想試試？」

「是的！」

「只怕你試過之後，也會上癮，那就麻煩！」

「我想未必，我很有定力。」

這時候，「多利」突然在外面叫了起來。阿生走到門眼窺了一下，來者竟是大B。

大B就是在停車場給阿生敎訓過的長髮青年。

阿生開了門讓他入來，問道：「你找我們幹什麼？」

大B面色蒼白，難過地說：「我弟弟正在殮房裏等候剖屍檢驗，二位可以再帮帮我！」

呂偉良問道：「你要我怎樣帮你？」

大B囁嚅一會，終於說道：「本來我也不好意思開口，但是……」

阿生不耐煩地說：「是不是你的兄弟無以爲殮？要我們帮你一點錢？」

大B不好意思地點頭：「是的，但我不會毫無補償地要了你們的錢就算，我會把一些事情告訴你們。我知道你們對這些事情，一定非常有興趣。」

呂偉良道：「你要多少錢？」

大B道：「呂先生，你也知道，這個地方的殯殮事宜，是給一個人壟斷起來的，要便宜麼，只有向善堂接洽，希望三二百元，可以包括一切費用在內。」

「五百元够了嗎？」呂偉良問。

大B喜出望外地說道：「够了够了，非常足够了。」

呂偉良從錢包裏取出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在大B面前一揚，大B就要伸手過來接過去；但是，呂偉良却忽然之間收了回來。

大B詫異地瞪住他！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大B，怎麼你竟會把我當作三歲小孩？」

大B說道：「怎麼？你以爲我欺騙你嗎？」

「你自己想想好了！」

「我是眞的須要這筆錢。我們兄弟二人自小相依爲命，細B一旦死了，難道叫我不理他後事麼？如果我不理，就沒有人理了，因爲在這裏，我們再也沒有其他的親人。呂先生，這些都是事實，希望你相信我。」

「要是我不知道你原來是個癮君子，也許我還會相信你；但現在要我相信你就難了。」

大B嘆着氣說：「我不知道你要怎麼樣才相信我，經過這一次之後，我眞的覺悟起來了；要不是毒癖作怪，我兄弟二人不會淪落至此，我弟弟亦決不會弄至這般田地。說起來都是我自己不好……」

說到這裏，大B哽着咽喉，說不下去，淚水盈眶，無限心酸地垂下頭來！

呂偉良把五百元交到大B手中，說道：「這些錢，我拚着給你吸毒的，你拿去吧！」

大B沙啞着聲音說：「呂先生，無論你是否相信我，我也要說下去，在我弟弟喪禮完畢之後，我便決心跑進戒毒院裏去！」

阿生問道：「剛才你說，有些事是我們感到興趣的，到底是這麼一回事？」

「不瞞你說，我弟弟細B，是給人收買去圍毆牛七的；你們一定很想知道誰殺死牛七，是不？」

大B又說：「他們都是符差的手下。」

「符差？」呂偉良果然又怔了一怔！「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也問道：「爲什麼符差的手下，要殺死牛七？」

大B說道：「他們要奪取M一〇五收藏地點的人，但他須要相當的代價才肯說出來，因此觸怒了符差手下的一個頭目——獨眼龍。他是非常出色的飛刀手！」

呂偉良道：「那麼，殺死令弟的，也是獨眼龍吧？」

「用飛刀擲得那麼準確的，除了他還有誰呢？」大B說。

呂偉良又問：「你有沒有把這些口供向警方提供？」

大B搖搖頭：「只怕這邊說了出來，那邊我就會死去！」

「警方會保護你的。」

大B道：「在他們眼內我也是個壞人，怎會保護我？」

呂偉良道：「如果你是他們的証人，他們自然會保護你！」

「保護得一天，不能保護得一年；即使警方保護我一年，一年後我還是會死在他們的手裏。」大B含恨地說，「所以，除了對你二位說眞話之外，我什麼人也不吐露半句眞相。」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大B咬牙切齒，非常認眞地說：「我會用我的方法去做！」

呂偉良實在替他担心，說道：「我勸你別太傻氣，你不是符差手下的對手；要是你存心要爲令弟報仇的話，我勸你跟我們合作。」

「如果你二位肯替我弟弟報仇，我即使賠了這條性命亦在所不惜。」

「好吧！你就與我們保持連絡，讓我們伺機行事；我這裏的電話你已經知道了，以後我們就用電話連絡，你不必到我這裏來，以免引起他們的注意，那就會對你不大好了。」

大B點點頭，然後黯然離去！

阿生說道：「這傢伙見了海洛英，就可能忘却了一切；師父，我們不要太過相信他。」

「仔細分析一下，他的說話仍然是可以一信的，」呂偉良說道：「不過，這件事並不簡單，因爲符差是虎鎭裏面的首領人物，那又是特殊地區，要對付他，可眞不容易！」

師徒二人吃過早餐之後，匆匆外出。

他們趕去看尤南田。尤南田還沒有出去做買賣，尤大達已經驗過了傷，回到了家中，頹然坐在一角！

尤南田看來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似的，因爲他面對的，是他的骨肉，是他唯一的親生兒子。所以，他在默默無言中，眼睛佈滿了血絲，想哭！

尤大達感到無限苦悶，他的毒癮又發作了，因此，他悶聲不響，就要往屋外逃走！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就在這時候進來，差一點兒撞個滿懷！

尤南田感到無限痛苦與絕望，因爲他要說的，都已經說過了。然而尤大達却麻木得半句也聽不進去。尤南田知道他中毒已深，泥足深陷，無法自拔，只有含淚沉思：是他的錯還是社會風氣不好了？

其實，社會風氣敗壞，是原因之一，但父母如果及時發覺兒女學壞了，亦未嘗無法補救的。問題是積習成癖，要他回頭是岸，那就難乎其難了。

尤南田眼看兒子發狂的往外奔跑，他却沒有去阻止尤大達！

呂偉良反而看得親切，一手揪住他，沉聲說道：「你往那兒去？」

尤大達對這師徒印象深刻。他怔了一怔，立即放棄了掙扎；他明白到自己的處境，要是强行衝出，就會被揍！

而這時候，他是一片空虛的。尤大達自然也像其他的癮君子一樣，沒有毒品刺激他的神經中樞之前，他會變得毫無生氣，亦毫無鬥志！

其實，任何毒品對身體的健康都沒有好處；一時的刺激，可能換來無窮的後患。但是，染上了毒癖的人却不會這樣理智，他們每次吸了毒之後，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心理上的自我陶醉，足以令到一個正常的人，變得毫無鬥志！

呂偉良可以看得出尤大達的一股神情。他說道：「你又要去送死，是不？」

「……」尤大達無限難過地，垂下了頭！

尤南田痛苦地流下了淚，哽咽道：「讓他走吧！我不再須要像他這麼樣的一個兒子。」

呂偉良看見身爲父親的尤南田那種矛盾與痛苦的表情，忍不住用力一摔，把手中的尤大達摔得往後直倒，跌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呂偉良說道：「昨晚他的女朋友施詭計，引開我們的注意力，要不是由於他跌倒地上，我眞不想驚動警方。」

呂偉良這番說話是要向尤南田交代的。

尤南田捧着頭臉，痛苦地說：「你們已經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又有什麼用呢？他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算了吧！就當我這一生一世從未養過一個兒子！」

阿生是孤兒，他覺得有父母的人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對於親情方面，他是份外敏感的。想到做父親的難過到這個地步，阿生再也忍不住了。只見他一個箭步衝前，雙手驀地將尤大達抓住！

尤大達想不到這小老虎來勢如此兇猛，驚魂未定，便聽到阿生狠狠地說：「小子！去向你父親認錯吧！你有個這麼好的父親還不知足，還把老人家氣成這個樣兒，簡直是禽獸不如。」

尤大達呆了一陣，滿以爲要吃拳頭，想不到阿生雙手一摔，把他一個兒摔向尤南田的面前。

尤大達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淚，跪倒在他父親的跟前，渾身發抖！

尤南田啞口無言，因爲到了這個時候，他實在不知說些什麼好。

尤大達却抖聲拼出了幾個字：「爸爸，原諒我吧！」

阿生在旁虎視眈眈，他心裏在生氣，也在沉思：如果當局澈底掃毒，不致令到毒潮處處泛濫成災，這一幕倫常悲劇，又怎會出現？

其實這只是師徒二人所目睹的一幕而已，見不到的，相信還有不知幾許家庭慘劇，在各階層裏發



生。然而有心人只能徒呼奈何。眞正有權說話的人，只懂得自我宣傳；表面工夫做到十足，幕後情形又如何？心知肚明者，大有人在！

毒潮泛濫，色情處處，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唯一不知道，相信只有那一班只懂得舉手贊成的大人先生們！

尤南田淚流滿頰，他雙手發着抖，震顫顫的摸着兒子的長髮，像夢藝似的，喃喃地說：「孩子，你怎會弄成這副樣子？」

是親情的感召，還是痛苦的懺悔？只見尤大達伏在他父親的膝腿之間，抱頭痛哭！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說道：「事到如今，如果你眞的要改前非，只有自動走進戒毒所去；否則，你將沉倫苦海，永遠無超生之日！」

「……」跪在地上的尤大達，仰首含淚瞪住他父親那難堪的表情。

尤南田哽咽道：「孩子，聽到了嗎？」

「……」尤大達還是說不出半句話來，啞然點點頭。

呂偉良又說：「如果你眞的下定決心，改過自新，我可以從中協助你。其實，如果你還有點人性，也應該仔細想想，你父親只不過是個流動小販，在街邊做點小買賣，多麼辛苦，才可以賺到數十元學費，讓你進學校裏去受教育，而你却把他的血汗錢，拿去吸毒，你總不想想，做父親的，是多麼的痛心嗎？」

尤大達嘶啞着聲音道：「是的，我眞的不是人！我是禽獸也不如！」

尤大達在痛苦流淚，尤南田也在滿面淚痕中搖搖頭。

他不知說些什麼好，兒子是自己唯一的骨肉，不錯也已經錯了；他絕對不會怪他，因爲他還年輕，意志薄弱是難免的。要怪只能怪他自己無暇管敎；要怪只怪社會風氣太壞！

要不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從中協助，往後的日子，他就更加不敢想像了！

尤南田感激莫名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說道：「把他交給我吧，你到醫院去看看尊夫人！」

阿生傻氣地瞪住尤大達：「小子！你敢再逃走！我一定要你吃飽老拳！」

說時他握拳作勢，在尤大達的眼前搖幌着。尤南田又是感激，但心裏却又担心兒子會受皮肉之苦，矛盾之情，溢於言表！

呂偉良老於世故，他一邊安慰尤南田，一邊伸手把尤大達扶起來。

他說：「我現在就送你入戒毒所。你還年輕，不該就此墮落的！」

尤大達惘惘然跟着呂偉良走，阿生則跟在後面。尤南田含淚目送他們離去，心裏的滋味分不出是苦還是甜！

老父的心中只能暗暗地祈禱願這迷途的小羔羊，這一回眞的可以重慶新生！

龍潭虎穴　昏天黑地

占孫正在大發脾氣，他剛剛從警局裏把兒子占

士甸保釋回來。

占孫氣憤憤地說：「你把我的面子都丟盡了！你這小畜牲！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占孫說着就要揚手打過來！

但是，他的妻子占太太却及時將兒子拉開，把自己的身體擋住占孫的來勢。說道：「孩子不懂事，說說便算了，何必認眞成這副樣子？」

占孫氣得有點發抖，道：「慈母多敗兒！古語一點也沒有說錯，這孩子就給你寵壞了！」

占太太道：「你有血壓，小心爆血管才好。十多歲的孩子，懂得一些什麼呢？況且是人家對方先動手打他，不是他先打對方。年少氣盛，這倒是難免的。」

占孫說道：「你別再爲他辯護了，對方是呂偉良的徒弟阿生，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怕他早已命喪當堂。如果不是警方賞臉給我，落案控他行爲不檢，那就更大件事了！」

原來占孫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吸毒的事，只道他是當街跟人打架而已。至於占太太這個無知婦人，更加把兒子維護得無微不至！

直至有人入來把占孫叫去聽電話，占孫才含怒離開他兒子的睡房。

占孫接聽完那個電話之後，面色極之難看。只見他匆匆駕車外出，看來好像發生什麼大事似的。

車子開抵一座大厦門前，一名中年男人早已候在那裏。

占孫急急推開車門，幾乎雙足未踏落地，就聽到他焦急地問那個中年男子：「弄成怎樣子呢？」

那中年男子束着眉梢說：「很糟！」

看他的神色就知道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但是，他顯然又不想事情過份張揚，所以左張右望的，陪伴着占孫，匆匆忙忙地走進大厦的管理處去。

大厦是由占孫獨資經營的那一家建築公司承建的。這家大厦的名稱也就是叫做「占氏大厦」樓高十八層，每層分A、B、C、D、E、F、G等七個單位，大約有一半，經賣了出去。剩餘下來的當然都是屬於占孫名下的物業。

管理處上面的閣樓，正是占氏建築公司的辦事處。現在那個中年男子就是陪着占孫登上了閣樓。

那個中年男子並非別人，正是占孫視作左右手的金大保。

金大保神色凝重，他登上了閣樓之後，立刻就說道：「老闆，這回不得了，剛才建屋部派人來過了。」

「建屋部？」占孫怔了一怔，反問道：「我們不是早已付妥了活動費麼？」

「是的，但這裏有人投訴，不少單位已經出現裂痕，有些連天花板也塌了下來。所以，我不能不迅速向你報告。」

「糟糕了！這一座大厦本來就不合規格的，活動費大，以致影响成本，要不是偸工減料，就無法維持我們的合理利潤。」占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頭又問：「他們建屋部派什麼人來？」

「一名高級科長。」

「叫什麼名字？」

「姓利的，我不知他叫利什麼。」

「嗯！一定是利杞那傢伙。」占孫咬咬嘴唇，「他走了沒有？」

「正在樓上一個單位進行勘察！」

「他媽的！他接受我們派給的一份活動費，怎麼會這樣不够義氣？」

金大保道：「唉！老闆，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是這裏有人投訴，不是他們自動派人來的。」

話未完，閣樓的梯間傳來一陣步聲，正在登樓的，就是利杞——建屋部裏面一位高級科長。與他同來的，還有三幾個人，但都候在下面。

「占老闆，怎麼你也來了？」利杞說道。

占孫瞪他一眼，道：「聽說你來抽查這裏樓宇，是不？」

「不！你誤會了。」利杞連忙解釋道：「是這裏的住客投訴，部長派我來的。」

「但是，古語有道：『要人錢財，替人解災』，你們建屋部裏面的人，似乎都忘記了什麼是道義了！」

「占老闆，你這麼說，似乎有點强詞奪理。樓宇是由你負責建築的，我並不知道你偸工減料到這個田地。否則：坦白說，那一筆活動費我們也不敢收下來。最好你現在就上去看看，那些樓宇剝皮見骨，眞的是舊樓也不如！叫人怎麼住下去？」

「……」占孫自知理虧，想了想又說：「好了，現在你們打算怎麼樣？」

「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只是初步查測，將來有進一步發展再說吧！」

利杞說完就想走，占孫立刻把他叫住：「利科長，何必忙着要走？坐下來談談吧！」

「對不起，我沒有時間了。」利杞這次的態度變得高傲了許多。他又說道：「坦白說，活動費的事，差不多是公開的秘密，誰不知道我們建屋部的規矩？但並不代表我們承認你的規格合乎標準。只是我們收下了你的活動費之後，圖則早日批出，讓你們早日開工大吉，如此這般而已。至於屋宇是否合乎規格，那是建築師的範圍，與我們何關？所以，即使這件事鬧到不可收拾，亦與我們無關的。」

占孫終於軟了下來：「利科長，恕我剛才魯莽，也眞難怪人家都說『官字兩個口』，我不够你說了。根據剛才你的印象，認爲事情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這倒難說了。投訴的單位不止二三戶，而是十多二十戶。坦白說，剛才你說的什麼『要人錢財，替人解災』，我們建屋部裏的辦事人員也心知肚明，實在也想替你掩飾一下。但是，這幢大厦的材料太單薄了，恐怕不能負荷，終於倒塌！」

「倒塌？」占孫嚇了一跳！

「是的，根據剛才我的印象，認爲問題太大，有許多單位非用巨型木柱支撑不可。占老闆，你怎麼不好好地想一想？要是你處於我們這地位，你又如何處置？」

「……」占孫啞口無言。

「彼此心裏都明白，大家無非求財而已，但是，當事情發展到這般田地，恐怕誰也不能隻手遮天。何況，這是關係到一千幾百人的生命財產的事，即使我們建屋部替你講盡好話，也無法掩住報界的嘴巴！」

「這麼說來，事情果眞是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了。」

「那又未必，看你的運氣吧！」

「運氣如果可以用金錢購買的，我倒願意付出相當的代價。」

利杞陰森地笑了笑道：「那你等候我的消息吧！我會盡朋友的道義，幫你的忙！不過，我不妨先給你一點思想上的準備，即使閣下願意付出相當代價，這幢樓宇亦無法再保留，因爲太單薄了，再不拆卸，便會倒塌下來。但是，正如閣下所說，『要人錢財，替人解災』，我回去將會連絡建屋部的同事們，在可能範圍內，替你找個藉口，讓你不至被抓進牢中去，那就算了！不過，這代價相信也不會少！」

占孫儘管心裏如何生氣，也得啞忍。因爲利杞剛才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他處處都處於下風，要是不忍讓一下，官字兩個口，吃虧的當然又是他。何況，他付給對方的活動費，向來就沒有正式收據發還的。

占孫有如鬥敗的公鷄，獃在一旁，利杞則離開了這閣樓。

占孫轉頭對金大保道：「事情怎會弄得這麼糟的？」

「老闆，有什麼辦法？小業主化錢買得一個居住單位，以爲以後可以安居樂業了，想不到住不了幾年，新樓竟然變成危樓。」金大保又說道：「今天還有好幾個記者要來拍照，結果都給我們騙走了，不過，這只是暫時性質的，恐怕他們早也會再來，拍攝那些裂痕處處的現場情形。」

「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本來準備一大筆錢投資在翠紅路的住宅區，但現在，看來十分麻煩。呂偉良賣給我們的那一塊地，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動工拆建了。」

占孫慨嘆着！

忽然之間，閣樓通往樓下的樓梯又响了起來，這次上來的人，更加令到占孫爲之驚奇不已。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他的弟弟占克明。

占克明神色匆匆，一看見占孫就說：「大哥，我找得你好苦！」

占孫心裏一凛：「又發生了什麼事？」

「M一〇五失掉了。」

「什麼？」占孫耳鼓裏「嗡」地一聲响，「你再說一次。」

「不知怎的，昨晚給人偸進了洗粉廠，把M一〇五抬走了。」

「什麼也不損失，就只是M一〇五？」

「是的。」

「嘿！這分明有內鬼！」

「我也這樣想。」占克明道：「但是，M一〇五是收藏在地牢的，日間製造洗粉的工人，也未必會知道那是製造假毒品的機器！」

「他媽的！我到底行了一個什麼刦運？處處碰着黑！」占孫「砰」的一聲，一拳擊在桌子上。

辦公室裏，除了他們兄弟二人之外，就只有一個金大保。金大保是被他視爲心腹的人，所以占孫也不會有所顧忌。

「大哥，發脾氣也沒有用的，我們還是想辦法查探一下，到底是那一帮人做的手脚吧！」占克明說道：「我只對警方說，那是製造洗粉的機器，他們也奇怪歹徒何故要偸機器！」

占孫怪責地說道：「這些事，又怎麼可以報警的？」

「有什麼辦法呢？看更人給擊昏了，天亮時給一名巡警發覺。否則，誰願意去驚動警方？」

「你快去設法在各方面打聽一下吧！這件事可非同小可，機器失掉了不打緊，事情張揚出去，問題就大了，機器是你發明的，你可以照樣配製另一副。」

「大哥，所謂發明，實在也說不上，那不過是利用製造洗粉的機器改裝而成的。不過有些儀器極難配製，失去的一副，我就化上了一年的時間。」

占孫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眞是人算不

如天算，想不到我的美夢這麼快就醒來了。在百物漲價聲中，海洛英也漲得厲害，而我們憑了那副機器，可以利用廉價的化學原料製成像眞的海洛英出售，這不愧是一條發財捷徑。我計算過了，最多三兩年間，我就會成爲億萬富豪。但是現在，每一件事都令我意料不到，難道這眞是天意麼？」

占克明道：「大哥，那批製成品怎麼辦？」

「把整批賣出去吧！我們這個時候，最須要的就是錢，因爲買地用去了一大筆，現在這裏又出了毛病，這一回，相信活動費一定不會少。」

「批發價較低，這將會令我們損失不少。」

「也沒有辦法的，我們也沒有時間再慢慢的將它零沽了。」占孫說。

金大保插嘴道：「風聲這麼緊，萬一有什麼不測，牽涉就大了。」

「是的，克明，以後可能要靠你獨力承担一切，」占孫對他的弟弟說道：「這幢樓宇的事一宣揚出去，人們的注意力可能集中到我身上來，找尋M一〇五與推銷人工海洛英的事，只有靠你了。」

「好吧！大哥，我會依你吩咐去做。」

占克明說完就匆匆離去。

占克明是占孫的弟弟，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但對機械方面的知識十分豐富。因此，在他的兄長占孫的支持下，開設了這間洗粉廠。就憑着他那機械頭腦，將一副洗粉製造機，加以改良，而成爲一副人工海洛英的製造機。

由於國際掃毒組的緊密追緝，年來走私販毒的私梟們頻頻失手而引致毒品價格上揚。占克明却能够利用廉價的化學原料，製成人工海洛英，以稍低於眞的海洛英的價錢推銷出去，仍有厚利可圖。因此，也難怪占孫希望在三兩年間，成爲億萬巨富。

可惜他的美夢還未有實現，這秘密不知怎的，竟洩漏出去，而致被定名爲「M一〇五」的機器被人竊去。

機器雖然被竊，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那條配製「人工海洛英」的方程式。

知道這條方程式的人，實際上只有一個，他就是占克明。

偷去「M一〇五」的人似乎棋差一着，他們以爲有了那副機器便可以生產「人工海洛英」了。其實他們早就應該想到這不是天方夜談式的東西，即使更新式更自動化，也不可能一按鍵便有海洛英出產。

但是，有個人想到了，他就是「鐵柺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師徒二人雖然不是奪得「M一〇五」的人，但他們知道「M一〇五」收藏的地點，同時也從報紙上獲悉洗粉廠的主人是占克明。

占克明離開了占氏大厦之後，匆匆登上他的私家車，豈料剛開行了數碼，就發覺背後躲着一個人，他立刻就想把車子停下來。

可是，背後那人突然以尖刀指嚇，沉聲說道：「不准回過頭來，把車子往前開！」

占克明一怔：「你是誰？」

「我們並不認識！」背後那人說道：「只要你聽我說話，我不會傷害你！」

「你要我怎麼樣？」

「迅速把車子開往北郊。」

占克明心裏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却可以清楚地自望後鏡中見到那柄閃閃生光的尖刀，正指住他的背部，而那個少年人，看來不會超過十八歲。

「兄弟，你是不是想要點零用錢？」占克明知道飛禍猖獗，因此試探地問。

「少說廢話，老子不是做慣小買賣的鼠輩，我勸你還是把車子開快一些，要是存心不良，我有權殺了你，讓我自己來開車！」

占克明想不到這小子來勢汹汹，竟作勢就要把刀子刺過來。

他不敢再作聲，把車子急促往北郊開走！

在這時候，占克明眞希望能在路上遇着一輛警察的巡邏車，但是，儘管警方不斷宣傳增加人力對付日見增加的罪案，然而肉眼所能見的警員，實在少得可憐！

占克明突然發現一輛銀灰色的車子尾隨其後，他止希望有奇蹟出現之際，背後那少年人說道：「把車子開往三岔路的右邊小路去！」

占克明知道那小路人跡罕到的地方，他担心車子開到那兒之後，便可能被人殺害，因此，他暗自按燈號——那是求救的燈號，希望跟隨在後面的銀灰色汽車上的人看見，會設法通知警方。

但是，車子轉眼便開到了三岔路，後面那輛銀灰色的房車只是亦步亦趨，絕未採取行動。

占克明已經把車子拐了彎，駛進右邊的小路去，後面一輛車子也跟了入去！

占克明現在才明白，背後這少年人原是與後面那車子裏的人是同一黨的。

少年人又說：「把車子開進樹林中去，如果你不懂得進去，就讓路吧！後面一輛車子，會帶你入去！」

占克明果然把車子停過一旁，讓銀灰色的車子爬頭，駛進前面不遠處的樹林中去。

這條小路已經够僻靜，樹林裏面更加僻靜。

銀灰色的車子停在一棵大樹底下，車門開處，跳下一個人，此人手持鐵柺杖，神氣凛然，他止是「鐵柺俠盜」呂偉良。

那麼，以尖刀威脅住占克明的少年人，不問可知，當然就是阿生！

呂偉良走過來對占克明說道：「請恕我們無禮，其實，我們這樣做，也只不過是爲了救你！」

「救我？」占克明莫名其妙地，「閣下是什麼人？」

原來他並未認識呂偉良，即使他的兄長占孫最近曾與呂偉良完成了一宗房屋地產買賣，但他主要的工作是管理那家洗粉製造廠，很少顧及占孫這方面的事。

阿生說道：「別理我們是什麼人，我首先要你答我幾件事：M一〇五可是你發明的？」

「是的，」占克明道：「原來你們也是爲了那東西而來的，可惜來遲了一步，M一〇五已經給人竊去了。」

阿生說道：「我當然知道！」

占克明一怔：「你知道？」

「是的，而且，還知道誰把它盜去，以及收藏的地點！」

「那麼，你們是——」

「剛才我們已經告訴過了，我們是爲了救你的，但如果你不合作，也可能會害了你。」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要問第二件事了，你既然明白了M一〇五，當然懂得如何製造人工海洛英的，是不？」

占克明囁嚅着，呂偉良插嘴道：「你手上還有多少存貨？」

「你們的身份我還不明白，叫我怎麼說才好？」占克明說道。

「我們絕不會是警方的人。」呂偉良又說，「我對M一〇五，很有興趣，甚至可以代你把它找回來。」

「眞的？那麼，我們可以付出極高的代價。」

占克明有些喜出望外。

「但你還沒有答覆我們的問題。」

「如何製造假的海洛英，我當然懂得的。那條化學方程式，本來就是我發明的。」

「用M一〇五製造出來的假海洛英，成份又怎麼樣？」呂偉良問。

「與眞的一樣。否則，又如何可以魚目混珠？但成本則低廉得很！」

「那麼，我設法把M一〇五找回來，你把方程式告訴我，我們合作下去好嗎？」呂偉良試探着。

「這……這個，我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你担心吃虧麼？」

「不！我不能拿主意。」

「還有幕後人麼？」

「嗯……」占克明支吾着，說不下去。

呂偉良心裏明白，又故意說道：「不怕明白告訴你，我是好人，也是壞人，利之所在，我可以陪你一齊去做事，要是你令我生氣，我可能做個好人，將你交給警方查辦。」

占克明扶一扶那對近視眼鏡，半信半疑地問：

「你眞的知道M一〇五是誰偷的？」

「總之，我有辦法替你找回來。」

「那麼，先把M一〇五找回來再說吧！找不到那副機器，即使說出了方程式也是沒有用的。」

「但事到如今，也不到你不說。」

「你不要嚇我，我未見到M一〇五之前，決不會說出那條方程式！」

「我會從另一方面打聽一下。」

「沒有用的。」占克明道：「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那條方程式。」

「眞的？」

「我騙你幹什麼？」

呂偉良笑道：「那好極了。現在我們一起去找尋M一〇五吧！如果我們找到了M一〇五，你可不能食言。」

「什麼？請你再說一遍！」

呂偉良道：「我替你找回M一〇五，你告訴我那條方程式。」

「不！這樣豈不太兒戲嗎？」占克明道：「如果M一〇五根本就是你們偷去的，如果我告訴你們，我豈非雙重損失？」

「那你放心好了，我們是講道義的。」呂偉良說道：「現在我們先去看看那副M一〇五。」

阿生怔了一怔：「師父，不懲罰他麼？」

呂偉良道：「他總算合作，我們也樂得省回一點氣力。」他又問占克明：「你的兄長可知道M一〇五已經失掉了？」

「當然知道。」占克明順口說道，

呂偉良笑道：「他就是眞正的後台老闆，對了吧？」

「嗯……」占克明又支吾以對。

呂偉良道：「占孫的生意怪不得越做越大，原來兼營這種副業。」

「你們到底是誰？」占克明忽然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又問道：「你怎麼會認識我大哥？」

「占孫是社會名流，誰不認識？」呂偉良聳聳肩說道：「其實，關於他的事，我比你知得更多，

他的兒子占士甸是個小壞蛋，到處生事，要不是遇上我們，他這回可痲煩了。」

占克明眨着眼睛，在測度着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身份。他無法估計這二人的來頭，起初他以爲他們是警察，但警察又怎麼會跛足的？

占克明在狐疑中被阿生推回原來的汽車裏去，這一回，阿生坐在他的身旁，呂偉良則回到他的汽車裏去，二車先後開出森林，駛往虎鎮附近。

兩輛車子在街旁停下來，呂偉良拄杖走過來，彎腰探首對車內的占克明道：「M一〇五就在上面一間天台木屋裏。」

「你怎麼知道？」占克明半信半疑地反問道。

「我當然知道。」呂偉良說道：「來吧！我們一齊上去看看！」

阿生說道：「師父，不怕他們有人在着麼？」

呂偉良笑道：「有人在着更方便了，難道怕他們五個瘦骨如柴的道友麼？」

三個人一齊登上天台，這時已是中午過後，天台木屋裏的居民大都出外找生活去了。因此，那兒十室九空，有些即使有人在着，也只是小孩與老婦而已。

師徒二人，都認得那一間是五名道友聚居的木屋。

那間木屋並沒有上鎖，門是虛掩着的，表示屋子裏的人並未出去。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占克明也明白到他們這眼色包含了一些甚麼，那是由於屋子裏有人在着，必須小心！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想從窗口窺伺一下，可是，窗門關閉了。

阿生低聲對占克明道：「我們要與那五個道友談判，取回M一〇五，如果有甚麼不測，你最多躲一陣，切不可逃走，否則，我們會代閣下報警。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不會逃走！」占克明道。

呂偉良走到木屋門前，用鐵杖將木門推開少許，往屋子裏瞥了一眼，不由得吃驚起來。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具屍體——一具男子的屍體。死狀極其恐怖：雙眼反白，嘴角滲出血來，舌頭吐在外面！

呂偉良看見這情形，担心兇手還可能留在屋內，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幾步！

阿生與呂偉良素來甚有默契，見狀也猜出了九成，竄前數步，問道：「發生了甚麼？」

「屋內發生了命案！」呂偉良沉聲說道。

「命案？」阿生也朝屋內瞥了一眼。果然，覩綫之內，有具屍體躺在地上。

屋子內並無動靜。

呂偉良拄杖急縱過去，在門旁探首內望，不由得嚇到口呆目瞪！

原來死者不止一個，木屋之內橫七豎八的，總共躺着五具男子的屍體。

死者都是人，雖然是道友，却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靈性和有血性的人見了，怎會不噁心？

五個死者之中，起碼有二個是他們師徒所認得的：胡老頭與小丁。至於其他三個，也就是昨夜與胡老頭在一起的道友。

「誰殺死他們？」呂偉良一邊喃喃自語地問，一邊放眼四望。

但是，這間天台木屋地方不大，也沒有板間房，一進入這裏便可以一目了然。除了那五具男子的屍體之外，便是凌亂不堪的傢具。

當然，那只不過是極之簡單的傢具而已，爛枱爛凳以及爛木箱之外，便是一張木板床。

阿生不由自主地問：「M一〇五呢？」

是的，師徒二人明明看見「M一〇五」被抬進了這一間天台木屋來收藏，但現在却不見了。由兩件事連想起來，便不難想到事件的眞相。

有人把「M一〇五」奪走了，能夠殺死五個人，看來對方的來頭可也不小。

呂偉良和阿生看得呆了，占克明也更看得張大了口，睜大了雙眼。

他們靜悄悄地離去，把木門掩回原狀。天台上的婦孺，似乎一無所覺。

三個人回到街邊的汽車裏，占克明問：「怎麼辦呢？」

呂偉良道：「當然是報警！」

「報警？」占克明道：「你們答應過我，不會驚動警方的。」

「你不要忘記，這是一宗命案。涉及五條人命的命案，怎麼可以不報警？」呂偉良又說：「不過，報警的方式也有分別的，如果你跟我合作，我可以不把你牽涉在內。」

「你要我怎樣合作法？」

「把實情告訴我，絲毫不能隱瞞。」

占克明想了一會，道：「實情是由我大哥作主，我只是發明了M一〇五，因爲我對機械，極有興趣。」

「你大哥，所是指占孫，是不？」

「對了。」

「M一〇五的製成品，還有存貨嗎？」

「嗯……」占克明支吾着。

「我知道一定有的，帶我去看看。」

「你要怎麼樣？」

呂偉良道：「要知道整件事的過程，包括M一〇五的製成品，成份又如何？以及每天M一〇五可以製成若干海洛英等等。」

「M一〇五只是試驗性質，但每天已經有十磅人工海洛英出產，如果正式生產，相信一定超過此數。」占克明又說：「至於成份，與眞的海洛英一式一樣，這是指表面而言。如果用詳細的分析，當然大有分別的，我們用的只是化學原料，而且，成本極低。」

「你是個了不起的科學家，可惜走歪了路，你有這種頭腦，爲甚麼不好好地做些正當的事？」

占克明苦笑道：「正如大哥所說，正當的事，能賺多少錢呢？他經營下的建築公司，夠正當吧？在本市建築業全盛時代，我們仍然賺不了多少錢。你知道爲甚麼嗎？因爲我們要孝敬某一方面的人，已是所餘無幾。如果這份活動費稍爲節省一點，結果就痲煩多多，甚至中途停工，亦絕非奇事！」

呂偉良道：「你說的都是眞話，但是，也只不過是一個走上歧途的人的藉口而已。」

「但這的確也是事實，正正當當的經營，的確是所賺無幾，相反，撈偏門的，不出數年光景，便盤滿砵滿。只要他運氣好，不被揭發出來，誰知道他的錢是正當或不正當得來的？等到他買到甚麼名銜回來時，威風八面，顯赫一時，還有誰敢說他半句壞話？所以，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這裏的確是冒險家的樂園，要名成利就麼？那就非走捷徑不可！」

呂偉良聽得有點啼笑皆非。因爲占克明這番說話似是而非，而呂偉良却不能把它否定，即如他所講的甚麼活動費，差不多是公開的秘密，但是，建築商爲了達到賺大錢的目的，而偸工減料，把市民的生命財產置諸不顧，又是否合理？這問題最好請那些大人先生來解答！

呂偉良爲了要爭取時間，令占克明駕車離開那兒，回到他的工廠區附近，這才由阿生去打電話報警。

他們爲了避免作證，打出的只是匿名的電話。

呂偉良並非怕痲煩，只是覺得他須要做的事太多了。他要占克明讓他看看那些「人工海洛英」，但是，他沒有令到占克明難堪，只取去了一小撮，令阿生帶去叫人代爲化驗！

然後，他對占克明說道：「現在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了吧？」

占克明打量着呂偉良，怔怔地道：「你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是不？」

呂偉良點點頭。

占克明面色大變，說道：「那麼我完了！」

「爲甚麼？」

「誰不知道你的所作所爲？」

「但我說過我不會把你交給警方的，只要你好好地跟我合作下去！」

占克明嘆了口氣，說道：「那樣我大哥是會怪我的！」

「你對你大哥未免太過忠心了，他是個斯文壞蛋。雖然俗語有道『打死不離親兄弟』，但是你有才智，不應與他同流合污。」

「事到如今，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是，大哥曾吩咐我把這一大袋『人工海洛英』賣掉，他有痲煩，須要大量錢應用。」

「海洛英每年不知害死了多少人，目前市面刦案頻生，秩序大亂，十九是由染有毒癖的道友於走投無路中出來冒險。」呂偉良解釋說道：「所謂走投無路，是由於他們染有毒癖，或者有案底，沒有人僱用他們。但是，平均每名道友每天要化三四十元於吸毒，這些錢由那裏來？這就是市面不斷出現搶刦和盜竊的主因。如果你對我說的話有懷疑，不妨到虎鎮去參觀一下，那些衣衫襤褸的道友，試問每天從那裏弄來數十元鈔票交到毒販手中？如果你還不明白，最好細心竊聽道友與道友之間的竊竊私議，你會發覺他們所談的，都是打刦和盜竊的情報與行情。可惜那些整天瓜瓜叫的大人先生，永遠不會到虎鎮去參觀一下，他們只懂得剪剪綵，出出風頭。」

占克明聽得出了神，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呂偉良又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會販毒，走私不過欺騙政府的稅收，販毒則等於謀殺人類，而且也間接製造了不知幾許人間悲劇。」

占克明想了想，終於咬實牙齦說道：「好吧，呂先生，我答應與你合作。但是，眼前有件事要做的，就是讓我先躲起來。」

「爲甚麼？」

「我担心大哥會對付我。」

「你是他的親弟弟，他怎麼會對付你？」

「你有所不知，他這個人心狠手辣，往往爲求達到目的，便不擇手段。」占克明回憶着說道：「記得有一次，他爲了騙取保險公司一筆鉅額保險費，結果讓自己的女兒也死在火場之中，這表示這場大火並非人爲的，而是一種意外。但是，實際上是他先買了保險，然後放一把火燒掉那間貨倉。」

呂偉良知道占克明不會寃枉他大哥，因爲他們

是親兄弟。因此，呂偉良更加要下定決心，好好地對付這個大好商！

商討的結果，占克明終於躲了起來，那批假的海洛英，則交給呂偉良。

警方因爲接獲告密電話，趕到天台木屋去，果然發覺那五具男屍。但是，根據警方對報界所發表的談話，只以爲道友互相殘殺的結果。

阿生則由一間私人化驗所取得了「人工海洛英」的化驗報告：證實這種人工毒品同樣具有令到人類神經痲醉的效果。但有件事令人意料不到的，就是其中所含有的化學毒劑，足以令人在過度興奮中，進入癲狂狀態，而失去常性。

當然，一個人如果失去了常性的話，任何事情也可以做出來。因此，假的海洛英比起眞的毒品，爲患更加令人担心。

呂偉良爲了查出「M一〇五」的下落，決定親自到虎鎭去一次。

日間的虎鎭是非常平靜的，甚至半點也看不出罪惡的痕跡。

但是，呂偉良畢竟是陌生人，因此他進來時，立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的記憶力豐富，他記得符差就在這一幢二層高的建築物裏。

虎鎭裏面所有的建築物都只有一兩層高，全是舊樓，有些甚至以巨柱支撑，亦未拆卸，充份表現出「三不管」地帶的特色。

街道狹窄！地勢低窪，要是下雨天，更有行一步也艱難之感。

然而，無論晴天雨天，總之一到了晚上，就熱鬧起來，市區湧來的人，包括有道友，賭徒以及找刺激的色情狂。當然，更有抱住好奇心而來的觀光者。

呂偉良剛走到那幢陳舊的二層建築物面前，立卽有人在背後喝住：「兄弟！你找誰？」

呂偉良回轉身來，原來一名大漢由對戶的一間屋子裏探頭出來，怒目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認得他是符差的手下。因此說道：「符大哥呢？」

那人反問道：「你找他幹甚麼？」

「找他談生意！」

「生意？」那人怔了一怔，自頂至踵的，仔細打量着呂偉良。又問：「你是誰？」

呂偉良道：「我姓呂，有一批現貨，要找符大哥仔細談談！」

「你等一等！」

那大漢話猶未完，二樓窗口已經出現了符差那張蒼白如紙的面孔。

符差傳話下來：「讓他上來吧！」

呂偉良仰首瞥了一眼，知道符差老早已經看見他。

呂偉良沿住樓梯登上二樓，發覺這裏面陳設得古色古香，仙枝枱椅，古畫古董，使人見了以爲這是一個書香世代的富有人家。

符差把手一攤：「隨便請坐！」

二名彪形大漢，正在客廳裏虎視眈眈。

呂偉良看見主人家也在一張仙枝椅上坐下來，他也在對面一張坐下。

符差穿上了一襲白色的長衫，雙肩高聳，身裁瘦削，手中捧住的是一支「水烟帶」——這是銅製的古老吸烟器具之一，現代都市裏，幾乎已經絕跡，想不到這裏還可以見到。

「你找我有甚麼事？」符差茶烟欠奉，就是對這位人客，也十分冷漠。

呂偉良道：「我手中有一批現貨，要不要先看看貨辦？符先生。」

符差苦笑道：「你也撈偏門？」

「好利錢的生意，誰不想做？」呂偉良聳聳肩，「別浪費時間好嗎？」

「好吧！讓我先看看貨辦。」

呂偉良把一小包粉末遞過去，符差接過打開，用指尖沾了少許放入舌尖去，這是最常見的簡易檢驗法。

呂偉良問道：「品質不錯吧？」

「你手上有多少？」

「五十磅左右。」

「那裏來的？」

「怎麼，難道這種生意也要來源證麼？」

「你跟我是第一次交易，而且，你的底子我已經起清了。」

呂偉良心裏一凛，故意說道：「你仍在懷疑我一些甚麼？我希望你在商言商，因爲我急於要一筆現欵，批發價可以降到最低！」

「老實說，我懷疑你根本沒有這批貨。」

「要不要去看看？保證有五十磅交出，問題是先談妥價錢。」

「我出價向來公道，貨也不會嫌多，因爲每天我須要極大數量的貨供應這裏的市場。」

「好吧！我立刻就帶你去看貨！」

符差打一個眼色，二名大漢之中，有一人站了出來：「呂先生，我陪你走一次！」

呂偉良一怔：「怎麼？符大哥不去嗎？」

符差苦笑一下，說道：「我從來不會離開虎鎭半步的。」

呂偉良道：「他可以拿主意麼？」

「當然可以。」符差說道：「他是我的左右手大舊勝，可能比你更加識貨。」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與大舊勝一同走出虎鎭。那五十磅毒品就放在他汽車的行李箱內，因此大舊勝很快就可以見了。

大舊勝約畧估計一下，果然有五十磅以上，因此又與呂偉良回到虎鎭裏來。

大舊勝把情形告知符差。符差問道：「你眞有胆色，怎麼可以把毒品放在汽車裏？」

呂偉良聳聳肩苦笑，道：「這個世界胆博胆而已，警方沒有情報，又怎麼會懷疑到這跛子的身上來？」

「你不肯說出來源，就表示這批可能是問題貨，價錢當然要計到最平我才跟你談談。」

「卽使計到最平，仍然須要不少金錢。這樣吧，你可以用一樣物件與我交換！」

「甚麼物件？」

「M一〇五。」

符差一怔：「你說甚麼？」

呂偉良說道：「難道你不知道甚麼是M一〇五麼？」

符差道：「我當然知道。那是一種製造海洛英的機器。」

「對了，我就是須要那副機器。」

「那麼，你找錯對象了，我並未曾得到M一〇五。」

呂偉良半信半疑地瞪住他道：「你眞的並未得到？」

「是的。」符差說道：「我何必騙你？其實，我正希望得到它。你能够用五十磅上等貨色交換，出手已經不低！」

「但是，M一〇五至今仍無下落，眞奇怪！」呂偉良說道。

「有甚麼奇怪？那是見不得光的東西，難道公開拍賣不成！」

「你可有消息？」

「沒有，一點也沒有！」

儘管如此，呂偉良仍不相信符差的說話。但是，呂偉良爲了避免引起他的疑心，終於把那五十磅假海洛英賣給他。

呂偉良本來要查探「M一〇五」的下落，以及殺死胡老頭等人的兇手，但是，結果却一無所獲。唯一的收穫，就是得自符差手上的一筆現金。

他得到了這筆錢之後，正要離開虎鎭，忽然在一條橫巷的拐彎處，發覺占士甸和一個大漢在那裏談話，他立卽閃過一旁，假作購買香烟。

他聽到那大漢說：「你欠我的錢，到底要甚麼時候才有得還！小子？」

「最近沒有辦法啊！」占士甸嘆氣說，「過了這一陣子吧！我父親看管得我太嚴，今天我才偷偷溜了出來。」

「我不管你這許多，明天你一定要還這筆錢給我，否則我就不客氣！」

「別迫我，我已經替你做了不少事，例如把滲入毒品的香烟向我的同學推銷……」

那大漢不待他說完，就惡騰騰地說：「他媽的！我在那方面虧待了你？你替我推銷，我給你佣金，但你的賒數却越來越大！」

占士甸洩氣地說道：「三哥，請再寬限我數天吧！」

「不！明天便要給我。我知道你父親很有錢，你只要找個藉口，一千數百算是甚麼？」

「那麼，先給我一包，我的毒癮發作了。」

「舊的還沒有結清，又想要新的？」

「明天一起結給你吧！」

「眞他媽的！眞沒有人敢相信，你是個公子爺的！」

那個叫三哥的人，終於一邊罵一邊給占士甸一包海洛英毒品。

占士甸然後匆匆進入一處梯間去吸食。

呂偉良知道這是龍潭虎穴，偶一不愼，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但是，看見像占士甸這一類大好少年，實在不忍心看見他們泥足深陷！

呂偉良正在呆想間，突然有人經過他的身旁，輕輕一碰，呂偉良有如從夢中驚醒，伸手一摸，幸而口袋裏的鈔票並未失去，却多了一張字條。

呂偉良未看到那字條，先已發覺那背影好像是大B。他匆匆離開了虎鎭。

呂偉良看見那張字條之上寫住：「小心！有人跟踪着你！」

呂偉良心裏一凛，隨卽拄杖離去。

果然，有人在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

呂偉良出到鎭外，坐上了他的汽車裏，從望後鏡裏，可以見到有人登上了後面遠處的一輛汽車之內。

呂偉良把車子開走，那輛車也跟在後面。呂偉良心裏有數，立卽把通話機打開，呼喚阿生。

阿生一直候在另一輛汽車之內，暗中與呂偉良保持連絡，因爲他們早已想到這是危險地帶，不能不時刻小心提防！

呂偉良在無綫電通話機裏問阿生，有沒有見到跟踪他的一輛舊房車。他說：「那輛黑色小房車裏面的人，可能是符差的手下。」

阿生道：「要不要我來收拾他？」

呂偉良道：「我們先把他誘到郊區吧！」

於是呂偉良把車子開往北郊，那輛黑色的小房車緊隨不捨！

到了郊外，呂偉良把車子停向道旁，若無其事地走進了樹林中去。小房車裏的人不知是計，也跟了入去。可是，他却無法可以見到呂偉良。

他正想退出，立刻給人在背後將他的手臂扭住。這個人當然就是呂偉良。

阿生這時也乘着另一輛車子趕到。

呂偉良問那青年：「你是誰？」

那青年道：「不要理我是誰，我先問你，是不是對M一〇五有興趣？」

「是不是符差叫你這樣問我？」

「不！是另有其人。」

呂偉良心裏奇怪：「是誰？」

「我不能對你直言，如果你要得到M一〇五，我有辦法替你搭綫。」

「你分明是符差派來監視我的人。」

「保證不是，符差在他的範圍內做生意，向來不會出到這種手段，但是，我從他的手下口中，知道你老兄對M一〇五有興趣，所以才會跟踪你。」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M一〇五在胡老頭等人的手中。」

那人笑道：「胡老頭等人已經離開這個世界，M一〇五又怎會在他手中？」

呂偉良凜然問道：「是你殺死他們的？」

「他們是社會上的蛀米大虫，死了又何足惜？」那青年又說：「如果你眞的須要M一〇五，我可以帶你去見見我的首領。」

「你的首領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太多，如果你相信我，我只可帶你一個人去。」

阿生忍不住插嘴道：「師父，小心中了他的詭計。」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你帶我去見你們首領。」

那青年道：「現在不可能，我們約個時間，今晚在什麼地方見面？」

「爲什麼現在不可以？」

「我須要通知首領。」

呂偉良怒道：「不必通知了，立刻帶我去！」

那青年的手臂被扭得隱隱作痛，道：「你不能這樣對待我！」

「爲什麼？」

那青年的另一隻手突然摸出一顆藥，抛入口中，說道：「你再迫我我就自殺！」

呂偉良心裏一凜，道：「爲什麼你要自殺？」

「我們骷髏黨徒，是不受威迫利誘的。你再迫我，我只好咬穿嘴裏的膠囊，就會死去！」

呂偉良相信他這是眞心的，他知道許多間諜都用這種方法自殺。同時「骷髏黨」三個字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問：「骷髏黨是個什麼組織？」

「這是我們的秘密，你想知得更多，必須完成這宗交易再說。」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們約好今晚去見你首領！」

「那麼，晚上十時正，你駕車到市立公園門前來，我帶你去見首領面談。」

呂偉良爲了明白眞相起見，終於把他放走了。師徒二人目睹他駕車離去，阿生這才說道：「他的話可是眞的？」

「極有可能是眞的。」呂偉良說道：「我也聽過了『骷髏黨』這個名堂，就是一下子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聽過了。」

「在魯四那邊，也許可以查到吧！」

呂偉良沉吟道：「是的，我們要盡快查清楚對方的來頭，這件事非常重要！」

在西區的一間俱樂部裏，呂偉良會見了魯四，向他查問關於「骷髏黨」的來歷。

可是，魯四這位老江湖竟然被問得啞口無言。魯四苦苦思索道：「也許新堂口吧！據我所知，從來未有過『骷髏黨』這個堂口。」

呂偉良也知道近年來聯羣結黨，三幾個阿飛也可以自成一黨，與昔日的黑社會組織完全不同。但看今天那青年却不似阿飛輩，而是個有經驗的，甚至可能受過訓練。

呂偉良正想離去，魯四却把他叫住：「呂老弟，本來我已經收山，不問湖海中的事，不過，我要提醒你，別與符差苦苦爲難，我知你憎恨毒品，但是，虎鎭那地方你不管了的。」

呂偉良苦笑道：「我當然明白，警方也管不到，怎到我這跛子來管，不過，他不該心狠手辣，一殺便殺了五個人。」

「你是說：胡老頭等五名道友麼？」

「是的，天台木屋的慘劇，大概你也已經知道了吧？」

「據我所知，符差不會做出這種事來，道友欠他的毒賬是平常的事，他不致派人去殺死他們的。」魯四說。

「問題不是毒賬那麼簡單，是關係到一副製造假海洛英的機器。」

「不可能，這件事，你可能有點誤會，因爲他

在虎鎭販毒，差不多是明買明賣，根本沒有顧忌，但如果牽涉到命案，影响就大了，說不定警方會拉大隊入內捕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符差是聰明人，不會笨到這般田地的。」

呂偉良覺得魯四言語間有多少帮着符差，所以沒有跟他爭辯下去。

到了晚上，呂偉良依時到市立公園門前，但是，只是他一個人去！

那日間見過的青年人又出現在一輛汽車裏，他探首出車窗外，對呂偉良道：「到我的車子裏來，我的首領要見你！」

呂偉良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決定冒險跟他去一次。於是便拄杖登上了那輛停在路邊的黑色小房車。

那青年非常機警，他把一副無法透視的黑眼鏡交給呂偉良戴上了，說道：「如果你有通話機，最好通知你徒弟不要跟踪我們！」

呂偉良心裏一凜，道：「你怎麼知道我有通話機？」

「哈哈……」青年笑了一陣，道：「呂先生，你以爲我們是儍瓜嗎？」

呂偉良問道：「還要多久時間，才可以到達目的地？」

「先通知你的徒弟不要跟踪我們，否則我不會帶你去！」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拿出通話機來，把開關打開，對阿生說道：「阿生，我們的對手很厲害，他已經看出我配有半導體的通話機，也知道你跟踪我們。」

阿生在另一輛汽車裏呆了一呆，道：「那麼，我應該怎麼辦？」

呂偉良道：「你是個聰明人，自己決定吧！總之，切不可跟踪我們，否則他就不帶我去！」

阿生終於在通話機裏說：「好吧！那你自己得小心了，師父。」

通話機關上，那青年人一邊駕駛，一邊伸手過來：「把它交給我！」

呂偉良爲求達到目的，只好將那通話機交給他了。

呂偉良戴上了黑眼鏡之後，什麼也看不見，他只是抱住好奇心冒險一試。他要查明對方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死五個道友，以及是否奪去了M一〇五製毒機器，就不能不深入虎穴。

最初呂偉良以爲這青年是符差的手下，但他却極力否認。

呂偉良心裏狐疑，直至到了目的地之後，他被人剝下了黑眼鏡才重睹光明，發覺這是一幢舊樓。

「這是虎鎭麼？」呂偉良故意問。

「虎鎭？」一個中年人由裏面走出來，笑道：「虎鎭是有名的龍潭虎穴，其實，這個都市到處烏烟瘴氣，同樣是昏天黑地的，唯一不同之處，就是虎鎭比較公開，離開那小鎭之後便變成了半公開而已。」

跟隨着中年人出來的，還有數名黑衣大漢，個個生得神高神大，虎臂熊腰，一看就知道是保鏢打手之類。

中年人戴上小丑的面具，樣子十分滑稽，但聽他的聲音，却是老成持重得很！

呂偉良打量着四下裏的環境，一邊又問：「M一〇五在那兒？」

中年人往走廊裏面一指：「在裏面一間房間裏，等會兒我會讓你開開眼界。不過，我要知道閣下準備以多少現金購買這副美妙的機器。」

「價錢應該由你們去訂，如果任由我說，當然是越平越好！」

「一百萬元，你嫌貴嗎？」

「似乎太貴一點。」

「其實一點也不算貴！你這麼東找西尋，出盡飲奶之力去找這副M一〇五，無非想利用它賺大錢。那你一定知道M一〇五能夠帶給你大量財富，正所謂小財不出大財不入，這又算得什麼？」

呂偉良故作沉思，然後說道：「好吧！先讓我看看M一〇五再說。」

中年人道：「請舉高雙手，讓我們檢查一下，可以嗎？」

呂偉良一怔：「你担心什麼？」

「担心你會破壞！」

呂偉良無可奈何，舉高雙手，讓二名黑衣大漢搜查了一遍。

黑衣大漢搜不出什麼，中年人也認爲滿意，這才獲准入內。

透過走廊，進入一間房間裏，果然看見一副機器擺在一角。

呂偉良曾目睹五名道友盜竊這副製毒機器，當然認得出這不會是假的。最初他以爲這是符差的窠穴，但除了那個戴上面具的中年人之外，個個身壯力健，與符差身邊一班道友，實在迥然不同。看情形，眼前這一班可能是另一帮。

那麼，「骷髏黨」就不會是虛構的名義，而是一個神秘組織。

呂偉良仔細視察一遍，覺得「M一〇五」的確製作精巧。根據占克明說，如果稍加改進，產量可能更大，如果他能製成另一副更新式的製毒機，將

定名為「M一〇六」。

但是，占克明經過呂偉良曉以大義之後，似乎明白到他的發明只有為患人類，發誓不再製造「M一〇六」了。

中年人得意洋洋地說道：「看清楚了吧？這是占克明製成的M一〇五製毒機。一點也不會錯。但是，你不出高價，我也不希罕，反正我把你請來，也不是為了這一宗買賣！」

呂偉良心裏暗自吃了一驚，他雖然看不見面具後面那中年人的面部表情，却可以從他的聲音中聽得出，中年人的態度在改變中。

「鐵拐俠盜」呂偉良故意問道：「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以為傳說中的鐵枴俠盜是個智勇雙全的大俠士，眞想不到，原來是個大笨蛋！」那中年人一陣格格大笑之後，又說：「我希望你知機一點，把占克明的下落告訴我們！」

「占克明的下落？」呂偉良又故意呆了一呆，「原來你們並無誠意和我交易！」

「我們千辛萬苦才可以奪得M一〇五，怎會把它讓給你？說出占克明的下落，我們還可以交個朋友，爽爽快快讓你走，否則，嘿！有得你瞧！」

「你們似乎太過蠻不講理了，我怎麼知道占克明的下落？」

中年人「哼」一聲，退了出去！

呂偉良正想着對方的下一步行動時，突然看見一幅牆壁打開，那副「M一〇五」沿住地板上的路軌滑了入去！

「嘭」的一聲，房門關上了！

呂偉良很快就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對方的目的無非要把他困在這間房內。因此呂偉良鐵杖一點一撐，一條身形緊隨住「M一〇五」之後飛進那幅牆壁的裂縫中去。

那幅活動的牆壁顯然是機動控制的，一張一合之間，前後不足三秒鐘，對方的企圖，是先將「M一〇五」隱藏好，然後讓三名黑衣打手對付呂偉良的。

可是，呂偉良的閃電動作，幾乎與「M一〇五」一齊衝到了隣室，「M一〇五」在下，呂偉良的身形在上，兩者還未靜止下來，那幅活動牆壁便又「隆」然一聲關閉起來！

隣室空空如也，房門關閉着，房間裏就只有呂偉良和那副「M一〇五」在着。

房間裏沒有窗內，那幅活動牆壁闔攏之後，變成密不透風。呂偉良有一種窒息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四下裏找尋出路。

但是，房門給人在外面反鎖着，此外連通風窗也找不到一個，唯一最幸運的，就是燈光並未熄滅，否則就更加不堪想像。

呂偉良担心他們又將「M一〇五」運走，因此，他先將那副機器推離那條滑動的路軌。連帶那條電綫也扯斷了。

呂偉良正想將「M一〇五」加以破壞，鐵門上突然出現一個小孔，一個男子在那裏警告呂偉良說：「你千萬不要動手！」

呂偉良怔了一怔，笑道：「要我不破壞M一〇五嗎？那就快些放我出去吧！」

那人說道：「如果你毀了M一〇五，你將永遠沒有希望離開這裏，否則，你倒還有些希望的！」

呂偉良道：「只要我安然無恙，這副機器也可保完整無缺！」

那人走開了。

剛才那個中年人又戴上小丑的面具出現在那裏，他道：「呂偉良，別得意洋洋，我只要找到占克明，M一〇五就不重要了。占克明可以製造一副製毒機器，自然也可以製造兩副，三副以及無數副出來。」

呂偉良道：「可惜你永遠找不到他！」

中年人把手一揚，舉起一些物件，呂偉良看清楚，那是帶他到這兒來的那青年人，由他手中奪去的半導體無綫電通話機。

中年人把開關按動，通話機的電流立即「嗡嗡」地發出聲響！

「阿生！阿生！聽到了我的呼喚沒有？」中年人對住通話機說。

阿生果然有了回音，他不知是不認得對方的聲音，還是過份焦慮。他在那邊問過來：「你是師父嗎？你在那裏？」

中年人說道：「你師父現在我手上，而且十分平安，我不是你師父，是骷髏黨的首領，你要你師父平安回到你身邊去嗎？那就快些把占克明的下落告訴我們，否則，嘿嘿……」

中年人話猶未完，呂偉良突然撲到門前，朗聲叫道：「阿生，千萬不可把占克明交出來！」

由於呂偉良的行動迅速，聲浪也大，中年人竟來不及防備。他確信呂偉良的聲音已經傳到了阿生那邊去，因為阿生很快就有了反應。

阿生問道：「師父，你在那裏？」

呂偉良正待答話，中年人已經急急將通話機上的按鍵關閉了。

在同一時間，他的手下也將鐵門上的小窗「卡察」一聲，掩上了！

房間裏又回復了平靜。

但是，呂偉良依稀仍可聽得到門外的動靜，中年人又重新打開通話機上的開關，跟阿生通話。

中年人重新再說一遍：「阿生，為你師父的安全着想，快把占克明的下落告訴我們。」

阿生也不是個呆子，他問道：「你怎樣可以保證我師父的安全？」

「你先告訴我，占克明是否在你手上？」中年人問道。

呂偉良隔着鐵門聽到了，却是無可奈何，儘管他担心阿生會說出占克明之所在，但却又無法制止他！

阿生在通話機裏對中年人說：「我不知道占克明的下落，但是，我可以替你找到他。」

「要多少時間？」

「很難講，總之我們保持連絡就是！」

「好吧！小子！別耍花招！不要忘記你師父的性命掌握在我手中！」

「你千萬不要難為他！我盡我的力量，盡快替你把占克明找到就是了。」

中年人把通話機關掉，然後又打開那小窗，在門外對呂偉良道：「你安心在這裏等吧！如果你毀了那副M一〇五，你便等於宣判自己死刑。明白了嗎？」

呂偉良瞪住門孔中的小丑面具，尤其是那一對眼睛的眼神。

他極力思索，希望可以想起這聲音在什麼地方聽過了。但是，總是無法可以想起。所以，他又希望在那中年人的眼神中找答案。

小丑面具令到他看不見對方的面孔，但却可以看見他的一雙眼睛，因為面具是挖空雙眼部份，讓戴面具的人可以目睹一切的。

呂偉良三番四次好像想起了，那聲音，那眼神都似曾相識，然而，當他想深一層的時候，那模糊的印象突然又像肥皂泡一樣，當伸手去觸摸它的時候，它就幻滅，而變得無影無踪。

即使如此，呂偉良還是不歇地，凝神地想，想，想……

無論如何，他總希望想出此人是誰？只要知道是誰，答案就不難找到。一切問題，也會變得簡單了許多。但是，那印象太模糊了。他總是無法想起來。

暗種惡因　明收惡果

占氏大厦的裂痕越來越多，有不少單位的天花板也開始整幅塌下來。建屋部是總管當地一切建築事務的，裏面的糊塗黑暗，早已名聞遐邇，市民亦見怪不怪。最常見的醜事莫過於修路整橋，這邊修那邊壞，承建商所以偷工減料，無非要盡量節省開支，以孝敬部內的大小官員。

所謂官字兩個口，當地的市民本來就沒有表達他們自己意見的權利，因為在立法機構裏面沒有民選議員，由政府指派的，自然而然是要幫着政府的。否則下屆就會連想做應聲虫的機會也會失掉了。

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正義的報界在主持公道，每見有不平的事，便口誅筆伐。於是當地的市民就往往憑這正義的輿論，得以間中吐一口寃鬱氣！

占氏大厦就是在報界的揭發，與論的强烈指責下，令到建屋部裏面的大人慌張起來。過去明知是不合規格，偷工減料，總之不會整座倒塌，自可容忍，但現在醜事揚千里，金錢即使萬能，却掩不了正義者的嘴巴！

於是，答應替占孫遮醜的利杞科長，這回也不致攤大手掌。

占孫為此，特別召集謀臣，開了一次緊急的會議。

金大保是占孫最信任的左右手，他說：「老闆，事到如今，沒有辦法了，只有運用你手上的資金，好好的補償他們，平息輿論的憤怒！」

「可是，我剛化去一大筆金錢，購下一幅地皮，要我補償這許多小業主與住客，我那裏有這許多錢？」占孫說。

金大保提醒他，道：「老闆，你忘記了那一批M一〇五的產品嗎？那批產品推銷出去之後，還可以得回一大筆資金，希望可以周轉一下。」

占孫嘆氣道：「問題是克明那小子連人也不見了，那批貨也不知所踪！」

「這就奇怪了，照理二少爺不會出賣自己兄弟的！」

「這個倒難說了，鈔票是花花綠綠的，誰不喜歡？」

「一點關於二少爺的消息也沒有麼？」

「沒有，我四下裏派人去找他，總是沒有辦法可以把他找到。」

「有沒有報警？」

「什麼？報警？」占孫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還想新聞界更加注意我麼？我們兄弟之間是各不相干的，否則，M一〇五與毒品的事一穿了出來，我就更加麻煩了。但是，現在即使有什麼不測，也只可列入克明項下，人家頂多叫我奸商，却不會稱我毒販！」

「無奸不成商。老闆，你放心吧！目下報界的箭頭都指向建屋部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我的推算不

差，你一定不會有事。」

「沒有事當然最好！」占孫又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克明爲什麼會失踪？奇怪！正如你所說，照理他是不會出賣我的，難道出了意外？」

就在這時候，機要秘書突然跑進來，對占孫說道：「老闆，貴族學校校長要見你。」

「怎麼這樣快又要募捐啦？」占孫一下子會錯了意。

機要秘書低聲道：「不是募捐，林校長說，占士旬少爺出了亂子！」

「什麼？」占孫有如給人用錘子敲了一下頭顱，呆了一陣才說：「又是那小畜牲闖了禍！這個時候，還給我麻煩，我恨不得把他送去坐牢。」

占孫這麼說，不過是一時之氣，實則他固然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坐牢，更不希望多生枝節。想不到此語一出，那位秘書又說：「老闆，聽說占士旬少爺被警方拘捕去了。」

剛才像是給人用錘子敲了一下，現在却似給人用針刺了一下，只見占孫整個兒紮跳起來，神經質地反問：「他什麼事給人抓去的？」

秘書答道：「我也不大清楚。林校長在會客室裏等你。」

占孫撇下會議室羣臣，匆匆跑到會客室去。

林校長神色凝重。他看見占孫跑進來，立卽由沙發上站直了身子，抱歉地說道：「打擾你了，但是這件事，我不能不交代一下。」

「別嚕囌了，到底警察憑什麼理由把占士旬抓去的？」占孫情急地問。

「他帶了滲進海洛英的香烟回學校裏，向同學們推銷！」

「海洛英？」這一回却好似有人用利刀在他背後刺了一記。占孫不大相信地反問道：「占士旬怎麼會是個小毒販？」

「我想，他可能是被人利用的。不過，警方的確是人贓並獲。所以，我身爲校長，也沒有辦法可以幫着令郎申辯。」

「眞該死！他怎會跟毒品發生關係？」占孫喃喃自語而轉變爲質問林校長：「你們學校裏，怎可以容忍學生們吸毒的？」

「占先生，要不是警探從中揭發，我們怎麼會知道那些香烟裏面含有海洛英。」林校長搖頭嘆息道：「敝校有的全是富家子弟，間中有學生抽抽香烟，我們是不敢阻止的，因爲他們都逐漸長大了，我們以爲，他們會自動自覺，誰會想到那是變相吸毒？」

占孫呆了一陣，竟不知說一些甚麼好。

林校長以爲向這位富翁交代一下，想不到却換來一番冷落。

占孫無可奈何，最後亦只有打電話通知他的律師，因爲眼前有更重要的事，須要他親自處理。他只有暗自叫苦，想不到他靠走私販毒致富，到頭來竟會禍延下一代，這也是報應吧？

占克明仍舊沒有下落，警方也不准占士旬保釋。正當占孫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的時候，一個更不幸的消息，又從電報中傳到了他這裏來。

占孫的第二個兒子占士德在美國撞車斃命！

他差一點兒就昏迷過去，有如世界末日一般，一切不幸的事情，似乎都環繞着他。

占孫原本有三個兒子，大的叫占士般，不幸患了癌症，正在外國一間醫院接受治療，生死仍在未知之數，第二個兒子占士德想不到又撞車死去。

占士德是在美國攻讀的。占士旬要不是出了事，順順利利的畢業的話，也會到外國留學去。然而，現在占孫一切的美夢都破滅了。

眼前占孫要面對這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眞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他的屬下謀臣們，平時最有辦法的，現在也變得一籌莫展！

有些事已是無可挽救，有些則希望可以利用金錢換取當局的同情與容忍！

事情還會壞到什麼程度？占孫實在沒有勇氣再想下去！

他有點後悔莫及，正正當當的做生意，雖然賺少一點，但可以安定地生活下去；像他現在這樣，卽使手上有更多錢又怎麼？

名譽，地位，一切都沒有了。

他後悔，但已經太遲了！

占孫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寫住：「占孫先生：關於閣下以往的活動，我們均瞭如指掌，唯一不知者，乃是閣下與外國各地連絡人的密碼和地址。今獲悉閣下正瀕於崩潰邊緣，敝黨願付出十萬元代價，購買各地連絡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全部密碼副本，倘願割愛，請卽致電TU八九七六一三四。」下署：「骷髏黨」。

占孫氣得面色發青，一怒之下，把信撕得片片碎。

金大保在旁插嘴問：「老闆發生了什麼事？」

占孫生氣地說：「他媽的！這個時候，竟然還有人向我落井下石！」

金大保再三追問之下，占孫才把「骷髏黨」企圖接手販毒網的事，說了出來。

金大保道：「老闆，事到如今，我看還是遷就一下他們……」

「什麼？難道我會希罕這十萬元麼？」

「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後果問題。」

「你担心什麼？」

「骷髏黨顧名思義是個恐怖組織！」

占孫「哼」一聲說：「他们能殺我，那眞的是最好不過了！」

「……」金大保想不到占孫竟會變成如此悲觀；也許他的精神已陷於崩潰——金大保又這樣想。

× × ×

阿生在極度焦慮中，却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他已經先後接到「骷髏黨」首領的催促，要他迅速把占克明交出來，以換取他師父呂偉良的自由。

可是，他却不相信占克明可以令到對方把呂偉良放走；說不定在他去到占克明躲藏的地點之後，「骷髏黨」的黨徒就會接踵而至！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中，忽然有人敲門。

他在門眼處窺視一下，發覺是大B。

阿生開門讓大B進來，「多利」虎視眈眈。

「你找我幹什麼？」阿生問。

大B答道：「我剛辦妥了弟弟的喪事，想想還是要找你們。」

「你來得不合時，師父不在家，我不會仁慈到給錢讓你去吸毒！」

「你完全誤會了，我已經下定決心戒毒，目前我正在一個醫生處打針。」

「那你找我幹什麼？」

「我曾經在虎鎭把一張臨時書寫的字條，塞到呂先生的口袋裏，因爲我發覺有人暗中跟踪他！」

阿生忽然興奮起來，問道：「你可知道他們的巢穴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但我看他們未必是符差的人。」

「當然不是符差的人，他們是骷髏黨徒，要把我師父當作人質！」

大B還不知道呂偉良被人捉去，經阿生說明白後，他才恍然。

大B問道：「那你打算怎麼樣？」

「似乎沒有辦法可想！」

「爲什麼不報警？」

阿生道：「不！警察可能未到，他們已經殺死我師父。」

「那麼，怎辦？我正想報答呂先生和你，只要你吩咐，什麼事我也可以做！」

阿生終於咬咬嘴唇說：「事到如今只有把占克明帶去見他们，先換取師父的自由，再想辦法救占克明；雖則他們可能食言而肥，也得冒險一試。」

呂偉良時常敎導阿生處事要冷靜，這一次，他似乎很鎭定。

但大B說道：「剛才我發覺這兒門口附近，似乎有些可疑人物在監視。」

阿生道：「不要理會他们，如果是骷髏黨徒，反正我也要把占克明交給他們帶走的！」

於是，阿生和大B帶着「多利」一齊離去！

阿生在汽車裏看見有人形影不離地，跟踪着他們。阿生打開通話機，目的是要查明後面那班人是不是「骷髏黨」的人。

但是，對方沒有接聽。

阿生担心對方變卦，有點猶疑起來。

就在這時候，他口袋中的通話機發出了呼喚通話的訊號！

阿生連忙打開通話機，對方又是那中年男子的聲音。這一次他的說話聲音低沉而急促。他說：「你怎麼了？阿生，剛才我知道你要找我，但我實在太忙，希望你切不可再阻延時間！」

阿生道：「我立刻去把占克明帶來，但是，你的手下步步跟住我，使我非常不便！」

「我可以叫他們離開你，但是，當你找到占克明之後，立刻要通知我，我實在不能再等了。」

「我不會超過三小時，就會與你再連絡，但是，你最好別讓你的手下困擾我！」

「好吧！我立刻就通知他們！」

「還有，不要難爲我師父，也不要食言！」

「你放心好了！只要把占克明交出來，一切事情均可解決！」

通話機關閉！阿生仍然把汽車兜圈子，直至發覺對方不再跟踪他爲止。

汽車最後在一處橫街停了下來，但是，阿生還未下車，已經發覺事情有些不大對勁！

一輛警車停在前面路旁，二名警員守在一處梯間；那正是阿生要去找占克明的地方。

阿生不由自主地說：「糟糕！他們怎會知道占克明躲在這裏？」

話未完，大B就說：「那不是探長的助手辛尼麼？」

是的，呂偉良與夏維是老朋友，阿生跟辛尼也是好朋友。阿生當然認得他，問題是：剛剛由梯間走下來的辛尼，並無拘捕任何人。

阿生下了車，走過去招呼辛尼，道：「又發生了什麼大件事？竟要你出馬！」

辛尼道：「有人見到占孫的弟弟占克明在此出現，但我們搜遍了各層樓宇，竟也找不着他！」

「占克明？你們找他幹什麼？」

「當然不是找他去領獎！」

「他犯了罪麼？」

「最近我們捕獲的一批毒販，供出毒品的來源是向他那兒購來的；接着是他失踪了。」

阿生心裏道：「占克明只不過是替死鬼，他大哥占孫才是幕後主腦，可惜警方處處靠綫人，這些事竟然一無所知！」

不過，他只是這麼想，却沒有說出來。

阿生覺得暫時沒有替占克明辯論的必要，最好當然是警方找不到他，如果找到了，那時再解釋也未遲。

但是，占克明爲什麼會失踪？阿生眞希望他只是躲了起來，避過警方的搜索而已；萬一失了去向，找不到他的話，呂偉良便成問題了。

阿生後悔答應「骷髏黨」首領，三小時內帶着占克明去換回呂偉良；到現在爲止，半小時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不但阿生在四下裏找他，警方也在找他。

阿生回到汽車裏，猷猷地想着呂偉良的一句話：辦法是用腦筋去想出來的！

大B正想對他說些什麼，他却從望後鏡裏發覺「多利」虎視眈眈，不禁靈機一觸，爲什麼不利用「多利」去找出呂偉良之所在？

對了，「多利」是一頭有人性的靈犬，牠過去也屢立奇功，現在主人有難，牠說不定又會創造出驚人的奇蹟來。

阿生立刻把汽車開走，他要把車子開回公立花園門口，讓「多利」憑嗅覺追尋出呂偉良的下落。

大B趁這時候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呂先生可能給人困在虎鎮裏面。雖然那班跟踪他的人，不似符差的手下，但虎鎮是特殊地區，許多時會給人利用。」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以爲還是由那公園門前開始較好，因爲他是由那兒被人帶走的，希望『多利』憑住牠那靈敏的嗅覺可以找出師父的下落。」

車子抵達市立公園門前，阿生推開車門，吩咐「多利」去找呂偉良；過去牠曾經試過憑嗅覺找出呂偉良或阿生之所在。可是，今天牠一籌莫展。只見牠在公園門前團團而轉。

大B說道：「可能時間隔得太久，呂先生留下的氣味消失了。」

阿生頹然說道：「現在一切希望也沒有了。」

「我找你們，原來是希望你們替我弟弟報仇；但是現在，那件事反而變得並不重要，還是設法救出呂先生再說吧！」

話說到這裏，突然看見「多利」放開脚步，飛奔向西的街口！

阿生喜出望外，立卽開車追踪！

那是阿生最初看見呂偉良被押走的方向，他知道那是相當準確的。當時阿生跟踪了一段路之後，才被警告不准再跟下去。

但是，「多利」僅僅到了街口，又停住了脚步，站在十字路口那裏，無所適從！

阿生有如洩了氣的皮球，怔怔地說：「大B，可能你說對了，師父是昨晚失了下落的，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二十小時，他留下來的氣味已被其他的冲散了。」

阿生把「多利」召回車內。

「多利」好像有些抱歉，但也有點無可奈何似的，攢上汽車的後座裏去。

阿生又再次打開那具半導體的袖珍通話機，他希望再與「骷髏黨」的首領談談，拖延一些時間；可是，對方沒有反應！

阿生對着通話機，只聽得「嘟嘟嘟」的回聲，却聽不到人聲，他忽然靈機一觸，喃喃自語地說：「爲什麼我一直想不起憑電流測出對方之所在？」

是的，只要對方也將通話機打開，讓半導體的電波與對方所發出的聲音，阿生就可以利用汽車上的通話機的控制總機，測出對方的方位！卽如原子粒收音機一樣，在面對着某一個方向時，聲浪會較大；而那一個方向，必是電台發射站的方向無疑！

阿生一直想不起利用這一些機器，是他嚇慌了手脚，也是一時疏忽了可以利用的東西。

現在，阿生就利用汽車上的控制儀器，加强電流，追索另一具通話機之所在。

對方的通話機打開之後，好一會才有人說道：「你又找我有什麼事？」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答道：「占克明又失踪了，我原本已查出他之所在，但去到那裏的時候，警方人員竟也查到那樓宇去了。」

「什麼？警方人員？」

「是的，是警方的偵探。」

「他們爲什麼要找占克明？」

「我也想不通。」

「那麼，警方人員有沒有找着他？」

「沒有，他聞風先遁！」

對方鬆了一口氣，說道：「還好！你繼續找找他吧！」

「不！我有話要跟你面談！」

「對不起！我沒有空！」

「你把我師父怎麼樣了？」

「小子！別嚕囌了！你師父平安無恙，只要把占克明交出來，我們就會放你師父。」

「我們面談，對你有好處。」

「我很忙！你不要再打開通話機呼喚我！聽到了嗎？」

說完，他「拍」地一聲，把通話機關掉了。

阿生可以聽得出，對方的聲音壓得很低，而且急促、焦慮！

「他爲什麼要這樣？」阿生沿住一條大街，把車子開過去！

大B搭嘴道：「是的，你說他是首領，我不相信他是一個組織的首腦人物，聽他剛才的聲音，却是鬼鬼祟祟的。」

「我也這樣想，他好像有所顧忌，這是什麼道理？」阿生怔怔地想得出神。

前面突然亮了紅燈，阿生只好把車子停在斑馬綫的前面！

阿生趁這時候，又把通話機打開。雖然這有點冒險，如果觸怒了「骷髏黨」首領，他們可能會對呂偉良不利，但是，阿生要找他們的所在不能不繼續利用他的辨別方向的方法。

這次的浪聲變得微弱了許多，對方責備阿生不該煩擾他，但他的聲音還是帶點焦慮！

阿生心裏有數，把通話機轉向後面，聲浪又變得響亮了許多。

阿生大喜過望，向大B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來駕駛。

大B會意，迅速坐到司機位去！

阿生推開車門，跑下車去。他一邊握住那袖珍的通話機，一邊走上行人道，與汽車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

通話機裏傳出的聲音越來越响！但當他步過了一定的界限之後，那聲音又變得微弱了。當然，這只是聽覺上的感受，而不是對方的聲音減弱。

阿生立卽站住，背轉身來，通話機的聲浪又再加强了許多。

阿生心裏明白，對方一定就在附近的樓宇內，心情難免會緊張起來。

但是，當阿生抬頭看看眼前那幢大厦的招牌片，不由得嚇呆了！

原來他站立的位置，正是占氏大厦門前的行人道之上。

阿生担心危機立卽就會出現眼前，所以匆匆將通話機關上。

大B把車子停放在鄰近路旁之後，正朝住阿生走過來。

阿生立刻把他扯到一邊，低聲說道：「奇怪！骷髏黨的總部怎麼會設在占氏大厦之內？我知道這已經是一幢危樓。」

大B道：「何不進去看看？」

「好吧，你去把『多利』也帶過來，剛才與我通話的人，一定就在裏面。」

大B奉命到汽車裏去，把靈犬「多利」帶來，然後進入大厦裏去。

大厦裏人心惶惶，有人正在搬屋，記者穿梭似的，出入其間。只有管理處那邊，較爲平靜。

阿生認爲占孫可疑性最大，說不定他就把呂偉良收藏在這裏。

因此，他叫大B拖住「多利」，候在管理處門外，他獨自闖了進去。

二名大漢立卽攔住他的去路：「你找誰？」

阿生知道占孫那間建築公司的寫字樓就在閣樓上面。因此，他指指由樓下管理處通往閣樓的一度樓梯，道：「我有重要的事，要見占孫先生。」

一名大漢說道：「占先生沒有空。」

「他在上面麼？」

「當然在！但他正在開會。」

「煩你通傳一聲吧！」

「他不會客。」

阿生更覺可疑，於是退了出來。

大B說道：「奇怪！多利一些反映也沒有，如果呂先生在這裏的話，以一個如此有靈性的狗，多少總會有些表示的。」

阿生道：「師父卽使被人困禁在另一個地方，但持有師父那具通話機的人，一定就在這裏。」

「我們何不製造一點糾紛，引閣樓的人下來？」大B說道：「如果占孫持有那一具通話機，多利必可嗅出一些氣味來。」

阿生也覺得極有道理，於是他問大B：「怎樣製造糾紛？」

大B突然面色一沉，指住阿生破口大罵，隨卽拾起一塊磚頭，進擊阿生！

「多利」雖然習慣了幫着阿生，但牠是個懂人性的靈犬，剛才還看見阿生與大B講得好好的，忽然動起手來，牠一時也袖手旁觀，不幫任何一方面。但牠却虎視眈眈，以防萬一！

就在這刹那間，突然「嘩啦」連聲，磚塊擲向管理處的玻璃屏上，「乒乒乓乓」立卽引起一陣騷動！

數名彪形大漢立卽由裏面衝出！

阿生與大B打得難解難分。「多利」看見數名大漢來勢汹汹，反而狂吠數聲，把他們嚇得呆了一呆！

這時侯，閣樓上果然走下幾個人來。

大B非常有默契，與阿生一邊打一邊逐漸接近管理處那邊！

數名大漢喝一聲，就要干涉他們，但「多利」狂吠，好像警告他們切不可輕舉妄動。

阿生看見由閣樓下來的數人之中，其中有占孫在着，立即停住了手。他就要走過去跟占孫說話，但被那幾名彪形大漢攔住！

占孫始終與阿生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問道：「你是誰？」

阿生道：「占先生，你一定認識我的師父呂偉良吧？我就是他的徒弟阿生！」

占孫一怔：「哦！原來是呂先生的高足！有什麼事嗎？」

「我有些重要的事，要跟你談談。」

「對不起，我正忙得很！」

「只阻你一分鐘。」阿生已經走了過去。

「你不許動！」一名大漢喝住了他！

可是，阿生却沒有理會他的警告，仍然向前走過去！

二名大漢就要用行動制止阿生，但是，阿生拳脚功夫快得出奇，「蓬蓬」兩聲，把二名大漢打得幌了幾幌，往後退倒幾步！

旁邊一羣大漢蜂湧而上，大B以爲占孫會喝住各人；但是，占孫不但不加理會，反而往裏面走了入去。

大B忍無可忍，立即加入戰圈，「多利」也狂吠着，飛撲而上！

由大厦管理處湧出的大漢雖然有五六名之衆，但是一點也佔不到便宜；因爲阿生拳脚功夫固然厲害，就是大B身手也不弱，至於「多利」更加如狼似虎，比起一個懂武功的人並不遜色。

數名到來採訪的記者，紛紛爭取鏡頭。

正當各人打得難解難分之際，辛尼突然帶住數名警探一湧而入，高聲喝止各人！

打鬥中各人仍在打鬥，但正走進管理處，正擬重新登上閣樓的占孫和他幾個屬員，却給警探們的呼喝聲，嚇得呆了一陣。

辛尼看見各人不加理會，立刻拔出手槍，揚聲說道：「我們是警探，停止，立即停止打鬥！」

各人聽到「警探」二字，無不一怔！

阿生和大B不久之前仍然見過辛尼，他們自然不會有所懷疑，只是對方不停手，他們一停下來便會受傷；現在他們就趁住對方一怔的時候，紛紛縱跳開去！

二名大漢殺得性起，就待一衝而上，立刻給辛尼一聲喝住：「不准動！舉高雙手！再動，我就開槍！」

數名警探分別將各人監視起來。在手槍指嚇下，果然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辛尼問阿生：「怎麼一回事？」

阿生低聲示意道：「我師父可能被關在閣樓上面，我正找藉口上去看看！」

辛尼向來知道「鐵拐俠盜」師徒二人仗義行俠，也帮過警方破獲不少大案，聽阿生這麼說，決定帮帮他。但辛尼身爲警務人員，表面上却必須做得公正。

辛尼板起面孔道：「小子！到處打架，這成什麼體統？把他們扣上手鐐！」

一名警探會意，摸出手鐐，分別將兩人扣住。

辛尼走過去對占孫說道：「他們是不是你的下屬？」

「是的。」占孫說道：「你們看得見吧！是這二個小子故意來搗蛋，他們把我的大厦管理處弄毀了，你們拘捕他是非常合適的，我的律師還會向他要求賠償。」

辛尼道：「玻璃是他們弄破的麼？」

「當然，難道還會是我弄破的嗎？」占孫指指地上的磚塊，「這就是証據！」

辛尼四下裏打量着，說道：「這裏爲什麼會有磚塊？」

占孫瞪辛尼一眼：「樓上有許多單位須要修補一下，這些日子以來，公衆大堂裏都有水泥和磚塊等物，有什麼稀奇？」

阿生幾乎忍不住就要冲口而出，直斥占孫。可是，他回心一想，呂偉良的性命要緊；現在他只要辛尼快些登上閣樓去搜索。

其實，辛尼也正在找藉口。他此行是爲追尋占孫的弟弟占克明的下落，因此他對占孫說：「令弟占克明先生是否在閣樓？」

占孫一怔，反問道：「怎麼？你找克明？」

「是的，占克明是令弟吧？」

「正是舍弟。」

「有人看見他跑到這兒來。」

「誰說的？我從來未見過他。」

「我們警方的綫人提供的情報，十次有九次準確。」辛尼把一張手令紙掏了出來，「我們要搜索這裏，對不起！」

其實這一類入屋搜查的手令紙，差不多是每一名警探都隨身携備的。當然，這只是指某些高級的警探，即如辛尼，他是夏維的數名得力助手之一，如果動輒要回警局去申請入屋搜查的手令，恐怕往往就會變成了「賊過興兵」。

呂偉良是否在閣樓，沒有人知道，但是，當各人進入管理處之後，「多利」突然狂吠數聲，直衝上閣樓去。數名大漢要阻攔也來不及！

辛尼心裏驚奇，帶住各人登上閣樓，占孫爲了避免與警方再生衝突，亦只好袖手旁觀！

「多利」一支箭似的，直奔上閣樓去！

阿生和大B都覺得，呂偉良必然就被收藏在閣樓上面，否則「多利」不可能有這種衝動的表現！

但是，令到各警探大感驚奇，就是「多利」衝上閣樓之後，直跑進了洗手間去！

辛尼首先跟了入去，持槍在旁監視以防不測。

數名警探一湧而入，但是，洗手間裏並沒有人；而「多利」仍在撲跳不已！

辛尼心裏莫名其妙。他知道「多利」是阿生的心肝寶貝，於是令手下把阿生帶來。

阿生左手與大B的右手同時被一副手鐐扣住，因此阿生被警探帶入來，大B自不例外！

辛尼問道：「多利到底在表示一些什麼？相信只有你最明白牠的脾氣！」

阿生看見「多利」朝住洗手間內一個水箱狂叫，於是對辛尼道：「請你上去看看，也許水箱上面有些古怪！」

當然，在場的人都心裏明白，阿生所指的「古怪」，絕對不會是暗示呂偉良被人收藏在那裏。那水箱丁方只有尺許，也許是「多利」嗅到了一些特殊的氣味，而這氣味如果是屬於呂偉良的，那麼，呂偉良的一些物件，就可能被收藏在那裏。

果然，辛尼在水箱之上，搜下了一副袖珍的半導體無綫電通話機——那正是屬於呂偉良的物件，怪不得「多利」狂叫不休。

阿生恍然大悟，道：「骷髏黨的首領，剛才就躲在這洗手間之內與我通話。」

「骷髏黨？」辛尼聽得不明不白，「到底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擄去我師父的一個神秘組織，這袖珍通話機就是我師父的。」阿生覺得事情發展到這裏，已到了無可隱瞞的地步。

因此，阿生又簡要地把呂偉良失踪的經過，告訴了辛尼。

辛尼立刻監視住占孫，同時下令他的手下，不要讓這裏任何一個人離去。

但是，占孫若有所思地道：「你們可能又遲了一步，因爲你們要找的人，已經及時逃走了！」

各人不大明白占孫的意思。

占孫嘆一口氣道：「我本人也被骷髏黨要脅，你們却把我當作骷髏黨的首領，豈不笑話麼？」

一名警探想起了，他驚叫道：「原來是他！」

辛尼回頭問道：「他是誰？」

「我們在忙着勸開打架的人的時候，有個人匆匆離開……」

警探話猶未完，占孫揷嘴道：「對了，一定是他！這一回，只怪我養虎爲患！」

阿生焦急地問道：「那你所說的，到底是什麼人？」

「就是我的左右手金大保！」占孫道：「剛才開會的時候，他曾三番四次到洗手間裏去！想不到，原來你要找他談判！」

辛尼後悔莫及，責備他的手下道：「你不該讓任何一個人離開這裏！」

各人匆匆離開閣樓，跑到門外去。

占孫發覺路邊的停車位上，少了一輛房車，他肯定金大保是駕了他名下的一輛黑色自用車逃去的！於是把金大保自用汽車的車牌號碼與欵色等等，告訴了辛尼等人。

辛尼一邊叫人通知總部，一邊帶住二名探員，跳上了他們的一輛車子裏去，其餘的警探則留在占氏大厦裏面。

阿生想及時追去上登上辛尼的車子裏，但是，他被扣在大B的右手之上，走遲一步，車子已經開走了。

阿生對一名警探道：「兄弟，快把我的手鐐解開，相信你也知道，剛才只不過是演戲！」

那警探自然明白，辛尼不會難爲阿生，他們留下來，無非是監視着占孫等人。因此對他說：「你可以走，但我們沒有這手鐐的鎖匙！這副手鐐是S三三八九的。他剛才跟辛尼一同走了！」

阿生焦急萬分，只好和大B一同登上了他們原來的汽車裏去。「多利」也攢進了後廂。

幸而每人只是一隻手被扣住，行動稍有不便，也不致無法開車。

阿生駕車追踪辛尼的汽車，大B則坐在他的左側，右手既然被扣在阿生的右手之上，阿生駕車時，他也只好用一隻手去遷就他！

辛尼是根據擺車的方向，而朝住那通衢大道開車追去的！

辛尼一邊與總部的無綫電台取得連絡，一邊留意前面有沒有疾馳的汽車。因爲金大保逃了才不久，在這大街之上，他不能把車子開得太快，如果太快了，就會引起交通崗警的注意。

總部的無綫電台已經迅速將車子欵式及車牌號碼通知所有全市的巡邏車。

阿生把汽車開得緊貼住辛尼汽車的後面。

當辛尼把車子轉入一條橫街時，速度慢了下來，辛尼早已發覺阿生駕着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車子追來。所以，他故意讓阿生把車子開到平排。

阿生本來想叫他把車子停向路邊，讓車上的警

探替他解開手鐐。可是，就在這時候，辛尼已經接到總部無綫電台的廣播，說他要找的黑色房車，就在西北一條街道上。

因此，辛尼立卽响起了警號，把車子加緊開往西區去！

阿生有理沒理，也緊跟其後，開足馬力，跟在辛尼的車子後面！

說到汽車性能之佳，當然是呂偉良這一輛銀灰色汽車。但是，由於它不是警車，阿生總是不敢爬頭越過它，反而担心有警車追來制止！

兩輛汽車去勢如箭，一先一後，轉眼開入西區，原來大批警車已經早他們一步，雲集在附近幾條街道之上。

當然，他們都是接到總部的命令，而紛紛趕來的。

附近的街道已經封鎖了。阿生的車子稍爲墮後，竟然不准駛入！

阿生對那警員道：「我是辛尼的朋友，讓我進去吧！兄弟。」

「我不認識你，不要稱兄道弟。」那警員瞪了他一眼，「你再嚕嗦，我就不客氣！」

阿生爲之氣結。

大B低聲說：「這傢伙不可理喻，算了，別跟他吵嘴了！否則，讓他見到這手鐐，廂煩更多。」

說着，大B把手垂下，連帶阿生的左手也被按在座椅之上。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把車子開到街邊，找個車位停了下來。

大B又說：「可不知車子在什麼地方被發現的，我們下車去看看吧！」

阿生與大B下了車，二人爲了避免讓別人看見他們的手鐐，盡量靠攏在一起！

附近的街道佈滿了警察，金大保的車子就在隣街被發現，因此警方已將那條街道封閉，車輛和行人都不准通過，阿生和大B想走過去看看，也不可以。

兩個少年人在那裏看不見什麼，便繞到附近一條橫巷中去。

他們的目的，本來想透過那條橫巷，繞到另一條街道去看看，豈料就當他們經過一處後門附近，發覺凹入處人影一閃，閃出一個彪形大漢。這傢伙神色張惶，幾乎與阿生他們撞個滿懷。

阿生和大B都可以看得出，對方決不是善類，果然一背轉身，他就想走！

阿生急縱兩步，原本要攔在他前頭。但是，阿生一下子忘記了有一隻手連在大B的右手之上，大B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阿生要跑動起來，因此阿生被他拖住，腳步一慢，那大漢已把彼此間的距離拉得更遠了。

阿生眼看他就要離去，情急之下飛起一腳，腳尖僅可踢中對方的腰部，只見那傢伙幌了兩幌，往前跌了開去。

經過這一次之後，大B變得靈敏了許多，也跟阿生更有默契。

二人齊步急縱而上，那大漢剛自地上爬了起來，阿生雖然左手被扣在大B的右手之上，但右手卻可以自由活動，只見一記手刀劈掛，那大漢頸上受襲，往後一仰，阿生飛腳力蹴，一條身形往後跌開了數尺！

大B叫一聲：「上！」就想與阿生同時衝了過去！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們又聽到背後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大B轉頭一看，另一名大漢又急急衝至！

有了經驗，大B担心又與阿生背道而馳！因此大B揚聲道：「小心！這邊又來了一個……」

可是，那「個」字未說得出口，那大漢已急衝至跟前。大B也來不及等待阿生，他便起拳腳對付這來襲者！

但是，大B的右手被扣在阿生的左手之上，因此，大B只能用左手和兩隻腳對付對方。一般人左手總是不够靈活，大B自然亦不會例外，眼看對方來勢兇猛，阿生已經回轉身來，合力對付這後來的鬍鬚大漢！

剛才被阿生踢倒的先前一名大漢，原想自橫巷巷口逃去，但回頭看看他的同伴被困，又回轉身來，向阿生進攻！

阿生與大B前後受敵，迫住又要分工合作。由於站立的位置關係，阿生回轉身來，對付先前那名大漢，大B則單拳隻手對付那鬍鬚大漢。

但是，數目上雖然是二比二，只是大B決不是那鬍鬚大漢的手腳，阿生一經分心，大B已經「蓬蓬」連中三拳，被那鬍鬚大漢打得天旋地轉，腳步浮浮，隨卽倒在地上！

阿生左手原是被扣在大B的右手之上，大B一跌下來，他自然而然也受到影响。大B是不由自主的，那百幾磅的身體重量，登時也將阿生扯得倒了下去！

阿生一方面想不到大B如此不濟事，另一方面卻要分心去對付另一名大漢，所以被大B那麼一扯，便身不由主的倒在一堆！

二名大漢雖然大感驚奇，他們實在想不透，爲什麼大B與阿生二人會被手鐐扣在一起？

一般來說，只有警察才有手銬，也只有犯人才被扣上手銬！

但是，二名大漢已無閒細想，看他們神色匆匆，顯然是在逃亡中。不過想起這二個小鬼從中阻攔，那鬍鬚大漢提起一條腿，就朝住阿生的臉部力蹴而下！

阿生手急眼快，急忙伸手一抄，捉住了鬍鬚漢的小腿，順勢一扯，那傢伙登時倒跌下來。大B想起剛才挨過他的拳頭，担心他反身就要一躍而起，用力扯住他的鬍鬚，痛得那傢伙殺猪般叫。

另一名大漢原已逃向巷口，回頭看見同伴被人制服，就待回來救援。豈料就在這時候，那邊巷口走進了一名警察。

警察顯然是被他們剛才的搏鬥驚動的。

於是，另一名大漢不再理會那鬍鬚大漢，匆匆逃出了橫巷的巷口！

不過，也僅僅是逃出了巷口，立卽又遇上了另外二名武裝警員；他看見對方一拔槍，便不敢再有所動作，乖乖的舉高了雙手！

警員押住他回到橫巷裏，巷口的另一邊也同時湧來大批警員與便衣警探，他們看見三個人倒跌在一堆，一時之間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看見阿生與大B加上手鐐，更是驚奇不已；阿生只好說出辛尼的名字。

一干人等，被帶到前面的一條大街上去，那邊警方人員正在展開了逐屋搜查行動。

辛尼聞訊，由一幢舊樓中走出來，証明阿生與大B並非逃犯，剛才在占氏大厦，只不過是爲了掩人耳目，實則辛尼並沒有意思將他們落案。因此，辛尼把他的一名手下召來：替阿生與大B將手鐐解開。

阿生剛恢復了自由，立卽把「多利」由汽車裏帶下來，協助警方找尋呂偉良的下落。因爲金大保的車子既然被發現在這裏，他的巢穴必在附近，這是十分合邏輯的想法。

另一方面，辛尼已怒冲冲的，把二名在後巷拘獲的大漢，推進了一處樓梯裏面去。他的四名手下，分別將二名大漢按在牆上！

辛尼狠狠地問：「呂先生和金大保在那裏？快說！」

二名大漢異口同聲說道：「我們不知道什麼呂先生！」

「他媽的！」辛尼打了一個手勢，「如果你們不是骷髏黨徒，爲什麼要逃走？我看，你們不想活下去了！」

四名警探，拳如雨下，打得二名大漢，叫苦連天！

較爲瘦削的一個說：「不要打了，我告訴你們就是！」

辛尼說道：「對待你們總是不能仁慈的！告訴我，金大保是不是你們的首領？」

大漢氣喘喘地點點頭！

辛尼又問：「他在那裏？」

大漢順手一指，指向樓間之上！這一來，立卽嚇得各人戒備起來。好像担心有人由上面一衝而下似的！

辛尼拔槍在手，一手扯過一名大漢，用作擋箭牌，要他登樓去！

鬍鬚大漢跟在後面，由二名警探持槍監視！各人步步爲營的，跑上二樓去！

大漢指了指一度鐵門，在低聲道：「首領在裏面！」

辛尼對大漢說：「你過去騙他開門！」

大漢面色大變，爲難地說：「他已經大難臨頭，我一入去，就會被殺！」

「我只要你騙他開門，並沒有叫你入去！」辛尼在後面用力推了他一下。

那大漢身不由主地，衝到了門前，無可奈何的伸手按門鈴！

門內一些聲音也沒有。

辛尼已經傳令下去，叫人嚴密監視這一幢舊樓。然後，他又叫人用擴音器，向屋內發出招降的呼籲！

但是，裏面還是毫無反應！

被扣上了手鐐的二名大漢說：「你們別浪費氣力吧！裏面有橫門，也有後門；我看，他們早已逃之夭夭！」

說話間，鐵門裂開了一條門縫，一名警探，舉槍就要射擊；屋內人揚聲高呼道：「不要開槍！是我！」

辛尼已經認得了這聲音是阿生的。鐵門打開，果然是阿生！

大B和「多利」也在裏面四下裏搜索；他們是由後梯衝上去，撬毀門鎖，冒險入內的。

辛尼率領警探一湧而入。但是，屋子裏空空如也，找不到半個可疑的人，呂偉良更是不知去向！

在一間房間裏面，情形却有點特殊，一副機器毀壞不堪，牆壁間開了一個洞。他們不知道這是囚禁過呂偉良的地方，更不知道那副毀壞的機器就是被命名爲「M一〇五」的製毒機。

牆壁裏的洞穴顯然是人挖開的。說得正確點，那應該是一個窗口，但給人以磚塊塡塞了，使到這房間變成一間沒有窗門的房間，現在被人挖開了方

尺許濶的一個洞孔的地方，就是住於舊窗口那一幅牆壁。

呂偉良極有可能由這兒逃了出去！阿生後來就曾經這樣想。

大批警探開上來展開偵查。

呂偉良如果逃脫了，爲什麼不返回家中？爲什麼不與警方連絡？阿生不難想像到他可能功敗垂成，在成功的一刹那間，又被人抓住了。

阿生把他的見解告知辛尼，就是沒有說明呂偉良的鐵枴杖和義腿裏面，都藏有可以利用的器具。

阿生曾在黑夜中目睹五名道友窃去「M一〇五」，所以經過仔細觀察之後，也認出毀在那房間中的機器就是「M一〇五」。

「多利」四下裏狂嗅低哼，突然吠了一聲，有如馬戲班的表演一樣，一下子撲跳，便由破牆中跳了出去！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知道這是二樓，「多利」可能嗅到了呂偉良的氣味；但外面就是街道，「多利」可能會跌到粉身碎骨。

不但阿生吃了一驚，就是辛尼等一班正在房中的警探，也給牠嚇得一跳！

阿生以爲接着傳上來的，應該是街上人羣的嘩叫，以及「多利」的慘厲叫聲。可是，人聲哄動是有的，却未聞「多利」的慘叫聲。

阿生衝到破牆洞之前，往下俯視，只見「多利」正由路邊一處帳篷中，跌到街上去！看那靈活的動作，「多利」顯然沒有受傷。

阿生抹了一把冷汗，不禁破口大罵「多利」該死！

「多利」搖頭擺尾的，由街上走上來。阿生想想猶有餘悸，把牠加上皮帶，拉在手中。

警探發覺這一幢單邊舊樓，的確是四通八達的，後門通往後巷，橫門可落到橫街。看情形，金大保和他的手下，早已分別由這兩方面逃之夭夭了。

阿生心有不甘，與大B帶了「多利」，跑到金大保的汽車中去，敎導牠追尋金大保的下落。

「多利」在嗅過了金大保駕駛座中所留下的氣味之後，直撲上二樓，辛尼等一班警探正在二樓現場展開一連串的例行工作。

「多利」再由二樓後門衝落後梯，直到後巷中去。

辛尼留下一班警探在現場工作，他帶了二名手下，與阿生等人在「多利」的帶領下，轉到一度後門附近停了下來。

「多利」朝住後門狂吠。那是另一幢舊樓的後門，雖然也在警方的包圍網之內，但是，這後巷裏的一列後門，全都緊緊地關閉着。再三拍門，裏面一些反應也沒有。

後門的門板上寫明這是某街某號的後門，因此，辛尼派人到正門去叫門。結果也沒有應門的！

辛尼知道「多利」不會出錯的。剛才牠嗅到呂偉良的氣味，撲跳入街上，只因爲呂偉良可能離開那幢樓宇之後，乘車子離去了，所以「多利」才無法再追踪下去！

但是，眼前「多利」朝住那後門狂吠不休，此中必有問題。

辛尼叫人撞開那度後門，但是未撞開後門之前，阿生已經越牆入內。

各人在屋內搜索，發覺那是一間已經停業的店舖。正門那邊，重門深鎖；店內也是蛛網塵封。屋內似乎沒有人。

「多利」在狂吠聲中，向地上亂抓，阿生會意，對辛尼說道：「這下面可能有活門，否則『多利』不會這樣子。」

辛尼以硬物朝地板敲了幾下，果然是一陣陣空洞的回聲。再仔細一看，只見地板有裂縫，撬開其中一塊，見有門鎖似的裝置。辛尼朝準那門鎖轟了一槍，令人將那度暗門撬開。

果然，下面是個地下密室。有空氣調節設備，燈光也十分明亮。

一個男子，正在一張方桌之前吃喝。他背向進口處，所以辛尼等人見不到他的樣子。不過，辛尼剛才既然轟了一槍，除非他是聾的，否則，他沒有理由聽不到那一聲槍响！

但是，事實上他是若無其事地，據案大嚼！

辛尼担心此中會有詭計，他舉槍瞄準，喝了一聲：「站起來，舉高雙手！」

可是，那個人動也不動！

「多利」衝了過去，狂吠着！那人瞧也不瞧牠一眼。數名警探包圍過去！

其中一名警探立刻認出他就是金大保。

辛尼說道：「金大保，你不是聾子吧？」

金大保呷了一口酒，苦笑道：「想不到你們這班笨蛋居然也找到了我。」

「你說什麼？」

「我說你們是笨蛋，絕不過份；你們破案永遠要依靠綫人，甚至找到這裏來，也只是靠這一隻狗的。」

「少說廢話，站起來吧！」

「你放心好了，我既然逃不了，决不會反抗的。」金大保轉而對阿生說：「小子！是不是你救了你師父呂偉良？」

阿生道：「我正要問你，把我師父怎麼樣處置

了。」

「那麼，他一定是自行逃脫的；那跛鬼眞厲害，我的計劃全被他破壞了。」

「什麼計劃？」

「我成立骷髏黨，原本是要趁住占孫四面楚歌之際，用一種軟硬兼施的手段接收他的整套發財大計。例如發展M一〇五，大量製造人工海洛英。但是，虎鎭不是個好市場，所以，我下一步計劃是要從占孫手上奪得那一份各地發行網的代理人名單。可是，我的計劃又被你們師徒二人破壞——。」

「但是，占克明呢？」阿生問，「爲什麼他會不知所踪？」

金大保苦笑道：「如果我早知道占克明就是發明M一〇五的人，如果我早知道M一〇五就安裝在洗粉廠內魚目混珠的話，一連串不幸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問題是M一〇五失去之後，占克明才急不及待地與他大哥占孫見面；我剛好在現場。在另一方面，我的手下已查得五鼠堂的人，就是窃去M一〇五的人。」

「五鼠堂？」

「對了，就是天台木屋那個道友。」金大保道，「我的手下把M一〇五奪得之後，四下裏找尋占克明的下落。因爲，有了M一〇五也是沒有用的，沒有工程師方程式，又如何出產人工海洛英？」

阿生說道：「人工海洛英經驗後，証明可以令人瘋狂，比眞的海洛英更毒！」

辛尼揷嘴問道：「呂先生呢？」

「我怎麼知道？」金大保聳聳肩，「當我在占氏大厦發覺情形不對勁之後，我知道事情遲早有問題，只要阿生找到那具袖珍通話機，我的眞正身份便會被你們識穿，所以匆匆乘住你們不覺之際便離去。豈料回到我的秘密總部時，才發覺呂偉良已經不知所踪。而最令我灰心的，當然是M一〇五也被毀壞了！」

阿生聽到這裏，沒有心情再聽下去。

他和大B帶了「多利」離開地牢，把一切交給辛尼等一班警務人員去處理。

阿生跑到一處公衆電話亭，打電話返家，但那邊沒有人接聽，證明呂偉良一定不在那裏。

那麼，呂偉良到那兒去了？

阿生獃在汽車裏，大B坐在身旁，「多利」蹲在後面的座椅之上，他們都默然無語，即使大衆沒有交談，彼此也明白對方的心中在想些甚麼。無論是人是狗，他們都只想着一個問題：就是呂偉良的安全和下落。

大B提議把車子開回占士大厦去，他以爲呂偉良可能先去找占克明，在找不到的時候，極有可能去找占孫。但是，阿生却不以爲然，他們不久之前才由占氏大厦走出來，而呂偉良可能在數小時之前已經逃脫了。

阿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將車上的無線電通話機的控制總機打開。

大B不明白他的用意，說道：「呂先生的通話機不是給警方檢去了麼？」

阿生道：「那是給金大保奪去的一具，我現在才記起，他的鐵枴杖中也有一副後備通話機，是用E線通話的，只因爲一直都沒有用過，我倒給忘記了。」

阿生說着，已將控制總機上的指揮針扭向「E」字，儀器立刻發出「嗚嗚」的回聲！

但是，他們傾耳細聽，仍然聽不到呂偉良的聲音。

阿生在失望之餘，正想把儀器關掉，豈料呂偉良的聲音，就在這個時候傳了過來：「阿生嗎？我是呂偉良，快些回答我！」

阿生歡喜若狂，幾乎是叫了起來，說：「師父，你在那裏？」

「我在虎鎭附近的一條街道上，你快些把車子開到這裏來。」呂偉良又說：「這是不管路與鎭外大路交界處。」

「好吧，我立刻就來。」

阿生一邊開車，另一方面却沒有把儀器關上。他越想越覺得自己糊塗，爲什麼早一點不想起鐵枴杖中的無綫通話機？

儀器既然打開着，呂偉良又在無聊的等待中，因此，他又利用通話機問及阿生那邊的情形。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告訴他。

呂偉良原來也試過利用鐵杖中隱藏着的E綫通話機，企圖與阿生取得連絡。但是，阿生一直沒有想起他師父的「萬能枴杖」有此設備，也一直沒有把汽車的半導體控制總機打開，自然是收不到呂偉良三番四次的呼喚了。

呂偉良在通話機中對阿生道：「占克明剛剛被人帶進虎鎭裏面去了。」

「你怎麼知道？」阿生在E綫通話機裏，提出了反問。

「我早知道這位發明家可能成爲衆矢之的，所以老早把一枚磁性追踪儀扣在他的衣領底下。」

阿生知道那是他自製的磁性追踪儀，別針那麼大的小磁場，可以帮助烟盒型的磁性追踪儀，辨別出正確的方向來。

烟盒型的磁性追踪儀，呂偉良一直把它收藏在挖空的義腿裏面。

呂偉良是發覺占克明不再在那層樓宇裏，才憑着磁性追踪儀的幫助，追踪到虎鎭那兒去的。

他由「骷髏黨」總部逃出之後，便到附近車行租用了這一輛車子。

當他們師徒二人見面時，已是黃昏時份了。

呂偉良剛才已從通話機裏，聽到有關阿生和大B的一切遭遇。因此，他們見面時只談下一次行動的展開，呂偉良道：「我一方面要等黑夜的來臨，另一方面也等着你把這輛車子開來。因爲我的飛行枴杖就在行李箱裏面。這一次，我已決心到虎鎭裏去冒險！」

阿生未及答話，大B已大表興奮，他道：「眞的是好極了，這時刻我已經等了很久，想不到它終於來臨了。呂先生，請你准許我，跟你們一齊進去吧！」

「我知道，你無非想替你的兄弟報仇。」呂偉良說，「不過，這是冒險，你必須聽我說話去做。否則，細B的殺身大仇你不但報不了，還會被人殺死，那就不值了。」

「只要讓我找出殺死我弟弟的兇手，即使我不幸死去，又何足惜！」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你還未決心改過自新，的確是死不足惜的。可是，現在你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死了未免可惜！」

天色漸漸黑起來！

虎鎭裏面雖然沒有高樓大厦，但是，黃昏似乎來得特別快。轉眼之間，已是昏天黑地的。於是，一個個有如行屍走肉的道友，又開始不斷湧入虎鎭裏面去，在昏暗中，那彷佛是一個個的骷髏——眼睛深陷，面孔無肉，不像骷髏又像什麼？

那麼，那罪惡的虎鎭又像什麼？

在道友的心目中，那是他們的樂園，在世人的眼裏，那是罪惡的淵藪。可是，從來沒有人去理會這個地方。爲什麼？

黑夜終於來臨了。大B走出汽車，拉高衣領，聳聳肩，跟在人羣中，竄進了虎鎭裏面去。

阿生把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交到他的手上，以應不時之需！

當然，大B此番並不是爲了吸毒而去的。他希望盡他的一點力量，找出占克明之所在。

因爲他是道友，呂偉良希望他不會引起鎭內同道中人的注意。

可是，大B剛走到一條小巷，背後立即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膊：「往那裏走？」

大B吃了一驚，回轉身來，是一名年青道友。他叫白粉貴。當然，這只是綽號。大B過去是認識這年青道友的。

阿生所以不敢亂闖進來，就是担心太過引人注意，尤其是那些架步的打手，幾乎一看就知道來者是些什麼人。

大B乘機問白粉貴道：「聽說鎭上來了一位特別人客，你可知道嗎？」

白粉貴是居住在虎鎭裏的，大B以爲他多少知道一些消息。

白粉貴態度神秘，低聲道：「小心點，給符六哥的人聽到就不得了。」

「爲什麼？」

白粉貴還未答話，他背後閃出了一個人，那人正是綽號「獨眼龍」的飛刀手。也是符差的一名手下大將。大B看得呆了。

獨眼龍道：「他媽的！原來是你做了警方的綫人！」

大B正待辯駁，獨眼龍已揮拳痛擊，一邊破口

大罵：「數天不見你到虎鎭來，有人見你跟阿生那小子在一起。你以爲我們不知麼？」

說着，又是「拍拍」兩巴掌，打得大B牙血直流！

大B知道這是殺死他弟弟的兇手，他咬牙切齒地忍受痛苦，等到獨眼龍以爲他懦弱可欺，戒備鬆弛之際，大B突然拔刀狂刺他的腰腹各部！

獨眼龍倒斃在血泊中，他的飛刀絕技完全未曾施展，只因爲他以爲大B還不知道他就是殺死細B的兇手。

大B得手後，飛奔出鎭外，但數名打手已攔住去路。

呂偉良突然出現在屋頂之上，他是綁上了飛行枴杖，乘住黑夜騰空而至的，拄在手中的，正是他的護身至寶——另一枝可以發射痲醉針的萬能鐵枴杖！

「刷刷刷」接連的响了幾聲，痲醉銀針紛紛自鐵中杖射出，數名攔住大B去路的打手，分別倒在地上！

大B的威脅暫時解除了，但是，他還是拚命的往鎭外跑去！

呂偉良不再去理會他，高來高去的，沿住屋頂尋至符差抽大烟的那一幢舊樓對面。

這裏的街道本來就窄狹得很，所以即使躲在對面的屋頂，窺伺過去，也可以清清楚楚見到對面屋宇內的情形。

符差正在對一名年約三十餘歲的青年問話，呂偉良認得那是占克明。

呂偉良的磁性追踪儀果然也沒有指示錯方向。

他聽到符差說道：「只要你答允和我合作，在這裏可保無事，甚至警方也無奈我何！」

但是，占克明似乎很堅定，他說：「對不起，我已經忘掉了製造假毒品的方程式，也不會再去製成另一副機器。」

「你眞笨，我千辛萬苦才找到你躲藏的地方，想不到你以怨報德！」

符差說着，打了手勢，數名打手一湧而上！

呂偉良看準了這機會，掣杖在手，扳動了機掣，一連串的痲醉銀針穿過窗戶，把符差身旁數名打手，全都射倒在地上。

那層樓宇之內，現在就只有占克明和符差二人面面相對。但是，二人都給嚇呆了。

呂偉良就在他們驚呆間，越窗而入！

「原來是你！」符差驚魂甫定，怔怔地說！

呂偉良苦笑道：「現在我要借助閣下的威勢了，只要你保證我和占先生安全走出虎鎭，你亦可保安全。否則，眼下你就要吃苦！」

符差無可奈何，只有陪住呂偉良和占克明一齊向鎭外走去！

可是，只走到一條小巷，突然有人向呂偉良襲擊！

呂偉良迅速閃避，一柄尖刀飛揷向占克明的背部，呂偉良順手一杖，橫裏揮出，打向符差的頭部，打得他腦漿迸裂！

這兒已是接近鎭外的出口，阿生和大B帶了「多利」衝入來，冒死將占克明救出。呂偉良發動背上的飛行枴杖，凌空飛去！

大批警方人員守在鎭外，其中竟有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辛尼在內。原來是辛尼派人跟踪阿生之後，知道他們師徒二人的行動，決定向探長報警。

但是，可惜太遲了，占克明也死了，唯一未死的，只有占孫。不過，他也恨不得立即死去，因爲他眼前的困難重重，心靈上的痛苦是無人可以了解的。大兒子患了癌症，二兒子撞車死了，小兒子正在候審。

他後悔，後悔不該暗地裏做出這許多毒害人類的勾當，結果害人害己。

他本來野心勃勃，要利用呂偉良那塊地皮大大賺它一筆，但現在，他的美夢幻滅了。他有太多的事須要善後。即使死，也要死得乾乾淨淨，不要讓別人去埋怨這才是大丈夫所爲啊！

他這樣想着，就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虎鎭仍在黑夜裏，占氏大厦裏的住客仍在震顫的等待天亮！

呂偉良嘆息着說：「符差死了又有什麼用？只要虎鎭一天存在，第二個符差不久就會出現，占氏大厦拆卸又怎麼樣？貪而無厭的大人先生們，仍然把小市民當作大傻瓜！」

「是的，這兒就是龍潭虎穴，偶一不愼，就會粉身碎骨！」阿生也說道。

大B怔怔地說：「以後，我再也不敢闖進這骷髏樂園裏來！我要把有剩的生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是的，希望所有沉迷在虎鎭裏面的人，都會像你這樣想就好了！」呂偉良最後這樣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告別小蝶，回到所居小屋，赫然發現老大正在屋中等候着他，據高老大分析，要完成刺殺孫玉伯的使命，現在正有一個機會，那便是：孫玉伯又在暗中招兵買馬，準備與萬鵬王最後一戰。她要孟星魂假冒秦護花的遠房姪子秦亭，前往投効孫玉伯，並已爲他準備了一份具有充足證明的履歷，和一套很動聽的謊言。孟星魂對于高老大這次交給的任務，抱着很大的信心，他從未對自己如此自信，這任務無論多困難、危險，他也有信心把它完成，他忽然覺得他自己比以前更成熟，更聰明——

鶯聲語燕種殺機

高老大走了，帶着微笑走的。

遠處有一輛華麗的馬車在等着，她帶着微笑坐上馬車。

趕車的車伕本已等得有點不耐煩，現在心情也好了起來！

「老闆娘今天一定很順利，一定聽到很多令她開心的消息。」

他從未發現老闆娘的笑容竟是如此可愛、如此令人歡愉。無論誰見到這種笑容，心情都會變得好起來的。

回到快活林的時候，還不算太晚，她又陪客人們喝了幾杯酒，臉上的笑容更甜蜜動人，連客人們都忍不住在問：

「老闆娘今天爲什麼特別高興？」

直到很遲的時候，她才回到自己的屋子，她貼身的丫頭也覺得她今天脾氣特別好，連洗澡水涼了她都全不在意。

她微笑着叫丫頭早點休息，微笑着關起房門，然後突然回過身，將屋子裏每一樣可以摔碎的東西都摔得粉碎！

三

孟星魂一直站在門口，所以小蝶一走進樹林，他就已看到。

「她果然來了，帶着孩子來了。」

孟星魂這一生從未有過比此刻更幸福快樂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剛才那種不祥的預感很荒謬可笑。

孩子已睡着。

小蝶輕輕的將他放在床上，她看着孩子，再看看孟星魂。

目光中充滿了幸福滿足，溫柔得如同春日夕陽下的湖水。

孟星魂已張開雙臂，等着她。

小蝶撲入他的懷裏，滿足的嘆息了一聲道：「現在我完全是你的了，隨便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孟星魂的手從她領子裏滑了進去，輕撫着她溫暖光滑的肌膚，道：「隨便我要怎麼樣？」

小蝶閉上眼睛，吃吃的嬌笑，道：「隨便……你難道還會吃了我不成？」

孟星魂道：「我正是要吃了你，一口一口的吃到肚子裏去。」

他低下頭，輕輕的咬她耳朵和頸子。

小蝶嬌笑着閃避，喘息着道：「孩子……留神莫要吵醒了孩子……」

孩子却已坐了起來，睜大了眼睛瞪着他們。

小蝶趕緊推開他，拉着衣襟，雖然在自己孩子面前，她還是有點臉紅。

孩子眨眨眼，忽然笑了，道：「娘娘親叔叔，叔叔一定乖得很。」

孟星魂也忍不住笑了，走過去抱起孩子，道：「寶寶也乖得很，叔叔親寶寶。」

孩子揉着眼睛，道：「寶寶想睡了，娘娘帶寶寶回家好不好？」

小蝶接過孩子，放在床上，柔聲道：「寶寶就在這裏乖乖的睡，這裏就是我們的家。」

孩子用力搖頭，道：「寶寶不要這個家，這裏好髒，好破，寶寶睡不着。」

小蝶瞟了孟星魂一眼，勉強笑道：「寶寶先乖乖的睡一覺，叔叔就要帶我們到好的地方去了。」

孩子道：「叔叔會不會騙人。」

孟星魂柔聲道：「叔叔怎麼會騙人？寶寶只管安心睡吧。」

孩子笑道：「叔叔騙人就不乖，娘娘就不親叔叔了。」

他拉着母親的手，閉上眼睛，臉上還帶着甜甜的笑，喃喃道：「叔叔就要帶寶寶到好的地方去了，那地方，有好香好香的花，寶寶睡的床又軟又舒服……」

他已在夢境中找到了那地方，他睡得很甜。

孟星魂的心却已又開始刺痛，他的確想讓他們活得更安定舒服，他的確想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家。

可是他忽然發現自己辦不到。

愛情並不能改變一切，已不能將這破房子改變成一個溫暖舒服的家，也不能將陽光青草變成孩子的食物。

孟星魂的手不由自主伸進口袋，緊緊揑着剩下的一張銀票。

這已是他全部財產，他手心突然沁出冷汗。

小蝶凝注着他，顯然已看出他的心事，走過去輕撫他的臉，柔聲道：「你用不着担心，只要我們能在一起，日子過得苦些，也沒關係。」

她本來當然還有些珠寶首飾，可是她什麼都沒有帶來。

她已決心拋却以前所有的一切，重新做人。

這點也正是孟星魂最感激的，他知道她願意跟他同甘共苦，可是孩子……

孟星魂忽然搖搖頭，道：「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委屈了孩子。」

他已下定決心，決心要儘快完成那件任務。

任務完成後，高老大一定會給他一筆很厚的報酬。

孟星魂又道：「你能不能在這裏等我十天？」

小蝶道：「等你十天？爲什麼？」

孟星魂道：「我還有件事要去做，只要這件事能做好，孩子以後也可以活得好些。」

小蝶道：「可是……你却要離開我十天，整整十天。」

孟星魂道：「十天並不長，我也許還可以提早趕回來。」

小蝶垂下頭，道：「以前我也會覺得十天很短，就算十年，也好像一霎眼就過去，可是現在，現在却不同了，因爲……」

她忽又緊緊將他擁抱道：「因爲我一定會時時刻刻的惦記着你，時時刻刻的爲你担心，你若不在我身邊，那種日子我簡直連一天都過不下去。」

孟星魂柔聲道：「你一定能過下去的，只要想到我們以後還有幾千幾百個十天，這十天也很快就會過去了。」

小蝶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要到那裏去？」

孟星魂遲疑着，勉強笑了笑，道：「以後我一定會告訴你，但現在你還是最好莫要知道。」

小蝶目中現出憂慮之色，道：「爲什麼？是不是怕我担心？你做的事是不是很危險。」

孟星魂笑道：「你用不着爲我担心，只要想到你，就算有些危險，我也能應付的。」

小蝶道：「你……你是不是一定會回來？」

孟星魂道：「當然，無論如何，我都一定會回來。」

他假笑着，親了親她的臉，又道：「就算別人砍斷了我兩條腿，我爬也要爬回來的。」

× × ×

小蝶望着孟星魂的身影消失，眼淚突又流下面頰。

也不知爲了什麼，她心裏忽然覺得很亂，彷彿已預感到有某種不幸的事將要發生。

尤其是孟星魂臨走時說的那句話，更使她憂慮不安。

她彷彿已看到孟星魂的兩條腿被砍斷，正爬着回來。

她眞想不顧一切，將他留在身邊，可是她沒有這樣做。

因爲她知道男人做的事，女人最好不要干涉——一個女人若是時常要干涉男人的事，遲早一定會後悔的——等到這男人受不了她的時候，她想不後悔也不行。

但小蝶若知道孟星魂現在要去做的是什麼事，去殺的是什麼人，那麼她寧可被他埋怨，也會不顧一切的將他留住。

因爲他此去所做的事，必將令他們兩人後悔終生。

四

高老大望着滿地的碎片，一雙手還是在不停的發抖。

她這一生從未如此憤怒過。

只要她想要的，她就不擇一切手段去要，就一定能得到。

她一得到就抓得很緊，因爲她不願再失去，更不願被人搶走，不到那樣東西已失去價值時，她絕不肯鬆手。

她甩掉過很多已失去價值的東西，甩掉過很多已失去價值的人，就像甩掉手上的鼻涕一樣。

可是她從未被別人甩掉過。

現在，她一手撫養大的孟星魂，却要離開她了，爲了另一個女人而離開她，這種事，她怎麼能忍受？

憤怒就像是一股火焰，從她的心裏開始燃燒，直燒到她的子宮。

她需要發洩。

無論摔破多少東西都不能算是發洩。

她是女人，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得到眞正的發洩。

新浴後的皮膚在燈下看來白裏透紅，宛如初生嬰兒的臉。

昂貴柔滑的絲袍是敞開着的，修長的腿被敞開的衣襟裏露出來，仍然結實而充滿彈性。

小腹也依然平坦，全身上下絕沒有任何地方肌肉鬆弛。

像這樣的女人，當然還可以找到很多男人，每當男人看到她時，目中的垂涎之色就像是餓狗看到了肥肉。

她並沒有低估自己的魅力，但却不願這麼做。

女人的身體就像是餌，只能讓男人看到，不能讓他得到。

因爲男人是種很奇怪的魚，他吞下了餌後，往往就會溜走。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她多年前就已懂得男人的心，所以她多年前就已懂得利用情慾來征服男人。

多年前一個酷熱的夏夜，她忽然被情慾燃燒得無法成眠，悄悄走出去，提了桶冷水在倉房的一角冲洗。

她看到有幾雙發亮的眼睛在黑暗中瞪着她赤裸的身子——那天晚上看到她裸浴的，並不止孟星魂一個。

她並沒阻止他們，也沒有掩蓋自己，反而冲得更仔細，儘量將自己完美無暇的胴體露到月光下。

因爲她忽然發覺自己喜歡被男人偷看。

每當有人偷看她時，她自己也同樣能感覺到一種秘密的歡愉。

在那天晚上，她另外還發現了兩件事。

那些孩子都已長成。

她在他們心目中已不僅是母親和朋友，而是個女人，有血有肉的女人，只要她懂得利用這一點，他們就永遠不會背叛她。

× × ×

她第一次遭受失敗，是在孟星魂的木屋裏。

她想不到孟星魂在那種時候還能控制自己，孟星魂奔出木屋的時候，她憤怒得幾乎忍不住要將他拉回來剁成肉醬。

女人被男人拒絕時，心裏的感覺，並非羞愧而是憤恨，這點只怕是男人想不到的。

她也控制住自己，因爲她確信以後還有機會。

她永遠想不到孟星魂會離開她。

推開窗子，風很冷。

情慾也正如火焰一樣，冷風非但吹不滅它，反而更助長了火勢。

她撩起衣襟，掠了出去。

小何現在雖已沒有用，但她知道在什麼地方能找到葉翔。

× × ×

酒樽是空的。

葉翔手裏的酒樽彷彿好像都是空的。

他俯臥在地上，用力壓着大地，彷彿要將大地

當做他的女人。

他的心雖已殘廢，人却未殘廢，就像其他那些三十歲的男人，時時刻刻都會受到情慾的煎熬。

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後，酒總是令男人想女人。

酒是不是也能令女人想到男人？

是的。

唯一不同的是，男人喝了酒後，會想到各式各樣的女人，很多不同的女人，女人喝了酒後，却往往只會想到一個男人。

大多數時候她想到的是一個拋棄了她的男人。

葉翔是男人，現在他想到了很多女人，從他第一個女人直到最後一個。

他有過很多女人，其中大多數是婊子。是他用錢買來的。

但他第一個女人却不同，他將自己的一生都賣給了那女人。

那的確是個與衆不同的女人，只要想到她那完美無瑕的胴體，他就衝動得忍不住要將自己的手當做她。

突然有人在笑，笑聲如銀鈴。

「想不到你會變成這樣可憐，可憐得居然只能用自己的手。」

葉翔翻過身，就看到了高老大。

高老大看着他笑，吃吃的笑道：「你用手的時候，是不是在想我？」

葉翔憤怒得臉發紅。

近來他自覺已逐漸痲木，但現在却憤怒得幾乎無法忍受。

高老大還在笑，笑得更媚，道：「你以為我不會再來找你了，所以才用手，是麼？」

葉翔勉強控制住怒火，冷冷道：「我早就知道你還會來找我的。」

高老大道：「哦？」

葉翔道：「你就像是條母狗，沒有男人的時候，連野狗都要找。」

高老大笑道：「那麼你就是野狗。」

她故意讓風吹開身上的絲袍，讓他看到他早已熟悉的胴體。

一陣熟悉的熱意自他小腹間升起，他忽然用力拉住了她纖巧的足踝。

她倒下，壓在他身上。

葉翔翻身壓住她，喘息着……

× × ×

風在林梢。

葉翔的喘息已漸漸平靜。

高老大却已站了起來，冷冷的看着他，冷冷道：「我知道你已不行了，却未想到連這種事你也不行了。」

葉翔冷笑道：「那只因我將你當做條母狗，用不着讓你享受。」

高老大的臉也因憤怒而發紅，咬着牙道：「莫忘了是誰讓你活到現在的，我既能讓你活，就也能要你死！」

葉翔道：「我沒有忘記，我一直對你很尊敬感激，直到我發現你是條母狗的時候，你不但自己是狗，也將我們當做狗——你養我們，為的就是要我們替你去咬人。」

高老大瞪着他，嘴角忽然又露出微笑，道：「無論你嘴裏怎麼說，我知道，你心裏還是在想着我的。」

葉翔道：「我的確在想你，連我用手的時候也在想着你，但我也只有在想這種事的時候，才會想到你，因為這種時候，我不敢想她，我不敢冒瀆了她。」

高老大道：「她？她是誰？」

葉翔笑了笑，道：「當然是一個女人。」

高老大道：「你心裏還有別的女人？」

葉翔道：「沒有別人，只有她。」

高老大道：「她究竟是誰？」

葉翔冷笑道：「她比你高貴，比你美，比你也不知要好多少倍。」

高老大的臉色已有些變了。

葉翔笑得更殘酷，道：「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在想殺了她，只可惜你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是誰。」

高老大忽然也笑了，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孫玉伯還有個女兒。」

葉翔臉上的笑容忽然凍結。

高老大道：「你若去問孫玉伯，他一定不承認自己有個女兒，因為這女兒實在太丟他的人，還未出嫁就被人弄大了肚子。」

葉翔的臉已因痛苦而扭曲。

他忽然發覺無論任何秘密都瞞不了高老大。

高老大道：「最妙的是，她肚子大了之後，却還不知道誰是肚裏孩子的父親。」

葉翔眼前彷彿又出現了一個少女純潔美麗的影子，正痴痴地站在夕陽下的花叢裏，痴痴的看一雙飛翔的蝴蝶……

那是他心中的女神，也是他夢中的情人。

葉翔跳起來，咬着牙，嗄聲道：「你說謊，她絕不是這種女人。」

高老大道：「你知道她是怎麼樣的女人？你認得她？」

葉翔咬着牙，不能回答。

這是他心裏最大的秘密，他準備將這秘密一直隱藏到死。

但他當然也知道，若不是為了她，孫玉伯就不會要韓棠去找他，他也就不會變成這樣子。

高老大帶着笑道：「孫玉伯對這女兒本來管束得很嚴，絕不許任何男人接近她，無論誰只要對她有了染指之意，就立刻會發覺孫玉伯屬下的打手在等着他，那麼這人很快就會失踪了。」

她笑得比葉翔剛才更殘酷，接着又道：「但孫玉伯還是忘了一件事，忘了把他女兒像男人一樣閹割掉，等他發現他女兒肚子已大了時，後悔已來不及，為了顧全自己的面子，只有將她趕出去！而且永遠不承認自己有這麼一個女兒。」

葉翔全身顫抖，道：「你……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信。」

高老大笑了笑，說道：「其實，你每個字都很相信，因為你不但見過孫玉伯那女兒，也見過她的孩子。」

葉翔後退了兩步，忽然坐到地上。

高老大道：「有件事你也許真的不信——非但你不信，連我都有點不信，像她那樣的蕩婦，居然還有人敢去愛她。」

她眨了眨眼，又說道：「你猜猜愛上了她的人是誰？」

葉翔咬着牙。

高老大笑道：「你當然猜不到，愛上她的人，就是孟星魂。」

葉翔全身冰冷。

高老大道：「更妙的是，她居然也像真的愛上了他，居然準備跟她私奔。」

葉翔顫聲道：「我不信——這種事就算真的發生了，你也不會知道。」

高老大淡淡道：「我為什麼不能知道，我知道的事比你想像中多得很。」

葉翔道：「你……你已知道，却還是要小孟去殺她的父親。」

高老大沉下了臉，冷冷的說道：「那是他的任務，他不能不去，何況，他根本不知道她是誰的女兒。」

她嘴角又露出殘酷的微笑，悠然接着道：「等他知道時，那情況一定有趣得很……等到那時，他就會回來的。」

後面那兩句話她說的聲音更低，因為她本是說給自己聽的。

葉翔沒有聽見，他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

高老大道：「你在想些什麼？是不是想去告訴他？」

葉翔忽然笑了，道：「我本來還以為你很瞭解男人，誰知你除了跟男人做那件事外，別的什麼都不懂。」

高老大瞪瞪眼，道：「我不懂？」

葉翔道：「你若懂得男人，就該知道男人也跟女人一樣，也會吃醋的，而且吃起醋來比女人更可怕得多。」

高老大看着他，目中露出笑意。

她當然懂。

最冷靜的男人往往也會因嫉妬而發狂，做出一些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事，因為那時他已完全失去理智，已變成野獸。

高老大笑道：「不錯，孫玉伯死了之後，他女兒遲早總會知道是誰殺了他的，那時你也許還有機會。」

葉翔閉起眼睛，說道：「現在，我只担心一件事。」

高老大道：「担心什麼？」

葉翔道：「只担心小孟殺不了孫玉伯。」

高老大臉上的笑忽然變得神秘，緩緩道：「你用不着担心，他的機會很好，簡直太好了。」

葉翔皺眉道：「為什麼？」

高老大道：「你知道是誰來求我暗殺孫玉伯的麼？」

葉翔搖搖頭。

高老大笑道：「你若然猜不到……誰都猜不到的。」

葉翔試探着道：「孫玉伯的仇人很多。」

高老大道：「來找我的並不是他的仇人而是他的朋友。」

她又笑笑，慢慢的接着道：「你最好記着，仇人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的朋友。」

葉翔沉默了很久，才又淡淡的道：「我沒有朋友。」

高老大道：「孟星魂豈非就是你的朋友？」

× × ×

有人說：

「聰明的人寧可信任自己的仇敵，也不信任朋友。」

被「朋友」出賣的確實很多。

因為你只提防仇敵，不會提防朋友。

高老大的確是聰明人，只不過她還有說錯了一點：

「朋友並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你分不出誰是你的仇人？誰是你的朋友？

（未完待續）

過關刀

勘破玄機操勝算

秦紅 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刀痴、楚雲彪師徒，前往東梁山脚探聽動靜，竟意外發現叛徒尚大農携同妻兒上山，刀痴把夏美鳳母子截留下來，作爲人質，要尚大農往刺殺二聖教主贖罪。刀痴把夏美鳳母子擄回禪寺，囚之柴房，隨分發抓癢老人，少林掌敎等百餘人往東梁山腰埋伏，伺機進攻，彼則偕楚雲彪仍往擄夏美鳳母子處等候尚大農消息，他認定尚大農不會聽從命令，反會對二聖教主告密，師徒剛隱好身形，便見有僞扮捕蛇者由山上下來，刀痴命楚雲彪獨自現身，以誘騙那奉命來探虛實的魔徒——

楚雲彪道：「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不能傷及無辜，譬如你老呆在此地，我那仇人若誤認你是我請來的幫手而下手傷你，那就不好了。」

「是是，我走便了。」

他惶然站起，拍拍屁股，疾步出林而去。

楚雲彪含笑目送他遠去之後，才又縱上樹頂，見他向南走去，輕笑一聲道：「這傢伙故意向南走去，等咱們看不見他時，他就要轉回東梁山了！」

刀癡微微一笑道：「不錯。」

楚雲彪道：「他的的確確是二聖敎的人！」

刀癡道：「你也看出來了？」

楚雲彪道：「是的，他不該假扮爲捕蛇人，他對蛇兒全無認識。」

刀癡笑道：「蛇的視力很差，你問他蛇的眼睛很銳利，他竟答稱是的。」

楚雲彪道：「還有，蛇尾斷了後，只會重生一尾，絕不可能把斷了的尾巴連接起來。」

刀癡道：「蛇雖兇殘，却很愛護後裔，在緊急關頭，往往會咬着小蛇逃走，一般人不了解，才誤會大蛇會吞食小蛇。」

楚雲彪笑道：「所以，他不該扮爲捕蛇人。」

刀癡道：「他自以爲已騙過了你，方才離去時，面上還露出一絲識笑呢。」

楚雲彪道：「他回山向二聖敎主報告後，不知二聖敎主會不會馬上率人下來？」

刀癡道：「大概不會，方才那傢伙只見到你，沒見到爲師，二聖敎主聽說爲師不在，他可能會多等些時候。不過，但最遲今天夜裏，一定會到！」

楚雲彪道：「不知白鶴眞人等到了沒有？」

刀癡道：「應該快到。」

楚雲彪道：「二聖敎主手下有殭屍婆孫三娘、螳螂王司寇伯齡、半面西施向君及業已迷失本性的田舍翁、金盾老人、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等數位高手，要是咱們不能避實擊虛，這一仗可不易獲勝。」

刀癡道：「對，所以在金盾老人等幾位尚未救出之前，絕不能跟他們硬拚。」

楚雲彪嘆道：「弟子眞希望尚大農肯棄邪歸正，把二聖敎主的首級割來。」

刀癡道：「這也是爲師給他的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要是他仍執迷不悟……」

他的神情變得異常冷峻，雖然沒有繼續說下去，但也可以猜得出他要怎樣處置尚大農了。

太陽漸漸升到頭上，中午到了。

驀然，遠處的東梁山下，嬝嬝升起兩股黑烟！

師徒倆一見之下，神色均是一變，楚雲彪道：「二聖敎主率人趕來了！」

不錯，兩股黑烟升空，是表示白鶴眞人等已準備攻上山，表示二聖敎主已率領部下趕來了！

刀癡急道：「咱們快退向江邊，然後沿着江邊趕去！」

說着，飄然跳落樹下。

楚雲彪跟着飄下，師徒倆疾速竄向北面林中，

穿林疾行半里，已來到江邊，於是立卽沿江向東趕去。

奔行一程，刀癡忽然身形向前一竄，撲臥於一塊土屯之下。

楚雲彪情知已發現敵人，連忙跟着撲下，低聲問道：「來了麼？」

刀癡傳音道：「來了，等他們經過此處，咱們再趕過去。」

楚雲彪探出半個頭，向前窺探，只見一輛馬車正遠遠馳過，車行甚穩，顯見車中坐着不少人，乃回對師父傳音笑道：「他們是乘車來的！」

刀癡道：「二聖敎主不便走遠路，自然要乘車，另一原因是他們認爲乘車可以瞞過咱們……」

說話間，馬車已由他們對面數丈外馳過，向黑松林緩緩駛去。

刀癡立卽起身道：「快走！」

彎身向前疾行。

楚雲彪緊跟於後，一面低聲道：「他們一到黑松林，發現咱們不在時，不知會怎樣？」

刀癡道：「可能會在林中埋伏一段時候，或者四處搜索咱們的踪迹。」

楚雲彪道：「不會立刻折返飛狐關吧？」

刀癡道：「但願不會……」

師徒倆看看馬車業已去遠，立時放開脚步，向前疾奔，不消盞茶工夫，已然趕到東梁山麓。

方才冒起的兩股烟火，此刻已被踩熄了。

師徒倆剛剛趕到兩堆灰燼之前，便見一條人影由林中飛掠而出——原來是悟明和尚！

刀癡急問道：「他們呢？」

悟明和尚道：「都上去了。」

刀癡道：「如何上去的？」

悟明和尚道：「那輛馬車下山不久，有三個衞敎軍巡山經過此處，被金盾帮兄弟打殺了兩個，餘下一個，大家就命他帶路上山。」

刀癡道：「你們知道馬車中坐着些甚麼人？有沒有二聖敎主在內？」

悟明和尚搖頭道：「不知道，僅知車中坐着不少人，白鶴眞人斷定那是要去圍擒你們師徒的敵人，故決定照原定計劃攻上山，囑小僧在此等候你們，帶你們上去。」

刀癡道：「你知道上飛狐關的安全路綫麼？」

悟明和尚道：「白鶴眞人說，他會在地上劃一條路綫，咱們只須依照地上的路綫走，就不會錯的了。」

刀癡道：「既如此，咱們快去！」

悟明和尚轉身鑽入樹林中，道：「路綫由此開始，請隨小僧來！」

師徒倆跟入一看，果見地上有一條用劍劃出的直綫，一直劃向山上。

於是，老少三人便循着劃綫疾步行去。

翻過一座山頭，路綫開始呈現彎曲的現象，看情形已走入埋設「地心鬼雷」的地區了。

山中生長着密密麻麻的雜樹，偶爾會發現幾段羊腸小徑，但劃綫均未經過羊腸小徑，顯然小徑上埋有地心鬼雷。

楚雲彪低聲道：「這山中崎嶇不平，並無一條馬車可以通行的山路，不知方才那輛馬車是怎麼下來的？」

刀癡道：「想是馬車停在靠近山麓的林中，他們先步行下來，然後才乘上馬車。」

楚雲彪道：「對，必是如此。」

刀癡接着向悟明和尚問道：「悟明，他們上去有多久了？」

悟明和尚道：「大約有一刻時。」

刀癡道：「那麼，他們此刻可能已進入飛狐關了。」

悟明和尚道：「這一仗咱們有百多人，二聖敎主若不在關中，咱們必勝無疑。」

說着，加快脚步，循着路綫奔去。

又越過了一座山頭，眼前是一座高峻險惡的絕峯，路綫就伸向通上絕峯的一條山路！

很明顯的一條山路！

刀癡道：「飛狐關快到了！」

楚雲彪道：「大概就在那絕峯上吧？」

刀癡道：「不錯。」

悟明和尚最先奔到通上絕峯的山路，一眼望去，發現地上的劃線筆直的劃上三四丈後，卽告中斷，不禁詫異道：「咦，劃線沒有了！」

刀癡奔近一看，笑道：「沒有錯，這就是通上飛狐關的路！」

悟明和尚驚訝道：「可是，他們怎麼不再劃線呢？」

刀癡道：「他們筆直的劃了三四丈長就不再劃，這表示這條山路上沒有埋設地心鬼雷，可以通行無阻。」

悟明和尚狐疑道：「是這樣麼？」

刀癡道：「沒錯。」

一語方畢，絕峯上面，已遙遙傳來一片廝殺之聲！

刀癡神色一振，說道：「他們已幹上了，咱們快去！」

騰身疾起，越前縱去。

楚雲彪和悟明和尚緊跟於後，老少三人疾若流

曇趕月，循着山路向上飛奔。

山路，繞峯盤旋而上，百步九折，蜿蜒如帶，繞行二匝，已看到飛狐關的前門了！

那不是城，而是山寨，四周圍着高高的木柵，前門也是木製的，但建造得很雄偉。

這時，山寨之內，殺聲震天，混亂一片！

刀癡幾個飛步趕到前門，當先衝了進去。

門前有幾個衞教軍，他們一見又有敵人攻入，同時大喝一聲，挺槍攻了上來。

刀癡雙掌揚處，抄住了兩支矛槍，微微用力一拉，就將兩支矛槍奪過，再向前一送，正中那兩名衞教軍的咽喉！

另兩個衞教軍一見刀癡勇不可當，登時嚇破了胆，掉頭便跑。

楚雲彪疾縱而上，空中探腰撤出寶刀，凌空一揮，其中一名衞教軍慘叫一聲，立時倒斃於地。

悟明和尚趕上另一名衞教軍，一拳擊出，打得那名衞教軍直跌出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老少三人衝入寨中一看，只見到處都在厮殺，而倒在地上的，十之八九都是二聖教的衞教軍。

白鶴眞人、抓癢老人、少林武當兩位掌教、田舍郞及金盾帮六十多位兄弟，和少林武當四十多位門下，已經把二聖教徒打得落花流水了。

二聖教在飛狐關中的高手，只見到殭屍婆孫二娘、螳螂王司寇伯齡、半面西施向君師徒等幾個人而已！

而二聖教主及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金盾老人，却一個不見！

看情形正是趕往黑松林去了。

此刻，抓癢老人纏住了殭屍婆、白鶴眞人和半面西施鬥成一對，少林掌教大善禪師獨鬥螳螂王，賈谷蘭鬥一個獨目老人，王打得難分難解。

其餘的田舍郞、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及金盾帮八十多個（包括在飛狐關的二十五位）兄弟，以及少林武當四十餘人，正在四處追殺那些衞教軍，戰況已呈一面倒。

刀癡看看敵我情勢，心知只要把殭屍婆孫二娘等幾個高手擺平，即可結束，當即向楚雲彪低聲道：「雲彪，大善禪師似乎難敵螳螂王，你去助他一臂之力！」

楚雲彪應了一聲，立即向螳螂王撲了過去。

刀癡則跳到賈谷蘭身邊，問道：「賈姑娘，這條獨眼龍是何許人？」

賈谷蘭一面出手攻擊獨目老人，一面答道：「這人是飛狐關的衞教軍統領，叫甚麼『白日鬼洪培坤』的——」

刀癡拾起地上一把單刀，笑道：「妳退下，讓老夫來打發！」

賈谷蘭笑道：「老前輩放心，我馬上就可以把他收拾下來的。」

刀癡低聲道：「不，妳去帮助抓癢老人，收拾那個殭屍婆！」

原來，他對抓癢老人和大善禪師的武功都很了解，知道他們和殭屍婆及螳螂王是半斤八两，敗雖不致於，勝亦極難，因此命楚雲彪去助大善禪師，再叫賈谷蘭去助抓癢老人，以求速戰速决。

賈谷蘭一聽就明白他的意思，當即應聲縱退，轉向殭屍婆撲去。

刀癡一刀向着「白日鬼洪培坤」砍去，笑道：「你叫『白日鬼』，今天，老夫就讓你白日裏見鬼吧！」

白日鬼洪培坤使的是一支哭喪棒，他見刀癡揮刀攻到，疾忙滑步閃開，同時一掄哭喪棒，反掃刀癡雙脚，攻勢甚猛！

刀癡視若未睹，又一刀劈出，容得對方的哭喪棒掃到脚下，倏然右脚一提一踩，正好踩住了哭喪棒的末端。

然後，第三刀就到了對方左腿上！

白日鬼洪培坤才想奪回哭喪棒，陡覺左腿上一涼，低頭一看，赫然發現左腿上已去了好一大塊肉，頓時驚得魂飛魄散，大叫一聲，頓足疾逃而去。

就在這時，楚雲彪也使出「五絕刀」的一招「撥雲見日」，一刀砍掉了螳螂王的左腕。

螳螂王司寇伯齡的武功，已够得上稱爲一代武學宗師，他和大善禪師鬥了數十招後，本已佔了上風，但是突然加上一個楚雲彪，立刻就把他的優勢壓下，他氣得連連怪叫，雙掌殺手連施，打算將楚雲彪擊斃，而大善禪師却不容他得逞，一柄禪杖如影隨形緊纏不放，他一怒之下，又放開攻擊楚雲彪，轉攻大善禪師，楚雲彪就在他轉攻大善禪師之際，突然發出了刀聖司空淳的絕學，一刀砍下了他的左腕。

任何武林高手一旦斷去一手，那就像飛鳥突然折了一翼一樣，會使戰局急轉直下。

大善禪師乘機掃出一杖，「蓬！」的一聲，正中其腰部，打得他當場摔出尋丈開外。

一位金盾帮兄弟正在那邊，看見螳螂王摔到自己脚下，順手一刀往他頸上剁下，一代武林梟雄，就此身首異處！

殭屍婆孫二娘苦鬥抓癢老人和賈谷蘭，已漸感力竭，一見螳螂王被殺，更加心慌，大叫道：「孩兒們，快擊鼓報警！」

抓癢老人笑道：「現在妳要擊鼓呼寃也已太遲

啦！」

手中「不求人」倏吐，在腋窩下搔了一下。

殭屍婆孫二娘怕癢，被搔得「桀桀」怪笑了起來。

抓癢老人大笑道：「哈哈，總算搔到妳的癢處了！」

殭屍婆孫二娘手中一柄蛇頭枴杖猛掄猛砸，吼叫道：「老賊頭，老娘跟你拚了！」

抓癢老人讓開她數杖，又蹈隙進擊，不求人倏縮倏吐，着着往她的身上癢處招呼，一面笑嘻嘻地道：「別生氣，妳是皮癢骨癢，所以我老人家才搔妳幾下，這叫體貼入微，妳老公也沒有這般慇懃的吧？」

「嘶！」的一聲，不求人抓破了她的腰上衣服，直透肌膚！

原來抓癢老人的「搔癢功夫」十分老到，每次搔着敵人，總是搔得恰到好處，使人癢而不痛。

殭屍婆孫二娘雖是一身皮包骨，却最怕癢，又被搔得「咭！」的笑了一聲，繼之氣得暴跳如雷，大罵道：「老混蛋！不要臉！吃我一杖！」

蛇頭枴杖一招「力劈華山」，對準抓癢老人的頭上劈了下去。

抓癢老人脚下一滑，飄開三尺。

賈谷蘭就在這時候搶前進招，一掌拍中了她的後腦勺，把她打得仆地昏厥過去。

與此同時，白鶴眞人也已得了手，拂塵點中半面西施向君的右眼，又一脚踢中她心房，把她解决了。

到了這時，尚在作困獸猶鬥的一些衞教軍已不敢再戰，紛紛棄械投降，跪地求饒。

白鶴眞人跳上一座屋頂，大聲道：「諸位，咱們放火把這座飛狐關燒了吧！」

玩鈴子應聲道：「好呀！」

於是，不消多久，烟火已在飛狐關中的每個角落嫚嫚冒起了！

白鶴眞人跳到刀癡面前，笑問道：「投降的衞教軍約有五十名，如何處置他們方好？」

刀癡道：「放了吧。」

白鶴眞人道：「放了？」

刀癡笑道：「不然，你能養活他們？」

白鶴眞人笑道：「貧道是個窮措大，那有能力養活他們？但是若這樣就釋放他們，只怕他們又會逃回二聖教主身邊呢！」

刀癡道：「不會，二聖教主眼下可能尚在黑松林，咱們這就趕去跟他鬥一鬥，說不定也可以把他收拾下來。」

白鶴眞人道：「對，咱們快趕下山去！」

他又跳上屋頂，登高一呼，衆人刹時會集於山寨之前，準備下山了。

點過人數，發現金盾帮折了兩個兄弟，少林武當也各死了三人，失踪了田舍郞和小淘氣。

楚雲彪吃驚道：「有沒有人看見他們受傷或遇害？」

衆人一齊搖頭。

樊小琼現在最關心田舍郞的安危，登時着忙道：「奴家去找找看！」

轉頭便要奔入寨內。

就在此際，田舍郞和小淘氣已由寨內奔出，他們手上各攬着一個美女；小淘氣一路奔出一路大叫道：「我們捉到了『瑤池雙姝』！我們捉到了『瑤池雙姝』！」

話落，已奔到衆人面前。

刀癡百里發望着那兩個美女，愕然問道：「她們是誰？」

白鶴眞人道：「是二聖教主寵愛的兩個淫娃，一個叫閱人瑞，一個叫閱人鳳！」

樊小琼最痛恨「瑤池雙姝」，私心認爲是因她們姊妹之故，二聖君才不喜歡她，故這時一見「瑤池雙姝」，正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立時上前道：「給我！這兩個淫娃非死不可！」

刀癡面容一沉，喝道：「退下！」

樊小琼吃了一驚，掉頭問道：「怎麼啦？」

刀癡道：「這兩個女子既受二聖教主寵愛，便有利用價值！」

小淘氣笑道：「晚輩正有此意，我這個閱人鳳也許可以換回家師一條性命。」

田舍郞一笑道：「在下擄獲的這個閱人瑞，也可以換回家師。」

樊小琼冷笑道：「你別做夢，二聖教主决不肯爲要兩個淫娃而釋放令師的，我看你們還是把她們殺了的好！」

刀癡沉聲道：「樊小琼，妳若敢傷害她們，老夫絕不饒妳！」

樊小琼嘟了嘟嘴，悻悻的退下。

刀癡向衆人一揮手，道：「好了，咱們下山去吧！」

當下，由刀癡、白鶴眞人、抓癢老人和少林武當兩位掌教走在前面，一行百餘人循原路浩浩蕩蕩的趕下山。

趕到山下，舉目一望，但見山頂上黑烟升空數丈，整座飛狐關已被焚毁了！

楚雲彪笑道：「又破了一關了！」

賈谷蘭道：「現在只剩下一座二聖城。」

白鶴眞人道：「此刻在黑松林的二聖敎主必已發現山上起火，他們可能會逃走，咱們快追趕過去看看！」

衆人放步疾趕，一齊殺奔黑松林而來。

三、四里路程，轉眼即至，刀癡在黑松林前停步，張開雙臂約住衆人，低聲道：「大家先分散，把這座松林包圍起來，然後圍攻進去！」

衆人聞言，立即分成兩路，向左右兩邊包圍過去。

林中很靜，沒有一點响動。

楚雲彪道：「只怕已經逃了。」

刀癡道：「他們帶着幾個神智不清的人，要逃也不容易。」

楚雲彪道：「如果他們尙在林中，大概也只有尙大農、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金盾老人七八人而已。」

刀癡點點頭，看看衆人差不多已將整座黑松林包圍起來了，便一揮手道：「走，咱們進去！」

當先衝了進去。

楚雲彪等數十人隨後跟入，一路吶喊，聲勢甚壯，好像在圍捕一頭猛獸。

進入到黑松林中，却見林中停着二輛馬車，而不見一個敵人的影子！

楚雲彪苦笑道：「果然跑了！」

刀癡上前打開二輛馬車的車廂看了看，見車中空空如也，不由皺眉道：「奇怪，二聖敎主行走不便，他們棄車不用，怎能逃走？」

這時，衆人也都由四面八方圍到林中來了。

抓癢老人問道：「逃了麼？」

刀癡道：「正是，他們把馬車棄在這裏，徒步逃了！」

抓癢老人道：「這倒是怪事，那兩個連體妖物走路一進一退，若不乘車，如何能逃？」

刀癡道：「可不是，沒有了馬車，他們絕難逃遠！」

白鶴眞人道：「會不會躲藏在這附近？」

刀癡點頭道：「可能。」

賈谷蘭忽然一指樹上，叫道：「看！那樹上有字！」

楚雲彪頓足縱上，把白紙扯了下來。

衆人圍上去觀看，只見白紙上寫着如下幾十個字：

「本敎主一時失察，中了你們的詭計，但是別忘了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金盾老人尙在本敎主的掌握中，有胆量請來二聖城一決勝負！」

白鶴眞人冷笑道：「哼，他們居然還有勇氣向我們約戰！」

刀癡嘆道：「咱們雖然破了飛豹、飛虎、飛鳳、飛狐四關，但不救回田舍翁等人，仍然是他們佔上風。」

抓癢老人道：「他們眞會逃回二聖城麼？」

刀癡道：「那是他們最後的一個據點，不逃回二聖城，又能逃回何處？」

抓癢老人道：「二聖城在龍宮湖，而龍宮湖距此六、七百里，他們眞要逃回龍宮湖的話，豈會丟下這兩輛馬車不用？」

一名金盾帮兄弟忽然接口道：「他們可能乘船逃了！」

刀癡聳然動容道：「不錯，大江就在數百步之外，他們必是乘船逃了！」

抓癢老人轉身便向北邊林中奔去，叫道：「大家快去看看！」

轉瞬間，衆人已奔出黑松林，來到了大江南岸，果然在一處江邊上發現了一片足印！

足印很新，算算約有七八個人，分明是二聖敎主及田舍翁等人留下的。

抓癢老人一頓足，道：「他們果然是乘船逃去了！」

武當掌敎玉淸子詫異地說道：「他們如何來的船？」

刀癡道：「飛豹、飛狐二關座落大江之畔，他們在江上有幾艘船自不足爲奇。」

抓癢老人道：「如今咱們是乘船追上去好呢？還是走旱路追去龍宮湖？」

刀癡道：「走旱路爲佳，咱們先回普光禪寺看看，然後沿江直奔龍宮湖。」

抓癢老人道：「那就走吧！」

於是，衆人轉回林中，田舍郞和小淘氣將「瑤池雙姝」帶上車中，由兩位金盾帮兄弟駕車，駛出了黑松林，一行百餘人便往蕪湖縣城而來。

薄暮時分，回到了城中的普光禪寺。

寺中無事，夏美鳳母子仍在四位金盾帮兄弟的看守下，被禁在寺中地窖。

當夏美鳳獲悉丈夫仍然跟着二聖敎主時，她傷心欲絕的哭了。

這晚，衆人仍在普光禪寺住下，決定次日再起程趕往龍宮湖。

在寺中吃過晚齋，刀癡命田舍郞和小淘氣把「瑤池雙姝」帶到跟前，沉容問道：「你們姊妹要死還是要活？」

瑤池雙姝瑟縮於地，垂首無言。

刀癡嚴峻地叱道：「妳們不說話，想來是要死

了？」

閔人瑞羞答答道：「我們姊妹爲那妖人所擄，忍辱偷生，其實並非二聖敎之人，望您老開恩，放我們離去，則再生之德，不敢或忘。」

刀癡轉望樊小琼問道：「樊姑娘，她說的是眞的麼？」

樊小琼一怔道：「甚麼？」

刀癡道：「她們是自願跟隨二聖敎主的？抑是被二聖敎主擄來的？」

樊小琼道：「聽說是被擄來的，奴家也不大清楚，反正她們不是甚麼好貨就是了。」

刀癡回對「瑤池雙姝」道：「你們既非自願跟隨二聖敎主，老夫自可放你們回家，但是你們必須老老實實回答老夫一些問題。」

閔人瑞點了點螓首。

刀癡道：「首先，老夫要知道你們『瑤池雙姝』這四個字的由來。」

閔人瑞道：「這是那兩個妖人替我們姊妹取的，他們說……說我們姊妹……」

欲言又止，嬌靨泛紅。

刀癡道：「怎麼？」

閔人鳳突然接口道：「他們說我們姊姊姿色艷麗，猶如瑤池仙女，因此就給我們取了『瑤池雙姝』之號！」

刀癡笑哦一聲道：「原來如此，老夫看你們姊妹似乎都練過功夫，是跟誰練的？」

閔人鳳道：「跟我爹練的。」

她比姊姊率直多了。

刀癡注目問道：「令尊何人？」

閔人瑞忙道：「妹妹，不要說！」

刀癡一怔道：「怎麼啦？」

閔人瑞潸然淚下，道：「我們姊妹不幸爲妖人所擄，敗節失身既成事實，不願再連累家父名譽受損！」

刀癡點點頭道：「好，老夫不再追究你們的身世，現在，請告訴老夫，你們跟隨二聖敎主有多久了？」

閔人瑞道：「兩年。」

刀癡道：「一向都在二聖城？」

閔人瑞道：「是的。」

刀癡道：「那麼，你們對二聖城的一切一定很淸楚？」

閔人瑞點點頭。

刀癡道：「二聖城在龍宮湖的何處？」

閔人瑞道：「在龍宮湖中的一座小島之上，那座小島約有一里寬廣，四面環湖，峭壁林立，只有一條石級可以直通島上，島上建有一座小城，城中有屋數十棟，當中最大的一座殿閣名叫『二聖宮』，乃是那兩個妖人居住之所……」

刀癡道：「防備情形怎樣？」

閔人瑞道：「湖中經常有二聖敎的船隻巡邏，一般人根本不能接近該島，而城中又有兩百名衞敎軍和『雪山九魔』在把守。」

刀癡面色一變道：「雪山九魔？」

閔人瑞道：「是的。」

刀癡驚疑道：「可是白虎先生，金豹居士，獅頭人、大象王、獨角牛、鹿仙、猴精、狐婆、貓女九人？」

閔人瑞點頭道：「正是他們。」

刀癡駭然道：「這九個人還在世上！」

在場的抓癢老人、白鶴眞人、少林大善禪師、武當玉淸子也聽得人人色變，相顧失色！

楚雲彪不知雪山九魔是何等人物，道：「師父，雪山九魔很厲害麼？」

刀癡點了點頭，滿面凝重地道：「是的，這九個魔頭都是蠻荒之人，六十年前即已名滿南方武林，聽說武功極高，生性殘暴無比，約莫二十多年前，他們突然一齊消聲匿跡，不知所終，大家都以爲他們已經死了，想不到居然尙在人間！」

他說到這裏，又回望閔人瑞問道：「妳確知那九人是『雪山九魔』麼？」

閔人瑞道：「是的。」

刀癡道：「他們多大年紀？」

閔人瑞道：「年紀最小的『貓女』也已滿頭白髮，大約有八十多歲了。」

刀癡道：「白虎先生長相如何？」

閔人瑞道：「目如銅鈴，額上有一塊白斑，嘴長獠牙，露在外面。」

刀癡環望抓癢老人，白鶴眞人和少林武當二掌敎道：「如此說來，他們當眞是『雪山九魔』不錯了！」

白鶴眞人面露憂色道：「雪山九魔既在二聖城中，這一仗可不容易打了……」

抓癢老人搔搔頭皮，苦笑道：「三十年前，我老人家曾和『大象王』打過一架……」

白鶴眞人問道：「誰贏了？」

抓癢老人道：「我想贏，他不肯！」

白鶴眞人笑道：「這是說你輸了？」

抓癢老人嘆道：「大象皮厚，我老人家的竹爬子搔他不動，奈何！」

白鶴眞人道：「聽說『金豹居士』的雙掌也很厲害，其利如豹爪，而且行動之敏捷，更在『螳螂王』之上。」

抓癢老人道：「還有那個『獨角牛』，他的頭好像百煉精鋼，確是他媽的打不破！」

刀癡道：「猴精的身手也很厲害，可在樹上縱跳如飛，比眞正的猴子還快！」

抓癢老人道：「最可怕的也許要數到那個『貓女』，她行動如貓，毫無聲息，殺人就像殺老鼠一般，一撲便着，一着便死！」

玩鈴子道：「好啦，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白鶴眞人瞪他一眼道：「你懂得甚麼？雪山九魔的確不是易與之輩，爲師寧願碰上八臂魔君或殭屍婆那些人，可不願碰上他們雪山九魔中的任何一個！」

楚雲彪笑道：「不過，他們都很老了，也許身手已大不如前，咱們不必太過憂慮。」

玩鈴子道：「對，人老了武功便會衰退，可能『金豹居士』的爪子已不利了，『大象王』的皮也不堅了！」

刀癡笑了笑，回望闞人瑞又問道：「二聖城中，除了『雪山九魔』之外，還有哪些高手？」

闞人瑞搖首道：「沒有了。」

刀癡道：「島上有無埋設地心鬼雷？」

闞人瑞又搖首道：「這個奴家不淸楚。」

刀癡又問道：「你們還有甚麼可以告訴老夫的麼？」

闞人鳳道：「二聖宮的地下有一間密室，是那兩個妖人準備藏身用的，諸位攻下二聖城之時，若見他們失踪不見，定是藏在地下密室之內。」

刀癡道：「密室的入口在那裏？」

闞人鳳道：「在他們寢宮的牙床之下。」

刀癡點點頭道：「還有別的麼？」

闞人鳳道：「還有，二聖城中的衞教軍已練成一門『化血陣』，非常厲害，你們要小心。」

刀癡問道：「何謂『化血陣』？」

闞人鳳道：「我們不大淸楚，僅知一旦陷入『化血陣』中，頃時便屍骨無存，化爲一灘血水。」

白鶴眞人道：「想必他們在陣中備了許多化骨水，一見敵人入陣，就用化骨水往敵人身上潑，這沒甚可怕，咱們只要不入陣就行了。」

刀癡點了點頭，轉望田舍郎和小淘氣笑道：「田舍郎，你們兩人原打算利用她們姊妹換回令師，但她們既非自願跟隨二聖教主，亦應視爲無辜受害之人，似不宜再把她們送入虎口吧？」

田舍郎欠身一禮道：「當然，放她們回家去便了。」

刀癡便向「瑤池雙姝」問道：「妳們姊妹家在何處？」

闞人瑞道：「難女家在滇西。」

刀癡道：「老夫派人送妳們回去如何？」

闞人瑞搖頭道：「不，難女不打算回家了。」

刀癡道：「不然，妳們欲去何處？」

闞人瑞哽咽着道：「難女決心削髮爲尼，了此殘生。」

刀癡道：「老夫倒認爲妳們應該回家去，讓令尊令堂放心。」

闞人瑞悽然道：「那兩個妖人刦擄我們姊妹時，曾有不少人看見，如今我們若回家去，如何向家鄉人解釋？」

刀癡道：「女人名節雖說重於性命，但這不是妳們姊妹之錯，我想不會有人歧視妳們的。」

闞人瑞道：「不，我們不敢回去了。」

刀癡道：「那麼，老夫現在就讓妳們離開，妳們能够保護自己麼？」

闞人瑞道：「可以的。」

刀癡道：「有無盤纏？」

闞人瑞道：「沒有，不過我們身上的飾物可以典當變賣，大概可以維持一段日子。」

刀癡向楚雲彪說道：「雲彪，贈她們幾十兩銀子，送她們出寺。」

楚雲彪答應一聲，即向「瑤池雙姝」招招手，道：「兩位姑娘請隨在下出去吧！」

瑤池雙姝向刀癡叩謝一番，起身隨楚雲彪出寺而去。

刀癡見她們已轉入前殿，立刻向田舍郎和小淘氣低聲道：「你們悄悄尾隨她們一程看，若發現她們再與二聖教搭上，便擒她們回來。」

田舍郎和小淘氣齊聲應是，轉身出堂，跟踪去了。

刀癡嘆了一聲，道：「瑤池雙姝所言若實，咱們要想攻破二聖城，確實很難了！」

樊小瓊道：「奴家從未聽說『雪山九魔』在二聖城中，只怕是她們在胡說八道的。」

白鶴眞人冷笑道：「妳不過是飛豹關中的一個小小堂主，對二聖教的內部情況未必盡知，此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刀癡頷首道：「對，咱們必須想個萬全的破敵策畧，才可進攻二聖城，萬不可輕舉妄動。」

賈谷蘭道：「不論是甚麼策畧，總是要攻入二聖城，依晚輩之見，咱們仍於明日動身前去，到了龍宮湖，再見機行事。」

刀癡道：「就這麼辦吧，現在，大家回房去歇息吧！」

× × ×

一夜無事而過，拂曉時分，奉命尾隨「瑤池雙姝」的田舍郎和小淘氣回寺來了。

他們的報告是：瑤池雙姝昨夜離開蕪湖縣城後，一路南下，半夜走到淸水河鎭，在一家農戶借宿，一切無異狀。

於是，大家在普光禪寺吃過早齋後，便向百悟禪師告別，一起離寺，取道西行。

這天午後，衆人在一處野地停下歇脚，楚雲彪在賈谷蘭身邊坐下，取出「五絕刀譜」遞給她。

賈谷蘭微愕道：「幹麼？」

楚雲彪笑道：「我想到了擊敗二聖教主的方法，但需要妳合作！」

賈谷蘭問道：「怎樣合作？」

楚雲彪道：「等妳練成了『五絕刀』，我再告訴妳。」

賈谷蘭大感意外道：「你要我練五絕刀？」

楚雲彪微笑道：「有何不可？」

賈谷蘭驚訝地道：「你不以爲這樣有違武林傳統？」

楚雲彪道：「擁技自秘，最爲愚蠢，刀聖司空淳可以贈送給我，我爲甚麼不可以轉授給妳？」

賈谷蘭道：「可是——」

楚雲彪打岔道：「別再多說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去剪除二聖教主，不是顧慮武林傳統的時候！」

賈谷蘭笑道：「我練成了五絕刀，就能剪除二聖教主麼？」

楚雲彪道：「不錯。」

賈谷蘭表示懷疑，道：「我知道五絕刀確有神鬼莫測的威力，可是平心而論，咱們兩人卽使練成了五絕刀，成就也還不及令師及家父，而你該記得那次在風雲坪上家父與令狐武良合鬥二聖教主的情景，他們都勝不了二聖教主，咱們成麼？」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成的！那次令尊和令狐武良，沒有發現二聖教主的弱點，因此才敗下陣來……」

賈谷蘭妙目一注道：「而你已發現了二聖教主的弱點了？」

楚雲彪點頭道：「我想是的！」

賈谷蘭大感興趣，追問道：「你說！二聖教主的弱點在那裏？」

楚雲彪道：「等妳練成了五絕刀，我再告訴妳便了。」

賈谷蘭一扭身子，撒嬌道：「不，我要你現在說出來！」

楚雲彪笑道：「妳何必這麼好奇？」

賈谷蘭柳眉一挺，狡黠地道：「你不說，我不練！」

楚雲彪道：「我說了妳就肯練？」

賈谷蘭點頭道：「是的！」

楚雲彪道：「好，我說給妳聽……」

他拾起地上一截樹枝，把一端遞給她，說道：「妳握着一端。」

賈谷蘭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只得伸手握住樹枝的另一端，等他解說。

楚雲彪道：「現在咱們各握一端樹枝，假如我用力拉而妳不用力，這段樹枝一定會被我奪過來，對不對？」

賈谷蘭道：「對啊。」

楚雲彪道：「又假如妳用力拉而我不用力，這段樹枝就會被妳奪過去，對不對？」

賈谷蘭道：「這是一定的道理。」

楚雲彪道：「那麼，要用甚麼方法才能使這段樹枝停在咱們中間不動？」

賈谷蘭道：「咱們只握着而不要用力拉，它就停着不動了。」

楚雲彪道：「不錯，還有一種呢？」

賈谷蘭沉思片刻，笑道：「還有一種是：咱們同時使出同樣輕重的力氣互拉，它便停着不動。」

楚雲彪點頭笑道：「對了，這就是二聖教主的弱點，也是咱們唯一可以擊敗二聖教主之策！」

賈谷蘭迷惑道：「我聽不懂。」

楚雲彪道：「那次在風雲坪上，二聖教主每於進攻或退避之前，口中都叫着『東方甲』，『北方丙』，『西方乙』等等的暗號，妳知道那是甚麼意思？」

賈谷蘭道：「那是他們進攻退守或左或右的暗語，因爲他們是連體人，如果不事先發出暗語，行動就無法一致。」

楚雲彪道：「正是，現在假定『西方乙』一語是暗示向前之意，那麼如果他們兩人同時叫出『西方乙』，那會有甚麼結果？」

賈谷蘭漸漸明白過來了，粲然道：「他們背部連在一起若要同時向前走，其結果是不能動！」

楚雲彪道：「再假定『北方丙』是向左跳之意，當他們同時叫出『北方丙』時，又會怎樣？」

賈谷蘭笑道：「一樣是不能動彈！」

楚雲彪：「不能動彈，就等於無法進攻和閃避，這樣豈不很容易收拾他們？」

賈谷蘭道：「但你如何使他們喊出同一的暗語呢？」

楚雲彪哈哈一笑道：「這就是我要妳練五絕刀的原因！」

（未完待續）



俠怒風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馳返破廟，剛好解救了黑衣仙姑的危難，黑衣仙姑叮囑呂柏年三月依時赴約後，立告辭而去。呂柏年和辣手夫人抵達南陽，循着横山進士解九如所留暗記，找到楊家，楊雲英心仰三白先生遺學，與呂柏年比試落敗，楊太夫人也興趣勃發的與呂柏年過招，險遭傷敗，乃遂帶楊雲英回歸內宅，驀地，呂柏年蠱毒發作，初疑黑衣仙姑變卦，後經分析猜是黑衣仙姑遇險求援，乃與楊雲峯急往馳援，此際楊雲英喜洋洋地自內宅跑來，發覺不見呂柏年與楊雲峯，不禁怔愕當場——

佛手金針活菩薩　冷劍追魂生閻羅

楊雲英一臉笑容，又換上了失望之色，她滿懷高興，帶着一個好消息而來，因不見了呂柏年，興趣也低落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若有所感的皺了一下眉頭，道：「令兄陪呂少俠去救一個人去了。」

楊雲英道：「什麼人？」

辣手夫人道：「是一位向呂少俠暗下蠱毒的人……。」

楊雲英聽得一楞，迷惑的道：「去救害他的人？」

辣手夫人道：「這話說來太長了，姑娘且坐下來，我們一面慢慢談，一面等他們回來。」

楊雲英本來想問明方向追了下去，却被辣手夫人用一句令人迷惑的話扣住了心弦，於是打消了原意，坐了下來，道：「人家既然害他，爲什麼還要去救他？」

辣手夫人少不得又話說從頭，把呂柏年中蠱的經過前後情形，說給楊雲英聽了。

楊雲英聽後，柳眉輕顰，微一凝思，道：「我明白了，那一定與那什麼黑衣仙姑的終身大事有關了！」

辣手夫人先望了横山進士解九如一眼，笑道：「到底姑娘聰明，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楊雲英道：「夫人，你這件事只怕做得有點不對。」

辣手夫人道：「當時事急燃眉，我也是權宜之計。」

楊雲英道：「你怎知呂少俠願不願意？」

辣手夫人道：「所以我沒有敢把實情告訴他了……不過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聽說令祖有除蠱之能，我們也用不着受她的挾制了。」

辣手夫人是改邪歸正了，但是在觀念看法上，一時還擺不脫自私利已的想法。

楊雲英眉頭一皺，顯然也不同意辣手夫人的看法，剛道得一句：「這對呂少俠的爲人，只怕不……。」

話聲未了，横山進士解九如突地輕喝一聲，道：「只怕有外人來了！」

」目光一凝，向花林之中望去。

辣手夫人與楊雲英一齊隨着他目光望去，只見花林深處，人影閃動，却不帶絲毫聲息，甚是鬼鬼祟祟。

楊雲英柳眉一豎，目光之中隱現薄怒，站起身來，沉聲喝道：「朋友，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太大太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闖了進來，那就請現身出來吧！」

她這一揚聲叫陣，花林之中的人再也隱身不住，只聽一聲哈哈大笑，笑聲中，一連現身站出來十幾個人。

這批人，打扮各別，有身穿文士裝束的算命先生，也有沿街叫賣的小販，當先發笑那人，却是一位身穿錦袍，面色白白胖胖的中年人。

楊雲英一見那中年人，面現驚訝之色，道：「原來是胡掌櫃你？」

那胡掌櫃乃是這南陽城中，第一大飯莊，杏花樓的老闆，平時也經常到他們楊家走動獻些慇懃。

那胡掌櫃笑聲一斂，道：「姑娘沒想到是我胡某人吧？」

楊雲英保持着大家風度，微微一笑道：「胡掌櫃帶了這多朋友來，不知有何貴幹？」

胡掌櫃見楊雲英笑臉相向，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乾咳了一陣，皺着眉頭道：「我們是來看老太太的。」

楊雲英道：「有什麼事？向我說也是一樣。」

胡掌櫃目光一轉，落到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身上，說道：「那麼在下就不客氣，實話直說了。」

楊雲英沉着氣道：「我們相識不止一天，本來就不用客氣，你有什麼話儘管直說。」

胡掌櫃指着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道：「請姑娘把這兩人交給在下，在下告罪就走。」

楊雲英笑了一笑道：「胡掌櫃認得他們？」

胡掌櫃道：「鼎鼎大名的橫山進士與辣手夫人，在下那有不識之理。」

楊雲英道：「胡掌櫃既然知道他們兩位，可曾估量到自己的力量。」

胡掌櫃笑笑道：「那是我們的事，不勞姑娘煩心。」

楊雲英道：「但還有一點，不知胡掌櫃想到沒有？」

胡掌櫃道：「什麼？」

楊雲英道：「他們兩位現在是我們楊家的客人，不知胡掌櫃替我們楊家的立場想過沒有？」

胡掌櫃一笑道：「在下要不是看在老先生的情面也就不會以禮相求了，所以希望姑娘也不要給在下爲難。」

楊雲英道：「要是我們不答應呢？」

胡掌櫃張目四向望了一望，笑笑道：「府上房屋寬大，庭園廣闊，有好處，也有壞處……」

忽然，他們一個人截口道：「有什麼壞處？」

胡掌櫃道：「這裏面就是殺幾個人，外面也不一定知道。」

楊雲英格格一笑道：「多謝你們提醒我，那我也無需顧忌了……。」

話聲未了，人已勢若驚鴻，掠身而起，飛過了荷池，半空之中，揮手間，手中便多了一雙精芒電閃的短劍，向那胡掌櫃當頭罩了下去。

胡掌櫃哈哈一笑道：「楊姑娘，這是你不給面子，可不是我胡某人心黑手辣啊！」

話聲中，他却不接楊雲英的來劍，身形一側；讓開楊雲英劍勢，他身邊那位算命先生，一張手中摺扇，閃身過來，接住了楊雲英。

事情很明顯的擺在眼前，他們分明是乘虛而入，來意可想而知，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也就懶得和他們答話，兩聲震笑，雙雙凌空，飛掠了過去。

就當他們撲到那些人頭頂之時，忽然，遠處傳來一聲冷喝道：「都給我老婆子住手！」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凌空折腰，斜身落向一旁，只見楊老太太身後帶着一個仗劍中年婦人和二個仗劍丫頭，怒氣冲冲而來。

楊雲英也一收雙劍，跳出戰圈，站到一邊。

胡掌櫃身子一橫，站在前面，迎着楊老太太抱拳道：「老夫人來了，這就好說話了。」

楊老太太臉色一寒，冷冷道：「只怕更不好說話了。」

胡掌櫃笑道：「老夫人……」

話聲方出口，只聽楊老太太沉聲道：「你可知道我們楊家的眞正身份？」

胡掌櫃一笑道：「府上有心，在下也不是無意，你老早年英名，在下倒也畧知一二。」

楊老太太神色更厲道：「你知道多少說來老身聽聽。」

胡掌櫃見楊老太太不假詞色，也笑容一斂，道：「你就是鐵劍公主，也是過了時的人物，在今日江湖上不值一提了。」

楊老太太哈哈一笑，道：「你就只知道老身是鐵劍公主……哈！哈！哈哈！你在南陽這多年，是白待了。」

胡掌櫃不禁一怔，說道：「你難道不是鐵劍公主？」

楊老太太道：「當然不是鐵劍公主。」

胡掌櫃道：「那你是……。」

楊老太太冷聲道：「你眞要知道老身是誰？那你們就都別想活着走出此園一步。」

胡掌櫃微一猶豫，接着哈哈一笑，說道：「老太太，我們可不是唬大的，你不怕自己閃了舌頭的麼！」

楊老太太道：「老身有言在先，就廢了你們這些狗東西也不爲過，那你就聽着吧！」

胡掌櫃一笑道：「你儘管吹，反正以後你也不會再有機會了。」

「哈！哈！哈哈！」沒有一個人把楊老太太放在心上。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旁只是皺眉頭，暗嘆那胡掌櫃找死。

楊老太太唸出二句話道：「佛手金針活菩薩，冷劍追魂生閻羅……。」

此話一出，只見那胡掌櫃臉色頓變，口中「啊！」了一聲，嘴還沒有閉攏去，只見寒光一閃，他的嘴巴便再也閉不回去了。

一股熱血就從他胸口射了出來，身子橫地倒了下去。

楊老太太身形動都未動，只抬了一下手，就把胡掌櫃的命，一筆勾銷了，這一手，只震得來人個個神色大變，寒慄不已。

要知，那胡掌櫃的眞實功夫，在來人之中，已是數一數二，連手都沒有出，就被楊老太太殺了，能不叫他們胆戰心驚。

那批人放着武林三奇之一的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都毫不在意，也由此不難想像，個個都非弱者，有必勝的把握，才敢光天化日之下而來。詎料，會碰到這個煞星。

所謂：人名樹影，氣勢凌人，那批人雖然個個都有一手，但這時却兇威頓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敢出聲。

最後，還是那與楊雲英動過手的算命先生，壯起胆子，挺身而出，向楊老太太抱拳一禮，道：「我等實不知老前輩在此清修，因此誤犯虎威，尚望老前輩……。」

楊老太太冷笑了一聲，道：「老身的規矩，豈能壞在你們幾個魔崽子身上……。」

話聲中，驀地雙手齊揚，六把短劍，電飛射出，分向最前面六人擊去。

只見那六人欲讓無及，胸前各人中了一把短劍，張口噴出了一口鮮血，翻身摔倒地上，均當場死去。

這一次，大家總算看出了她殺人的手法。

餘下來還有七八個人，一見楊老太太說一不二，當然也不願引頸受戮，大喝一聲，拔腿就跑。

楊老太太一聲冷笑，冷聲道：「今天如要讓你們逃了出去，以後誰都可以到我老婆子頭上來撒野的了。」

話聲中，雙手再抖，又有二人，當場立斃，她大約短劍已經用盡，隨之，只見她身形一起，帶起一片耀眼銀光，如狂風掠境，一掃而出。

只見那些奔逃的人，逐一被追上，一劍一人，無一脫逃。

辣手夫人一向以辣手對敵見稱，却也看得胆戰心寒，偷眼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望去，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也是蹙皺眉頭。

楊老太太一口氣盡傷來人，回到他們身前，忽然一嘆道：「不是我老婆子本性難改，實在是不能讓他們逃出一人，否則……。」

突然，一聲怪笑傳了過來，截口道：「殺得好，殺得好，誰叫他們不長眼睛，敢冒犯生閻羅彭大俠……。」

楊老太太神色微微一震，喝道：「是那位老朋友，還記得我老婆子。」

花林之中，一陣人影蠕動，走出三個人來，爲首一人，是一個手執拐杖，身穿黃衣的矮瘦老人，後面跟着二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各人背上揷了一把寶劍。

楊老太太「啊！」了一聲，道：「我道是誰知道我老婆子的眞名實姓，敢情是老九你。」

那黃袍老人身形奇快，舉步就到了楊老太太對面，向楊老太太抱杖一禮道：「小弟實不知四姐隱居此間，冒犯之處，小弟向四姐賠禮。」

楊老太太瞪目凝視了那瘦小老人一陣，道：「原來是你派來的人！哼！……。」

那黃袍老人一笑道：「我們二三十年不見了，四姐就不能給我一點好顏色看看麼？」

楊老太太冷笑了二聲，忽然轉身向水榭之內走去，道：「好，我們到裏面談去。」

那黃袍老人向身後兩個童子一揮手，道：「你們去把那些該死的東西，收拾了，別污了這裏的仙花瑤草。」

那二個童子，自去料理那些屍體，並未跟入水榭。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因楊老太太未招呼他們跟去，正打不定主意該不該跟去，但見楊雲英向他們使了一個眼色，出聲叫道：「奶奶，這位老前輩是誰呀！」搶到楊老太太身邊，跟了過去。

楊老太太當時也沒有任何表示，也未出言飭退

她。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便隨在他們三人之後，跟向水榭而去。

但那中年婦人和兩個年輕丫頭，却逕自轉回內宅而去。

大家進入水榭之內，各人入了座，楊老太太叫過楊雲英道：「這是你奶奶早年的盟兄弟，郝爺爺，過去行個禮。」

原來，楊老太太在未認識佛手金針楊逢春前，乃是黑道巨擘飛天九怪之一，她認識佛手金針楊逢春後，才改邪歸正，與飛天九怪分道揚鑣。

後來，飛天九怪因一次事變，死傷大半，遂在江湖上消聲滅跡，生死不明了。

這位姓郝的便是飛天九怪中的老九，外號絕戶陰刀郝一雄，別看他個子小小的，却是厲害得很。

楊雲英先望了絕戶陰刀郝一雄一眼，臉上帶着天眞嬌憨的微笑，行禮下去道：「郝爺爺，英兒給你行禮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哈哈一笑道：「不必多禮，不必多禮！」他心中顯然高興到了極點，伸手懷中，掏出一隻栩栩如生的蝴蝶，送給楊雲英，接着，又道：「郝爺爺身上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可以送你，就把我這隻小蝴蝶送給你把玩吧。」

楊雲英只見那隻蝴蝶不僅栩栩如生，而且一對眼睛紅光閃閃，可愛極了，口中一面道謝，一面伸手去接。

楊老太太忽然輕喝一聲，道：「雲英，你不能要郝爺爺那隻蝴蝶。」

楊雲英好像捨不得的，縮回手來。

絕戶陰刀郝一雄，堆着笑臉，說道：「四姐，這是小弟給孩子的見面禮，你就給了小弟這個面子吧！」

楊老太太道：「老九，你不覺得你這份見面禮太重了麼？」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小弟這大年紀了，這件東西，遲早要易主的，小弟這時把它送給英兒，豈不比落在外人手中要好得多。」

楊老太太搖頭道：「她還是不能接受。」

楊雲英笑口道：「奶奶，這不過是一隻好玩的小蝴蝶吧了。」

楊老太太輕笑一聲，說道：「一隻小蝴蝶，你可知道這隻小蝴蝶，你郝爺爺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

楊雲英睜着一雙大眼睛，驚訝地道：「這樣貴重？」

楊老太太道：「你郝爺爺外號絕戶陰刀，這隻小蝴蝶就是你郝爺爺的成名利器，他要沒了這小蝴蝶，豈不成了沒有蛇耍的叫化子，等一下，又叫他用什麼東西對抗你奶奶的冷劍追魂！」

絕戶陰刀郝一雄臉色微微的變了一下，道：「四姐，說笑話了，小弟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你面前沒有分寸。」

楊老太太蒼眉一挑，道：「你說的話，可是當眞？」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四姐，你雖然中途別了我們而去，可是兄弟們却仍視你如姊如妹，誰也沒有發過半句怨言，兄弟們的規矩，小弟在你面前，也是一樣。」

楊老太太一笑道：「那你也不計較我殺掉你那些不長眼睛的手下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他們有眼無珠，犯了四姐的律令，死有應得，四姐就不予計較，他們回去之後，小弟也容他們不得。」

楊老太太道：「這樣看來，你眞是還把我當四姐看待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當然。」

楊老太太道：「你們既然一直還把我當做姊妹看待，早年出了事的時候，爲什麼也不來找尋我一下？」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我們那能前來破壞你的美滿生活。」

楊老太太一笑道：「多承你們的好意，兄弟們都好麼？」

絕戶陰刀郝一雄舉目望了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一眼，又猶豫了一下，道：「大哥爲維護兄弟們，當年早故了，現在是二哥當家，三哥，六哥，七哥我們五人仍然在一起。」

楊老太太滿面泛起一片紅光，說不出的高興道：「你們眞了不起，憑你們五人之力，就創下這樣大的局面，唉……。」接着，吁聲一嘆，既羡慕又愧悔。

絕戶陰刀郝一雄見了楊老太太這樣反應，心中竊竊暗喜，道：「只是人手還單薄了一點，否則，我們眞可獨立門戶……。」他是一時高興，說漏了嘴，當想到時，已是遲了一步。

只見楊老太太雙目一瞪道：「難道你們還不是正主子？」

絕戶陰刀郝一雄訕訕的說道：「我們雖然不是正主子，但已是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的最高的身份了。」

楊老太太道：「那正主子又是誰？」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這個……」

楊老太太接口道：「你如有碍難，不說也罷，我想能够叫二哥也敬服的人，一定也不是凡庸之輩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見楊老太太自己又把話接了回去，已多少念着兄弟之情，偏向着自己了，點頭陪笑道：「是的，說藝業，他們確是比我們兄弟都高，而且對我們兄弟也非常禮遇敬重。」

楊老太太接口道：「既然這樣，貨賣識主，那也不算委屈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可以借此一雪前恥，爲五哥六哥報仇。」

楊老太太與絕戶陰刀郝一雄這番話，只聽得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內心之中大是迷惑，難道楊老太太眞忘不了當年爲非作惡的伙伴？他們兩人心中都有點不安了。

楊雲英也張着一雙大眼睛，不知所措。

楊老太太望着楊雲英，笑了一笑，說道：「你既然喜歡郝爺爺給你的見面禮，那麼，你就謝過郝爺爺吧！」

楊雲英一撇嘴道：「我不要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忙又把那隻小蝴蝶塞給了楊雲英，說道：「快收了吧，你難道還生你奶奶的氣不成。」

楊老太太却只是冷哼了一聲，楊雲英雖是最得老奶奶疼愛，可是在外客面前，却很有分寸，不敢過份使脾氣，心中不願，却不敢不收，勉强的接住那小蝴蝶向懷中一塞，便望也不再望。

楊老太太道：「『蝶粉寒星』是你郝爺爺的成名絕技，你不向郝爺爺請教用法麼？」

絕戶陰刀郝一雄送那小蝴蝶給楊雲英，原沒打算馬上把使用手法傳給她，只是把它當作釣魚的釣餌，慢慢相機行事。

想不到這一向脾氣古怪的四姐，今天竟是非常好說話，看她說話的語氣，竟有老驥伏櫪，東山再起之念，當下心念一動，忖道：「打鐵趁熱，乘她高興頭上，我就大方一番，到談到正題時，叫她無法拒絕我。」

絕戶陰刀郝一雄心存此念，一把抓住楊雲英，道：「英兒！走！我們先到一邊說話去。」不由分說，拉着楊雲英走向一邊去了。

絕戶陰刀郝一雄一走，楊老太太隨之雙目一閉，靜息起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辣手夫人都是跑老了的老江湖，明知楊老太太此舉是不顧和他們說話，不安的心情，更是不安了。

辣手夫人暗用傳音神功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解先生，楊老太太不會出賣我們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緊皺着眉頭道：「她老人家一向任性，她要是存心倒到他們那一邊，就是佛手金針楊老前輩拿她也沒有辦法。」

辣手夫人憂心忡忡的道：「人寰五絕有了他們飛天九怪之五，已是如虎添翼，如再加上這楊老太太，更在我們這一方陣營之中發生分離作用，這却如何是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嘆一聲，道：「她如果變了志，那對呂柏年的影响才大哩！」

辣手夫人早就看出橫山進士解九如聯合楊氏兄妹，對楊老太太有所圖謀，就沒機會相問。這時橫山進士解九如自己提起這事，辣手夫人更忍不住問道：「此話怎講？」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佛手金針楊老前輩在若干年前，得了幾種脫胎換骨的奇藥。我們有心向他討來造就呂柏年，將來好對付人寰五絕。她已經有了允意。這麼一來，你說，這對呂柏年的影响大不大？」

他們在談論間，只見楊雲英臉上又有了笑容，與絕戶陰刀郝一雄有說有笑的走了回來。

楊老太太聽得他們回來的聲音，雙目一睜，說道：「雲英，郝爺爺教給你的手法，你都學會了沒有？」

楊雲英道：「訣竅都知道了。而且，孫兒也勉强能用了。」

楊老太太道：「你使給我看看。」

楊雲英手一抬，只見那隻小蝴蝶自她衣袖之內飛了出來。看它飛行的姿態，眞和眞蝴蝶一樣，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就在水榭之內翱翔不已。

楊老太太點了點頭，向郝一雄笑道：「老九，你倒眞沒有藏私。」

絕戶陰刀郝一雄笑道：「小弟是從心底喜歡雲英這孩子。她人也眞聰明，一學就會，能不傾囊相授。」

楊老太太叫楊雲英收了那蝴蝶，忽然臉色一變，道：「九弟，那我也不計較你打擾我楊家安寧之罪了，你請吧！」

楊老太太忽然下起了逐客之令。絕戶陰刀郝一雄一怔道：「四姐……」

楊老太太攔住他的話道：「你對雲英的喜愛，那是你個人的事，別的話你也不要多說了。你四姐我一點也沒變，不會和你們同流合污，你這番精神算是白費了。你請吧！」接着人也站了起來。

絕戶陰刀郝一雄心中憤惱到了極點，望着楊老太太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要是別人，他怕不早要了她的命。可是當面這位四姐當年就比他强。如今唯一可以和她對抗的蝶粉寒星，又因想討好，被她

騙了過去，眞成了沒有蛇耍的叫化子。

絕戶陰刀郝一雄肚皮都要氣破了，可是也無可奈何，只有一頓脚，恨恨的道：「四姐，你眞狠！」身形暴射而起，飛掠而逝。

楊雲英歡呼一聲道：「奶奶，我幾乎誤了你的事，幸好後來想通了。」

楊老太太要過楊雲英那小蝴蝶，一按卡簧，蝴蝶身子下面，彈開一道活門，裏面空無一物。

楊老太太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他不會眞心把這東西送給你，你看裏面最重要的『蝶粉寒星』一樣也沒有……」顯得有些失望。

接着又自言自語道：「但，至少，他也少了一樣殺人利器，要好對付得多。」

橫山進士解九如這時含笑而起，拱手一揖，道：「你老人家高瞻遠矚，武林正義之士，都受益不淺。」

楊老太太一笑道：「我老婆子脾氣雖怪，但大節大義，却還是把持得住。所以他們爺爺雖有點不高興我出手太辣，但也無話可說。」

忽然轉首望着辣手夫人又道：「你能明辨是非，也很了不起。不過既有所抉擇，以後便不可再三心二意了。」

辣手夫人自改邪歸正以來，心中總多少有點自卑感，怕別人看不起她，尤其初到楊府，見楊老太太那副冷冰冰的面孔，心中的感受更甚。這時，知道她也是改邪歸正的過來人，心中似是有了恃仗，安然得多了，聞言忙欠身一福，道：「晚輩謹領老前輩教誨。」

楊老太太長眉忽然皺了一皺道：「雲峯和呂少俠他們這時到那裏去了？」

楊雲英道：「他們去救一個女孩子去了。」

楊老太太眉頭皺得更緊道：「那是一個什麼女孩子？」

辣手夫人接口道：「那女孩子乃是湘西茶洞七步仙子的傳人，她在呂少俠身上下了蠱毒，是晚輩過去與七步仙子頗有交情，知道一點她門中秘密，才利用那秘密解了圍。」接着，把那番經過情形握要的告訴了楊老太太。

楊老太太笑了一笑，說道：「你也眞會替他找麻煩。」

辣手夫人道：「當時晚輩也是不知道會來尊府，情非得已，所以才出那下策。」

楊老太太有意無意之間望了楊雲英一眼，搖頭輕輕的嘆了一聲。楊雲英一轉頭，避開了老奶奶的目光。

楊老太太話題一轉，道：「雲英，你眞是把我當年的信符打出去了麼？」

楊雲英道：「英兒是騙他的。」

楊老太太道：「你現在打出去吧！至少那些跳樑小醜，不敢輕易來犯。」

橫山進士解九如歉然地道：「想不到都因晚輩之過，給老前輩招來這場麻煩。」

楊老太太搖了搖首道：「老身有了那些惡友，他們還不遲早都會找來。何況，雲峯雲英這兩個孩子也不是安份守己的東西……」

一語未了，話聲忽然一頓，目光一直，似是看到了什麼東西。大家隨着她視線的方向望去，只見外牆一角有一道黃煙冲了起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那是晚輩的朋友，晚輩去看看去。」話聲中人已掠了出去。

楊雲英道：「我也去看看，順便把奶奶的信符打了起來。」人也跟身而起，追了出去。

楊老太太忽然吐勁道：「事情已經鬧開了，也沒有什麼可顧忌的了，你的朋友儘可請進來。」

楊老太太冷漠的態度，經此一變，突然之間消失了。不久，橫山進士解九如把甘瘋子帶了進來，甘瘋子已從橫山進士解九如的口中知道楊老太太是什麼人，也就瘋態全收，規規矩矩的，和楊老太太相見。楊老太太她知道甘瘋子的爲人，帶笑道：「甘大俠，儘可隨便，不要叫老身覺得不便相陪。」

甘瘋子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有命，晚輩就放肆了。」

楊老太太點頭道：「這樣就好。」

辣手夫人道：「甘兄，有什麼消息帶來？」

甘瘋子道：「武當押着羅大昌的人馬已快到赤眉了。一切情形，果如所料。只是對方的人手出奇的強大，其中有老夫人早年那些熟朋友。」

楊老太太道：「他們到場了幾人？」

甘瘋子道：「據已知道的有：鬼手天王鄭奎、百步消形詹世傑、獨眼瘟神簡捷、索命無常郭震天。其他無名隱姓之人，更是出乎意料之多。」

橫山進士解九如問道：「我們的準備情形怎樣了？」甘瘋子道：「少林來人不會有誤，老花子方面，更是全力以赴，其他相約的人，也大義當先，沒有一個推辭的，現在大家就等你去調度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一沉思，點頭道：「好！我們立刻就走。」接着轉身向辣手夫人道：「夫人請暫時留在楊老夫人這裏等待呂少俠，呂少俠一回，請即趕來增援。」

（未完待續）

小啓：「關外玉鳳」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一帆，常無懼，枯禪大師，不老公，冷朋與悟非悟果等，循着海雲所留標記，闖金蚯蚓宮，時值玄姑出關，在大廳中歡宴，不老公與冷朋先後除去邛崍二煞，金蚯蚓宮總護法挺向冷朋搦戰，冷朋雖不敵，但却抱必死之心，與開泰同歸於盡，金蚯蚓宮的高手盡數戳除，海一仍抱息事寧人苦心，向玄姑力勸，說明此來旨在除刺花門餘孽，詎玄姑只聽羅妙香片言，執迷不，黃老夫子迫得挺身出勸，要玄姑與顏楓言好，姑反斥他不必嚕嗦廢話，只要說出這年來是否曾留過顏楓——

劍敗神刀客　掌毀不老公

黃老夫子道：「這不是廢話。你們夫妻倆歷挫折，本是恩恩愛愛的患難情鴛，即使有些小誤會，何事不可商量？小楓曾經親口對我說過，他自承認太醉心練武，忽畧了閨中之樂，現在已是追莫及了……」

玄姑道：「我警告你，不許再提這件事。」

黃老夫子道：「這件事別人可以不提，我黃蒲却不能不提，論公誼，我和令尊是同門知己；論私情，我和小楓是姨表兄弟，當年若非我將小楓付給令尊，你們也不可能結爲夫婦——」

玄姑厲叫道：「不許說了！」

黃老夫子接口道：「不！我一定要說，我不眼睜睜看着你們夫妻反目，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家破人散。」

玄姑緊了緊寶劍，怒目道：「念在你和先父的私交，我再警告你一次，我雖然不想殺你，但望你不要逼我出手。」

黃老夫子反而向前跨近兩步，挺胸昂首說道：「你儘可以殺了我，却不能不讓我說話，這世上只有我是你們的親人，我寧願死在你的劍下，也不願見你們夫妻反目成仇。玄姑，你是聰明人，難道連是非黑白都分不清嗎？你本是魔教公主，出身何等尊貴，爲什麼甘願接受刺花門這些蕩婦淫娃的控制？你……」

「住口！」

叱聲中，銀芒一閃，黃老夫子話音頓止，舉手掩胸，踉蹌倒退。

衆人全未看清玄姑是如何出的手，只看見黃老夫子按在右胸的手指間，緩緩滲出一縷殷紅血水。

海一帆不禁勃然震怒，喝道：「黃老夫子良言相勸，乃是好意，宮主不聽也就罷了，爲何出手傷人？」

玄姑冷冷道：「本座傷他右胸，已是劍下留情，海大俠敢情有些不服氣吧？」

海一帆一探手，「嗆」地拔出了長刀，沉聲道：「宮主如此盛氣凌人，莫非以爲追風快斬當眞就天下無敵了？海某不才，願領敎高招。」

玄姑點了點頭，道：「好極了，今日之事，遲早免不了强存弱亡，原本不須浪費時間的，海大俠請出手。」

海一帆道：「强賓不壓主。海某人身居客位，不便佔先。」

玄姑輕哂道：「依我說，你就不用再客套了，須知我這柄劍，乃是削鐵如泥的寶劍，我若先出手，你就沒有反擊的機會了。」

海一帆大聲道：「既如此，海某有僭。」聲落，振腕一抖，長刀翻湧，虛空挽了個刀花，却並未當眞出招。

這意思，自然是爲了顧忌身份禮貌，表示不願白佔便宜。

玄姑披嘴冷哂道：「海大俠何其多禮。」左手劍訣一領，平平一劍，迎面刺出。

她顯然也用的是虛招，劍勢緩而不疾，分明有意仍讓海一帆先手。

海一帆雙手捧刀，低喝道：「宮主接招！」刀身一轉，貼着劍脊直劈了過去。

玄姑輕笑道：「好刀法。」腕間微振，劍勢忽變。

海一帆以刀身貼着劍脊出手，就爲了防備她中途變招，誰知玄姑手腕只輕輕一振，劍鋒突然湧出一股反彈之力，竟將長刀振盪開去。

緊接着，只見她手中寶劍一縮一翻，「叮叮」兩聲，劍尖如孔雀開屏，乍散又斂人已飄身而退。

海一帆頓覺手上輕了許多，左肩上一陣疼痛，幾乎無法再握住刀柄。

急忙低頭查看，那柄隨身多年的長刀，駭然只賸下半截，同時左肩上也中了一劍，衣衫破裂，深將及骨。

海一帆怔了怔，不覺激起豪念，怒笑道：「追風快斬果然名不虛傳，宮主再接這一招。」笑聲中，單臂掄刀，人和刀一齊向前衝去。

常無懼覩狀大驚，顧不得自己的創傷，一頓鋼拐，飛身亦到，人在空中，竟把鋼拐脫手擲出。

玄姑忽聞破空聲響，連頭也沒回，反手出劍，正迎着常無懼的拐杖，光華飛閃，已將一條鋼拐，攔腰劈成三段。恰在這時，海一帆的斷刀也當胸揮到。

她不慌不忙，上身向後微仰，輕輕伸出左手兩個指頭，「嗒」地一聲，挾住了刀背，向上一引，喝道：「着！」

那斷刀被她用兩個指頭揑住，就像夾在兩把鐵鉗中，刀尖正對着凌空撲來的常無懼。

海一帆運力奪刀，竟然無法掙脫，驚駭之下，急忙棄刀揮掌，猛擊玄姑的腰脅。

幸虧他及時棄刀變招，那一掌又是攻其必救，玄姑被迫閃身避讓，刀尖偏開了寸許，由常無懼頸邊擦過，只割破了一層肌膚。

但聞玄姑冷笑道：「算你命大。」左臂疾沉，一掌拍在海一帆肩上，同時飛起右脚，將常無懼撲來的身子，踢得倒翻而回。

海一帆肩頭中了一掌，搖幌向後退，仍然奮起餘力，凌空接住了常無懼，兩個人撞在一起，險些仰面摔倒。

不老公公大步跨前，伸手托了一把，海一帆才拿樁站穩，却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

海雲和蘋兒急忙上前攙扶，各塞了一粒「護元金丹」，使兩人趺坐調息。

不老公公寒着臉道：「宮主非僅劍術超羣，玄功也高明得很，舉手投足連敗神州二傑，當眞令人大開眼界了。」

玄姑哼道：「你若不服，也可以試試。」

不老公公道：「少不得要領敎。」大袖一抖，舉步而出。

玄姑劍尖斜垂指着地面，冷冷道：「你不用兵刄？」

不老公公道：「什麼兵器擋得住削鐵如泥的寶劍？我老人家只可用這雙肉掌，討敎宮主的絕世神

功。」

玄姑挑眉哂道：「本座也不用劍，僅憑左手隻臂，照樣叫你站着來，爬着回去。」

不老公公大聲道：「你說話算數嗎？」

玄姑傲然道：「當然算數，你若能徒手接下三掌，本座立即解散金蚯蚓宮，從此不談『武功』二字。」

不老公公是最沉得住氣的，聽了這話，也不禁心頭火起，雙掌一拍，道：「好！好！好！衝着你這句話，我老人家也不打算活着走出金蚯蚓宮。」

老頭兒顯然動了眞火，話一說完，人已欺身而上，左掌一圈，右掌疾推，當胸一掌便猛擊過去。

玄姑脚下斜踏半步，右手握劍深藏肘後，左手駢指如戟，飛點不老公公的掌心。

不老公公發覺她用的竟是「乾元指」，心頭微震，忙不迭縮右臂，出左掌，招式一變，劈向她的右側「章門」要穴。

誰知玄姑好像跟他存着同樣的打算，指力未發，也突然變招，左手向外一翻，化指爲掌，使了個「單手推雙扉」，一招兩式，連環出手。

她掌勢先向左翻，「拍」地一聲，正和不老公公的左掌臨空相擊，一記硬接。

不老公公但覺掌心所觸，如捧火球，一股灼人的熱力，循着手臂直向心腑洶湧而來。

駭然一驚之下，連忙抽臂旋身，風車般向左疾轉，藉以卸脫那股灼熱的力道。

可是，就在他身軀旋轉的刹那，玄姑第二式恰好出手，掌沿突然由左而右，正迎着他轉過來的左臂。

「蓬」然一聲響，不老公公就像被人猛抽了一鞭的陀螺，飛快地連轉了十幾個轉身，直到力竭勢盡，才仰身一交跌在地上。

他掙扎着想站起來，只覺兩眼金星亂閃，混身虛脫乏力，剛站起一半，又廢然倒下去。

羣雄大驚失色，鳳姑和小龍姊弟雙雙掠出，連拖帶拉才將他救回，只見他左掌齊腕而斷，雪白的霜髮已變成一片焦黃；本來紅潤的臉，却成了蒼白色。

玄姑既未追擊，也沒有攔阻，只是半垂着臉，目光注視着自己的左手，口中喃喃自語道：「血刀，血刀，無堅不摧，在刦難逃。」

她自從出手，轉眼間，連傷黃老夫子，神州二傑和名列「武林三大怪」的不老公公，正道高手幾乎全遭擊敗，羣雄面面相覷，不由都生出了怯意。

蘋兒悄悄一拉旁邊的歐陽玉嬌，低聲道：「姐姐，咱們倆聯手出去，替九花姐姐報仇。」

歐陽玉嬌却遲疑的搖搖頭，道：「那婆子劍招迅快絕倫，內功精純，手中又有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咱們不會是她的對手。」

蘋兒道：「她再厲害只有兩隻手，咱們約齊枯禪大師和柳大哥他們，大夥兒一齊動手，打她一個不及防。」

歐陽玉嬌苦笑道：「性命交關，這可不是鬧着玩的，連海大俠和不老公公都傷在她手下，咱們這些人，還不是白白送死去麼？依我看，今天的局面，只怕凶多吉少，還是識趣點的好。」

蘋兒詫異道：「你們不是要替武林同道造福除害，博取聲譽嗎？怎麼竟說出這種話來？」

歐陽玉嬌聳聳肩，道：「幹什麼也得量力而爲，識時務者方爲俊傑。如今强弱之勢已經分明，咱們只知道明哲保身，誰還去做那些事。」

蘋兒聽了，不禁心底冒起一股寒意，再看枯禪和尚這一批人，個個袖手旁觀，不言不動，全是存心坐山觀虎鬥的模樣，這才後悔自己瞎了眼，錯把豺狼作知己，非但沒有助益，反而成了隱患。

眼前局勢已經十分不利，如果枯禪和尚這人再臨陣倒戈，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悔恨交集之下，把心一横，突然拔出了「雙鏑劍」。

海雲正和「劍絕詩狂」杜玄在低聲交談，連忙一把拉住，問道：「蘋表妹，妳要幹什麼？」

蘋兒望望歐陽玉嬌，再望望玄姑，激動的道：「我……」

海雲嗄聲道：「冷靜些！事已至此，必須全力對付金蚯蚓宮，决不能惹起內鬨，待解决了强敵，這些奸詐小人便不足爲害了。」

蘋兒點點頭，道：「可是，那婆娘武功劍術都很高强，咱們如何是她敵手？」

海雲道：「不要緊，杜老前輩已經看出她劍招中的破綻，不難解破，難的只是她的掌力和那柄寶劍。你且忍耐片刻，看愚兄去會會她。」

蘋兒忙道：「表哥，我跟你一塊兒去。」

海雲搖頭道：「玄姑劍法凌厲，愚兄有鐵皮衣護身，你却太危險……」

蘋兒道：「我也有護身的寶物，你瞧。」一面說，一面從鏢囊內取出一衣物，隨手抖開，披在身上。

那是一襲紫顏色的披風，質地非絲外綢，輕若無物，展開可籠罩全身，摺起來却只有滿滿一握。

海雲失聲道：「這不是方五叔的那一件紫披風嗎？」

蘋兒道：「是咱們臨行的時候，五叔自己送給我的，據說這披風乃是宮中至寶，能禦刀劍暗器，

叫名『龍鱗甃』……」

海雲駭然道：「什麼？龍鱗甃？」

蘋兒道：「正是。五叔還告訴我說，龍鱗甃比鐵皮衣更珍貴，恐防惹人覬覦，如非必要，最好不要穿着。」

海雲大喜道：「這眞是太好了，世上兩件防身至寶，都在咱們的手中，縱有神兵利劍，又何足畏懼？」

劍絕詩狂杜玄接口道：「你二人雙劍聯手，務必要留心分站前後，攻則同攻，退則同退，尤其須防她的『血焰刀』掌力，那可不是龍鱗甃和鐵皮衣能够抗禦的。」

海雲躬身應諾，與蘋兒各執雙鏑劍，併肩昂首，走了出去。

玄姑垂劍而待，顯然對海雲毫無輕視之意，望着他微微一笑，道：「本座早就想親自試試你那雙鏑劍法了。」

海雲拱手道：「在下也早想親自領敎宮主的追風快劍。」

玄姑點了點頭，問道：「這女娃兒是誰？」

海雲道：「她姓韓，是在下的表妹。」

玄姑目注蘋兒，又問：「你也會使雙鏑劍？」

蘋兒道：「不錯。韓家堡滿門良賤，都死在追風劍下，我是來向你討還血債的。」

玄姑含笑頷首，連聲道：「好！好！好！本座不願以大欺小，你們兩人聯手，縱然落敗，也好叫你們敗得心服口服。」

蘋兒道：「咱們也不想佔你便宜，你若覺得以一敵二無法取勝，儘可隨意施展，咱們却只憑劍法，決不使用其他武功。」

她是故意正話反說，想用話套住玄姑，以免她施展那無堅不摧的「血焰刀」掌力。

玄姑仰面笑道：「女娃兒，你放心吧，本座要你們知道追風快斬的厲害，不會用『血焰刀』傷你們的。」

蘋兒被道破了心機，不禁羞惱成怒，嬌叱一聲，揮劍撲上前去。

海雲沉聲道：「不要激動，留神她手中寶劍。」話出口，身形側閃，配合蘋兒所佔方位，飛起一劍，刺向玄姑後側。

兩人出手雖有先後，劍勢配合却十分嚴密，雙劍如銀蛇交餧，分襲前後，劍尖所指，幾乎遍及玄姑混身二十餘處大穴。

玄姑冷然一笑，道：「好劍法！」手中劍疾彈而起，身形飛快的一旋，兩點寒星暴射出手。

她明明只有一柄劍，居然同時發招分迎前後兩人，毫無先後之別，身軀旋轉間，海雲和蘋兒都覺得她的劍招是正對着自己而來，不由都吃了一驚。

海雲急喝道：「快退！」

兩人同時沉臂撤招，同時掠身後退，收劍護住前胸，定神細看，才發現玄姑仍在原處，寶劍斜垂，好像一步也沒有移動過。

海雲暗吸了一口氣，抱拳道：「宮主快劍追風，果然不同凡俗。」

玄姑冷笑道：「你們的劍法也不錯，只可惜胆量太小了些。」

海雲臉上一熱，大聲道：「宮主且慢得意，海雲再接這一招試試。」

話落，人動，劍出。一縷寒亡，破空射到。蘋兒也不怠慢，雙鏑劍一抖，同時出手挾擊。

玄姑傲然不懼，倒提着寶劍，屹立而待，直到兩人的劍鋒已至近身，突然一擰腰閃開了蘋兒的雙鏑劍，手中寶劍微震，「嗡」的一聲，迎向海雲。

她似乎未把蘋兒放在心上，是以出手先攻海雲，只要解決了海雲，再對付蘋兒就易如反掌了。

這一劍志在必得，發招既快又準，「嗡」聲才起，劍鋒已到了海雲的胸前。

雙方出劍都迅快絕倫，不容閃避，玄姑的劍更是後發先至，所用又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縱然想迎格招架，也不可能。

誰知海雲竟不閃不避，雙鏑劍前端忽向上揚起，迎着劍脊輕輕一撥，後端却由下飛快的掃過來。

玄姑駭然一驚，來不及變換招式，急忙提一口眞氣，縱身飛起。

饒她身法再快，衣袍下擺已被雙鏑劍截斷了半尺左右。玄姑落地後，面色頓變，金蚯蚓宮劍女們更是全都驚呆了。

羣雄覩狀，歡聲雷動。「劍絕詩狂」杜玄却含笑捋鬚，不住的點頭道：「孺子可敎矣！孺子可敎矣！」

玄姑臉色由驚而怒，眼中突然發射出懾人兇光，凝視海雲，一字字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你本來還有綫生機，現在却非死不可了。」

海雲微笑道：「世上劍法皆有破綻，宮主又何必如此量窄。」

蘋兒接口道：「咱們既然能破解追風快斬，難道還怕你不成？」

玄姑重重哼了一聲，道：「井底之蛙，也敢妄論青天。」舉步一跨，已到蘋兒身前。

海雲急叫道：「表妹快退。」劍隨聲發，雙鏑劍化作一道長虹，飛擊了過去。

蘋兒仗着有「紫披風」護身，竟不甘示弱，非但不退，反而揮劍出手還攻……

三條人影閃電般一湊，劍光流閃，寒芒激射，只聽「噹噹」兩聲脆响，其中一人突然由劍幕內直跌出去。

劍光人影斂止，大家才看淸那跌出去的人是蘋兒，她手中雙鏑劍兩端都被削斷，只賸下中間把手，蒼白的嘴唇邊，掛着一縷鮮紅的血水。

海雲一面橫劍擋在蘋兒身前，一面焦急的問道：「表妹，你怎麼樣了？要緊不要緊？」

蘋兒擧手抹抹嘴角，掙扎着坐了起來，道：「沒關係，只是披風上中了一劍，可惜雙鏑劍被她削斷了。」

海雲爲了防備玄姑再下毒手，連頭也不敢回，急道：「你快退下去休息，由我獨自對付她，反而方便。」

「不！我要報這一劍之仇。」蘋兒搖搖幌幌站起了身子，無奈內腑受傷，踉蹌幾步，又險些跌倒了。

鳳姑閃身而出，一把攙住她的腰肢，低聲勸道：「何必性急呢，咱們且換了兵刄，再報仇還來得及。」

蘋兒雖然不甘罷手，却已心餘而力絀，接連吐出兩口血，自知內傷不輕，長嘆一聲，解下了身上紫披風，遞給鳳姑道：「把這個給雲表哥披上，鐵皮衣外再加龍鱗甃，就不怕她的寶劍了。」

鳳姑接在手裏，却不禁有些遲疑——因爲强敵當前，海雲勢必無法從容加衣，若要自己替他披上去，當着許多人，實在又難爲情。

回頭看看，悟非，悟果，張堯和小龍等人，却在忙着照顧傷者，沒人可以替手。

正在沉吟，蘋兒又催促道：「鳳姐姐，你在想什麼？快把披風替雲表哥披上呀！」

鳳姑無奈，只得硬着頭皮，展開披風，親手加在海雲身上。

海雲無暇回顧，匆匆道：「多謝姑娘。」鳳姑急忙縮手，臉頰已和披風同樣成了紫色。

玄姑冷眼旁觀，內心似有無限感觸，痴痴的站在那兒，竟未想到趁隙出手。

這情景，使她回憶起多年前的往事，不知有多少個深夜，每當午夜夢迴，冷月透窗，自己也曾掌着獨燈，輕輕走進練功室，親手爲丈夫加上一件夾衣，雖然只是件薄薄的衣衫，却包含着多少關切，多少温情。那時，自己多麼盼望着他能回顧一眼，說一聲「謝謝」，那怕只是淡淡的一瞥，短短的兩個字，自己也會覺得滿足了。

誰知連這麼一點慰藉，都成了奢望，每次換來的，不是漠然無動于衷，便是冷冰冰的一揮手——那一揮，就像神話中的「水火扇」，搧冷了熱情的心，搧燃了怨憤之火，揮斷了夫妻情，招來了怨女恨。

如果不是他相待如「冰」，怎會有今天的金蚯蚓宮？如果不是他絕情負義，自己怎會在秘室中禁錮三年？又怎會有目前這番成就，世界的男人全死光了，難道女人就活不下去了麼？

不！當然不！女人不僅能照樣活下去，而且更要活得多彩多姿，同樣享受人生的樂趣，「綉蓮會」也罷，「刺花門」也罷，只要能使女人活得愉快，何必顧慮男人的批評……

想到這裏，玄姑不禁挑眉，輕蔑的笑了。她忽然覺得鳳姑的擧動，簡直又愚蠢，又可恥，一個女人爲什麼要自貶身價去侍候男人呢？一聲「多謝」，就值得受寵若驚了嗎？你們不是愛他麼？如果我現在將他殺了，你們又如何？

刹那間，思緒忽變，由羡而妒，因妒生恨，笑意陡又凍結，竟泛生出無限殺機來。驀地，一聲低喝，長劍飛閃直取海雲。

海雲見她神色瞬息數變，心裏已有警覺，劍尖迎着來勢向外輕輕一撥。

「叮」的一聲，兩人錯身而過，海雲仍然如法泡製，劍身疾轉，掃向玄姑腰際。

誰知玄姑也有了準備，劍招落空，突然左臂一沉，五指如鈎，竟向雙鏑劍鋒刄上抓來。

海雲發覺她赤手奪劍，整隻手掌一片血紅，急忙撤招，已經來不及了……

那血紅色的手掌，恍如一座溶爐，劍鋒入掌，竟像軟麵似的被一揑而斷。

就在海雲驚駭失措的時候，玄姑的長劍又反抽了回來，「蓬」然一聲，重重砍在海雲背脊上。

這挾背一劍出手極重，海雲雖有「龍鱗甃」和「鐵皮衣」護身，也被砍得兩眼金星亂閃，踉蹌衝出四五步。

玄姑風車般轉回身來，一面劍掌交施，趁勢追擊，一面冷笑道：「我倒不信你是銅筋鐵骨，還能再挨幾劍？」

海雲手中只賸下一柄殘劍（雙鏑劍係用兩柄長劍綁紮而成），縱能破解追風快斬，却無法抗拒「血焰刀」掌力，「龍鱗甃」和「鐵皮衣」僅足防身，頓時落在挨打的地步。

一個着着搶攻，一個連連後退。耀眼劍芒，緊緊追逐着海雲的身影，累仆累起，繞聽飛旋。

不多一會，海雲身上已接連中了七八劍，雖不致命，却令人觸目驚心，神思震撼。

起初，海雲還能够尋隙出手化解，可惜他既要

顧忌玄姑手中那柄寶劍，又須閃避無堅不摧的掌力，漸漸連招架也有些力不從心了。

「劍絕詩狂」杜玄看得直搖頭，喃喃嘆息道：「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爲也。天意如此，奈何！奈何！奈何！」

正在危急時，忽聽一聲冷喝，道：「玄姑，够了！」

聲音來自通道門口，緊接着，一個身軀修長，書生打扮的中年人昂然跨了進來。

在他身後，緊隨着一名壯碩的男孩子，以及六名腰懸長劍的黃衣劍手。

這八個人陸續進入大廳，金蚯蚓宮羣邪都駭然變色，玄姑也捨了海雲，橫劍退到交椅前，臉上滿佈着驚，怒，忿，恨……等複雜的表情。

甚至海雲也感到十分意外，因爲那中年書生和碩壯男孩，正是自稱「天涯飄萍生」的顏楓師徒，六名黃衣劍手中，爲首的，却是「追捕隊」統領姚超。

其餘五人面目陌生，人人衣上都鑲着黑邊，竟然全是「統領」身份。

那顏楓首先與杜玄點了點頭，又向海雲抱掌拱手道：「少島主請歇息一會，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兒的事，還是由在下來料理吧！」

海雲尙未回答，杜玄已搶着說道：「你老哥早就該來了，咱們傷了這許多人，這筆賬都得跟你算。」

顏楓苦笑道：「承情之處，容當後謝。」微微欠身，留下二虎和六名劍手，獨自舉步向玄姑走了過去。

距離七尺左右，玄姑突然一抖寶劍，沉聲喝道：「站住！」

顏楓應聲停步，嘴角泛起一抹凄苦的笑容，輕輕說道：「三年飄泊天涯，現在我總算剛回到自己的家中，玄姑，你……」

玄姑截口道：「你居然還把這兒當作家？居然還有臉敢回來？」

顏楓道：「咱們是夫妻，結褵之情比海深，縱有微隙，早已時過境遷了，又何耿耿在心呢？」

玄姑哼道：「三年前你將我禁錮秘室，盜鑰出走，那時可曾想到結褵之情？現在再說這些話，不嫌太晚了麼？」

顏楓道：「亡羊補牢，尙未爲晚，當年若非妖女羅妙香從中作祟，我又怎會出此下策。」

玄姑冷叱道：「你自己做的事，休要推在妙香身上。」

顏楓又道：「咱們本來是恩愛夫妻，自從那妖女來了以後，才鬧得夫妻不睦，只要能除去羅妙香和刺花門妖女，我寧願負荊請罪，也在秘室中禁錮三年，如何？」

玄姑冷笑道：「你便自己禁錮三十年，又豈能使時光倒流，還我三年前容貌？再說，妙香不過是個女孩子，咱們若是本來和睦，她又怎能够從中作祟？」

顏楓點點頭道：「不錯，如果咱們夫妻和睦，她自然難有可趁之機，我自認當年太過沉迷於武功，忽畧了夫妻之情，事到如今，追悔莫及，玄姑，過去的無法追回，從今以後，我會……」

玄姑不待他說完，沉聲道：「太晚了，人生在世，能有多少個十年？你有這種興趣，我已經沒有這份耐心。咱們夫妻名份到此爲止，從現在起，不許再提夫妻兩個字，金蚯蚓宮的事，你也沒有資格過問。」

顏楓低叫道：「玄姑——」

玄姑斷喝道：「稱我『宮主』！」

顏楓悽然一笑，道：「你要我怎樣稱呼都可以，只求你能認淸刺花門的邪惡企圖，不要被她們所蠱惑利用。」

玄姑冷冷道：「那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旁人來多嘴。」

顏楓輕嘆了一口氣，道：「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過去是我錯了，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諒，但想想當初咱們受了多少艱辛困苦，才創下這點基業，一旦毀去，豈不可惜麼？」

姑姑變色道：「姓顏的，你說這話，莫非想威脅我？你以爲勾結上幾個撐腰的朋友，便想逼迫我俯首聽命了不成？」

顏楓忙道：「不！我決沒有這個意思……」

玄姑冷笑道：「那是什麼意思？你誘降本宮弟子，招引外敵入宮，居心若蝎，何用狡辯？咱們也不必多說廢話了，索性各憑功夫，作個了斷，我倒要看看你練了一輩子武，究竟有多大本領。」

顏楓道：「你誤會了，我回來不是爲了和你爭奪什麼，而是希望你能够懸崖勒馬，擺脫妖邪的困擾。」

玄姑哼道：「無論你想怎樣，除非先勝得過我手中寶劍。」

顏楓搖頭道：「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一個人武功再高，仍然强不過一個『理』字……」

玄姑厲聲喝叱道：「我不想跟你鬥口，亮劍出來！」

顏楓嘴角泛起一抹苦笑，感慨的道：「武功劍術害了我一輩子，三年前，我已經發誓不再佩劍，終生不攜寸鐵……」

玄姑截口道：「我借給你。」手揚處，「嗆」的一聲竟將自己所用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擲插在顏楓面前。

顏楓身子微微一震，臉上陡然變色。

玄姑另由侍女手中接過一柄長劍，冷冷道：「寶劍削鐵如泥，神掌無堅不摧，現在你可以放手施展了。」

顏楓默默的注視着那柄寶劍，却沒有伸手去拔取。

玄姑又道：「我由一數到三，然後出手。你詳細聽着：一！」

顏楓用力搖着頭，激動地道：「不要這樣逼我，求求你，不要——」

玄姑提高聲道：「二！」

顏楓啞然住口，雙掌緊握，混身不停的顫抖，仍舊不肯伸手拔劍。

旁觀羣雄都替他緊張起來，甚至金蚯蚓宮門下也暗暗爲他揑着一把冷汗。

玄姑大聲道：「三！」

聲落，寒光一閃，長劍已電掣般破空而至。只聽顏楓突然發出一聲凄厲的呼叫，道：「玄姑——」

呼聲中，血光崩現，一條血淋淋的左臂「蓬」然墮落地上。

海雲和二虎等人齊吃一驚，不約而同都想飛身撲出。

杜玄忽然神色凝重的將他們攔住，低聲道：「暫時別過去，不會有什麼大礙的。」

這時，顏楓仍然直挺挺的站在原地，鮮血由他斷臂處汩汩流出，染紅了半邊衣袍他也不去理會。在他臉上，沒有絲毫忿恨之色，只有一抹微帶凄楚的苦笑。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插在地上，半點未動。

玄姑反而呆住了，顫着聲說道：「你爲什麼不拔劍？」

顏楓緩緩搖了搖頭，道：「我永遠不會跟你動手的，這些年來，我已經虧欠你太多了。」

玄姑身子一震，連退了兩步，冷冷道：「你想用苦肉計？」

顏楓又搖搖頭，柔聲道：「夫妻同心，何須作僞？」

玄姑大聲道：「不！咱們已經再沒有夫妻之情了。」

顏楓道：「玄姑，不要說這種違心之論，人可以騙別人，却騙不了自己。剛才你中途變招，僅傷我的左臂，這不是夫妻之情，是什麼？」

玄姑道：「我——」下面的話却忽然噤住，緩緩低下頭去。

顏楓吁了一口氣，接道：「三年來，我匿居荒島，日夕與碧海靑天相對，才深深體會到夫妻之情的可貴。海鷗游魚，尙且知道相依相伴，鳴雁失侶，竟不惜以身相殉，咱們是人，難道反不如飛禽游魚？玄姑，原諒我，咱們還年輕，重新開始，還來得及……」

「不！」玄姑突然鬆手，「噹啷」一聲，長劍墮地，雙手緊掩着自己的臉頰，連連搖頭不止。

顏楓詫道：「爲什麼？」

玄姑只是掩面搖頭，不肯回答。

顏楓又問道：「玄姑，我已經知錯了，難道你竟吝於給我一次贖罪補過的機會？」

一直冷眼旁觀的羅妙香，忽然接口說道：「宮主可要當心一些呀，越是嘴甜的男人，越是靠不住的。」

顏楓怒道：「咱們夫妻談話，不用你多嘴。」

羅妙香聳肩冷笑道：「是嗎？如果宮主沒有這一身舉世無匹的武功劍術，只怕你就要嫌她背駝了，頭髮也花白了……」

顏楓叱道：「你這無恥妖女，害得咱們還不够麼？」

羅妙香反唇相譏道：「宮主正當盛年，若非被那薄情寡義的人所害，怎會變得這般蒼老——」

玄姑回頭喝道：「妙香，不要再說了！」

羅妙香恭敬的答道：「我只是替宮主不平，多年委屈，就憑幾句甜言蜜語便遮蓋過去，未免太容易了。但既是宮主吩咐，妙香不再多話就是。」

顏楓氣怒交集，傷處鮮血泉湧，臉色已變得蒼白如紙，只是喘氣，却無力反駁。

杜玄看到這裏，低聲道：「這妖女不除，事情無法了結。二虎去替你師父止血裹傷，海雲負責攔阻玄姑，其餘衆人隨我動手，先宰那羅妙香！」

姚統領和另五名統領都奮然道：「不勞前輩出手，把那婆娘交給咱們了。」

這些人對羅妙香積恨已久，一聲呼應，紛紛衝上前去。

海雲和二虎也同時搶出，一面替顏楓閉穴止血，一面監視玄姑，以防她會援救羅妙香。

大廳內尙有十餘名黃衣劍女，却由謝金鈴率領，長劍出鞘，準備迎敵，眼看就要爆發一場混戰。

玄姑突然沉聲喝道：「你們要幹什麼？」

姚統領等人聞聲一怔，不由自主都停下脚步。

玄姑目光如電，投注在姚統領臉上，叱問道：「姚超，你是宮中舊人，我一向待你不薄，你爲什麼要叛宮？」（請留意下期本故事大結局）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承担了徐督帥的付託，保護牧羊圖，爲瞭解雲集開封府江湖人物的動靜，與棄邪歸正的藍小月，夜探敵方首腦人物紫天君。她們來到一所院落，飄身直入，隨卽爲人所覺，劉婉蓉索性出言激使紫天君出晤，擬憑三寸不爛之舌，勸喩紫天君放棄奪取牧羊圖的企圖，詎此魔貪得之心深種，毫不爲動，並誇言劉婉蓉如能接得下他三招，便任由她們安然離去，否則當永爲婢妾，劉婉蓉雖知此魔功力深不可測，但也不甘不戰而屈，乃奮起與搏，果然只兩招便把劉婉蓉震得氣血翻湧，紫天君勸她放棄抵抗——

三招拚搏險勝回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我師父告訴我一句話，說我不是早夭之相，所以，我不會死。」

紫天君冷冷說道：「令師這句話，害妳不淺，老夫倒要看看，什麼人能夠救妳？」

劉婉蓉道：「你儘管出手，我決不會死在你金刀之下。」

任何人都可以瞧出來，劉婉蓉已到了筋疲力盡之境，實無能再接下紫天君石破天驚的一刀。

但她的倔强，和臉上充滿的信心，却又使看的人覺着她或有未施展的絕藝，足可抗拒這一刀。

紫天君也看的有些懷疑了，不知劉婉蓉在全然無望中，怎會還有這等充滿着堅强的自信。

藍小月低聲說道：「姊姊，妳撑不住了，不要太倔强，小妹替妳接他一刀。」

劉婉蓉道：「不！我們約好的，都要遵守信約，對麼？」

藍小月道：「可是妳——」

劉婉蓉道：「我們如是不能遵守信約，紫天君也可以不守信約了，對麼？」

藍小月道：「話是不錯……」

劉婉蓉笑一笑，接道：「我們已經勝了。」

紫天君道：「勝了？」

劉婉蓉道：「是的！我已經勝了。」

紫天君道：「老夫這一刀，不難取妳之命。」

劉婉蓉道：「不論你這一刀能否取我之命，但你已經輸定了。」

紫天君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我們已講好的，我接你三刀，對麼？」

紫天君道：「不錯，講好你接我三招。」

劉婉蓉道：「那就對了，我接下你三刀，你就算輸了，不論我是什麼一個結果？」

紫天君道：「姑娘誤解了，妳要接下我三刀不敗才成！」

劉婉蓉道：「如是我不死，就算勝了是麼？」

紫天君道：「不錯，你如能接下我第三刀，人還未倒下去，那就算你勝了。」

劉婉蓉道：「好！話已經說够清楚了，你出手吧！」

紫天君搖搖頭，歎息一聲，道：「老夫實無殺你之心，但妳迫我孥自己聲譽作孤注一擲，那又不同了。」

金刀一舉，緩緩劈了下去。

這一次，他的刀勢下落的很慢，慢慢的向下壓去。

但由於那金刀上帶落的濃烈殺氣，使得場中人，全都集中在那金刀下落之勢上面。

藍小月暗中吸一口氣，手中劍柄，全神貫注，準備於必要時，揮劍一拚。

劉婉蓉長劍突然斜着向上指出，在空中打了一個盤旋。

劍轉流星，閃起了朶朶劍花，反向那金刀上面纏去。

只聽一陣不絕於耳的金鐵交鳴，傳入耳際。

似乎是有着十幾種鐵器，擊撞在一起般。

在火把照耀下，場中的形勢，又有了不同的變化。

只見劉婉蓉手中的長劍，已被震作數截，散落地上。

紫天君手中的金刀，仍然是完好無恙。

但紫天君臉色，却是隱含着一片訝異和驚奇之色。

他掃掠了地上的斷劍一眼，緩緩收回金刀，一揮手，道：「妳們去吧！」

劉婉蓉輕輕嘆息一聲，徐徐說道：「閣下武功之高，也許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但水能覆舟，亦可載舟，武功可爲惡，亦可爲善，還望上天君三思我言。」

紫天君冷冷說道：「走！在老夫沒有改變心意之前，你們走快一些。」

劉婉蓉一拉藍小月，轉身向前行去。

紫天君突然冷笑一聲，道：「藍小月，妳留下些東西再走？」

藍小月回過頭，道：「你要什麼！」

紫天君道：「我答應放過你，隨你留吧！」

藍小月寶劍一揮，斬下頭上一綹青絲，道：「行麼？」

紫天君道：「放地下，快給我滾。」

藍小月心知這紫天君已憤恨到極處，以他爲人而言，在急怒之間，很可能改變主意。所以，不再延誤時刻，旁着劉婉蓉放腿疾奔。

一口氣跑出了數里之遙，已近府城，藍小月才放緩脚步，道：「姊姊，妳受了傷麼？」

劉婉蓉道：「傷的不重，這紫天君果然是一位武功絕世的人物，如非我最後一劍用的巧力，必傷他刀下無疑。」

藍小月道：「也很奇怪，妳接他最後一刀，用的力讓他把寶劍震斷，你人却完好無恙。」

劉婉蓉道：「那是一種巧力，移花接木，我用長劍接他金刀，却讓長劍承受他的强大內力。」

藍小月道：「但寶劍仍在妳手中，那紫天君金刀上强大之力，爲什麼震不到你的身上。」

劉婉蓉道：「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武功，咱們女孩子學會了最是有用，因爲，咱們先天上氣力就差人一等，學會了這種，一旦遇上了內功極深的人，就不致於被他內力震傷了。」

藍小月道：「這眞是一種奇怪的武功，當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劉婉蓉道：「這是一種竅訣，以妳的基礎，才能，不出一個月，就可以學會，今晚上，我就傳給妳。」

藍小月道：「那怎麼成，這等深奧的武功，如何能够傳給外人。」

劉婉蓉道：「妳不是外人，咱們要同心合力拒抗强敵，生死與共。」

藍小月大喜道：「這麼說來，小妹這裏先謝過了。」

劉婉蓉微微一笑，說道：「小月，妳說的不錯，那位紫天君很頑强，看來，咱們是無法說得服他了。」

藍小月道：「就小妹所知，今晚上咱們只見到他武功的一面！」

劉婉蓉道：「你是說，他還有別的武功？」

藍小月道：「是的，他似有着多種能耐。」

劉婉蓉道：「小月，妳對他瞭解較深，覺着咱們應該如何對付他？」

藍小月道：「小妹想不出什麼良策，今宵如非姊姊相救，小妹只怕很難回來了。」

劉婉蓉道：「小月，你見多識廣，閱歷豐富，

總得想個對付那紫天君的法子啊！」

藍小月道：「慢慢的想吧！這不是一下子能急得來的事。」

劉婉蓉道：「回去和我師兄商量一下，也許他有辦法。」

藍小月搖搖頭，道：「不能對他說。」

劉婉蓉道：「爲什麼？」

藍小月道：「因爲，你那位師兄，生性極强，如若他知道了紫天君武功高强，說不定激起了他的好勝之念，會去找他紫天君打上一架。」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說的倒也有理。」

藍小月沉吟了一陣，道：「如是想不出良策，小妹只好用八卦教中的手段對付他了。」

劉婉蓉道：「八卦教的辦法？」

藍小月道：「是的，八卦教有很多鬼域技倆，登不得大雅之堂，但有些地方，却十分有效。」

劉婉蓉道：「聽說貴教有甚多不可思議的奇術，不知是眞是假？」

藍小月搖搖頭，道：「都是些障眼法，或用藥物配製，或是機關裝製而成，只不過用來唬唬一般人罷了。」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江湖上根本沒有邪術之說了。」

藍小月道：「聽說行走在長江水道上的排教，有很多不可思議的邪術，但不知是眞是假……」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武林中也傳出了我們八卦教有撒豆成兵之能，全屬一片胡言，照此推論下去，那排教會用邪術的說法，也未必靠得住了。」

劉婉蓉道：「家師也曾和小妹說過這件事，仙跡處處可尋，但仙道却又無憑可證，似是一種虛無之說，如是排教果眞用法有術，小妹倒想去見識一番。」

藍小月道：「如若只依江湖上傳說爲據，只怕要令你姑娘失望，就依我們八卦教說吧，有幾套手法，如是施展出來，確然有些邪術的味道，但那只是教中相傳的手法而已，只不過，創造之初，化去了很多的心血，才慧，才能收障眼之效。」

談話之間，已然行近督府門外。

藍小月低聲道：「不要把今日之事，告訴你那師兄。」

劉婉蓉點頭一笑，道：「我明白。」

兩人各回房中，放下兵刃，換過衣服，徐督帥已遣人來請。

劉婉蓉行入花廳，徐督帥正在和關中岳，方振遠，秉燭清談。

關中岳一見劉婉蓉，站起身子，道：「劉娘姑來的好，此番正要劉姑娘拿個主意了。」

劉婉蓉先給徐督帥見了個禮，才回顧關中岳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在下等正在和督帥大人商量，早些取下那批財富，散發民間，也好讓一些武林人物，死了謀奪之心。」

劉婉蓉道：「不失良策，不過，小女子有點拙見。」

徐督帥道：「嗯！你說說看？」

劉婉蓉道：「那一筆財富，定然很龐大，預想得到是不少珍貴珠寶，咱們散落民間，他們可能還要聚積，那就麻煩了。」

徐督帥聽得一怔，道：「對！這一點我還沒有想到。」

關中岳：「姑娘覺着應該如何？」

劉婉蓉道：「設下陷阱，去引他們入伏，先了清這一批搶珠寶人恩怨，再行尋寶。」

關中岳道：「設下陷阱，但，咱們的人手可不够。」

劉婉蓉道：「他們的人手雖多，但武功特別高强的也不過三兩個人，咱們只要能制服了那兩三個人，餘子碌碌，皆不足畏。」

徐督帥回目望了劉婉蓉一眼，道：「他們一定會入伏麼？」

劉婉蓉答道：「敵人是否入伏，全在我們的設計是否週密，引誘他們的力量，是否强大？」

徐督帥點點頭，道：「話是不錯，但設計佈置，都要週密無匹，才能使得敵人的首腦人物入伏，此物必得事先計劃。」

劉婉蓉一欠身，道：「女兒願作安排，計議停當，再和義父研商。」

徐督帥點頭笑道：「賊勢猖狂，已成明目張胆，是否要動用官兵力量。」

劉婉蓉道：「容女兒設計誘敵之法後，再行決定是否動用官兵。」

徐督帥笑一笑，道：「好吧，妳和鐵師兄，藍姑娘，仔細的計議一下！」

劉婉蓉道：「女兒昨夜中得藍姑娘的指點，夜探賊巢，會到了敵人的首腦人物。」

關中岳道：「敵人的首腦是誰。」

劉婉蓉道：「紫天君，一個身負絕世武功的江湖奇人。」

徐督帥道：「唉！這些人學得一身武功，不肯行俠仗義，也還罷了，竟然憑仗一身武功，為害人間。」

劉婉蓉道：「那紫天君的一身武功，實已經到了超凡入聖之境，女兒要設下陷阱，也就是以他為主。」

關中岳道：「劉姑娘再三稱讚那紫天君的武功，不知那紫天君武功到了何等境界？」

劉婉蓉道：「誰為天下第一人，小妹無法預知，但小妹見識過會武的人，應該以那紫天君為第一高强了。」

關中岳道：「他比令師兄的武功如何？」

劉婉蓉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中岳道：「當眞如此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千眞萬確。」

關中岳道：「這麼說來，在下也得開開眼界，見識一下了。」

突然間，看到了劉婉蓉右手的傷痕，不禁一怔，道：「姑娘受了傷？」

劉婉蓉道：「我硬接了紫天君一刀，不但震斷了我的長劍，而且，震裂了我的虎口。」

關中岳吃了一驚，道：「這樣厲害麼？」

但聞室外一個朗朗的聲音應道：「什麼人這樣厲害？」

隨着那說話之聲，緩步行進來鐵夢秋。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見過師兄。」

鐵夢秋銳利的目光，一掠劉婉蓉虎口傷勢，道：「妳和人動過手了？」

劉婉蓉道：「不錯，那人武功高强的很，一劍震斷我手中之劍。」

鐵夢秋道：「什麼人？」

劉婉蓉笑一笑，道：「本來應該告訴師兄的，但我想一想，還是不說的好！」

鐵夢秋啊了一聲，道：「為什麼呢？」

劉婉蓉道：「我和藍姑娘商量過了，感覺着此事暫不告訴你的好。」

鐵夢秋道：「藍小月這樣說麼？」

劉婉蓉道：「是我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而且她是一片好心。」

鐵夢秋點點頭，道：「我明白，你們怕我去找人動手。」

劉婉蓉道：「目下敵勢很强大，可以說，大部份綠林道上的邪惡人物，都集中在一起，咱們人手單薄，不能和他們硬拚！」

鐵夢秋笑一笑，道：「咱們也該有援手趕到，應該今日，至遲明日會來。」

劉婉蓉道：「什麼人？」

鐵夢秋道：「少林寺中僧侶和丐幫中人！」

劉婉蓉道：「你約了他們。」

鐵夢秋道：「督帥大人約了他們。」

徐督帥道：「我遣人送了兩封信到少林寺中，但似乎是沿途上被人截住了。」

鐵夢秋道：「大人派出了兩批送信人，雖然被他截住一個，但另一位很機警，已然把信送到了少林寺。」

徐督帥道：「鐵大俠怎知信已送到。」

鐵夢秋道：「已經有七位少林高僧趕來開封，少林寺中人，一向是直來直往，但這一次似乎是很小心，竟然也悄然行動，改扮成不同的身份，暗中查看敵勢，少林方丈，也許今日就要趕到，我想他到了之後，就會晉見督帥，為了隱密行踪，可能會在晚上來。」

徐督帥道：「我久聞少林寺乃武林道中的泰山北斗，如若是他們趕來相助，不知是否可和强敵抗拒。」

鐵夢秋道：「少林寺能否獨力和强敵抗拒，很難預料，他們如肯全力相助，確然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大人如能因此和少林方丈建交，此後對大人幫助非淺。」

徐督帥道：「國事日非，民不聊生，如不用非常人物，非常手段，恐已經無法平息禍亂。」

鐵夢秋道：「大人實是難得一見的好官，恕在下說一句不當之言，因有你徐督帥座鎮中州，大明天下，還可多延數十年。」

徐督帥輕輕嘆息一聲，道：「我們徐家，代受皇恩，本座是求盡忠而已。」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督帥大人的淸正，以及求賢若渴的精神，實叫人佩服至極。」

徐督帥輕輕一嘆道：「為臣之道，但求盡我心力罷了。」

鐵夢秋道：「敝師妹，認在大人膝前，作為義女，我這作師兄的，論公論私，都要全力以赴，再加上八卦教的藍教主，亦為大人的愛民憂國淸正感召，亦決心棄暗投明，帥府中已無後顧之憂，大人不究既往的寬度大量，使得那藍小月衷心敬服，敵勢雖然强大，但我們幾人合作，再加上少林寺中僧侶相助，勉强可以對付。」

徐督帥笑一笑，道：「全仗鼎力了。」

鐵夢秋道：「這都是大人的感召。」

徐督帥道：「戰陣兵法，本座曾稍有涉獵，但對付江湖中人，本座是全然不懂應付之道，要請鐵兄主持了。」

鐵夢秋回顧了劉婉蓉一眼，笑笑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師妹强我甚多，就由我師妹主持其事！」

劉婉蓉道：「要我主持其事，師兄可得聽我之命。」

鐵夢秋笑了一笑，道：「這個自然，小兄唯命是從。」

徐督帥道：「很好，我雖然不懂江湖中事，但看婉蓉的用人調度，似乎是甚具才智，你如需官軍，我可以把兵符將令交給你們。」

劉婉蓉道：「非萬不得已，不用官軍，再說這些人武功高强，官軍也未必有用。」

談話之間，忽見沈百濤匆匆而入，欠身說道：「稟大人，丐幫的黃幫主求見。」

關中岳道：「丐幫弟子，遍佈大江南北，幫中高手極多，勢力遍佈天下，耳目之靈，武林門戶無出其右，黃幫主親自求見，最好能給他……」

不容關中岳話說完，徐督帥已然站起身子，接道：「百濤，帶我去接他。」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在花廳外面等候就行了，用不着迎接到大門外面了。」

徐督帥道：「既然去迎接他，就給他一個大禮相迎。」

沈百濤道：「這個，這個……」

徐督帥道：「你不用猶豫，我已經決定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沈百濤急急搶在前面帶路。

關中岳伸手抓起兵刃，緊隨在徐督帥的身後。

開封府雲集了江湖上大部兇人，而且都以徐督帥為目標，關中岳雖然在帥府中警戒森嚴，但仍然不敢有一點大意。

原來，沈百濤把保護督帥的安危，托付給關中岳，自己却警戒全府。

（未完待續）

新篇預告

這是名聞東南亞的武俠名家「秦紅」先生繼「過關刀」之後，所將獻給本刊讀者的另一部精心巨著：

「金獅吼」

秦紅・著

秦紅先生的武俠小說，每一部都有它的特色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寫人之所未寫，文筆如行雲流水，結構緊湊，情節離奇曲折，高潮迭起，書中人物，現實而非超現實，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够接觸到的，因此讀來有親切感，您會為他之悲而悲，為他之喜而喜！

本故事更有神鬼莫測的鬥智，精彩絕倫的打鬥，繾綣刻骨的兒女私情，不日推出，敬請垂注！

路見不平故事之二

文·浪客
圖·培新

絕處逢生（上）

風狂雨暴　懺情惹來杯酒恨

雷電交加，驟雨傾盆，大地一片凄迷！

這是一個惱人的暴風雨之夜！

無情風雨，正襲擊着南太平洋的一個島國——

夜太深，風雨太大，大街小巷都不見行人，家家戶戶都關緊了門窗；可是，在通往海邊的「自由路」上，居然有一個孤獨的女孩子，迎着狂暴的風雨，像失去知覺似的，在馬路中間，邁着緩慢而沉重的脚步。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晚禮服，一雙紅色高跟鞋！

她手裏，握着一條紫色的小手帕！

她沒有帶皮包！

她沒有穿雨衣，也沒有打雨傘！

看樣子，最多只有十七八歲，因爲在她臉上還找不到那種過熟的「女人」的氣質，她只是一個剛剛成熟的女孩子而已——

狠心的風，吹亂了她的秀髮！

該死的雨，打濕了她的晚禮服！

晚禮服濕透了，緊貼在身子上，襯托出一具剛剛成熟的胴體，顯得格外地豐潤；啊，她眞美，說句不大文雅的話，她眞性感！

可是，在這悽涼的深夜裏，她爲什麼要這樣默默地接受着狂風暴雨的摧殘呢！

風越吹越狂，雨越下越大！

今夜的風雨，像一個沒有出息的糟男人，不但不知惜玉憐香，而且還想在這個孤獨的女孩子面前顯示出他的英雄氣概！

難道是存心要把她毀滅嗎？

難道是希望能阻止她繼續前進嗎？

「自由路」的盡頭，有一棟「櫻花公寓」！

「櫻花公寓」的隔壁，是一條小巷；小巷的旁邊，是一戶人家的圍牆；圍牆很高，但是從「櫻花公寓」樓上看過去，仍能看到圍牆內的院子很大，而且還可以看到院子裏有一棟很漂亮的小洋房，只是不知道裏面住着什麼人——

她現在正面對「自由路」的盡頭，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一棟花園洋房的綠色大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雨水沿着低胸的領口流進衣內，似乎想洗刷她那冰冷的嬌軀；路上還是沒有人，只有自己的影子陪伴着她，在路燈的照耀之下，一會兒前，一會兒後，像阻擋她前進，又像禁止她後退——

「啊，我眞的要去嗎？」

風狂雨暴之中，她忽然停下脚步，抬頭望了望昏暗的天空，伸手掠了掠鬢邊的髮絲，用紫色的小手帕擦了擦眼角的雨水，從心底向自己發出這樣一聲矛盾的詢問。

綠色大門就在眼前，爲什麼不去？

這不是她日夜渴望能够走進去的幸福之門嗎？

可是，可是——

「唉！」

矛盾之中，她有些煩躁地嘆了口氣，然後昂首挺胸，毅然决然地走向那肩緊閉在風雨裏的綠色大門，情緒也跟着逐漸激動起來。

以前自己經常偷偷在門外徘徊遙望，今夜既然有機會進門，還猶豫什麼？還怕什麼呢？

於是，她加快脚步來到門前！

於是，她舉起顫抖之手按上了門旁的電鈴！

很快地，沒有讓她久等，面前的綠色大門馬上就打開了——

門內站着一個青年，年紀比她大一點，可能有二十二三歲的樣子，穿得很整齊，長得很正派，手裏撐着一把雨傘，見到她，見到全身已經被雨淋透的她，不由慌張地喊道：「莎莉，妳怎麼不坐車？怎麼不穿雨衣？爲什麼要走路來？」

一連串的質問，一連串的震驚，顯示出一連串的譴責與關懷之意，問得她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她叫莎莉！

他叫什麼呢？

莎莉站在門外的風雨中，怔怔地望着雨傘下的青年，很久很久，忽然垂頭木然地說：「接到你的電話以後，我曾經試着阻止自己來見你，希望風雨能吹醒我的迷夢，但是風雨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氣，我忘不掉另一個画

雨之夜，所以——」

「快些進來，到裏邊再說，這樣會生病的！」

青年不等莎莉把話說完，便把莎莉拉到自己面前的傘下，忙着掏出手帕替莎莉拭臉上的雨水。

這是一種最起碼的禮貌，也可以說是任何男人對小姐所應盡的義務！

然而此刻莎莉已經全身濕透，卽使十條手帕也無法擦乾她的身體；不知爲了什麼，她突然捉住青年的手，突然撲進青年懷中，緊緊地抱住措手不及的青年，痛苦地喊着說：「南天，爲什麼要叫我來？你難道肯原諒我的過去嗎？」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我知道我曾經使你失望，可是——」

「好了，我們進去再談吧！」

「南天，我一直希望你能原諒我，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青年頻頻點頭，關上大門，把莎莉擁進懷裏，撐着雨傘匆匆往裏行去——

風不定，雨未停！

院子裏除了一條通往客廳的水泥路以外，兩旁都已積滿雨水！

他姓孟，叫南天，和莎莉一樣，他們都是生長在異鄉的中國人！

孟南天今夜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西褲，沒有油頭粉面，樸素中洋溢着最具男性魅力的瀟洒氣息；說實在的，他長得很帥，也很結實，女孩子如果不喜歡他，那一定是心裏有毛病——

也許是由於外面風雨正大，客廳裏顯得特別溫暖！

吊燈沒有開，一片柔和的燈光，是從角落壁燈發射出來的；電唱機裏正播放着緩慢而醉人的舞曲，低垂的窗簾擋住了外面的風雨，使這一塊小天地更加溫暖，更加幸福——

一切都好像是專門爲莎莉的降臨而佈置的！

孟南天帶着莎莉走了進來，搓着手走了兩步，神色忽然有些慌亂！

按理說他應該先請莎莉坐下，去拿一條乾毛巾來給莎莉擦一擦，或者叫莎莉去洗個澡，換掉被雨淋濕的衣服；卽使他家裏沒有女人衣服，暫時把自己的睡衣借給莎莉穿也沒關係，總不能讓莎莉帶着滿身的雨水，在客廳裏罰站呀！

緊張的孟南天，竟像一個初次與女孩子約會的可憐虫，不停地搓着手，不停地走來走去，該做的事，一樣也沒有做，就讓莎莉濕淋淋地站在那裏，直到電唱機裏換上另一支曲子——

那是一首非常動聽的爵士舞曲，曲名叫「當我第一次與妳相識」！

他才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顫，機械似地走向酒櫃，倒出一杯酒，轉身來到莎莉面前，一手舉着酒杯，一手扶着莎莉，用一種畧帶顫抖聲音，低沉而溫和地說：「莎莉，喝一杯酒吧，免得着凉！」

「——。」

莎莉好像已經沉醉在那一首爵士舞曲的旋律裏，茫然注視着孟南天，忽然抓緊孟南天的西裝問道：「南天，你還記得這首曲子嗎？」

「這是特地爲妳播放的。」

「哦，南天，你眞好，我要你再陪我跳這支舞，像以前一樣！」

莎莉非常興奮，非常感激，也非常衝動！

很顯然地，這首「當我第一次與妳相識」的曲子，對她和孟南天具有很深的意義；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從孟南天手中接過酒杯，一口氣喝乾了杯中酒，把酒杯往身後一抛，接着便依偎在孟南天懷裏，開始了渴望已久的擁舞——

酒杯落地，發出清脆的响聲！

孟南天的西裝，已被她的身體沾濕！

她沒有注意這些，她好像忘掉現有的一切！

緊緊地閉着眼，緊緊地擁抱着孟南天，輕輕地用香腮磨擦着孟南天的面頰；滿足、幸福，而有些惶恐似地呼喚道：「南天，這是眞的嗎？」

「——。」

孟南天沒有說話，只是吻着莎莉髮絲上的水珠，抱着濕淋淋的莎莉，慢慢地，遲疑地，隨着醉人的旋律，邁着回憶的舞步。

他好像比莎莉冷靜，又好像比莎莉痛苦！

從他爲莎莉開門，一直到現在翩翩起舞，他臉上一直不見笑容！

這是爲什麼呢？

莎莉是他打電話叫來的；他爲什麼不高興？

難道他還不能原諒莎莉的過去嗎？

難道這支舞曲又引起他痛苦的回憶了嗎？

莎莉依偎在孟南天的懷裏，並沒有發覺孟南天有什麼失常的地方，只是盡情地享受着這一段珍貴的時光；沉醉之中，忽然又夢囈似地閉着眼睛喊道：「南天！」

「——。」孟南天依舊沉默不語。

「那天晚上也下着雨，也是這支舞曲，也是這種燈光，也是你摟着我，南天，還記得嗎？」

「——。」

「你說你不會跳舞，你請我敎你跳，後來，後來——」

甜蜜的回憶之中，莎莉忽然發覺孟南天正在發抖，當時芳心一驚，美夢突醒，連忙睜開眼睛，詫異地抬頭問道：「南天，你怎麼啦？」

「——。」孟南天臉色鐵青。

「南天，南天！」莎莉有些焦急。

「——。」孟南天沉默得像塊石頭。

「哎呀！」

莎莉猛然發出一聲尖叫，下意識地推開了沉默的孟南天——

她瞪着眼，摸着頭，吃驚地叫道：「南天，今夜你叫我來，究竟爲了什麼？」

這句話問得太煞風景！

風雨約佳人，當然是爲了鴛夢重温，爲什麼要發生疑問呢？

「當我第一次與妳相識」的舞曲突然結束！

電唱機突然自動關閉！

客廳裏的吊燈突然大放光明！

孟南天依舊站在原地，面對吃驚的莎莉，竟輕鬆地反問道：「怎麼，有什麼不對嗎？」

「我的酒量要以瓶計算，爲什麼只喝下一小杯就不舒服？」

「也許是因爲天氣太壞吧？」

「老實告訴我，你在酒裏放了什麼東西？」莎莉抓着自己的喉嚨狂叫。

「當然是毒藥，妳的生命還有半分鐘！」孟南天突然發出怒吼。

「南天，你——」莎莉已經吃不消。

「我要親手除掉妳這個無恥的禍水！」孟南天破口大罵。

「南天，我以爲——」

「哈哈哈！」

「南天！」

「哈哈哈哈！」

「你，你——」

可憐的莎莉，經過一陣痛苦的掙扎，想衝向孟南天拚命，却無法抗拒毒酒的威力，當場栽倒在地板上，死得不明不白——

這是爲什麼？

孟南天爲什麼要這樣狠心？

接到他的電話，冒着狂風暴雨趕來和他見面，全身都已濕透，沒進門就向他道歉，結果仍舊逃不出他的死亡圈套，究竟莎莉做了什麼值得他這樣無情無義呢？

莎莉剛倒下去，孟南天便停止了狂笑！

他沒有再看莎莉一眼，只是急着燃上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兩口，然後回頭向客廳門口冷冷地喊道：「妳們還不出來嗎？」

話聲剛落，門外便一連走進四個滿面春風的女人來！

這四個女人，年紀都在二十四五，長得都很妖艷，穿得都很華麗，樣子都很不正經！

她們來到孟南天面前，相互望了一眼，同時打開皮包，同時拿出一叠美鈔，交到第一個女人手裏，然後由第一個女人代表發言，趾高氣揚地望着孟南天說：「這是你應得的報酬，每人送你一萬美鈔，有了這四萬美鈔，你可以舒舒服服過幾年了，拿去吧！」

「謝謝四位夫人！」

孟南天伸手接過四萬美鈔，往西裝袋上衣裏面的口袋一塞，說得很客氣，然而却用一種鄙視的目光，向面前四個女人斜掃了一眼，慢吞吞地吸了兩口烟，又死氣沉沉地望着自己的手錶說：「十分鐘以後，叫他們到『殉情崖』去參加葬禮好了！」

「這一點你不必費心！」

那女人冷冷一笑，回頭望了望另外三個女人，都沒有告辭的意思，顯然是希望監視孟南天繼續第二步行動——

孟南天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馬上拍了兩下手，招來兩名幪面大漢，指着地上的莎莉吩咐道：「把她裝進去，送到『殉情崖』！」

「是！」

兩名幪面大漢接到命令，立刻抬着莎莉走出客廳——

四個女人和孟南天也隨後走了出去！

院子裏風雨交加，雷電大作，似乎在替苦命的莎莉提出抗議！

不知何時，院子裏已經停放了一口棺材，還有一輛黑色的運屍車！

棺材旁邊另有兩名大漢，也都幪着面，見到莎莉被抬出來，馬上掀開棺材蓋，把莎莉裝了進去，又把棺材蓋上，然後四人合力抬上運屍車，回頭等候孟南天繼續發佈命令。

孟天南和四個女人站在屋簷下，看到棺材已經搬上運屍車，便回頭問道：「四位夫人還有什麼指示？」

「我現在先打電話通知他們！」

第一個女人轉身返回客廳，不知她要通知「他們」又是些什麼人物。

不久，她從客廳裏氣呼呼地走出來，先向另外三個女人攤了攤手，大概是表示這個電話打得不很理想，接着又向孟南天問道：「你去不去？」

「爲了性命安全，我恐怕要失陪了！」孟南天也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

「也好，你趕快收拾一下，趁這段時間遠走高

飛吧，剛才在電話裏，他們說要分你的屍！」

「謝謝四位夫人！」孟南天點頭致謝，扔掉烟蒂，再度向四名幪面大漢吩咐道：「小心辦事，不得有誤！」

「是！」四大漢齊聲應諾。

「快走吧，別讓他們先到！」

四個女人心事重重，催促了一聲，紛紛爬上了運屍車！

四名幪面大漢隨後，兩名鑽進駕駛間，另外兩名陪伴四個女人在車廂裏守棺材！

就這樣，運屍車在風雨中駛出大門，沿着門前「的自由路」往海邊疾駛而去——

剩下孟南天一個站在院子裏，遙望着運屍車遠去，不覺也已全身被雨水淋濕；他沒有急於遠走高飛，却意外地發出一聲感嘆，又跑進客廳去打電話——賺到四萬美鈔，害死一條人命，他爲什麼要感嘆呢？

親愛的朋友，孟南天見利忘義，喪盡天良，我們暫且不必管他爲什麼感嘆，可是莎莉怎麼辦？

懷着贖罪的心情，忍着風雨的摧殘，幻想着今夜能得到孟南天的諒解，渴望着能重新獲得孟南天的愛，我們能讓她這樣默默地含寃九泉、死不瞑目嗎？公理常在人間，善惡不能不報！

說起來叫人興奮，這件不幸的事，居然在無意中被另外一個不幸的人看到了——

那個人就住在隔壁「櫻花公寓」的二樓！

那個人就是經常「路見不平」的徐仲康！

開棺拜屍　醜男妖女齊歸陰

您看過「瘋女相思」的故事，一定很清楚有關徐仲康的悲慘身世！

他愛艾小蘭，受到惡勢力的阻擾與迫害，害得他家破人亡，他仍不肯向惡勢力低頭；在當地惡霸麻通的追殺之中，他和艾小蘭到法院公證結婚，然後偷偷上了船，打算渡一次流浪與逃亡的蜜月，結果又被麻通追到船上，生死關頭，突然發生爆炸沉船的慘案。

艾小蘭爲了感激他的聖情，抱住麻通落海，與麻通同歸於盡，僥倖地保住了他的性命——

由於艾小蘭的慘死，使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擊！

他恨一切惡勢力！

他決心用自己的一切，打盡天下的不平！

在「瘋女相思」故事中，他見義勇爲，挽救了瘋女上官楚楚的不幸，感化了自私自利的上官霸，後來接受了上官霸贈送的一筆財富，懷着沉痛的心情，開始了「路見不平」的流浪生活……。

這就是徐仲康的悲慘身世，此處畧提一筆，以後不再贅述！

且說今夜，徐仲康住在「櫻花公寓」二樓，被狂風暴雨中勾起痛苦的回憶，正站在窗前獨自感慨時，忽然看到莎莉在風雨中漫步而行的情景，覺得很不尋常，便不由自主地開始注意莎莉的行動。

人在隔壁的二樓，又隔着一層玻璃，他只能憑視覺來遙望這一連串的驚人發展！

他不知道莎莉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孟南天是什麼人，更不知道莎莉和孟南天之間的關係！

但是——

他看到一個穿晚禮服的女孩子，已經被雨淋得全身濕透，又看到一個西裝筆挺的青年，出來開門，把女孩子接了進去！

不久，他又看到一輛運屍車，一口棺材，四個女人，還有四名幪面大漢，一起沿着「自由路」駛向海邊！

他是一個由惡勢力中掙扎出來的不幸人，對任何事情都特別敏感！

看到這些情形，他馬上想到這是一件可怕的謀殺案！

運屍車出發時，沒有看到莎莉的影子，他馬上想到莎莉可能已經被裝進棺材！

於是，他來不及細想，便毫不遲疑地跑下樓去，急急忙忙地衝出了「櫻花公寓」的大門，他要去看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別說是他，除非是死人，誰能不好奇呢？難能見到這種怪事而無動於衷呢？

× × ×

每個地方都有很多耐人尋味的傳說！

「殉情崖」位於市郊海邊的懸崖上，據說當年有一對熱戀的情侶，爲了爭執「愛的眞諦」，而造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悲劇——

男的說愛就是佔有，我愛妳，我就要得到妳，所以我一定要和妳結婚！

女的說愛就是犧牲，我愛你，我就要使你幸福，你一定可以找到比我更能給你幸福的人，所以，不能委屈你和我結婚！

愛一個人愛到極點時，常常會產生很多奇妙的觀念！

就這樣，爭執的結果，男的怪女的不相信他的愛情，當場跳崖自殺；女的怪男的不瞭解她的愛情，也當場跟着跳了下去——

從此以後，每當夜深人靜時，有人看到崖上有一對男女在指手劃腳，更有人聽到他們仍在爲愛情

爭執；久而久之，傳說越兇，越說越像，於是多情的人便在崖上建了一座小廟，「殉情崖」之名也隨之而產生——

這是傳說，細節不宜多談，且來書歸正傳！

深夜一時左右，風雨閃電之中，「殉情崖」小廟前的草地上，停放着一口怵目驚心的棺材。

棺材的四周，一共站立了十二個表情不同的女人——

前面和後面，各站着兩名幪面大漢！

棺材的右側，站着那四個隨運屍車而來的妖女人！

棺材的左側，站着四個剛剛趕來的男人！

這四個男人的年紀不同，面孔却是同樣的醜陋，氣派也都很大，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是普通人物！

四個妖女人的表情是：得意中含有惶恐！

四個醜男人的表情是：震怒中含有悲悽！

四男四女相對而立，中間隔着一口棺材，空氣非常沉悶！

莎莉的死，似乎對他（她）們每個人都很重要，因爲他（她）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已經濕透了；但是誰也沒有重視這個問題，他（她）們所想的只有兩個問題——

四個妖女人心裏想的是：莎莉終於死了！

四個醜男人心裏想的是：莎莉爲何而死！

狂風暴雨吹打着沉默的棺材，也吹打着沉默的男女！

沉默之中，第一名醜男人忽然用手電筒照着四個妖女人的面孔，陰沉沉地問道：「是誰幹的？」

「是我們四個人委託一個俠士幹的！」

代表回答的是第一名妖女人，也就是在客廳裏和孟南天說話的女人，看樣子她的地位好像比另外三個女人高一點。

第一名醜男人一聽是集體買兇殺人，立刻衝動地叫道：「什麼俠士？」

「替我們四姐妹打抱不平的俠士，他同情我們，也同情你們，所以就殺掉了這個專門興風作浪的禍水！」

「妳們她說是禍水？」

「破壞別人的家庭幸福，害了你們四兄弟，也害了我們四姐妹，這不是禍水是什麼？」

「他媽的，妳們算什麼東西？」

第一名醜男人突然破口大罵，罵得四個妖女人個個低頭不語。

這時候，第二名醜男人忽然感慨地插嘴說：「大哥，人已經死了，何必再和她們爭吵呢？」

「我要替莎莉報仇，我們不能就這樣讓莎莉糊裏糊塗地被殺！」第三名男人兇悍地叫了起來。

「妳們算什麼東西？憑什麼和莎莉爭風吃醋？妳們够資格嗎？」

第四名醜男人，年紀最輕的一個，此刻也指着四個妖女人，暴跳如雷地大吼大叫。

看這情形，四名醜男人對於莎莉被殺的事都很不滿！

第四名醜男人一開口，第四名妖女人馬上有了反應；她是四妖女之中最年輕的一個，聽到第四名醜男人的話，猛然抬頭瞪眼，忍無可忍地哭叫道：

「我們不够資格，乾脆把我們四姐妹都殺掉好了；現在你們四兄弟成了名就想過河拆橋，你們算什麼東西？你們有沒有良心？如果沒有我們四姐妹，你們會有今天嗎？」

這番話說得非常厲害！

四醜男不約而同地垂下了慚愧之頭！

很明顯地，四醜男與四妖女之間，必定還有一段相當複雜的恩怨！

風雨越來越大，雷電之聲駭天動地，這世界好像隨時都會毀滅——

「殉情崖」上一片悽涼！

每個人都變成了落湯鷄！

四名幪面大漢站得較遠，根本不够資格發言！

僵持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名醜男人擦了擦臉上的雨水，終於冷靜地說：「先把莎莉下葬，我們的事回去再談！」

言罷舉起手電筒，照着棺材頭前面的四名幪面大漢，煩躁地喊道：「好啦！」

「是！」

四名幪面大漢應了一聲，卽刻展開行動，抬起棺材走向崖邊，四醜男和四妖女跟在後面，他們要爲莎莉舉行海葬，把棺材由懸崖絕壁拋進海中——

風凄凄，雨慘慘，可憐莎莉芳魂斷！

棺材用兩根粗繩子吊着，沿着絕壁慢慢往下放，四名幪面大漢合力抓緊套在棺材兩端的繩子，一點一點地放鬆——

沒有人爲莎莉哭泣！

沒有人爲莎莉伸寃！

突然之間，第四名醜男人衝向懸崖邊喊道：「等一下！」

這一喊，每個人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顫，不約而同地把視綫集中到第四名醜男人身上！

第一名醜男人想不通是怎麼回事，不由詫異地詢問道：「老四，你——」

「大哥，你們不見莎莉最後一面嗎？」

「這——」

第一名醜男人站在崖邊往下一看，棺材已經落

到一半，再拉上來很不容易，所以對「老四」的建議有些猶豫。

四名幪面大漢拉緊繩子停止下放，等候發佈命令。

第四名妖女人又嫉妒又生氣，酸溜溜地瞪着「老四」抗議道：「人都死了還要見最後一面，你乾脆陪她一起下海好了！」

剛才孟南天曾經喊四個妖女人爲夫人，那麼這抗議的妖女人應該是「老四」的「夫人」，由於「老四」對莎莉的死特別傷心，所以，她也顯得特別生氣。

「老四」聽了她的話，掃了她一眼，却轉向第一名醜男人質問道：「不打開棺材看看，誰能斷定棺材裏裝的眞是莎莉？」

此話一出，第一名醜男人馬上對幪面大漢吩咐道：「把棺材拉上來！」

「先生，這——」幪面大漢不大願意。

「工錢加倍，不必囉嗦！」

「是！」

四名幪面大漢相互望了一眼，猶豫了一下，終於又把棺材拉上來。

其中一名有些胆怯地說：「無緣無故開棺材會倒霉的，你們自己開吧！」

說完，向其他三名同伴招手，四人走向一旁吸烟。

這時候，第一名妖女氣急敗壞地叫着說：「眞是神經病，人是我親眼看到裝進去，棺材是我們親自押運來的，難道還會有假嗎？」

「老四！」

第一名醜男人向「老四」招手，叫「老四」帮忙開棺材，沒有理會妖女人的嘮叨！

事實上也是多餘的，爲什麼不讓莎莉的靈魂安靜地離開人間呢？

兩男四女圍在棺材兩旁，「大哥」站在棺材頭，老四站在棺材尾，幪面大漢站在一旁不耐煩——

兩人合力掀開棺材蓋，十六隻眼睛都急於見莎莉最後一面！

就在棺材蓋剛剛被掀開的時候，親愛的朋友，你猜怎麼樣？

「啊？啊？啊？」

四醜男和四妖女同時失聲駭呼！

十六隻眼睛同時射出詫異的光輝！

來不及說話，突聽「嗤！」地一聲，棺材裏冒出一團濃烟，四醜男和四妖女竟當場在棺材兩旁倒了下去——

「啊？」

幾乎是同一時間，四名幪面大漢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奔向棺材——

一看之下，咳嗽了幾聲，趕緊掩着鼻子離開棺材，其中一名大惑不解地叫道：「他媽的，眞是有鬼了，怎麼會這樣呢？」

「管他的，反正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快走吧！」

「可是——」

「他媽的，你想在這裏當孝子嗎？」

一聲怒罵，四名幪面大漢匆匆離開現場，奔下「殉情崖」，駕着運屍車溜了——

風雨還是不停！

樹搖草動，異常恐怖！

棺材被遺棄在風雨之中，又增加了八具莫名其妙的屍體！

這時候，附近樹後的草叢中，忽然閃出一條人影，機警地向四周掃了一眼，又迅速地跑向開了蓋的棺材——

他是從「櫻花公寓」隨後追來的徐仲康！

徐仲康來到棺材旁邊，先找到第一名醜男人的手電筒，迫不及待地往棺材裏一照，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啊？」

他冒了一身冷汗！

棺材裏放着一件白色的晚禮服，一雙紅色的高跟鞋，一條紫色的小手帕，還有一個奇怪的鐵盒，就是見不到莎莉的屍體——

莎莉到那裏去了？

正如剛才第一名妖女人所說，莎莉被毒酒殺害以後，被抬出客廳，被裝進棺材，又被運到「殉情崖」來，這是大家親眼看到的，四妖女一直沒有離開棺材，爲什麼莎莉的屍體突然會失踪？

「怪事，眞是怪事！」

徐仲康拿着手電筒，繞着棺材四周檢查了半天，始終看不出有什麼可疑的痕跡，更想不通究竟是怎麼回事——

孟南天接受四妖女的委託，利用莎莉情感上的弱點，見利忘義，誘殺了莎莉！

四妖女電召四醜男來參加莎莉的海葬，可能是想讓四醜男對莎莉死心，結果又同時遭遇不幸，死得更是不明不白！

這又是誰幹的？

會是孟南天嗎？

徐仲康已經變成落湯鷄，正在用心研究這一件陰險毒辣的連環謀殺案，忽聽身後傳來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好像是在對他說話——

「小伙子，研究清楚了沒有？」

疑雲迭起　興風作浪三隻手

殉情崖上風雨狂，聽到話聲心裏慌！

徐仲康不敢遲疑，一聽到有人說話，馬上關掉手電筒，臥倒在棺材旁邊藏身，同時，更掏出手鎗戒備——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事！

這時候有人出現，當然與謀殺案有關！

於是，他爬過四妖女的屍體，來到棺材頭的側面，謹慎地探首一瞧，發現就在崖邊的小廟旁邊，站着一個打雨傘的人——

那個人不太高，嚴格說起來是又瘦又小，上半身被雨傘遮住，看不清什麼模樣，只是叫人覺得有些邪門。

「哼，一定不是好東西！」

徐仲康心裏默默地罵了一聲，接着便舉鎗監視，同時又厲聲喝道：「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趕快回答我的問題，深更半夜你跑到這裏來幹什麼？」

「嘻嘻，我也正想問你這個問題，風雨這麼大，你怎麼不在家裏睡覺呀？」

「狗東西，你——」

徐仲康覺得這傢伙太滑頭，更斷定不是好東西，所以說到一半便開了兩鎗提出警告。

「砰！砰！」

「哎呀我的媽呀，你怎麼對我開鎗呢？」

聽到鎗聲，這傢伙嚇得變腔變調，扔掉雨傘便自動把雙手舉了起來，而且全身直哆嗦，好像從來沒聽過鎗響似的，手舞足蹈的樣子，叫人有些啼笑皆非。

徐仲康打開手電筒照了過去，風雨之中，但見此人年約五十左右，身高不到四尺，上身比下身長得多，滿臉皺紋，鼠眼半閉，頭頂已經禿光，生得怪模怪樣，穿了一身又寬又大的西裝，雙手一舉，褲子似乎想自動滑落，確實不像什麼厲害的角色。

於是，徐仲康一手持鎗，一手拿着手電筒站起身來，慢慢往前走了兩步，仍舊不太放心地盤問道：「老實回答我的問題，免得我的手鎗走火，你是什麼人？」

「哈，憑這句話，我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爲什麼？」

「如果你是本地人，怎麼會連大名鼎鼎的『趙三手』都不認識呢？」

「你是說你叫趙三手？」徐仲康覺得這名字比人還要怪。

「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趙三手就是我這個活得不耐煩而又不想死的糟老頭子！」

趙三手油腔滑調，比手劃脚，好像一根回過三次鍋的老油條，嬉皮笑臉地向徐仲康炫耀自己的身份。

這眞是一個標準的「鬼見愁」！

徐仲康皺了皺眉頭，又向趙三手問道：「你鬼鬼祟祟地跑到『殉情崖』上來幹什麼？」

「唉，說起來傷心，聽起來可笑，仔細研究起來又惹人煩惱！」趙三手拍着自己的禿頭，驚天動地的嘆了一口氣，像唸詩似的，對徐仲康愁眉苦臉地說：「剛才我在家裏睡覺，半夜從惡夢中驚醒，發現我那一口子留書出走，說什麼和我在一起感到人生乏味，要出去另尋幸福，我一氣之下，覺得自己一片眞情白費，決心來『殉情崖』結束殘生，可是——」

趙三手說得口沫四濺，忽然搖頭住口，吞了一口口水，又指着身後的懸崖說：「可是雨這麼急，風也這麼大，海又這麼深，萬一我跳到一半，被風吹走——」

「好了，好了，你少跟我來這一套！」

徐仲康聽得冒火，立刻打斷趙三手的話，舉鎗怒吼道：「老油條，你還想不想活？」

「我還希望有機會再結一次婚哩，小伙子，你有沒有多餘的女朋友分我一兩個？」

趙三手滿嘴胡說八道，在鎗口之下居然敢和徐仲康開這種玩笑，看樣子他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徐仲康的食指氣得直發癢，恨不得馬上扣動扳機射出一粒子彈，把趙三手的嘴巴打爛，然而由於趙三手一直不說人話，使他忽然看得這老傢伙很不簡單，所以氣到盡頭忍住，嚴肅地警告道：「我沒有時間聽你胡說八道，如果你還想活下去，最好能正經一點。」

「唉，我那一口子就時常罵我老不正經，你也說我不正經，大概我眞的有點兒不正常了！」趙三手搖頭，聳肩，攤手，望着徐仲康苦笑了一下，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定，板起面孔說道：「好吧，咱們現在開始彼此正經，你希望我怎麼樣正經？」

「那邊有一口棺材，你看到沒有？」

徐仲康認定了趙三手與今夜的謀殺案有關，開口便先從棺材問起，同時也暗中注意趙三手表情。

趙三手滿臉皺紋密佈，根本看不出喜怒哀樂的變化，始終是一副不死不活的樣，叫人猜不透他肚子裏到底有幾條蛔虫。

聽到徐仲康的話，但見他鼠眼微微一睜，側首斜掃停棺處，又輕鬆地笑着說：「哈哈，棺材有什

麼稀奇？我們家祖孫三代都開棺材店，說不定這口棺材就是從我們店裏買來的哩，你看看棺材蓋上有沒有一個『趙』字標記？」

「不用看，就算是你們趙家的出品好了！」徐仲康恐怕趙三手耍花樣，仍舊持鎗監視，並且冷冷地說：「我問你，今夜先後已經死了九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要想叫我回答這個問題，你必須先回答我兩個問題。」趙三手居然和徐仲康談條件。

「什麼問題？」

「第一，閣下姓甚名誰？那方人氏？」

「我叫徐仲康，是從外地到本地來的路人。」

「第二，棺材外面明明只有八個屍體，你怎麼知道死了九個人？」

「雖然棺材外面只有八個屍體，但是棺材裏面還應該有一個屍體才對，是我親眼看見裝進去的，爲什麼突然失踪了呢？」

「哦？」

趙三手很不自在地打量了徐仲康一眼，似乎嫌徐仲康知道得太多，停了一會兒，又有些不安似地問道：「這麼說，第一現場和第二現場所發生的事，你全都看到啦？」

「我只知道有個穿白色晚禮服的女孩子被裝進棺材，可是現在棺材裏却只剩下衣服和鞋子，屍體居然不見了，你說是不是有鬼？」徐仲康覺得這件事太不可思議。

「當然有鬼！」趙三手「一語雙關」，抓了抓頭皮，又狡詐地試探道：「其實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人死了當然要進棺材，你又何必冒着暴風雨跟到這裏來呢？」

「因爲我好奇，所以要看個明白！」

「現在看明白了沒有？」

「越看越糊塗！」

「你眞的只是因爲好奇嗎？」

「我和兩方面都不認識，如果不是爲了好奇，何必來湊這個熱鬧？」

「但願你只是爲了好奇，不過這不是兩方面，這是六方面的事！」

「六方面？」徐仲康聞言吃驚，沒想到會複雜到這種程度，立刻向趙三手追問道：「都是那六方面？」

「小伙子，好奇沒命，多事喪生，你現在所知道的已經够危險了，如果再追究下去，恐怕——」

趙三手把話說到一半，瞇着鼠眼向徐仲康搖頭作怪，顯然是警告徐仲康不要多管閒事。

這未免太豈有此理！

人在鎗口之下，有什麼資格這樣囂張？

徐仲康忽然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主動地位，立刻板起面孔，反向趙三手警告道：「老東西，不要以爲我不會殺人，現在該你回答我的問題了！」

「早說你會殺人，我就不敢對你胡說八道了！」趙三手又自動舉起雙手，換上另一副嘴臉，裝模作樣地嚷着說：「算我老子命苦，既然落到你的手裏，你就儘管問吧，任何問題，有問必答！」

「第一個被殺的女孩子是誰？」徐仲康開始查問。

「她叫莎莉，芳齡十七，身高一六五，三圍是三二、二一、三一，雖然不够國際水準，却是人見人愛，人見人迷。」

「那個謀殺莎莉的人是誰？」

「他叫孟南天，虎年二十三，身高一七四，鋼骨銅軀，身手不凡，是個標準的硬漢，理想的打手，更是個可以使任何女人都爲他而不要性命的小白臉！」

「那四個妖女人是誰？」

「是本地黑社會的四朵騷玫瑰！」

「那四個醜男人是誰？」

「是本地黑社會的四個『鬼見愁』！」

「他們八個人是什麼關係？」

「按理說，該算是四對情投意合的夫妻吧！」

「如果不按理說呢？」

「那就很難說了，嘻嘻嘻嘻！」

趙三手雙手一攤，發出裝腔作勢的奸笑，不肯透露四醜男和四妖女的眞實底細。

徐仲康沒有繼續追究，沉思片刻，又改口探問道：「孟南天爲什麼要謀殺莎莉？」

「爲了四萬美鈔！」

「誰出的錢？」

「四妖女！」

「爲什麼？」

「不知道！」

「四妖女和四醜男是怎麼死的？」

「棺材裏裝有毒氣，毒氣開關連着棺材蓋！」

趙三手說得很輕鬆，好像不知道人命值多少錢似的，一邊說，一邊做手勢，表示棺材蓋一打開，就會觸動毒氣的開關，毒氣就會自動噴出來殺人。

這手段太毒辣，徐仲康向棺材掃了一眼，不由憤然追問道：「毒氣是什麼人裝進去的？」

「這還用問嗎？」

「也是孟南天？」

「除了他還會有誰？」

「這傢伙未免太狠心了！」

「其實這也難怪他，殺了人當然要保守秘密，四妖女委託他，他怕四妖女事後走漏消息，更怕四醜男找他算帳，所以他才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來個寸草不留，以後他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趙三手替孟南天說了一大堆理由，似乎希望徐仲康也能同情孟南天的苦衷。

徐仲康仔細一想，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又多疑地望着趙三手問：「毒氣是什麼時候裝進去的？」

這問題很重要也可以由此看出徐仲康的細心！

如果棺材裏本來就裝好了毒氣，那麼剛才往裏放莎莉時，也要先打開棺材蓋，爲什麼不見有毒氣噴出來？

如果是先把莎莉放進棺材以後才裝的毒氣，那麼這毒氣是誰裝的？是什麼時候裝的？是怎麼裝的？四妖女一直跟在棺材旁邊監視，會不知不覺嗎？

「哈哈哈哈！」

趙三手聽到這個問題，忽然仰天大笑。

笑聲非常勉强，顯然已經被徐仲康問出破綻。

徐仲康聽得很不順耳，毫不客氣地叫道：「趕快回答問題，你笑什麼？」

「我笑你是個很內行的外行人，既然能想到這個問題，難道還想不通是怎麼回事嗎？」

「啊？」

徐仲康心念一轉，頓時恍然大悟——

他驚疑地指着趙三手，仍有些不大相信地問道：「毒氣是你裝進去的？」

「可以這麼說！」趙三手居然神氣活現地點了點頭。

「你事先躲在運屍車裏？」

「差不多！」

「可是——」

「可是什麼？」

「運屍車出發時，四妖女和兩名幪面大漢都在車廂裏守着棺材，你有什麼辦法能瞞過六個人的耳目？」徐仲康認爲太不可能。

「這就是你不够資格管閒事的證明，姑念你年幼無知，好奇多事，今夜饒你一命，快回家睡覺去吧！」

趙三手突然臉色一沉，狂妄地瞪了徐仲康一眼，派頭十足地向徐仲康揮了揮手，轉身便要離去，根本沒把徐仲康放在眼裏。

這老東西太不像話，竟當面把徐仲康看得一文不值！

徐仲康又開了兩鎗，打在趙三手面前的草地上，擋住趙三手的去路，厲聲怒吼道：「把話說清楚再走！」

「還有什麼話？」趙三手不耐煩地回過頭來。

「莎莉的屍體呢？」

「在運屍車上，被幪面大漢拉走了！」

「什麼？」

「需要我再說一遍嗎？」

「殺了莎莉，爲什麼又把屍體帶走？」徐仲康更想不通。

「你以爲是拿到菜場當豬肉賣嗎？」趙三手又滿嘴胡說。

「我問你爲什麼？」

「我不願意告訴你！」

「你找死！」徐仲康暴怒舉鎗。

「好小子，原來你還有幫手！」趙三手突然大叫。

「什麼幫手？」

徐仲康猛吃一驚，連忙回頭查看，結果只看到滿山風雨，不見半個人影，想教訓趙三手時，趙三手已經趁機開溜，氣得他大罵一聲：「狗東西！」

接着便向草叢中盲目地開了幾鎗，沒有打到狡猾的趙三手，却打出一句臨別贈言，又使他心驚胆顫——

「小伙子，你再把棺材底研究一下就明白啦，哈哈哈哈！」

一個陰陽怪氣的糟老頭，把徐仲康要得團團轉，這不能怪徐仲康無能，只能說趙三手太精——

追不到趙三手，徐仲康滿心疑雲，匆匆返回棺材旁重新查看！

得到趙三手的提醒，在手電筒的照射之下，很快地，他發現棺材底是活動的，然而仍舊想不通莎莉的屍體如何能留在運屍車上，而不被四妖女發覺——事到如今，不管能不能想得通，他都要把這件謀殺案調查清楚，因爲他覺得莎莉太可憐，更覺得孟南天太可惡，同時還覺得趙三手那老傢伙太有問題——

孟南天是不是眞爲四萬美鈔而殺害莎莉？

殺了莎莉，爲什麼不放棄莎莉的屍體？

殺了莎莉，爲什麼又殺四妖女和四醜男？

既然自己決定遠走高飛，何必再殺人滅口？

如果殺人滅口，怎麼能留下趙三手和四名幪面大漢？

這些都是徐仲康急於知道的問題，更不可思議的是，莎莉的屍體何時離開棺材？如何離開棺材？

想到這裏，他馬上收起手鎗，拿着手電筒便跑下「殉情崖」的小山坡，奔向「自由路」盡頭——

他要親自到孟南天家裏看看！

他希望孟南天還沒有遠走高飛！

風漸弱，雨漸小——

「自由路」不算長，棕色大門轉眼便到——

徐仲康站在門前，冷靜了一下，伸手輕輕一推，大門虛掩而開，他便冒險闖了進去。

剛進大門，第一眼就看到那輛陰魂不散的運屍車！

看到運屍車，馬上想到那四名不敢見人的幪面大漢！

於是，他再度掏出手鎗，先閃向運屍車旁，看清車中無人，又迅速閃向客廳窗外，藏身在背光之處，暗中查看客廳內的動靜——

客廳內亮着燈，可惜窗簾低垂，玻璃窗緊閉，什麼也看不到。

由窗外慢慢移向客廳門旁，仔細持鎗側耳傾聽，聽不到任何動靜，大胆探首一瞧不由心驚肉跳！

客廳地板上躺着四個人，東倒西歪，七孔流血，死得相當悽慘，顯然就是那四名負責盡職的幪面大漢，無形中又給徐仲康增加了一個疑問——

孟南天遠走高飛了，四名幪面大漢已經完成任務，爲什麼還要回到這裏來？

是來領賞嗎？向誰領賞？

是來交差嗎？向誰交差？

是來送莎莉的屍體嗎？送給誰？

這疑問更大！

徐仲康持鎗衝進客廳，扯下四名幪面大漢臉上的黑巾，一個也不認識，却使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孟南天在運屍車載走莎莉的屍體以後，可能沒有馬上離開此地！

四名幪面大漢是謀殺案的帮兇，也是孟南天犯罪的人證；所以，孟南天爲了消滅人證，勢必殺人滅口，可能預先佈下陷阱，叫四名幪面大漢在事後到這裏交差領賞，趁機趕盡殺絕，否則這四個人沒有再回來的理由。

「嗯，一定是這麼回事！」

徐仲康自言自語地點着頭，越想越覺得孟南天不該這樣殘忍。

一個恐怖的狂風暴雨之夜，不知不覺間，一共死了十三個人，這眞是一件空前的謀殺案，如果不把孟南天找出來，人間還有公理嗎？

路見不平，絕不能視若無睹！

徐仲康發誓要替可憐的莎莉伸寃，然而孟南天已經遠走高飛，唯一的綫索——趙三手也已走，剩下來的都是屍體，叫他從何處着手呢？

正氣憤時，忽然發現茶几上放着一張紙！

拿起來一看，紙上歪歪斜斜地寫了幾個氣死人不償命的字：

小伙子，告訴你不够資格管閒事，你偏不服，是不是又來晚了一步？

歡迎你繼續研究，不過你最好先到保險公司去投保一個壽險，免得發生意外沒錢買棺材！

先走一步，後會有期！

信沒有具名，却畫了兩隻大手，中間還夾着一隻小手，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留信人的身份——

這是趙三手留給他的信！

狂傲之中充滿了挑戰的味道，使徐仲康不能不氣！

奇怪的是徐仲康看完信以後，並沒有太生氣，因爲由於這封信的出現，又使他不得不推翻自己剛才的判斷——

趙三手離開「殉情崖」，曾經來到此地！

四名幪面大漢可能死於趙三手之手！

如今趙三手又揚長而去，那麼孟南天呢？

孟南天跑到那裏去了？

是獨自遠走高飛？還是與趙三手結伴而去？

「唉，怎麼會這麼複雜呢？」

徐仲康像喝多了酒，頭痛得要命，忽然又想到了莎莉的屍體！

匆匆離開客廳，跑到院子裏的運屍車後，用手電筒仔細檢查，沒有找到莎莉的屍體，却意外地發現了趙三手盜屍放毒的秘密——

原來這車廂裏面裝有「暗廂」，普通是走私販毒的人玩的把戲，且聽我仔細道來！

車廂兩旁放着兩條長椅！

中間有一道暗門，可以往下打開！

暗門下面是「暗廂」，容量很大！

剛才運屍時，四妖女和幪面大漢坐在兩旁的長椅上，棺材放在中間，正好放在暗門之上！

棺材底是活動的，暗門又可以打開，在這種情形之下，剛才趙三手可能事先藏在「暗廂」內，等運屍車出發後，打開暗門，再打開棺材底，偸偸把莎莉的屍體移進「暗廂」，把棺材裏裝上毒氣噴射器，一切佈置妥當，然後關閉棺材底，再關閉了暗門——

由於天黑，風雨大，再加上運屍車本身的引擎聲，四妖女雖然守在棺材邊，也絕不會想到棺材裏會有人在暗中搗鬼！

所以，等運屍車到達「殉情崖」，幪面大漢往下抬棺材時，棺材裏早已沒有莎莉的屍體！

後來四醜男中的「老四」要開棺材驗屍，趙三手已經離開運屍車，埋伏在附近！

後來四妖女和四醜男被毒身死，幪面大漢駕車離去，趙三手可能已經發現了徐仲康，所以才現身鬧了一場，警告徐仲康少管閒事……。

這樣分析很合情理！

可是莎莉的屍體又被移到那裏去了呢？

風雨已停，院子裏顯得格外寂靜，格外恐怖！

徐仲康站在運屍車旁，忽然想到此地不能久留，便急忙往外走！

他要回到隔壁的「櫻花公寓」去！

去休息一下，去冷靜一下，去洗個澡，換下被雨淋透的衣服，然後再研究怎麼樣去調查這件綫索已斷的連環謀殺案，結果你猜怎麼樣？

他走到大門口，回頭想把綠色的大門關上，無意間又發現地上有一張被淋濕了的名片——

是誰這麼粗心？

爲什麼把名片遺落在地上？

徐仲康非常高興，因爲這張名片是遺落在綠色大門之內，換句話說，不管是誰的名片，一定是與孟南天有關係，否則絕不會遺落在孟南天院子裏。

想到這裏，徐仲康連忙彎腰把名片拾了起來！

他手裏還拿着四醜的手電筒，扭亮手電筒一看，心裏更是興奮無比，因爲名片的中央印了五個字：「趙氏棺材店」！

右上角印的是：貨色齊全，服務到家！

左下角印的是住址和電話！

「這一定是趙三手的名片！」

徐仲康忽然想起剛才在「殉情崖」時，趙三手曾說過他們祖孫三代都開棺材店！

可是，趙三手的名片怎麼會遺落在此地？

是趙三手自己不小心把名片遺落？還是別人故意把趙三手的名片遺落？

徐仲康一時無法判斷，也不想浪費心思！

反正已有了棺材店的住址就不難找到趙三手！

只要能够找到趙三手，也就可以把孟南天找出來！

只要能把孟南天找出來，莎莉的屍體之謎也可以解開了！

從各方面來分析，這件連環謀殺案都是趙三手和孟南天合作的，所以徐仲康擦乾名片上的泥水，裝進自己口袋，欣賞地回到了「櫻花公寓」——

× × ×

爲了避免打草驚蛇，徐仲康沒有用電話查問趙三手的動靜！

第二天，每一家報紙上都刋登出風雨之夜的驚人血案，忙壞了警方的辦案人員，更轟動了整個黑社會——

根據報載警方所獲得的資料，那棟房子並不是孟南天的！

主人出國旅行，空屋發生血案！

四名被殺的幪面大漢，是殯儀館的工人，平時就行爲不檢！

運屍車也是殯儀館的，可能是被四名工人駛至血案現場！

另一條新聞是「殉情崖」上空棺無人！

四男四女陳屍棺旁，據說都是黑道風雲人物！

兩個血案現場都描寫得十分生動，然而却找不到一點破案綫索！

沒有提到莎莉！

也沒有提到孟南天！

更沒有提到趙三手！

徐仲康看完了報紙，心裏非常不平，先到警署去提供資料，又怕查不到兇手把自己牽連進去；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先去看看「趙氏棺材店」——

「趙氏棺材店」位於「第一公園」後面的一條橫巷上，雖然不是高樓大廈，門面却也相當够氣派，這都是賺死人錢才發達的。

上午十點多鐘，徐仲康來到棺材店對面的公園裏，想先看看棺材店的動靜，再研究如何採取行動，結果一直看到晚上棺材店關門，始終沒有看到趙三手的影子，也沒有發現有什麼可疑的現象。

「也許趙三手需要暫避風頭，不敢隨便出門走動，也許趙三手躲在別的地方，根本沒有回來。」

徐仲康知道那老傢伙詭計多端，看看天色已晚，不能再來，便走出公園後門，來到棺材店門前敲門——

門開得很快！

門內沒有開燈！

裏面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棺材充滿了陰煞之氣！

油漆味像腐爛了的屍體，令人嗅之欲嘔！

開門的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太婆，駝着背，仰着臉，披散着凌亂的白髮，張開沒有牙齒的嘴，語音不淸地向徐仲康問道：「先生，您要多大的？」

「什麼東西要多大？」徐仲康有些莫名其妙。

「您不是來買棺材嗎？」

「哦，不是的，我是來找人，請問趙三手在家嗎？」

「在，在，您等一下！」老太婆連連點頭，並且拍拍徐仲康的肩頭，似乎是表示剛才失言的歉意，接着便回頭喊道：「三手，有客人來啦！」

「那一位呀？」一個不太可能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

徐仲康覺得奇怪，正納悶時，忽見棺材後面走出一個少女，扶着棺材向他凝視，於是他又很有禮貌地說：「小姐，我是來找趙三手的！」

「就是我！」

「什麼？」

「我就是趙三手，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這少女含笑倚棺，貌極媚人，對徐仲康十分友善——

徐仲康聞言心驚，不知所措，想到昨夜在「殉情崖」上的老怪物，再看斜斜倚在棺材旁的俏佳人，不由冒了一身冷汗——

這怎麼可能呢？

神偷三代　盲婦怒指老不死

一個是五十多歲的怪老頭，一個是十七八歲的俏佳人，兩個人的名字都叫趙三手，這也未免太巧了，徐仲康當然不肯相信。

他很敏感，認爲這件事可能又要橫生枝節，然而仍舊很有禮貌地對那俏佳人說：「請原諒我冒昧，我想單獨和小姐談談，不知道可不可以！」

「單獨談談？」

「是的。」

「有這麼嚴重嗎？」

「我只是想請敎幾個問題而已，請小姐不必多心。」

「好吧，你先在這裏等我一下。」

俏佳人非常爽快，畧微打量了徐仲康一眼，便親自關上店門，把那雙目失明的老太婆扶進裏面，又回來對徐仲康笑着說：「很抱歉，店裏存貨太多，沒有好地方招待客人，你如果不在意，就請坐下來吧。」

說話時，順便指了指徐仲康身後的一口小棺材，請徐仲康暫時委屈。

徐仲康還沒有坐棺材談話的習慣，可是聽到人家說得那麼客氣，不好意思不坐，便硬着頭皮坐了下去；也許是心理作用，剛坐下來就覺得有一股寒氣，循着脊椎骨一直往上升。

他有一種下意識的感覺，好像自己坐在吊死鬼的懷裏，混身上下都不是味道，同時也覺得這「趙氏棺材店」有些不太正常——

一個雙目失明的駝背老太婆！

一個嬌艷如花的妙齡俏佳人！

就這麼兩個女人，守着這麼一大堆棺材，難道家裏沒有男人嗎？

來了客人居然不開燈，弄得滿屋子都陰森森的，是什麼意思？

徐仲康越想越冒汗，越坐越冷，終於忍不住含蓄地問道：「小姐，府上停電嗎？」

「你不喜歡黑暗？」俏佳人輕鬆提出反問。

「我覺得這樣黑暗的坐在棺材堆很不舒服。」

「棺材是每個人的最後歸宿，你怕什麼？」

「不是怕，我只是不大習慣而已！」徐仲康當然不能說怕。

「那麼你一定做過虧心事！」俏佳人很武斷地給徐仲康下了一個評語，接着便回頭向裏面喊道：「奶奶，這位客人怕黑，您把電燈打開好不好？」

「——。」

裏面沒有答腔，不久，却有光綫射了過來。

那是一道很微弱的光綫，從棺材後面的房間裏射了過來，對前面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不過徐仲康已經相當滿足了，因爲這樣至少可以使他更淸楚地看到這位俏佳人的嬌艷與美麗。

俏佳人背着光綫，顯示出一種虛無縹渺的美，更增加了她的神秘氣氛。

徐仲康請求開燈，她只叫她奶奶開了裏面的燈，而且還是開了一個最多只有二十支光的小電燈，這是爲了省電嗎？

按照一般情理，似乎應該向徐仲康解釋一下才對！

她先聳肩向徐仲康扮了一個鬼臉，有些無可奈何的樣子，接着又縱身輕輕一跳，跳上徐仲康面前的一口大棺材，與徐仲康對面而坐，搖着懸空的玉腿，扯了扯迷你裙擺，才彎着腰，很大方，很親切，好像和老朋友聊天談心似地，悄悄地解釋道：「很抱歉，這是奶奶的命令，三年之內，店裏不准開燈。」

「妳奶奶就是剛才給我開門的那一位嗎？」

「是的，她每天晚上都一個人在這裏走來走去，你千萬別得罪她！」

「不會的，我怎麼會得罪她老人家呢？」徐仲康表示沒有這種可能，一邊請俏佳人放心，一邊又好奇地問道：「她爲什麼三年不准開燈？」

「噓——」俏佳人禁止徐仲康大聲談「她」，很頑皮地回頭往裏面望了一眼，看看裏面沒有反應，這才放心地對徐仲康說：「好了，談談你吧，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徐仲康。」

「你來找我有什麼事？我們以前好像沒有見過面嘛？」

「是的，說起來這件事有些冒昧，但是見到妳以後，又使我十分糊塗。」徐仲康不知如何說明這個陰差陽錯的巧合，又充滿懷疑地道：「小姐，妳眞的就是趙三手嗎？」

「這就奇怪了，如果你認爲我不是趙三手，爲什麼要來找我呢？」

俏佳人的話非常有道理，彎着腰，垂着腿坐在棺材蓋上，瞪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似乎對這個冒昧上門的不速之客很感興趣，非常有耐心地等待着徐仲康的答覆。

看樣子，她好像很樂觀，很善良，很外向，而且很好客！

徐仲康遲疑了一下，因爲這是一條唯一的綫索，必須謹愼運用才行，否則就沒有辦法找到心狠手辣的孟南天，更沒有辦法追查莎莉的屍體了；所以就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婉轉地試探着說：「也許是我的思想太落後，我覺得『趙三手』這三個字，不像是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哈，你以爲『趙三手』是我的眞名字嗎？」

俏佳人忽然神秘地笑了起來。

「這——」徐仲康不便隨便表示意見。

「告訴你好了，其實這也不算什麼秘密。」俏佳人的語氣很輕鬆，望了徐仲康一眼，好像很得意似地解釋道：「趙三手是我的綽號，我們全家人的綽號都叫趙三手！」

「怎麼會有這種事？」徐仲康想不通。

「你懂不懂這三個字的意思？」

「不大懂。」

「你應該懂的，『三手』就是三隻手，我們趙家三代都是很有名的『三隻手』，所以大家都叫我們『趙三手』，你明白了沒有？」

「妳是說——」徐仲康還不大淸楚。

「我奶奶是當年『七海神偷』的高徒，後來把她的神偷絕技傳授給我爸爸，接着我爸爸又傳授給我們，並且率領我們姐妹到處實習，偷遍天下無敵手，所以大家都稱我們趙家的老少爲『趙三手』，這回你總該明白了吧？」

俏佳人細說家醜，居然說得眉飛色舞，絲毫都不覺得慚愧。

徐仲康明白了「趙三手」的含義，馬上連想到昨夜在「殉情崖」遇到的那個趙三手，便趁機追問道：「小姐，妳家一共有幾位趙三手？」

「本來我們祖孫三代，一共有五個趙三手，可是現在只剩下我奶奶和我兩個人了。」俏佳人忽然有些傷感。

「其他三位都去世了嗎？」徐仲康認爲値得慶幸。

「去你的，你怎麼可以亂說話？」俏佳人聞言發怒，瞪了徐仲康一眼，踢了徐仲康一脚，可惜由於她坐在棺材上，沒有踢到徐仲康，又垂頭洩氣地說：「他們都被關進牢裏去了！」

「這怎麼可能呢？」徐仲康又想到了那個怪老頭。

「怎麼不可能？」

「昨天晚上我才見過妳爸爸的。」

「去你的！」俏佳人又瞪了徐仲康一眼。

「眞的，我眞的見過妳爸爸！」徐仲康再三强調。

「見你的大頭鬼，我爸爸因爲被人出賣，早在五年前被判了八年的徒刑，現在和我大姐二姐都被關在監牢裏，還有三年才能出來，你懂不懂？」

俏佳人很生氣，對徐仲康不再那樣友善。

徐仲康聽後更覺奇怪，如果俏佳人沒有說謊，那麼「殉情崖」的趙三手又是什麼人呢？

根據一般情理判斷，俏佳人絕對沒有理由說這種謊，於是他又愼重地問道：「小姐，妳能斷定妳爸爸現在監牢裏嗎？」

「怎麼不能，今天下午我還到監獄去探望過他老人家的！」俏佳人想不通徐仲康在玩些什麼花樣。

「這就奇怪了！」

徐仲康忽然站起身來，並且掏出昨夜在雨地上所拾到的名片，無法再判斷這些奇怪的問題——

即使她爸爸可能逃獄出來做孟南天的帮兇，但是在做案以後，也絕不可能再回到監牢裏面，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趙家與昨夜的連環謀殺案無關，這張名片又怎麼會遺落在現場的大門內呢？

俏佳人聰明伶俐，冷眼旁觀之下，發覺徐仲康不像無中生有，便開始認眞地反問道：「徐先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徐仲康搖了搖頭，忽然靈機一觸，連忙追問道：「妳看過這張名片沒有？」

「這是我們棺材店印的名片，不過已經很久不用了。」俏佳人接過名片看了一下，抬頭望着徐仲康，似乎很奇怪徐仲康爲什麼會有這張名片。

徐仲康沒有再追問名片的事，却又進一步改口問道：「今天的報紙妳看過沒有？」

「兩件驚人的謀殺案，都找不到兇手的綫索，你是不是問這件事？」

「是的，這張名片就是在那棟空房子的大門內，被我無意中發現的，所以我才會按照名片上的住址找到這裏來。」

「什麼？」

俏佳人聽到這番話，神色突然一變，又把手中名片仔細打量了幾眼，發覺謀殺案已經牽連到「趙氏棺材店」，不由敏感地向徐仲康問道：「你是什麼人？」

「請放心，我不是警察！」

「旣然不是警察，爲什麼要調查這些事？」

「爲了好奇，也爲了替死者伸寃！」

徐仲康恐怕俏佳人多心不肯合作，便把昨夜所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然後再把問題轉到怪老頭身上，溫和地向俏佳人解釋道：「他說他叫趙三手，又說他家裏祖孫三代都開棺材店，妳想想看，當我拾到這張名片以後，能不來找他嗎？」

「豈有此理，什麼人敢冒充趙三手之名在外面胡作非爲？」

俏佳人突然大發雷霆，也從棺材上跳了下來，非常衝動地對徐仲康說：「徐先生，請你相信我的話，我們趙家雖然被稱爲三隻手，但是我們絕不亂偸，我們是刦富濟貧，專門與貪官污吏作對，從來都沒有幹過殺人的勾當；尤其是自從爸爸和大姐二姐被害入獄以後，奶奶已經禁止我再出去做案，她說這是我們趙家的黑暗時期，應該從此改邪歸正，日夜盼望爸爸和大姐二姐刑滿出獄，所以連店裏的電燈都不准我開，她要在黑暗中反省過去，期待爸爸出獄後的光明，你說的那個趙三手，絕對不是我爸爸，我可以發誓，你也可以到監獄去調查！」這段話說得太長，顯示出俏佳人內心的憤怒與委屈！

徐仲康不能不相信，然而仍舊困惑地自言自語道：「那麼那個趙三手是什麼人呢？」

「——。」

俏佳人沒有說話，正在研究徐仲康所說的趙三手。

沉默之中，棺材後面忽然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憤憤地叫道：「一定是『老不死』幹的，他還嫌害我們害得不够，想把我們兩個也弄進監牢去！」

話聲剛落，俏佳人的奶奶——那個雙目失明的老太婆，忽然扶着棺材走了出來！

俏佳人一聽，立刻上前扶着老奶奶問道：「奶奶，眞是『老不死』幹的嗎？」

「除了他還會有誰？一定是他！」

老奶奶的語氣非常肯定，而且從神色之中，似乎對那個「老不死」恨之入骨。

徐仲康又驚又奇，連忙向俏佳人插嘴急問道：「老不死是誰？」

「就是陷害爸爸和大姐二姐坐牢的人，這個老東西可惡極了，不但忘恩負義，而且還恩將仇報，他——」

俏佳人咬牙切齒，想訴說「老不死」的罪狀，被老奶奶拉了一把，沒有再說下去。

老奶奶向徐仲康走了兩步，一邊拉着孫女兒的手，一邊向徐仲康查詢道：「你說的那個趙三手，有五十多歲，又瘦又矮又禿頂，說起話來老不正經，對不對？」

「對，就是這個樣子，一點都不錯！」徐仲康興奮地叫着，又迫不及待地上前追問道：「他不住在這裏嗎？」

「哼，他早就不敢回來了！」奶奶怒容滿面。

「您知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你到『萬花樓』去找他保證一找就找到！」

「萬花樓？」徐仲康感到陌生。

「怎麼，你連『萬花樓』都不知道，還想打抱不平嗎？」老奶奶很不高興。

「我——」徐仲康想解釋自己不是本地人。

「好了，不要說了！」

俏佳人向徐仲康使了個眼色，拉着徐仲康走出「趙氏棺材店」，又低聲道歉着說：「很對不起，我奶奶的脾氣就是這樣。」

「沒關係，妳知不知道『萬花樓』在那裏？」

「在『西碼頭』那邊。」

「能不能帶我走一趟？」

「哦，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帶路，只是『萬花樓』不行。」俏佳人不安地搖頭。

「妳怕見到『老不死』？」

「去你的！」

「那妳——」

「大笨牛，那地方女孩子不能去，你還不懂嗎？」俏佳人又瞪了一眼。

「哦，我懂了，謝謝妳！」徐仲康恍然大悟，連連點頭，告辭時，忽然又好奇地詢問道：「趙小姐，妳的眞名字叫——」

「叫如燕，幹什麼？」

俏佳人含笑帶羞，輕輕答了一聲，又刁鑽地問了一句，順便還望着徐仲康眨了眨那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

答得很有詩意，問得很有學問！

徐仲康平時很不容易臉紅，此刻被問得鐵腮發燒，兩耳滾燙，傻呼呼地笑了一下，搓着手回答道：「既然已經相識，連名字都不知道多傷感情！」

「好，趙如燕能認識你，感到很榮幸，祝你馬到成功，替我把『老不死』好好整一整！」俏佳人慷慨地伸出纖纖玉手。

「謝謝妳的帮忙！」徐仲康大大方方地握上去了。

「我很欣賞你這種個性，找到『老不死』以後，希望你能給我個消息。」俏佳人又把名片還給徐仲康。

「這是應該的，我告辭了！」

徐仲康鬆手告辭，離開友善的趙如燕，馬上攔住一部計程車，雄心勃勃地到「萬花樓」去捉拿「老不死」——

無意中拾到的一張名片，居然使他得到這麼多的收穫，而且還邂逅了一個嬌艷絕色的「三隻手」，這是他沒有料到的事，不知這如花似玉的趙如燕會帶給他什麼樣的命運！

娼門尋兇　鐵漢獨闖樓上樓

趙如燕說到「萬花樓」女孩子不能去，大概不會是什麼好地方！

夜色正濃，計程車把徐仲康載到「西碼頭」，看到街頭巷尾的氣氛，以及妖女怪男的神態，徐仲康才知道自己已經進入不平凡的風化區，於是很不自然地向司機問道：「萬花樓在那裏？」

「馬上就到！」

「是幹什麼的？」

「先生，您這是考我嗎？」

「不，我是從外地來的，聽說『西碼頭』這一帶有一家『萬花樓』，想去見識一下。」

「既然這樣，我就給您介紹一下好了。」司機談到「萬花樓」，忽然把車子停在路旁，精神百倍地回頭對徐仲康說：「不是我吹牛，『萬花樓』可以說是本地規模最龐大，設備最豪華，水準最高，情調最好的『公館式的妓院』，那裏面的妖女，嘿，眞是比自己太太還要，還要——」

談到「萬花樓」的妓女，司機不由眉飛色舞，比手劃脚，樂得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徐仲康微微一笑，不等司機形容，便插嘴問道：「什麼叫『公館式的妓院』？」

「所謂『公館式的妓院』，又叫做『家庭妓院』，『萬花樓』一共有四層樓，每層樓分成好幾家，每一家裏住着一個妓女，您進去以後，選好了自已所喜歡的，繳足了鈔票，短時間休息也好，長時間休息也行，在裏面住他一兩個月更受歡迎，她可以像太太一樣侍候你，與你擧案齊眉，與你相敬如賓，與你日夜——嘿，那眞是男人的樂園，光棍的逍遙站，還有這個什麼——」

一邊說，一邊笑，一摸鼻子抓頭皮，司機口沫四賤，直吞口水，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躍，好像已經進入「萬花樓」，醜態百出，既可憐又可笑。

徐仲康瞭解「萬花樓」的行情，連忙含笑催促道：「謝謝你的說明，快開車吧！」

「咦？這麼幸福的地方，您不進去享受一下嗎？」司機似乎對徐仲康很失望。

「你是說——」徐仲康仔細一瞧，原來車子已經停在「萬花樓」的門前，於是付錢下車，特別多賞了一些小費，又對司機說：「好，我現在進去享受，謝謝你。」

「將來等我有了錢，我一定要——」

司機收起鈔票，想發表自己的願望，發覺徐仲康已經轉過身去了，這才想入非非地開着計程車走了——

時間還不到晚上十點鐘，正是「西碼頭」最熱鬧的時候！

燈紅酒綠，遊人如鯽，一片世紀末的繁華氣象，男男女女，歡歡樂樂，都不是好東西。

司機的話一點都不過份，「萬花樓」樓高四層，氣派非凡，站在門外似乎都能嗅到裏面的脂粉氣息與色情情調。

徐仲康做了一次深呼吸，下意識地回頭往四下望了一眼，帶着幾分犯罪的心情，慌慌張張地闖進了「萬花樓」的大門——

很多男人都喜歡找藉口風流，然而他自從新婚愛妻葬身怒海以後，受到那麼大的打擊，他都沒有到這種地方來找尋刺激；今夜試闖娼門，爲的是捉拿那個冒充趙三手殺人的「老不死」，所以進門之後，馬上對一個走過來招待員說：「我要見你們老闆！」

「先請這邊坐，小的馬上去給您請老闆來！」

招待員鞠躬帶路，把徐仲康帶進門內左右側的會客室，敬烟奉茶，服務周到，替徐仲康點燃香烟以後，才彎腰低頭退出會客室，禮貌相當够水準。

徐仲康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想到自己已經進入娼門，心裏覺得十分不安，好在「萬花樓」不像一般低級妓院，還沒有妓女來向他糾纏，使他在不安之中又感到十分安慰——

招待員是個衣着整齊的黃色紳士！

會客室佈置得高雅華麗！

從進門到現在，一個女人都沒有露面！

表面上充滿了肅穆與莊嚴之感，如果不說，誰也不會相信這是出賣靈肉的地方！

「嗯，這裏的老闆眞是懂得客人的心理！」

徐仲康正在讚嘆老闆的生意手法高明，忽然聽到輕微的開門聲，沒等抬頭，便嗅到一股令人窒息的香氣，抬頭看時，會客室門外已經走進來一個女人——

這女人年約四十，皮膚很白，肉很多，穿得露背袒胸，戴得珠光寶氣，眉會飛，眼會瞟，嘴巴鼻子都會做文章，走起路來像一條發了福的眼鏡蛇，狠搖猛擺，腰上好像裝了彈簧——

簡單說起來是徐娘半老，風韻太多，脂粉過剩，皺紋滿靨，如果時光回轉二十年，必定是風騷入骨，人見人醉，可惜現在只能給人一種想吐又吐不出的第七感——

沒等搖到徐仲康面前，就裝腔作勢地伸出食指向徐仲康畫了半個圓，然後才自作多嬌地嚶着說：「喲，這位小兄弟，是那一陣風把你吹進『萬花樓』來的呀？」

「妳就是這裏的老闆嗎？」徐仲康禮貌地站起身來。

「老娘姓萬，人稱『萬人迷』，靠當家的留下幾畝薄田變賣，開了這家『萬花樓』普渡衆生，混一碗『紅娘飯』吃，以後還要請這位小兄弟時常來栽培，嘻嘻！」

不倫不無地說了這麼一段開場白，這個自稱「萬人迷」的半老徐娘，來到徐仲康面前，摸了一把，瞟了一眼，笑了兩聲，然後便轉身拉徐仲康一起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徐仲康覺得有些吃不消，正想說明來意時，忽聽克嚓一聲，會客室的電燈滅了——

這是幹什麼？

難道「萬人迷」想親自接客嗎？

徐仲康憤然起身，毫不客氣地聲明道：「妳不要誤會，我今夜不是來找妳的！」

「我知道，你先別吵，看完了再說！」

「看什麼？」

「看我們『萬花樓』的『萬花爭寵』！」

「萬人迷」伸手又把徐仲康拉到沙發上坐下，並且伸手指向會客室四周的牆壁。

這時候，徐仲康才發覺四周牆壁又透出彩色的光綫，原來「萬人迷」正在爲他放映小電影——

四周牆壁上現出一條環繞連接的彩色銀幕！

銀幕上分成數十個方格！

每個方格裏都映出一個活動的鏡頭！

每個鏡頭都有號碼！

每個鏡頭裏都有一個全裸的少女，正在表演各種春閨難耐孤枕苦的姿勢，令人容易冒汗！

徐仲康穩住心神，不接受誘惑，並且冷言向「萬人迷」質問道：「妳給我看這些幹什麼？」

「這樣一目了然，可以節省你很多選擇的時間，你喜歡那一個，我馬上就派人送你到她家去。」

「妳先把燈打開！」

「決定對象了嗎？」

「決定了！」

「我知道不會困難的，『萬花樓』中環肥燕瘦，色貫古今，任何客人上門都不會選不到對象的，嘻嘻！」

「萬人迷」以爲今夜的鈔票已經賺定，立刻開燈轉身，拉着徐仲康的手，做了好幾個自以爲迷人的表情，然後又輕聲細語地向徐仲康含笑問道：「你要那一個？」

「我要鏡頭上沒有的！」徐仲康反握住「萬人迷」的雙手。

「喲，想不到你還是個識貨的人！」「萬人迷」有些受寵若驚，嬌滴滴地叫了一聲，貪婪地盯了徐仲康一眼，連忙抓緊徐仲康的手，浪蕩地喊道：「你看中老娘我啦？」

「我看中了妳這裏的一個貴賓！」

「貴賓？」

「我是專程來拜訪『老不死』的！」

「你——」

「萬人迷」猛然撒手起身，臉色一沉，馬上失望而震驚地指着徐仲康喝問道：「我這裏都是年輕貌美的大姑娘，那裏有什麼『老不死』？」

「不要裝糊塗了，我希望妳能爽快一點，把『老不死』交出來，免得大家傷感情。」徐仲康也拉長面孔起身。

「好小子，你居然敢威脅我，你以爲『萬花樓』是可以讓你隨便撒野的地方嗎？」「萬人迷」開始潑辣。

「我沒有時間和妳囉嗦，趕快把『老不死』交出來！」徐仲康開始強硬。

「沒有，我這裏沒有『老不死』，有也不會交給你，你趕快給我滾出去！」

「萬人迷」一手叉腰，胡喊亂叫，擺出一副潑婦罵街的姿態，向徐仲康強下逐客令。

徐仲康突然揮手打了「萬人迷」一巴掌，打得「萬人迷」轉了二圈，又板着面孔警告道：「我已經有言在先，別逼我對妳傷感情！」

「萬人迷」身爲「萬花樓主」，在「西碼頭」一帶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此刻捱了巴掌，不由勃然怒吼一聲，罵道：「好啊，你竟敢對老闆娘無禮，你，你——」

「我要『老不死』，妳交不交出來？」徐仲康又舉起鐵拳。

「造反了，來人哪，來人哪！」

「萬人迷」捱掌肉痛，見拳心慌，一看情勢不妙，轉身便狂喊急逃，似乎想叫「萬花樓」的保鏢來解圍。徐仲康眼明手快，立刻搶步攔路，並且掏出手鎗往「萬人迷」胸前狠狠一頂，厲聲斥道：「妳再叫！」

「我——」「萬人迷」恐懼後退。

「妳找死！」徐仲康持鎗緊逼。

「好了，好了，今夜老娘認栽！」

「妳早就該認栽了，老不死躲在什麼地方？」

「先回答我一個問題，我馬上帶路。」

「快問！」

「老娘已經認栽了，你還兇什麼？」

「這是妳自討沒趣！」

「好，好，算我開窰子缺了德，遇上你這個掃帚星。」「萬人迷」雙手護胸，連連點頭，一直退到沙發前，又向徐仲康問道：「你幹什麼要這樣急着找『老不死』？」

「爲了昨天晚上的謀殺案！」徐仲康持鎗說明來意。

「是他幹的？」

「廢話。」

「唔，怪不得，怪不得！」「萬人迷」連點兩下頭，往沙發上一坐，不由氣憤地叫道：「怪不得他這兩天對我特別孝順，原來是這麼回事！」

「萬人迷，不是我用話來恐嚇妳，如果讓警方知道妳這裏藏着一個殺人兇手，我看妳這個『萬花樓』還怎麼混下去！」徐仲康趁機分析利害關係。

「不用你說，這些事我懂，跟我走吧！」

「萬人迷」變得很快，經過一番考慮，立刻決定帶徐仲康去找「老不死」。

徐仲康當然很高興，不過和這種女人辦事不能不預防萬一，所以跟在「萬人迷」身後，依舊鎗不離手。走到會客室門旁，開門時，「萬人迷」忽然回頭對徐仲康冷笑道：「有一件事，我要先告訴你，別以爲我是怕你才帶你去找『老不死』！」

「還有別的原因嗎？」

「原因還有兩個，第一，我是做生意的人，不願意自己家裏沾上血腥味，第二，『老不死』到我這裏來，並沒有告訴我殺了人，我恨他這一點，所以要出賣他。」

「對，妳的觀念非常正確，他先對妳不忠，妳當然可以對他不義，請帶路吧。」徐仲康順便奉承了兩句。

「不必說好聽的，我問你，你是不是條好漢？」「萬人迷」忽然提出這麼一個問題。

「此話怎講？」徐仲康沒有隨便回答。

「我已經答應帶你去找『老不死』，如果你是好漢，應該給我留一點面子，把鎗收起來！」

「沒有問題，我相信妳！」徐仲康把手鎗往懷裏一插，又掏出來笑着說：「不過我還是要先聲明一下，如果需要我，再掏鎗的時候，那就——」

說到一半，收鎗攤手，不再多言。

「萬人迷」斜瞪了一眼，却很想向徐仲康賣騷，却很識相地冷笑道：「任何事情都要先往好的一方面想，如果我帮你捉拿『老不死』成功——」

「我馬上擺一桌上好的酒席向妳致謝！」徐仲康立刻把話接了下去。

「好！」

「萬人迷」伸出食指向徐仲康點了一下，隨卽開門要離開會客室。

徐仲康冷眼一瞧，發現門外站着四名彪形大漢，不由揑了一把冷汗。

正想採取行動時，忽聽剛才那個招待員向「萬人迷」鞠躬問道：「老闆叫人有事嗎？」

「沒什麼，你好好照顧生意，我帶這位小兄弟回房休息去。」「萬人迷」回頭拉起徐仲康的手。

「是，」招待員再度鞠躬，同時揮手驅走四名大漢，讓出一條出路。

徐仲康有驚無險，向招待員含笑打了個招待，便跟着「萬人迷」走進電梯——

電梯緩緩上升，「萬人迷」討好似地炫耀着說：「怎麼樣，我對你沒有失信吧？」

「很好，不愧爲君子！」徐仲康滿意地點頭。

「見到老不死以後，你準備怎麼樣收拾他？」

「那要由他的態度來決定！」

「你好像很有把握？」

「因爲我對妳很有信心！」

「哈哈哈哈！」

「萬人迷」忽然放聲大笑，笑聲未畢，電梯已經停止上升。

走出電梯間，先向徐仲康做了個手勢，表示已經接近戰場，又低聲介紹道：「這是『萬花樓』的『樓上樓』，也是我『萬人迷』的專用禁地，有資格上來的男人還不太多，你知道嗎？」

「那我眞是太榮幸了！」徐仲康站在電梯間門外，仔細查看形勢，判斷這「樓上樓」乃是「萬花樓」第四層上面加蓋的一個小閣樓，地方不大，却顯得十分幽靜，於是有些心急地問道：「老不死在那裏？」

「在我床上，你自己去吧！」

「萬人迷」伸手一指，指向左側一個房門，趁徐仲康分神時，突然閃身衝進電梯間，孤單單地下樓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

徐仲康發覺時已經來不及！

想追，電梯已走！

想喊，又怕驚動床上人！

一時想不通「萬人迷」這一招的目的，只有硬起頭皮向左側的房門行去——

事情變得太快，也太可怕，他不得不再度掏出手鎗！

這「樓上樓」只有三個房間，一間是浴室，一間是客廳，門都沒有關，唯一房門緊閉，令人莫測高深，就是左側這一間。

「老不死」會在裏面嗎？

「萬人迷」爲什麼要臨陣脫逃呢？

四面楚歌　緩兵智鬥萬人迷

徐仲康站在緊閉的房門前，抬頭望了望走廊上的電燈，回頭看了看浴室和客廳，都顯得非常平靜，看情形不可能有埋伏，然而他始終猜不透「萬人迷」的心意。冷靜片刻，他覺得自己已經騎虎難下，馬上持槍推開了房門——

房內更靜！

靜得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門已開，福禍已定，再猶豫就顯得太無能，於是他持鎗開始進房；沒想到剛剛跨進房，就聽到一聲冷鎗——

「砰！」

「啊？」徐仲康來不及閃躲，子彈已經撲面而來，但覺右手一痲，手中鎗已經被擊落地，當時他知道自己已經上當，連忙採取緊急措施，想先拾起手鎗抵抗，可是他來不及彎腰就聽到有人厲聲吼道：「站住！」

「啊？」徐仲康又吃驚地叫起來！

因爲那一聲「站住」吼得太可怕，也太使他想不通！吼聲來自床上，床上躺着一個人，手裏握着鎗，鎗口正對着徐仲康！

親愛的朋友，你猜徐仲康爲甚麼會如此吃驚？如此慌張？原來此刻床上所躺的，正是剛才臨陣脫逃的半老徐娘，過份的吃驚，使他放棄了抵抗——

這簡直是的不可能事！

從「萬人迷」逃進電梯間，到躺在床上向徐仲康開鎗，前後一共還不到五分鐘時間，除非是精通七十二變的孫悟空，否則怎麼會製造這種奇蹟呢？

「萬人迷」不但躺在床上，而且已經玉體橫陳，雖然是徐娘半老，也相當奪魄勾魂；這妖精望着目瞪口呆的徐仲康，持鎗伸了個懶腰，蕩氣逼人地笑道：「怎麼啦？剛見面就不認識我了嗎？」

「妳這是甚麼意思？」徐仲康想衝過去。

「我這是好事做到底，帮忙帮到家！」「萬人迷」機警地擺了擺手鎗。

「老不死在那裏？」徐仲康停步質問。

「在床下！」「萬人迷」輕輕拍了拍床鋪。

「甚麼？」

「老不死詭計多端，我担心你吃不住他，所以先替你把他綁起來塞在床下，免得你浪費精力！」

「胡說八道，妳——」

「哎，哎，在鎗口之下說話要有禮貌，你如果不信，我可以用事實證明。」

「萬人迷」非常神氣，先提醒徐仲康注意自己的處境，又故弄玄虛地斜瞪了徐仲康一眼，然後竟用脚跟敲着床鋪喊道：「喂，老不死，趕快發一點聲音給我這位小兄弟聽，讓他相信我沒有騙他。」

「唔——唔——」說也奇怪，床上剛說完話，床下居然眞的有了聲音，雖然無法斷定是不是「老不死」，但至少可以證明確實有人。

這樣一來，徐仲康又糊塗了！

本來他剛才發覺「萬人迷」逃進電梯間以後，認爲「萬人迷」必定會下樓調兵遣將，來找他報一掌之仇，可是看現在這種趨勢，「萬人迷」既然已經把「老不死」綁在床下，就表示決心與「老不死」化友爲敵，爲甚麼還要向他開鎗示威呢？

他想不通「萬人迷」爲甚麼如此不近情理！

「萬人迷」却持鎗搖腿，一方面炫耀自己的肥肉，一方面又得意忘形地向徐仲康解釋道：「老不死嘴裏被我塞了一條內褲，所以不能和你打招呼，這一點你一定要原諒他。」

「唔——唔——」床下又傳來了掙扎的聲音，不知道「老不死」想說些甚麼。

徐仲康心念一轉，馬上猜透了「萬人迷」的心意，於是心平氣和地笑道：「我不會白讓妳帮忙的，有甚麼條件，妳儘管開出來好了！」

「談條件多不好意思！」「萬人迷」伸伸腿。

「不必客氣，我把『老不死』帶走，妳要多少錢？」

「我的錢比你多，不想再要了！」

「那妳打算怎麼樣？」

「你想想看，我爲甚麼要替你把『老不死』綁起來？」

「妳不是說『免得我浪費精力』嗎？」徐仲康忽然想到「萬人迷」剛才所說的話。

「這就對了！」「萬人迷」很滿意徐仲康的領悟力，馬上改變了一個姿勢，斜倚床頭，依舊舉鎗面對徐仲康，拉過毛巾被半掩玉體，居然不知羞恥地笑着說：「我替你節省了一份精力，現在我要你把這份精力送我做個紀念。」

「甚麼？」徐仲康聞言大怒。

「不必緊張，你先回頭看看！」「萬人迷」微微一笑，又開始向徐仲康炫耀她的神通。

徐仲康心裏納悶，回頭一看，房門外已經有四名大漢把守，這才感到問題嚴重。

「萬人迷」的笑容叫人噁心，然而此刻有鎗在手，又有人助威，行情已經暴漲，她想利用「老不死」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沉默片刻，命令門外大漢關門，又笑眯眯地對徐仲康說：「你再看看這兩邊

的牆壁！」

「哼！」徐仲康心裏已經冒火，却又不能不看，結果一看之下，頓時吃了一驚！

臥室兩邊的牆壁上，忽然打開四個小窗口！

每個小窗口都伸進一枝鎗來！

每枝鎗都不約而同地慢慢向徐仲康瞄準！

這是一個佈滿天羅地網的虎穴，也是一個插翅難飛的死牢，而且還是位於「萬花樓」的最高處，縱有三頭六臂，恐怕也難殺出一條活路，徐仲康應該怎麼辦呢？

沉默之中，「萬人迷」忽然把手鎗往沙發上一抛，輕鬆愉快地向徐仲康笑道：「好了，該說的我都說過了，你是聰明人應該有最聰明選擇才對！」

「——。」徐仲康正在愼重思考。

「其實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要怪也只能怪你長得太討人喜歡，對普通男人，我很少會這樣動心的，怎麼樣？別浪費時間好不好？」「萬人迷」急急催促。

「——。」徐仲康面色發青。

「很簡單，獻出我替你節省的一份精力，好好慰勞我一下，我就開門送你走路，否則的話——」「萬人迷」又想威脅。

「好了，不要再說了，我答應妳的勒索！」徐仲康的態度非常嚴肅，先打斷「萬人迷」的話，向「萬人迷」表示投降，又認眞地補充着說：「不過妳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你有甚麼條件？」

「今夜絕對不行！」

「爲甚麼？」

「因爲『老不死』的問題還沒解決，我根本沒有心情陪妳作樂！」

「你想使用『緩兵計』嗎？」

「事實也是如此，這種事必須兩廂情願才能盡興，妳應該比我淸楚才對，話到此爲止，如果妳不同意，儘管下令開鎗好了！」

徐仲康面臨死亡，絲毫都不畏懼！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完全拒絕是不行的，所以馬上扳起面孔和「萬人迷」正式攤牌，並且沉着地到沙發上坐了下來，慢慢吸烟等待「萬人迷」的最後決定。臥室裏靜悄悄的，只有兩邊牆壁上的四支長鎗，在默默地跟着他移動方向！

「萬人迷」斜倚床頭，一言不發，似乎在考慮徐仲康所說的話！

這女人不比一般的蕩婦，靜靜地端詳着徐仲康面部的表情，足足考慮了五分鐘之久，忽然穿衣下床，拿起自己的手鎗，向徐仲康發出神秘的淫笑，坐到徐仲康斜對面的沙發上，溫和而陰險地說：「好，我也接受你的條件，不過我還要提醒兩點。」

「請吩咐！」徐仲康心裏非常高興。

「第一點，從今天開始，你和『老不死』慢慢算帳，我絕不限制時間，不過等你算完帳以後，必須馬上來向我報到，你辦了幾天事，就要在我這裏住幾天，我們公平交易，你有甚麼意見？」

「我不同意！」徐仲康當面拒絕。

「爲甚麼？」面色遽變。

「今天已經快要結束應該從明天開始計算。」

徐仲康故意虛張聲勢，爲了解除「萬人迷」的疑心，居然和「萬人迷」爭執計算日期的方法。

「萬人迷」聽到這些話，不由鬆了一口氣，更覺得徐仲康天眞得可愛，於是立刻滿口答道：「沒有問題，就照你的意思，明天開始計算。」

「謝謝妳的慷慨，第二點是甚麼？」

「第二點我要告訴你，我是眞心想和你交個朋友，你千萬不能異想天開，以爲逃過今夜就可以天下太平，我們完全是兩廂情願的君子協定！」

「當然，我也不是輕易失信的人！」

「那就好，你現在開始辦你的事吧，我絕對保持中立。」

「謝謝妳。」

徐仲康替「萬人迷」燃上一支香烟表示友善，拾起被擊落的手鎗，往懷裏一揷，馬上把「老不死」從床下拖了出來——

「老不死」還是昨夜在「殉情崖」上那副德行，不死不活的，只是此刻手脚已經被綁，樣子有些狼狽。從床下被拖出來以後，先瞪了徐仲康一眼，接着便坐在地板上向「萬人迷」掙扎咆哮，可惜嘴巴被塞，無法表達。

徐仲康伸手拉出「老不死」口中的內褲，壓下滿腔怒火，冷冷地問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呸！」「老不死」先向「萬人迷」吐了一口髒水，才抬頭有些不服地向徐仲康反問道：「你先告訴我，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很簡單，你冒充『趙三手』之名殺人，『趙三手』就把這裏的地址告訴了我！」

「你去過『趙氏棺材店』？」「老不死」好像很奇怪。

「當然，這只能怪你自己太大意，你把棺材店的名片遺落在大門口，我就拿着名片找到了眞的『趙三手』！」

「名片？」「老不死」更感吃驚。

「難道不是你遺落的嗎？」

「啊，啊，想不到我會栽在他手裏！」

「老不死」突然驚呼兩聲，似乎已經從徐仲康

的話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答案，同時也神色沮喪地垂下頭去。

徐仲康聽出「老不死」話中有話，立刻追問道：「你說甚麼？」

「丟人的事不談，我現在已經認栽，你看着辦好了！」

「老不死」失去「萬人迷」這座靠山，自知今夜無法再耍陰險，便想避免皮肉之苦，保持大將風度，表示願意聽從徐仲康處理。

「萬人迷」坐在一旁，只是欣賞，不發一言。

徐仲康不願浪費唇舌，想了一下，開口便直接盤問道：「你把莎莉的屍體藏在甚麼地方？」

「交給孟南天了！」「老不死」斜掃了徐仲康一眼。

「孟南天在甚麼地方？」

「如果你能替我報仇，我就告訴你！」「老不死」忽然提出要求。

「你們兩個狼狽為奸，有甚麼仇可報？」

「你不知道，這小子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我幫他殺了人，他居然不肯讓我和他躲在一起，害得我在陰溝裏丟人現眼，你說他這算甚麼東西？」

「老不死」大發牢騷，一方面罵孟南天不够意思，一方面罵「萬人迷」不够朋友，同時還理直氣壯答覆徐仲康的問題，眞不愧是一根回鍋老油條。

「萬人迷」聽不順耳，馬上嬌叱道：「哎，老不死的，你說話可要乾淨一點，甚麼陰溝陽溝的，是你先隱瞞我，能怪我不够朋友嗎？」

「今夜算妳厲害，我不和妳爭！」

「明天我也不輸你！」

「妳永遠比我厲害，我怕妳，這總可以吧？」

「老不死」知道這時候不能再觸怒「萬人迷」，乾脆裝孫子裝到家，不和女人家一般見識。

徐仲康向「萬人迷」揮了揮手，禁止「萬人迷」佔用他的時間，又向「老不死」追問道：「孟南天躲在甚麼地方？」

「詳細地點他不肯告訴我，不過我還是有辦法找到他。」「老不死」似乎想賣關子，望了徐仲康一眼，接着又焦躁地叫道：「哎，你究竟能不能替我出這口氣嘛？」

「你急着問這個幹甚麼？」

「如果你有把握對付他，我可以想辦法把他騙出來和你見面！」

「好，你現在就打電話叫他到這裏來！」徐仲康拿起電話機走到「老不死」面前。

「不行，我反對！」「萬人迷」忽然又插嘴嚷着說：「如果要見面你們另約地點，我這裏還要做生意！」

「那就約他到『第一公園』後門內見面好了，今夜十二點正，我在那裏等他，你一定要想辦法叫他準時赴約！」徐仲康武斷地做了決定。

「我可以試試看，不一定能成功。」

「不管能不能成功，你最好別想玩花樣！」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我願意繼續被押在這裏，一直等到你宰掉孟南天回來。」

「老不死」好像急於叫徐仲康替他報仇，竟自動提出一個可以使徐仲康對他放心的辦法，來證明他是眞心與徐仲康合作。

「萬人迷」覺得這辦法很理想，至少徐仲康還要再到「萬花樓」來處置「老不死」，於是又自告奮勇地插嘴說：「我以財產、地位，和性命担保，『老不死』押在我這裏絕對逃不掉，放心好了。」

「好，你現在馬上打電話連絡！」

徐仲康認為這辦法不會有問題，便解開「老不死」雙手的繩子，當面監視「老不死」打電話，午夜十二點的約會，就這樣決定了——

這算是甚麼約會呢？

「第一公園」的後門，就在「趙氏棺材店」的斜對面；徐仲康選擇這地方和孟南天見面，也許是希望在必要的時候，請趙如燕助他一臂之力，因為面對這一批經驗豐富的牛鬼蛇神，使他漸生孤掌難鳴之感。

時間在靜悄悄中溜走，轉眼已是十一點半！

徐仲康靈機一動，馬上掏出那張名片，撥了一個電話到「趙氏棺材店」，聽接電話的正是趙如燕，便把到「萬花樓」找「老不死」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又誠懇地問道：「趙小姐，妳現在有沒有時間？」

「是不是需要我替你先去查看約會地點？」

「是的，我恐怕事情發生變化！」徐仲康沒想到趙如燕如此聰明。

「好吧，我現在替你出去看一下，待會兒你再打電話給我好了。」

「謝謝妳，趙小姐！」

徐仲康掛斷電話，說不出對趙如燕有多感激。十分鐘以後，他又打電話給趙如燕，根據趙如燕的實地勘察，「第一公園」後門附近沒有任何可疑的動靜。

昨夜風狂雨暴，今夜星月爭輝！

徐仲康到達「第一公園」後門時，正是午夜十二點正！他先在門外望了幾眼，沒有看到孟南天的影子，又走進後門等候。

進了後門，有兩條路通公園內部，在兩條路的交會處，有一座圓形的小山，植滿了花草樹木，好

像一個屏風，擋住了遊人的視綫。

他從右邊一條小路繞過小山，又從左邊的路回到後門，也沒有看到孟南天的影子，按理說這種約會是應該準時的，孟南天為甚麼還不來？

看看手表已過了五分鐘，心裏正在焦急，後門外忽傳來了煞車聲，使他的精神馬上緊張起來——

他站在小山前，望着公園門外的轎車，一邊暗自提高警覺，一邊注意車上的動靜，轉眼間他又感到有些失望；雖然他對孟南天的面孔並不十分清楚，但是對孟南天的輪廓，已經有了深刻的印象，而現在從轎車上出來的却是一個老年人，當然不可能是孟南天，於是他又把視綫收了回來，仍舊在門內的小山前。踱方步，同時燃上一枝烟解悶——

那老年人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裝，戴了一頂文明草帽，手裏還提了一根拐杖，雖然兩鬢斑白，却仍顯得很有精神。

下了車，看看手表，然後便走進公園的後門。

走路時抬頭挺胸，脚步穩健，拐杖根本就是一種裝飾；進門以後，看到徐仲康正在獨自吸烟。踱方步，故意咳嗽了兩聲，望了徐仲康一眼，不知是希望徐仲康走開？還是希望徐仲康瞻仰他的神采？

徐仲康只是不經意地掃了他一眼，立刻又把視綫移開，燈光之下，他覺得這老年人的相貌醜得出奇，簡直就像是吊死鬼的化身，不由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冷顫，連忙轉身繞向小山的左側。

夜這麼深，年紀這麼大，穿得這麼整齊，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幹什麼？

夜這麼深，兩個互不相識的男人在同一地點踱方步，也是一件很新鮮的事！

繞着門內的小山，一個由右而左，一個由左而右，相遇又分開，分開又相遇，時間一久，兩個人心裏好像都覺得很蹩扭，於是當他們再度在小山前相遇時，徐仲康終於忍不住停身問道：「請問老先生，你是在這裏等人嗎？」

「嗯，我在這裏有個約會！」老年人點了點頭，並沒有停下脚步，可是當他繞着小山走了一圈，再回到徐仲康面前時，也不由十分納悶地停身問道：「你呢？也是在這裏等人嗎？」

「是的，不過我所等的人沒有守時。」徐仲康又看了看手表。

「你等的是什麼人？」

「是——是一個剛認識的朋友。」徐仲康沒有說出孟南天之名，却趁機好奇地反問道：「老先生你呢？你在等什麼人？」

「我在等一個不認識的朋友。」

「不認識的朋友？」徐仲康覺得這句話有些矛盾。

「嗯，是一個叫徐仲康的人約我來的。」老年人掏出香烟解悶。

「什麼？」徐仲康聽到這句話，頓時幾乎出聲，幾乎跳了起來。

他是來和孟南天見面的，什麼時候約過這麼一位老年人呢？

一句話提高了他的警覺，他馬上想到這老年人可能是孟南天的化身，然而經過仔細觀察與辨認之後，又覺得自己想法完全錯誤——

老年人正在吸烟！公園的門燈很亮！

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老年人夾烟的一隻手；皮鬆肉少，青筋外暴，絕不是孟南天那種年輕人所化裝冒充的，所以他斷定這老年人不是孟南天，却想不通這老年人為什麼要說是被他約來公園——

經過一番考慮，他決定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客氣地說：「老先生，我就是徐仲康！」

「你就是徐仲康？」老年人突然扔掉香烟。

「是的，但是我並沒有約你。」徐仲康一直被朦在鼓裏，不得不禮貌地道：「請問你貴姓？」

「我姓高，人稱『高醜』，你應該很清楚才對！」老年人突然掏出手鎗。

「高老先生，這一定是一場誤會，我根本不認識你。」徐仲康發覺問題嚴重。

「不必客氣，也不必後悔，如果不認識我，怎麼能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

「你說要當面給我一個交代，我現在已經來了，趕快交代吧！」高醜的情緒逐漸惡劣。

「交代什麼？」徐仲康完全莫名其妙。

「交代你為什麼殺掉我的四個乾兒子和四個乾女兒？」高醜突然發出怒吼。

「你是說——」徐仲康緊張萬分。

「少裝糊塗，我是說昨夜在『殉情崖』被殺的『四醜男』和『四妖女』，如果你交代不清，可別怪我鎗下無情！」高醜慢慢舉鎗逼供。

「誤會，這完全是誤會，高老先生，你一定要聽我解釋！」

徐仲康意亂心慌，覺得這件事太冤枉，却始終想不通這場誤會是如何造成的——

午夜十二點的約會，是「老不死」在「萬花樓」打電話給他連絡的，結果孟南天該來而沒有來，半路竟殺出一個高醜來！

高醜是「四醜男」和「四妖女」的乾爸爸，是接到他的電話才來赴約的，而「老不死」打電話連絡孟南天時，他和「萬人迷」都在場監視，根本沒有機會攪鬼，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未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張菁菁、江帆分別後，隻身上路，擬往巫山探看李塞鴻與溫嬌間，究竟弄至如何結局，詎在船上，竟遇到綠林水寨盟主商仁與「劍門卜隱」吳口天和女兒吳鳳，同在動同船的一個叫王老爺的身上所藏碧玉鳳凰的念頭，不料他們全都看走了眼，那身懷異寶之人竟是武林中人所不知的厲魔山莊高手，但那批高手似對水特別懼怕，千方百計逃往岸上，吳鳳更被擒上岸，關山月與商仁追至岸上，商仁發出暗器殺了對方三人，那王老爺親自出手，正欲把商仁擊斃之際，關山月忙撤劍削斷對方烟桿——

自古聖賢皆寂寞　由來達者俱狂狷

關山月也微怒道：「你眞不識好歹，假如我那一劍換了方向，只怕你已難逃腰斬之危，關某行事磊落，不忍叫你死得不明不白！」

王十方冷笑一聲道：「老夫這件皮裘乃玉羚革所製，不畏刀劍……」

關山月冷笑道：「是嗎，怎麼你的下擺少了一塊呢？」

王十方連忙低頭一看，只見自己的長袍已被人削下了尺許長的一截，而且斷衣就在自己脚下！

他的皮裘可避劍刃，却料不到關山月手中的黃蝶劍乃五異劍之一，逈非尋常兵刃可比！

一時惱羞成怒，混身骨節格格作響，蒼白的臉色漲爲血紅，凝聚功力，準備發出霹靂神拳了！

關山月見過韓方的拳勢，知道這種功夫的厲害若是由這王十方施爲，一定更爲難當，因此也凝神戒備……

可是當王十方的手剛舉起來，空中又傳出語聲道：「王十方，你可是想使用霹靂神拳？」

王十方連忙答道：「此子武功頗高，非此無以致其死命！」

空中冷笑一聲道：「假如他剛才一劍將你腰斬了，你還能發拳嗎？」

王十方神色一變，惶恐地道：「主人究竟有何指示？」

空中冷冷地道：「以情而論，厲魔山莊這次派出來的人是一個不剩的了，這次全軍覆沒責任在誰身上？」

王十方急忙道：「是屬下的過錯，屬下願以待罪之身以求補過……」

空中冷笑道：「厲魔山莊會要一個已經死去的人來出力嗎？」

王十方嚇得雙腿一軟，坐倒在地上！

空中又笑道：「你別嚇成這個樣子，人家不殺你，我也不會殺你，因爲你的生命已非我所有，我當然管不着你了……」

王十方又慢慢地從地上爬了起來，向空泥首道：「主人究竟要屬下怎麼樣？」

空中冷冷地道：「把碧玉鳳凰交給人家！」

王十方雖然不明白此舉是何用意，但也不敢違抗，乖乖地把懷中的木盒取了出來，空中又道：「放在地上！」

王十方應言放下，空中發言道：「姓關的，現在碧玉鳳凰已屬你所有，可是厲魔山莊爲了它犧牲了數十條人命，我絕不甘心讓你得去！」

關山月連忙道：「我並不想要它……」

空中厲聲道：「不管你要不要，反正現在它是屬於你的，你帶着它到厲魔山莊來，我要親手從你那兒奪回來……」

關山月簡直莫明其妙，不知道這個神秘怪人在搗甚麼鬼，而且也不知道該如何來應付這件事的！

空中又道：「王十方，把這姓吳的女子跟那水盜帶回厲魔山莊作爲人質，假如姓關的敢不來，就殺他們……」

王十方答應一聲，舉步向商仁走去，關山月以爲商仁一定會反抗的，誰知王十方走到他面前，他仍是呆立不動！

空中冷笑一聲道：「我已經點中他的穴道，這種手法只有我能解，因此我警告你別想救他，即使你留下他，你也救不活他！」

關山月本來想過去阻止王十方的，聞言止住脚步，眼睜睜地看住王十方把死人一樣的商仁抗上肩膀。

當他又走向吳鳳時，空中却發聲阻止道：「王十方！你之所以誤事，有一半是女人的原故，因此你不許再接觸女人，叫她自己跟着走！」

吳鳳已悠悠醒轉，聞言將頭一昂道：「我偏不去！」

空中冷笑道：「妳若是想算命的老傢伙不死，最好乖乖聽話！」

吳鳳臉色一動道：「我爹還沒有死？」

空中道：「假如他死了，我一定擲下他的頭來，不會是一塊招牌了，可是妳再說一個不字，我就拿腦袋給你！」

吳鳳果然不敢再倔强，空中笑笑道：「關山月，你說五台山上有個姓張的女孩子很了不起，她能够跟我這神出鬼沒的手段一抗嗎？」

關山月到現在爲止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沒看見，因此遲疑着未能答覆，空中哈哈笑道：「這個問題我留着給你去慢慢考慮，可是我提醒你一句，三天之內，你若不趕到厲魔山莊，我就拿五台山上人作爲抵押，每天殺一個給你看看……」

關山月忍不住叫道：「不必等三天，也不必上厲魔山莊，你現在就出來，我們把問題解決一下，我還有別的事……」

空中一笑道：「我現在不想見你，反正我給你的期限是三天，來不來隨便你，我不怕你跑了……王十方！走！」

王十方答應一聲，關山月正待上前阻止，忽然

眼前蓬的一聲，爆開一團黑霧，將他的視綫整個地遮住了。

那團黑霧也不知是什麼東西，更不知有多大，關山月只能持着劍，在裏面亂竄，可是他的活動範圍只在丈許之內，當他多跨一步時，立刻有一股無形的勁力將他逼了回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覺得身外一輕，從霧中衝了出來！

可是眼前已不見一個人影，連地下的屍首也不見了！

脚前不遠處，放着那內盛碧玉鳳凰的木盒！

他走過去拾起木盒，上面還附着一張紙條。

「如有赴約之心，愼勿開視此盒，蓋盒內之物未必爲汝之所有，如無赴約之心，則速返五台山，通知下列諸人覓地躲藏，以免爲余獵去人頭……」

接着是長長一串名單，第一個是張菁菁，其次江帆，柳依幻，樂小虹……等，凡是五台山上的女人，每一個都列上，足見此人對五台山上的情形瞭如指掌，關山月不禁駭然了！

他實在想不透這個厲魔山莊是怎麼的一號人物，可是他已領畧到那人神奇莫測的武功！

從商仁不知不覺被他制住了穴道，他就知道那人不可輕敵，張菁菁雖有蛇神可爲用，是否能敵過這個人呢？

他不敢加以預測，因此也不敢給他們招致那種危險，看來自己是非到厲魔山莊去不可了。

別說是吳口天父女與商仁掌握在他們手中了，就爲了會會這個神秘的人物，此行也是值得的！

可是厲魔山莊在那兒呢？怎麼去法呢？

那個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單單留下這一個大漏洞，茫茫大千世界，要找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實在太難了！

他怔了半天，才把木盒藏入懷中，背後已傳來一個聲音道：「你決心赴約了！」

關山月連忙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女，長髮垂肩，臉龐雖然秀麗，却冷漠得一點表情都沒有！

他怔了一怔才問道：「妳是誰？」

那少女淡淡地道：「我是厲魔山主人遣來的侍女，我叫玉芳……」

關山月連忙道：「玉姑娘……」

那少女淡淡地道：「我不姓玉，我的名字叫玉芳，你就叫我玉芳好了，不必加上姑娘兩字，我們當下人的也不敢當這個稱呼！」

關山月又怔住了，覺得這個少女冷漠得簡直不像是個人，因此一時倒不知再該說些什麼，想想才道：「妳的主人究竟是誰？」

少女玉芳冷冷地道：「你如決心赴約，自然可以見得到，何必多問呢？」

關山月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一氣之下，也懶得跟她多說話，用手一揮，沉聲道：「走吧！」

玉芳一無表情地道：「你決心去了！」

關山月怒道：「自然是決心去了……」

玉芳朝地下一蹲道：「那你騎在我身上，我背你去！」

關山月怒道：「胡鬧！我自己會走，要妳背幹嗎？」

玉芳冷冷地道：「等你慢慢地走去，三年也到不了！」

說完也不等他的同意，在他的脅下輕輕一點，關山月只覺得全身一陣痠廂，居然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玉芳將他背在身上，又冷冷地道：「你在上面老實點，肚子餓了，或者想拉屎撒尿的時候就告訴我一聲，少動歪腦筋，少自討苦吃……」

說完將身一縱，舉步如飛，關山月又羞又氣，可是全身一點力氣都用不出來，只聽得耳邊呼呼風響，山林田野像飛也似的倒退過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更不知走了多遠，關山月只覺得那一段很長很難熬的時間，也是一程很艱苦的旅途。

因爲這個叫玉芳的女子背着他並沒有走大路，想是爲着避免給人看見的緣故，他們只是向着一個不變的方向前進，有時遇上高山，有時遇上河流，有時遇上森林，都不能阻止她的進程！

登高山，如履平地，渡長河，如行平陽，越森林，如踐平原，卽使是七八丈寬的深溝，她也是一縱而過！

關山月起先是憤怒，繼之是詫異，最後是震驚了，這厲魔山莊的主人不知是怎樣一個人物？更不知有多深武功。

可是只要從這個女子身上，就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了，論身份，她僅是一個侍婢，算年齡，她不會超過二十！

然而她的武功已經是關山月平生所遇最高的一個，她輕輕地一伸手，自己連反抗的餘地都沒有，卽爲制住穴道。

她這份輕功，這份耐力，簡直比自己高上幾倍，一個侍婢已經如此，她的主人豈不是天上的神仙了？

「不！天上的神仙不會做出這等奇特的行徑，那主人自稱厲魔山主，一定是個人間的妖魔……」

他在心中胡思亂想地自問自答，天色已漸漸地

暗了下來，估計着最少也走了兩個時辰，行了幾百里路！

這是按照直綫進行而計程的，假如要順着大道，避開險阻而曲折進行，怕不已有千里之遙！

玉芳也似乎畧見疲憊，這是從她急促的呼吸中體會出來的，關山月的胸口貼着她的背心，隱隱可感汗水的潮濕！

終於她穿進一片森林，選了一塊較爲平坦的地方，停住脚步，將關山月放了下來，馬上就動手收集枯葉！

用枯葉鋪好了一個可容人平臥的葉褥，她又抱起關山月，坐在葉褥上，開始聚集枯枝，架成一個柴堆。

然後才用冷冷的聲音道：「你想吃些什麼？」

關山月的全身一點力氣都使不上來，聽由人家擺佈，心中感到十分屈辱，乃冷冷地一哼道：「我什麼都不想吃！」

玉芳的面上畧爲現出一點笑意道：「你可是在生氣？」

關山月怒哼了一聲，口中却不好意思回答，他確實是在生氣，然而又怎麼說得出口呢？

那玉芳又笑笑道：「你很不錯，居然還生得出氣來，比我以前所背的幾個人强多了，他們從我背上下來時，嚇得連骨頭都癱了！」

關山月忍不住詫然問道：「以前妳也這樣背過人嗎？」

玉芳點點頭道：「不錯！主人每次邀人回莊，採用這個方式，我前後背過四個人進莊，結果在半路上，我就殺了他們！」

關山月連忙問道：「爲什麼呢？」

玉芳笑道：「他們在我背上，看見我翻山越嶺的本事，就嚇得面無人色，這種膿包脚色，怎配與主人過手動招！」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妳主人的武功一定很高了？」

玉芳微笑道：「自然了，主人比我不知高出多少倍，我簡直無法說出他有多高，不過你也許能與主人一較高低……」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連妳都不如……」

玉芳笑道：「你太客氣了，我就是輕功較佳，還有那一手點穴功夫比你畧强，其他功力我根本就不行！」

關山月道：「這就够了，妳只要一伸手，我已失去了抵抗能力，任何功夫都使不出來，還談什麼高低呢！」

玉芳搖搖頭道：「你放心好了，主人與你較技時，絕不會跟你比點穴，這一門功夫主人已是塵世無敵，勝了你也不算希奇！」

關山月愣了一下道：「那要跟我比什麼呢？」

玉芳道：「比你所長，你如擅於使劍主人就跟你比劍，而且絕不倚仗功力取勝，只跟你在招式上論高低！」

關山月低頭不响了，仔細尋思自己該用什麼方法去與那個神秘的怪人一戰，玉芳又笑着道：「你不要現在就動腦筋，等通過了胆力測驗，才有機會與主人一決高低，那一關很不簡單呢！」

關山月又是一怔道：「什麼叫胆力測驗？」

玉芳笑道：「主人最痛恨胆小如鼠的男人，所以莊中的男人都需通過亡魂黑獄的測驗，以觀察其胆魄……」

關山月毫不爲意地說道：「那亡魂黑獄又是什麼？」

玉芳搖頭道：「這個我不淸楚：亡魂黑獄是專爲測驗男人而設，我只知道其中有三重恐怖的幻境，一重比一重厲害！」

關山月稍微感到興趣地問道：「怎麼個厲害法，會殺死人嗎？」

玉芳笑了一笑道：「既是幻境，自然不會眞正地殺人，不過你的胆氣不足，在裏面被嚇死了，可不能算是亡魂黑獄殺死的！」

關山月慨然一笑道：「既然不會眞正地殺死人，復何懼之有……」

玉芳咬咬牙，對他這番話表示不滿意道：「你不要看得太輕鬆，到時候只怕身不由己，主人設下這亡魂黑獄以來，還沒有連過三界的人呢！」

關山月一怔道：「妳不是說莊中的男人都需經過測驗嗎，那我在船上遇見的那個王師爺，以及其他的那些男人呢？」

玉芳道：「王師爺通過了第一界，在第二界中被嚇昏了，所以他的地位比其他人畧畧高些，可是還不如沈先生！」

關山月奇道：「沈先生又是誰？」

玉芳微笑道：「沈先生是主人的朋友，他是在第三界中不支而昏倒了，主人待之賓禮，這已經很少有的人才了，很多人在第一界中就嚇死了！」

關山月奇道：「妳的主人眞奇怪！怎麼會想出這種怪主意！」

玉芳一笑道：「主人把在第一界中能留住性命的人役之爲奴，在第二界中留住性命的人拔之爲管事師爺！」

關山月飛快地道：「在第三界中留住性命待之以賓，假如有人能通過三界，妳主人又將待之以什麼態度呢？」

玉芳神容一莊道：「對之尊敬！」

關山月啊了一聲，玉芳道：「主人不相信有人能通過三界，不過主人一直希望有一個人能够贏得他的尊敬，主人很寂寞……」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妳主人不甘寂寞，自為人之常情，可是他將通過三界的人視為仇敵，倒是令人不明白！」

玉芳神色一塲道：「主人學可通神，功與天齊，他最欣賞一句話：自古聖賢皆寂寞，因此對一個才能堪與他匹敵的人表示尊敬！」

關山月道：「尊敬一定要用敵意來表示嗎？」

玉芳道：「不錯！朋友可以由接交獲得，奴僕可以用權勢羅致，天下最難求者，惟敵人而已，這個道理你懂嗎？」

關山月道：「我不明白，我也無法明白，照妳主人行事的手段說來，他殺人不眨眼，仇敵不知幾許……」

玉芳大笑道：「你這樣想難怪不明白了，因為你連敵字的意義都不了解，你說的是仇而非敵，仇與敵之間的差別很大！」

關山月一皺眉道：「仇跟敵有何不同之處？」

玉芳想想道：「你殺了一個人，那個人的妻兒父母親朋來找你拚命，必欲殺你而後快，這是仇，却不能算為敵！」

關山月似解非解地道：「那要怎麼樣才能算為敵呢？」

玉芳笑笑道：「敵是一個人具有了一種你所心折的條件，使得你去想盡方法超過他，所以敵只是一個競爭的對象……」

關山月笑了一下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玉芳頗感不悅地道：「難道這又不對了嗎？」

關山月含笑道：「對是對的，不過對於這種人不應該含有敵意……。」

玉芳道：「那該如何呢？」

關山月莊容道：「對於具有一種能刺激我向上進取的力量的人，我同樣含有敬意，這種敬意使我設法去接近他，學習他……」

玉芳微笑道：「那與主人的尊敬方式並無二致，只是字眼上的不同！」

關山月搖頭道：「不！這差別太大了！」

玉芳一怔道：「剛才你對我的話一點都不懂，現在却又似乎比我更明白了，我倒要請教，差別在那裏……」

關山月道：「對於一個傾心的人，我設法去親近他，視之如良師益友此為之敬，假如是含有敵意，那就是設法去破壞他……」

玉芳哼了一聲道：「此迂儒之論也，見賢而思齊，最多只能做到與那個人一樣，以主人的才具而言，能够被他看得上眼的人已經很不錯了，有誰配做他的師傅呢？所以在主人的心中只有一個敵字而無師焉……」

關山月搖搖頭道：「此乖謬之論也，人不能每一樣都精，是故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如師，三人行，行必有我師焉……」

玉芳忽地一笑道：「你好像是在背唐代那個糟老頭韓愈的文章……」

關山月道：「不錯，韓文正公這一篇師說乃千古名言……」

玉芳笑道：「主人則認為唐代所有的大家中，唯此人最可殺，照他這種說法，似乎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人的老師！」

關山月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孔子也曾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聖人也認為人壽有限無法把一切學問都集於一身……」

玉芳哼了一聲道：「孔子曾問禮於老聃，他對老子並沒有敬之如師，相反的還排斥老子的思想，逼得他騎牛出關不知所終！」

關山月不禁一怔，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有一部份人認為是受了孔丘排斥之故，因為孔子第二次去見老子時，所持的理論似比老子更為透澈精闢，這件事是否真的如此，却沒有一個人講得清楚。

玉芳又冷笑道：「孔子是萬代共尊的聖賢，主人則認為他只有這一件事行得最可取，因為他對老子所取的態度便是一個敵字……」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妳主人是一個狂人！」

玉芳微笑道：「對了！主人平常就以狂自許，所以他立身處世的準則無一不狂，所以他最尊敬狂人……」

關山月多多少少對那個神秘的人物總算有了一點了解，因此也不多問了，玉芳又笑笑道：「我希望你能比主人狂得更厲害！」

關山月微怔道：「是……」

玉芳道：「是的！照你的胆氣而論，亡魂黑獄的第一界是嚇不倒你的，可是我希望你能狂得連過三界……。」

關山月忍不住問道：「狂與胆氣根本不是一回事！」

玉芳笑道：「絕對是一回事，狂者無懼……」

關山月連忙道：「妳弄錯了，我只聽說勇者無懼……」

玉芳搖搖頭道：「想渡過主人的亡魂三界，又豈是一個勇字所能做到的，主人的亡魂黑獄，就是勇仁智三界，第一界是測驗人的勇氣，第二界是測

驗人的心術，第三界才是測驗人的智慧，惟大勇大仁大智者……」

關山月搖頭笑道：「那我恐怕不行，智仁勇三德並具，是一個完人了，從古至今，我還沒有聽說有那樣一個完人出現！」

玉芳笑道：「所以主人才自嘆寂寞，不過主人對於那三德兼具的人說法與你不同，主人認為那是一個狂人！」

關山月道：「胡鬧！完人怎能以狂字冠之！」

玉芳笑道：「只有絕頂狂人才能通過黑獄三界，這個問題我們不必討，現在你的肚子一定餓了，告訴我你想吃什麼？」

關山月是有點餓了，但是見她除了面前那一堆火外，什麼都沒有携帶，不禁有點奇怪道：「在這個地方，有什麼就吃什麼吧……」

玉芳搖搖頭道：「不！只要你提出名目，舉凡塵世所有，我都可弄出來給你吃，假如我沒有那麼把握，就不會問你了！」

關山月見她說得如此有把握，乃故意難她道：「我想吃火腿燉豆腐，魚翅羹，蝦米炒白菜，還要一籠熱騰騰的新鮮饅頭，外加青葱甜醬……」

這些東西並不出奇，可是在這四無人烟的崇山密林裏，任何一樣材料都無法找得到，倒要看她如何交代！

誰知玉芳輕輕一笑道：「這些東西的確很費事，幸好還難不倒我！」

關山月不信道：「你上那兒找這些材料去？」

玉芳笑道：「何必去找呢？魚翅蝦米是乾海味，隨身帶着，火腿豆腐白菜饅頭，祇好就地取材，現做現吃……」

關山月被她說得怔住了，眼睜睜地盯着她，只見她從袖子裏取出一方綢帕鋪在地上，陸續取出一些小瓶小包放在上面！

一瓶甜醬，一瓶鹽，一包蝦米，一包乾魚翅，一小袋黃豆，一袋小麥還有一些不知內容，約莫有幾十包！

她把黃豆跟小麥倒出來，然後撮口作了一聲輕嘯，只聽頭上一陣掠空急响，一頭巨鷹穿林而入！

她對那頭巨鷹比了一陣手式，然後取出一個綢布袋子交給牠，巨鷹銜着口袋，振翅升空而去！

關山月一笑道：「這頭鷹是妳們養豢的麼？」

玉芳一面用手搓着黃豆，一面點頭道：「不錯！這是主人訓練的靈禽，專供差遣之用……」

關山月笑道：「難怪妳說得那麼有把握，原來還帶着一個好聽差的，任何找不到的材料，只要告訴牠一聲就行了……」

玉芳搖頭道：「不行！牠笨得很，只能做些粗活兒，差不多的事還得靠我自己，譬如說做豆腐啦，蒸饅頭啦！」

關山月一怔道：「妳要在這兒臨時做那些玩意兒？」

玉芳瞪大眼睛道：「自然了，你開出菜單我只有照做……」

關山月笑道：「我只開開玩笑，並不真想吃那些，妳隨便弄些東西吃吃算了，不必費心……」

玉芳搖頭道：「不費事！我做得出來。」

關山月道：「妳或許能做得出來，我却等不及吃！」

玉芳笑道：「我保證你等得及，最多半個時辰，我完全可以弄好！」

聽說她只要半個時辰，關山月倒又不信了，可是玉芳的動作很快，眨眼間已把黃豆與小麥都用手搓成細粉！

關山月雖然驚於她手上功力之深，却仍不信她能在半個時辰內能完事，因為看她的樣子，熬豆漿，凝豆腐，發麵粉，蒸饅頭，都需要在這裏趕現成，何況還要調製其他菜肴，沒有鍋，沒有蒸籠，這一切都不可能……

可是玉芳並不理他在旁邊嘮叨阻止，迅速地將火分為幾個小堆，折了幾根樹枝，搭成三角支架！

巨鷹很快就回來了，那個口袋中裝滿了水叨在口中，一隻脚抓了一把白菜與青葱，另一隻脚抓着一條活的野豬！

玉芳先把水袋接下來，又抖開幾塊綢布，調和荳粉，放在火上去煑，然後取下野豬，撕了一條後腿，把剩餘的豬身丟給巨鷹，由着牠啣到一邊去撕食！

她却忙碌異常地和麵粉，加酵母，也用綢布作鍋，在另一堆火上開始蒸饅頭，然後提着豬腿，洗去外毛，吊在木架上薰火腿，最後開始洗白菜，煑魚翅羹，熬豬油，炒白菜，豆漿煑沸了，她又加入點石膏，使豆漿凝成豆腐！

薰好火腿後，再來燉荳腐，不到一個時辰，居然把所有的菜都燒好，直把關山月看得目瞪口呆！

不僅是她的動作令人咋舌，那些使用工具也妙到不能再妙，一塊綢布盛水不漏，遇火不燃……。

這簡直是奇跡，可是奇跡完全是在他的眼前發生的，使關山月不能不信，玉芳最後用掌劈開一段粗樹！

又用樹幹横切成碗狀，盛着肴，一一放在關山月前面，瞧着他滿面驚容，忍不住得意地笑道：「急就文章，只能做出一個樣子，可談不上可味，等你到了厲魔山莊，我再好好地燒幾樣拿手菜給你品

品味！」

關山月張大了嘴，呆呆地發怔，玉芳又笑道：

「你爲什麼不吃呀？」

關山月努力使自己從驚詫中覺醒過來，裝作不經意地看看面前熱騰騰的菜肴，笑笑向她道：「有肴無酒，殊爲憾事！」

玉芳笑着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幸好我早作了準備，否則臨時釀起來多麻煩，不過這酒母沖水很烈，你喝得慣嗎？」

說着又用樹幹挖了一個酒杯水，滿舀了一杯水，抖開一個小包，加入一點白色的粉末，立卽酒香衝鼻！

關山月的口中直流唾沫，却因爲全身無力，還是乾瞪着眼，玉芳也發覺了，用手在他身上輕輕一拍道：「照主人的吩咐，我應餵你吃喝才對，可是我想到你心裏定很蹩扭，還是讓你自己動手吧！」

經她一拍之後，關山月覺得上半身可以活動了，連忙運動了幾下手臂，感到異常舒適，不禁皺眉道：「我又不會逃走，妳幹嗎要限制我的行動？」

玉芳笑道：「這不是怕你逃走，而是節省你的體力，使你在到達厲魔山莊後，有着充分的精神去應付一切！」

關山月哼了一聲，不再開口了，舉起木製酒杯猛喝了一大口，一股辛辣之味，由喉頭直下肚腸！

玉芳一笑道：「我告訴你這酒兇得很，幹嗎那麼急呀！」

關山月臉羞得通紅，只好大口吃菜，以抵制那酒的烈勁，雖然玉芳說這是急就文章，關山月却覺得這幾味小菜燒得比他以前所嚐過的名厨手藝還要可口！

一陣狼吞虎嚥，關山月喝乾了杯中酒，吃光了盤中菜，最後生葱蘸甜醬夾饅頭，也風捲殘雲，一掃而空！

玉芳始終在旁邊淡淡地笑着，直到關山月嚥下最後一口饅頭，滿足地吁出一口長氣後，她才含笑道：「我眞沒想到你的肚量比那豬還寬，早知如此，我應該多準備一點份量，免得你說我小氣……」

關山月訕然道：「不！我是眞的飽了，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飽的一次！」

玉芳笑道：「這麼說來，你這麼大的個子，還是餓着肚子長大的！」

關山月道：「餓肚子是不會的，不過我到了今天才知道什麼是口腹享受，妳的菜燒得太好了。」

玉芳笑了一下，顯然十分滿意他的誇獎，可是關山月想了一下，突然敲着自己的腦袋叫道：「該死！該死！……」

玉芳一怔，忙問道：「什麼事情不對勁了？」

關山月赧然道：「我只顧自己吃，忘記妳了，妳還沒有吃……」

玉芳一笑道：「你現在才想到這一點不是太遲了嗎？」

關山月低下了頭弄得更難爲情！玉芳却笑道：「別害臊了，我不吃沒有關係，看你那份狼吞虎嚥的吃相，我覺得比自己吃着更高興！」

關山月連忙道：「這是怎麼說呢？」

玉芳笑道：「琴報知音，馬逢伯樂，假如你對我弄出來的東西只吃兩口就擱下了，我的心裏才難受呢！」

關山月聽她這一講，心中雖是好過一點，可是仍然感到十分不過意，低下頭以愧疚的聲音道：「我剛才吃得太猛了，應該給妳留一點……」

玉芳笑笑道：「男子漢該粗豪一點才有英雄氣魄，我倒是很欣賞你那種狼吞虎嚥的氣概，你累了吧，擦擦臉早點休息……」

說着取出一塊紗巾，在水中浸濕了遞給他，關山月稱謝接了過來，擦了一下臉，忽然怔住了。

玉芳又奇怪地問道：「你是怎麼啦？」

關山月詫然道：「妳……妳怎麼不怕水？」

他記得厲魔山莊上的人個個畏水如避蛇蠍，可是玉芳洗菜烹飪以及剛才爲他送巾擦臉，不斷地與水接觸……

玉芳一笑道：「厲魔山莊上只有男人不能沾水，女人是不怕的。」

關山月怔然道：「這是爲什麼呢？」

玉芳笑道：「主人說男人是土做的，所以不能沾水。」

關山月頗覺失望，因爲他對厲魔山莊的人個個畏水之事，一直認爲是個難解的謎，好容易把談話引到這個上面，滿以爲可問出點結果了，誰知却得到了這樣一個答案，遲疑片刻，他才裝做不經心地道：「那麼妳主人認爲女人是什麼做的？」

玉芳微微一笑道：「你想呢？」

關山月又是一愣，沒想到她會來一句反問，可是爲了要對這個問題作進一層的了解，他還是信口答道：「既然男人是土，女人定是水做成的了！」

玉芳哈哈大笑道：「妙極了，你居然與主人的說法差不多，我眞想不到你這個鐵錚錚的漢子，會說出這種論調……」

關山月仍是不得要領，只好繼續裝糊塗道：「妳主人是怎說的？」

玉芳笑道：「主人也說女人是水，不過比你更詳細一點，他說女人除了水之外，還加上火一般的熱情與殘忍！」

關山月嗯了一聲，表示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可又他却變更了話題，用另一個方法探詢道：「妳主人怕不怕水呢？」

玉芳愕了一下，隨卽笑了笑道：「主人自然不怕！」

關山月眉頭一揚道：「這麼說妳主人也是個女的？」

玉芳狡黠地一笑，道：「你怎麼會想到主人是女的？」

關山月道：「他既然不怕水，自然不可能是泥土做的。」

玉芳笑着道：「你算猜對了，但也不見得全對，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更詳細了，見到主人之後，你自然會明白的！」

關山月眨眨眼道：「假如妳主人眞是個女的，我倒有點怕她了！」

玉芳立刻問道：「爲什麼？」

關山月一笑道：「我聽過妳主人說話的聲音，聞聲而知人，我想她的容貌一定是相當令人恐怖，所以才有那些奇特的行徑……」

玉芳轉轉眼珠道：「你聽聲音就能決定一個人容貌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我想差不多，我遇見不少女孩子，她們長得都不難看，她們說話的聲音尤其悅耳動聽……」

玉芳臉色突然一變道：「你見主人後，最好少說別的女人，這是爲了你好，而且我再告訴你一件事，主人的容貌不如你想像中那樣，甚至比你所認識的女人都要美上十分，再者主人的聲音也不會像你所聽到的那麼恐怖……」

關山月一怔道：「我在江畔所聽到的聲音難道不是妳主人的？」

玉芳沉着臉道：「自然是主人的，但不是主人眞正的聲音……」

關山月奇道：「一個人的語音，難道還有兩種嗎？」

玉芳輕哼一聲道：「豈止有兩種，主人可以用十幾種不同的語音談話，妳在江邊聽到的只是主人對下人所用的語音……」

關山月更爲奇怪道：「那她的本音究竟是怎麼的呢？」

玉芳沉聲道：「我希望你不會聽到！」

關山月還想問她爲什麼，可是玉芳却沉着臉將他面前的空杯盤一起搬開，爲他整理了一下枯葉道：「別多問了，我告訴你這麼多已經是不應該了，快睡吧！我們只能有兩個時辰的休息……」說完伸手又向他的脅下點去，這次關山月有了防備，知道她又想制住自己的穴道，忙將身子一側！

玉芳的手指由脅下移到胸前，正是性命交關的重穴，她大概是怕傷了關山月的性命，連忙撤回了勁道。關山月不肯放過這個機會，單手猛出反扣住她的脈門，玉芳面色一變，另一隻手又上來了。

關山月指上一加勁，內力湧出，玉芳的手雖觸到關山月身上，却已變得柔弱無勁，面色更變叫道：「你想幹什麼？」

關山月道：「不幹甚麼？我只是不想再成爲一個由人擺佈的木偶！」

玉芳大叫道：「那是爲了你好！」

關山月笑了一下道：「我不領情，要是再讓我在妳身上背兩天，我寧可被人殺死的好，現在我們來個交換條件！」

玉芳瞪圓了眼睛道：「甚麼條件！」

關山月道：「妳告訴我如何解開下體的穴道，使我能自由行動，我就放開妳，否則我也叫妳無法行動！」

玉芳搖頭道：「不行！主人吩咐我這樣做，我無法違抗……」

關山月道：「到了主人那兒，我自然會替妳解釋！」

玉芳苦笑一聲道：「主人會聽你的解釋？你不如殺了我吧！……」

關山月見她一面堅決之色，知道她絕不會改變心意，乃將手鬆了開來，故意長嘆一口氣道：「我知道厲魔山莊處置人的手段，因此也不忍心逼妳了，不過我還有最後的一個問題問妳，希望妳能從實答覆！」

玉芳怔了一怔，似乎沒有想到他會如此，低低地道：「你要問甚麼？」

關山月神色一莊道：「妳主人要妳把我背到厲魔山莊去的眞正目的！」

玉芳眼中流露出詫色道：「我不是說過了嗎！那是爲了節省你的體力！」

關山月仍是莊嚴地道：「確是這個理由嗎？」

玉芳點頭道：「是的！一到厲魔山莊，我馬上爲你解穴！使你恢復行動，而且我保證對你的功力毫無影響！」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輕嘆道：「妳主人選妳出來担任這個差使太恰當了，因爲妳誠實的面上讓人看不出一點懷疑的地方！」

玉芳怫然道：「這根本就是事實，何來可疑之處！」

關山月輕笑一聲道：「我相信這絕對是事實，不過我在懷疑妳主人的用心，明明是一天可達的旅

程，爲甚麼一定要限制爲三天呢？」

玉芳不禁一怔道：「你怎麼知道呢？」

關山月笑道：「我研究過今天所行的途程，發現了一個疑點，以妳的估計今天我們一共走下多少里路了！」

玉芳想想道：「大概有七百里吧！」

關山月點頭道：「川中除了巫山之外，並無七百里的大山，我相信這不是巫山，因爲我對那裏比較清楚，而且巫山是在江的那一邊，假如我沒有算錯，這裏一定是川黔邊境的金佛山，厲魔山莊就在這裏嗎？」

玉芳搖搖頭，低低地道：「不是！」

關山月笑道：「可是我發現已經在這座山中繞了好幾個圈子了，很可能明天還要繞一天，第三天才到堯龍山……」

玉芳大驚失色，駭叫道：「你……你怎麼知道的！……」

顯然關山月完全猜對了，因此他一笑道：「那妳不必問，厲魔山莊可是在堯龍山？」

玉芳沒有回答，關山月也無須她回答，笑着又道：「將一天的路程，硬作三天到達，究竟是何用意！」

玉芳怔怔地道：「我不知道！反正主人是如此交代的！」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既是妳主人如此交代，我也不想使妳爲難，不過，明天我們不必繞圈子了，那只是白費氣力，乾脆等到第三天，直接上堯龍山吧！」

玉芳連連搖頭道：「這個我不敢作主，我必須貫澈主人的命令！」

關山月笑道：「這一次妳聽我的話，保證不會獲罪！」

玉芳猶自不信，暗中忽然傳來一個聲音道：「也不必等三天了，現在就開始出發，限於明日正午前趕到山莊，姓關的！你眞不錯！」

玉芳一聽聲音，面色又變了，因爲那正是厲魔主人的語音，仍是那冷澀的語調，關山月連忙叫道：「主人既然就在附近，何不出來相見！」

暗中冷冷一笑，道：「到了厲魔山莊，自有相見之時！」

聲音已漸遠去，關山月連忙又叫道：「那就讓我自己走了去！」

遙遠傳來一聲冷笑道：「只要你不怕累，愛怎麼來都行！」

聲音越來越微，關山月見玉芳面色猶自惶急不安，好像遭遇了極度驚恐之事，乃笑着安慰她道：「妳主人已經走了，妳還怕甚麼？」

玉芳憂形於色道：「眞沒想到主人就在附近，我今天對你說得太多，而且有些話是屬於莊中機密，不應該告訴你的……」

關山月搖頭道：「妳說的那些話只有使我更糊塗，算得甚麼機密……」

玉芳仍是憂急地道：「我自己再三告誡自己少說話，而且在主人的六名侍女中，我是說話最謹愼的一個，不知今天犯了甚麼邪……」

關山月忽地一笑道：「厲魔山莊的人本就是邪道，居然還會犯邪……」

玉芳怒道：「我都快急死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關山月笑笑道：「不必急，妳主人若有懲妳之意，不會等妳回到莊上再行施罰的，她早就在此地出手了……」

玉芳一皺眉道：「你不知道，主人最忌諱的就是在背後談論她……」

關山月笑道：「妳主人若是個女子，她對妳今天所說的話，不但不會怪罪，反而會特別嘉獎，因此妳絕對可以放心……」

玉芳猶自不信道：「你從來沒有見過主人，何以會得知？」

關山月笑笑道：「妳主人也許是個非常人，可是她總是血肉之軀，難脫人情之常，對於好聽的話，還是不會討厭的！」

玉芳連忙說道：「胡說！主人是最討厭阿諛之詞！」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當面說好話謂之阿諛，背後說好話出之敬，妳主人也許不喜歡阿諛，却不會討厭人家的尊敬！」

玉芳垂頭沉思片刻才道：「主人今天的確很奇怪，平常他邀人入莊，一定要經過三天的期限，卽使是近在咫尺也不能例外！」

關山月輕笑道：「妳主人自有妙用，不過這妙用已經被我猜透了，她自然無須做作，越早解決越好，我們還是走吧！」

玉芳連忙問道：「甚麼妙用呢？」

關山月笑笑道：「假如妳不知道，還是不問的好，當然我可以告訴妳，不過妳知道之後，反而會引起主人的猜忌！」

玉芳面色微動道：「那我還是不問吧！此地到厲魔山莊足足有六七百里，我走起來不費勁，你是否走得動呢？」

關山月豪然大笑道：「關某縱然不才，總不會比不上一個女子！」

玉芳看了他一眼道：「我是好意，你卽使勉強

趕在明日午前到達那裏，弄得精疲力盡，如何還有精神去闖過亡魂黑獄？」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假如我神定氣閒地到了那裏，只怕更難渡過黑獄三界，我眞希望到達那裏時，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玉芳將信將疑，正準備開口，關山月擺擺手道：「妳若是不想失去主人的寵信，還是不必多問，快把我雙腿的穴道解了，大家準備趕路吧！」

玉芳猶疑着沒有動作，關山月微慍道：「這是妳主人交代過的，難道妳敢不聽話！」

玉芳無可奈何，伸手拍開了他的穴道，關山月一縱而起，立刻向前飛奔，口中還招呼道：「走吧！堯龍山在西南方，這條路大概不會錯！」

玉芳深恐他走失了，連忙跟在後面，不一會，已經超出在他前面，關山月咬着牙，加緊脚步又追過了她！

兩人一前一後地，交互飛奔，身形就像兩支急箭，天色交曙時，遠望一抹青山，朝陽已在山頂上了！

玉芳固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關山月也是汗流浹背，可是關山月不肯停下，她也不敢要求休息！

趕到離山脚只剩里許時，關山月見她蒼白的面上已憔悴不堪，連嘴唇都變白了，心中忽感不忍道：「我們還是歇一下吧！反正已到地頭了！」

玉芳却沉聲道：「不必！上山還有二十幾里呢，那裏沒有山道，完全要靠輕功硬翻越上去，既然你認爲疲累對你有好處，我寧可累死了也希望能帮你一點忙，因爲我不想你在第一二界就被困在黑獄中……」說完身形如飛而去，關山月倒是一怔，趕上幾步，與她併肩而行，到了山脚後，玉芳立刻又朝崎嶇的大石縱去，一拔三四丈，立足處只有一點突出的山石可資借足，連拔十幾次後，她脚下一軟，懸空墮了下來！

關山月見狀大驚，慌忙伸手一撈，抓住她的衣服，玉芳口中鮮血直噴濺了他一頭一面！

她睜開無力的眼睛，軟弱地道：「別管我！你只管自己上去吧！我明白主人的用意了，那黑獄中的種種怖境，完全是利用人的心靈意識，在你精神安定時，那些幻境作用就加强了，反之你體力累疲到了極點，一心只想休息，對於身外的事物無暇理會……」

關山月笑了一下，將她提到一塊軟平的大石上放下，立刻爲她推宮活穴，助她從疲勞中恢復！

玉芳喘了幾口氣，精神畧爲好了一點，又連聲催道：「你去吧！不要管我……」

關山月笑笑道：「沒關係，妳剛才的話只說對了一部份，疲勞也許可以使人忘記恐怖，但是最重要的關鍵並不在此……」

玉芳怔了一怔，但沒有開口說話，關山月又道：「脫力過度，不能再使力了，我抱妳上去吧！」說完也不等她同意，立刻就抱起她的身子，向上飛縱，玉芳拚命掙扎，口中還大叫道：「快放下，被我主人看見了，你我都沒命！」

關山月笑道：「妳主人總不會爲這個吃醋吧，她若是男人，也許不願意把妳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讓別的男人抱在懷中，可是她是個女子……」

玉芳沒有開口說話，目中却流出了成串串的淚珠。

不知道她是爲了甚麼傷感？更不知道是爲了誰流淚，因爲她此刻面上的神情竟是一種充滿了冷漠的複雜……

關山月一鼓作氣，翻上幾重峻嶺，終於停留在一片斷崖前面，因爲這片斷崖高有數十丈，滑不留足！

以人力是無法飛越去上的，可又別無道路，關山月抬頭上望，但是崖上隱約有樓閣等建築。

他知道所謂厲魔山莊一定是在上面，但如何上去呢……

玉芳已經恢復了一半的精神，可是她反現得十分軟弱，兩條胳臂緊緊地摟住關山月的肩膀！

關山月一皺眉道：「要怎麼上去？」

玉芳閉起眼睛道：「斷崖中間有一根繩子，扯動繩子，上面的鈴就響了，自然會放下吊筐來把我們提上去！」

關山月見那根繩子是穿在一個小洞中，露出尺許長的繩尾，細才盈指，所以先前未曾發現！

可是這繩索高有七八丈，一定要跳上去才够得到，於是他彎腰想將玉芳放下，以便騰身去扯動繩索。

誰知玉芳的手摟得更緊了，柔聲道：「再抱我一下……不要這麼快丟下我……」

關山月眉頭一皺放鬆雙手，同時又將她的手用力分開，使她脫離了自己，站在地下莊容說道：「姑娘，我剛才不避形跡之嫌，抱妳上山，只是基於人間互助的道義，我並沒有其他的用心，妳可別誤會……」

玉芳頓了一頓，才幽幽地道：「我也知道你心中無他，只是……只是……」

關山月見她說話吞吞吐吐，益感不耐道：「既然妳明白關某並非好色之徒，就請不必再說了！」

玉芳雙目一閉，又擠下幾滴淚珠淒聲道：「關大俠！我知道你是聞名天下的英雄，也知道你的艷事很多，不會看上像我這樣一個低賤的女人……」

關山月皺眉道：「妳越說越不像話了！」

玉芳雙目突睜精光畢射道：「我也不想你會看上我，我剛才那番舉動也並不是向你示愛，我只想體驗一下在一個眞正的男人懷抱中是甚麼滋味，我們六個人雖爲主人視同姬妾，可是我們心中常在嚮往着那種滋味，你已經使我滿足了，即使主人殺了我，我也再無遺憾，謝謝你，關大俠，祝你順利通過亡魂黑獄！」

說完雙脚一跺，飛身而起輕扯了一下繩索，立聞鈴聲叮噹，斷崖上也放下一個大竹筐！

關山月却爲她震驚得怔了怔道：「妳不是說妳的主人是個女子嗎？」

玉芳冷冷地道：「不錯！」

關山月更奇道：「那麼妳們怎麼又是她的姬妾呢？」

玉芳寒着聲音道：「不懂的事情少問！」

說着竹筐已放到地下，玉芳首先跨了進去，關山月懷着滿腹的疑團，跟在她身後跨進竹筐，立刻向上飛升！

到了崖頂，關山月只見一大片屋宇，建造得十分精緻，被一堵高牆包圍着，迎崖是一座大門樓！

門樓上懸着「厲魔山莊」四字橫匾，並有一列楹聯：

「牛鬼蛇神，唯兩字可制之，曰殺曰厲」

「釋佛儒道，藉一理而貫通，亦聖亦魔」

關山月怔了一怔，心中暗思道：「原來她把厲魔兩字作這樣解釋的，倒也有點歪理！」

門樓下站着一個白衣儒服的青年人，儀表軒昂，手搖一柄摺扇，氣度瀟洒，只是面上一片冷漠！

玉芳走過去對他招手招呼道：「沈先生！」

那青年人淡淡地哼了一聲道：「你們來得很快呀，只比畹華慢了一步！」

玉芳又恭身道：「這位大俠輕功卓絕，並不在婢子之下！」

那青年又冷哼一聲道：「難怪妳對他那麼傾心，連山規都不在乎了，恭喜妳平生大願已償，可以死而無憾了！」

玉芳面色一變，頓了一頓才道：「婢子自知罪孽深重，馬上到主人那兒去領死！」

說完正待入內，那青年却用手一攔道：「不必了！畹華並沒有聽見妳的話，只要我不說出去，她不會知道的，妳是否要我去告訴她呢？」

玉芳神色微動，輕輕地道：「先生若肯包容，婢子感激不盡！」

那青年搖搖手道：「不要客氣，也不必感激，只要妳放在心裏就够了！」

玉芳抬起眼來，冷冷地道：「沈先生！你若有這個心，爲甚麼不去跟主人說呢？」

那青年呆了一呆，玉芳又冷冷地道：「先生沒有這個胆子吧！」

那青年似乎被激怒了，大聲道：「胡說，我並不怕她……」

玉芳立刻道：「那很好，先生何時取得主人同意，婢子等隨時候命，先生若早一點表達這種男子氣概，婢子也不會求諸於外了！」

說完頭也不回，逕直向門樓中走去，青年還攔住她，可是被她冷颼颼的目光逼得放下了手！

關山月連忙叫道：「姑娘，不要走，帶我見妳們主人去……」

玉芳在門樓內回頭道：「沈先生會招呼你的：……我要去見主人覆命！」

關山月也想進門樓去，那青年却用手攔住他道：「台端可是明駝令主關山月！」

關山月見這人與玉芳說話時，目中邪光外露，心中對他頗爲鄙薄，乃冷笑一聲，不客氣地道：「既然主人已經回來了，自然告訴過閣下，我是甚麼人！」

那青年面色一沉道：「姓關的，你在厲魔山莊的身分尙未確定，最好對我客氣一點，除非你也能通過亡魂黑獄兩界，才有資格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否則你以後的日子就難過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原來你就是那個被主人視之如友的……」

那青年傲然一笑道：「不錯，厲魔山莊只有我沈君亮可以直呼畹華的名字，除了畹華之外，誰都得向我低頭！」

關山月又問道：「主人的名叫畹華。」

沈君亮點點頭道：「嗯！她姓盛，可是你現在還不够資格叫她畹華……」

關山月怒聲道：「我不是跟她攀交情的！」

沈君亮冷冷一笑，道：「你想攀還不一定攀得上呢！」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你把她叫出來。」

沈君亮哈哈一笑道：「叫畹華出來見你？你倒是眞會做夢，在沒有通過亡魂黑獄之前，你用甚麼身份見她？」

關山月道：「我不必需要甚麼身份，因爲我不想在這厲魔山莊中立身，我只是來跟她解決幾個問題！」

沈君亮哈哈大笑道：「你到了厲魔山莊後還想離開？那眞是在做白日夢了！」

關山月大叫道：「你走開，少說廢話，我自己找她去！」

說完舉步直闖，沈君亮摺扇一搖，一股勁力傳出，關山月只感到胸前如受重擊，連退了好幾步。

沈君亮冷笑一聲道：「明駝令主果然名不虛傳，居然能擋住我這一招『淸風徐來』，不過憑你這點武功，最多祇能混個執事師爺……」

關山月的胸前被他的扇風擊得隱隱作痛，不禁勃然震怒，嗆的一聲，抽出腰間黃蝶劍道：「你再不走開，我就要得罪了！」

沈君亮淡淡地掃了他一眼道：「聽王師爺說起你這柄劍下還有幾手妙招，你不妨使出來讓我見識見識，看看你這個明駝令主是否徒具虛名！」

關山月沉聲道：「我再說一句，走開！」

沈君亮擺擺摺扇道：「要我走開還不簡單，拿出本事闖過去呀！」

關山月厲聲道：「你一定要糾纏不淸，莫謂關某寶劍不利！」

劍光輕閃，欺身進招，沈君亮摺扇一圍，搶進他的劍影之中，叮噹聲中火花四冒，二人已交手數合！

突然門樓中又閃出一個年青侍女叫道：「沈先生！主人叫你住手！」

沈君亮抽身退後道：「爲甚麼？難道他還能勝過我……」

那侍女道：「主人不是這個意思，因爲現在還不到較量武功的時候，主人請先生帶他到亡魂黑獄去！」

沈君亮不服氣道：「帶他去幹嗎？他又不想留在山莊上！」

那侍女笑笑道：「這不是由先生決定的！」

沈君亮怒聲道：「要帶妳帶去，我又不是僕役管事，才不幹這種事呢。」

那侍女一笑道：「主人說沈先生今天的氣量怎麼變窄了，完全不是平常那種瀟洒的風度，主人對你頗感失望呢！」

沈君亮似欲發作，但想想又忍了下去，一言不發，回頭退入門樓，那侍女對關山月笑笑道：「沈先生氣跑了，只好由我帶路了，關大俠請！」

關山月按劍道：「是不是去見妳們主人？」

那侍女笑着搖了搖頭，道：「不！先到亡魂黑獄去！」

關山月也搖頭道：「不！我不到那兒去，我是來救人的！」

那侍女笑道：「玉芳那婢子嘵舌，把甚麼都告訴大俠了，主人知道大俠必有此一說，所以作了一個安排，大俠非去不可！」

關山月怒道：「我不去又怎麼樣？」

那侍女道：「吳口天在亡魂黑獄第一界，商仁放在第二界，吳鳳與玉芳放在第三界，大俠如果想救他們出去，最好是自己走一趟，否則他們被裏面的寒風凍死了，可不能怪主人言而無信！」

關山月一怔道：「把他們放在那裏幹甚麼？」

那女侍笑道：「等待大俠去救呀，大俠不是來救人的嗎？救人總不會憑幾句空話就能成事，大俠總得拿出點本事來……」

關山月連忙道：「吳氏父女與商仁事因我起，我自然應該救他們……」

女侍笑着道：「玉芳妹子獲罪也因大俠而起，難道大俠就不管她了嗎？反正人在亡魂黑獄中，救不救全在大俠！」

說完領先走了，關山月無可奈何，只好跟在後面，穿過門樓，走進一座大廳，廳中空無一物，只有一道木梯！

木梯通向樓上，那女侍指着木梯道：「這上面就是亡魂黑獄第一界，大俠請自己上去吧，那吳老頭兒凍得全身發抖，大俠要救人就得趕快……」

說完逕自去了，關山月沉思片刻才毅然將劍歸鞘，大踏步跨上木梯，走了幾十步後，已經到達樓頂！

眼前，是一道木門，門上橫匾寫着「亡魂第一界」。

兩邊也有一副對聯！

「毋猛毋剛，暴虎馮河，匹夫何堪言勇。」

「無畏無餒，螳臂擋車，志士自知所强。」

關山月看了暗自點頭道：「這副對聯倒是深得勇字眞諦，但不知裏面是甚麼？

想着信手推開了門，驟覺一股寒風撲面，他連忙凝神運氣使全身充滿了陽和之氣，才跨步入內。

剛踏進門，眼前景色忽地一變，他彷彿置身在一個滿是透明冰塊砌成的穹廬之下，周圍都是一塊塊的冰製床榻。

床榻上躺着許多斷肢殘足，全身赤裸的人，有男有女，每個人的面上都蒼白得全無血色，不過他們全活着！

更奇怪的是這些人床下都有一個烈烈的火盆，盆中燃的非煤非炭，而是人體上的骨肉殘肢！

「冷啊！冷啊！求求你請你替我加點火吧！」

最近的一個中年女子以顫抖的聲音哀叫着！

關山月不禁一怔，他的理智告訴自己這是幻象，可是眼前的情景，耳際的呻吟又是那麼眞實！

他忍一忍心，不顧那女子的哀懇，繼續向前走，他看出屋約有十多丈寬，每半丈就是一張冰床，兩兩對相，總共有二十多張冰床，也有着二十多個傷人！

熊熊的烈火烤着冰床，却不見一點溶化的跡象，關山月本來不覺寒冷，可是聽見那些人呻吟後，不知怎的，打心裏冒起一股寒意。

「請你替我加點火吧！」

這是另一個中年男子在哀號着，他身下的火盆中餘焰已弱，凍得格格直响，關山月忍住心底的驚悸問道：「你們是誰？爲甚麼要在這裏……」

「你先加點火我才有力氣告訴你，哎呀，我受不了了！你做做好事吧，我實在受不了了……」

神情越來越痛苦，聲音越來越凄慘，簡直使人不忍卒聽，關山月又强自振作一下，說道：「用甚麼加？」

那人已經無法說話了，輕動一下右臂，他的左臂已經齊肩切斷，雙腿也剩了兩個上半截，表示只有右臂可用……

關山月怎麼也不能削下他的右臂去添火，正在猶疑之間，那人已閉上雙眼，瑟瑟地抖着，神情更爲痛苦！

旁邊的一個人慘聲道：「你快割下他的右臂吧！若是他身下的命火一熄，再也無法引燃，那時他將永遠這樣痛苦下去……」

關山月大聲道：「你們與其這樣受罪，倒不如死了好！」

那人苦嘆一聲道：「你若是能使我們死去，那眞是天大的功德，我們何嘗願意受罪，只是無法求死啊，快，快替他加火吧！」

關山月嗆然拔出長劍，向那昏去的人心口刺去，劍身刺入前胸，那人痛叫一聲，可是關山月的劍並未結束他的生命。

劍拔出來後，血水跟着流出，立刻凝結成冰。旁邊的人又叫道：「你殺不死我們的，那邊還有一個人只剩下一個頭了，還是死不成，唯一能減低我們痛苦的方法就是使我們生命之火旺一點，讓我們少受一點寒冰煉骨的煎熬……」

關山月移頭望去，果然另一張床上躺着一個女人，只剩下頭頸與一段前胸，顯然還是活着的……

關山月沒有辦法，只好將那個人的右臂砍了下來，投入床下的火盆，火勢立刻旺盛，那人也似乎得到了解脫。

他睜開了眼睛，透出一口舒適的長氣。

可是這一個立刻起了全室的希望，每一來人都叫了起來，連那個只剩一點身子的女子也在內！

「火啊！火啊，替我們也加點火啊……」

關山月見他們除了那點火之外，好像別無所求，只得順從他們的希望，一一替他們切下身上的肢體投入火中。

火勢更旺了，將整個冰室映得血紅，也將那些人的形相映得更爲慘怖了，關山月已經忘却身在何處了。他一心只想如何去帮助那些苦難的人，當他走到那個僅剩片體的女子前面時，不禁怔住了！

那女子只剩下胸前一對乳房的部份，連在頸子上，除此別無可落劍之處，那女人哀聲叫道：「火！火，替我也加一點吧！」

關山月失聲叫道：「我用什麼替你加呢？」

那女子叫道：「隨便用甚麼，只要我身上還剩些甚麼，你都可以用。」

關山月沉吟片刻，突然一劍朝那女子的頭上劈去，然一聲劍跳了起來，彷彿是砍在一塊鋼鐵上。就是鋼鐵，也無法抗受他寅蝶劍一劈，可是這女子的頭比鋼鐵還堅，居然絲毫不受損傷！

那女子哀叫道：「沒有用的，我痛苦的生命是剝除不去的，你唯一帮助我的方法就是替我加點火，求求你，你動手吧！」

關山月說道：「假如妳最後一點身體也燒完了呢？」

那女子以帶哭的聲音哀叫道：「那我將永遠在寒冰煉獄中煎熬，可是我管不了那麼多，只要眼前我少受一點痛苦，我就滿足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人家的肢體對妳有用嗎？」

四週立刻叫起來道：「不行，我們這一點肢體解除自己的痛苦還不够，怎麼還能分給別人呢，不行，不行……」

室中一片痛苦的呼號，深怕關山月會用他們的身體去爲那個女子添火，關山月一咬牙，提起劍來，朝自己的左臂砍了下去。

他感到了劍鋒拖過皮膚冰凉的感覺，然後是肢體離開身體的感覺，然後他看見自己的左臂墮落在地上！

那許多的感覺都是那麼强烈而明晰，可是他奇怪的是居然會沒有痛苦的感覺，不過這種奇怪並沒有停留多久。

當他拾起了斷臂，投入那女子身下的火盆中時眼看着火勢旺盛起來，以及那女子欣慰的表情時。

他覺得什麼都不在乎了！什麼都不會比他所做的更重要……冰室中變得十分寂靜，他下意識地看看自己的肩頭！又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使他怔住！

他沒有流血，連一滴血都沒有流出來！

那女子似乎明白了他的懷疑，連忙道：「你不會流血的！因爲你的血是熱的，進入這寒冰焦獄之後，你的血就凝凍了起來，所以你不會流血……」

關山月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可是立刻又提出疑問道：「不對！剛才我刺了另一個人一劍，他怎麼

會流血呢？」

那女子悽然一笑道：「你與我們不同，我們的血天生是冰冷的，所以我的血不會爲寒冰所凝固，所以我們才會在此地受着煎熬！」

關山月一怔道：「那有這種事？」

那女子長嘆道：「在寒冰焦獄中可以見到一切不可能的事……」

關山月忽地一震，暗自思量道：「不錯，目前我所見到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而我却見到了，一個人被殘割得只剩下一點身體仍可不死，任何不可思議的事都是可能的了……」

因此他想了一下才問道：「你們爲什麼會在這裏呢？」

那女子又苦笑一下道：「因爲我們都是世上最惡毒的人，所以我們必須留在此地受折磨，爲我們已往所行的惡事付代價……」

關山月又是一怔，問道：「我看妳不像惡人來嘛！」

那女子苦笑道：「人的善惡不是從表面上可以判斷的！」

關山月想想又問道：「妳做過什麼壞事？」

那女子默然良久，才輕輕地一嘆道：「我自己也數不清了，一個涼血的人，什麼壞事做不出來！凡是人類所能犯的罪惡，我差不多全犯過了！」

關山月正想多問一點，其餘的人又開始哀叫起來了！

「火啊！請給我們添一點火吧……」

關山月實在受不了那聲音的刺激，走到另一個中年男子前面，見他還剩下半截身子與一雙手臂。

關山月舉起劍，正想帮他砍下一條手臂！

誰知那男子却叫起來道：「你不公平！你砍下自己的手臂給了那個女的……」

那女子也叫道：「我身上已沒有血肉可用了，你自己還有很多呢！怎麼可以向人家提出這種請求呢？你已經落到這種程度怎麼還不改改貪念……」

那男子冷笑道：「妳犯的罪比我多，自然該比我多受些折磨，人誰無貪念，我若是不貪，就不會在此地受罪了……」

那女子立刻向關山月道：「不要理他，你犯不着爲了一個不知悔改的惡人犧牲！」

那男子也叫道：「現在再談悔改已經太遲了，悔改不能使我減輕痛苦，我現在只需要火，我身下的生命之火……」

關山月沉思片刻，舉起劍來，考慮要割下身上那一塊肉來給那個男子，那女子見狀又叫道：「你當眞要犧牲自己去救他？」

關山月莊容道：「不錯！」

那女子叫道：「他是個壞人！」

關山月微微一笑，臉上充滿了神聖的光輝道：「我不論你們過去的善惡，我只看見現在，現在你們都是一羣備受苦難亟需帮助的人，只要能帮助你們，任何犧牲我都在所不惜！」

說完他毫不考慮地割下一條左腿，投入那男子身下的火盆中，冰室中所有的人都叫了起來！

「好心的人！你也帮助我一下吧……」

關山月仗着一隻脚，跳到另一個老人身邊，那老人是最齊全的一個，四肢都未受損傷，只有胸口被剜去了一塊！

關山月又想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那老人却道：「我不要你的帮助！」

關山月一怔道：「爲什麼？」

那老人道：「你身上的血肉帮助不了我，我生命之火並不是靠血肉來點燃的，你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帮助我……」

關山月連忙問道：「什麼方法？」

老人閉上雙目道：「不說也罷，說了你也不會肯的！」

關山月連忙道：「你說好了！只要我能做得到，我一定會答應你！」

老人想了一想才道：「我所缺者只有一顆心，若是你能將心挖出來給我，我就可以離開這鬼地方，不再受寒冰凍骨之苦了！」

關山月慨然道：「這也沒有什麼困難的！」

老人冷笑一聲道：「你別答應得太容易，你現在能够不受寒冰之苦，就因爲你有一顆熾熱的心，假如你把心給了我，你就得代替我的位置，在此忍受着永無止息的痛苦煎熬像四週的那些人一樣！」

關山月倒是怔住了，旁邊的人也道：「你不能把心給他，否則你的痛苦更甚於我們！」

老人也冷笑道：「不錯！我這麼大歲數了，再苦也熬不了幾年，你的年紀還青，自己還有着美好的將來，你犯不着救我！」

關山月仍是沉思不語，那老人又道：「我出去後，最多得到短暫的晚年與較安詳的死亡，而你躺在這裏，不知要到那一天才能解脫！」

關山月突然將長劍刺向胸口一絞，然後將長劍抛開，用手挖出自己的心臟遞給那老人道：「拿去吧！」

那老人遲疑地道：「你眞的給我？」

關山月正色道：「不錯！」

老人道：「你給了我之後，不知道那一天才有第二個人肯用自己的心來換你出去，你當眞不後悔嗎？」

（未完待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赫連達明闖芙蕖別院，荔夫人與索嬙則暗入芙蕖別院拯救黃瑜，冷瑤光和赫連達在柳林中擊敗薛愷和曲滄後，由無爲道長引領直趨芙蕖別院，面見九疑山主水鏂玉，雙方交談數語後，水鏂玉竟以潛進別院，爲他們所擒的荔夫人，索嬙要脅冷瑤光，要他交出天殘秘笈，冷瑤光無以爲應，同時也不值其所爲，雙方遂發生劇鬥，九疑山主水鏂玉發動屬下所有高手，向冷瑤光與赫連達圍攻，兩人雖身手不凡，但也感雙拳難敵四手，冷瑤光遂擊滅所中燈火，與赫連達雙雙逃出——

寂寂蘭閨一弱女

日落了，月兒爬上了柳梢。

黃河的洪流在奔騰着，晚風中的弱柳，顯得嬝娜多姿。

這景況是美好的，它有着詩情，也有着畫意。所謂不如意者常八九，美好的景物之中，常有令人憎厭的醜惡。

這雖是哲理，也是幾乎不可避免的事實，就以眼前的柳林而論，它確是美好，而柳林中的芙蕖別院却隱藏着令人髮指的罪惡。

冷瑤光與赫連達在盡力的掙扎着，他們想逃出地獄，遠離罪惡，却有力難從心之感。

最後，當冷瑤光一記朔金指將水鏂玉的攻勢迫得一窒之後，他急以傳音對赫連達道：「大哥！咱們擊滅燈光，逃……」

赫連達道聲好，提足功力，雙拳連環搗出，冷瑤光也同時長劍盡力一揮，逼出一股劍氣，左掌趁機一吐，登龍掌湧出一股狂飆。

對方沒有想到他們會擊滅燈光，當黑暗籠罩大廳之時，立即引起一陣忙亂。

爲了避免誤傷，惡鬥停止了，但等待燈光復明之際，已失了冷赫二人的踪跡。

冷光瑤，赫連達藉黑暗掩護逃了出來，但他們並沒有逃出城堡，人還沒有救出，他們怎能就此甘心。

兵不厭詐，他們不退反進是對的，不過芙蕖別院不亞於龍潭虎穴，他們的前途依然未可樂觀！

冷瑤光招呼赫連達緊跟着他，沿牆根深入裏進，在一個隱暗之處，他們躍上了屋面，然後目光四掠，尋覓可疑的去處。

這一瞧，他們的心頭昇起了一股涼意，敢情屋面之上同樣伏樁處處，守得像鐵桶一般。

而且一眼瞧去，全是黑壓壓的房屋，荔氏母女及黃瑜究竟被關在什麼所在，憑觀察，很難遽下斷語。

最後，冷瑤光鋼牙一咬，說道：「大哥！咱們向東……」

赫連達愕然道：「那兒伏樁最多……」

冷瑤光道：「就因爲伏樁最多，才顯得不同尋常。」

赫連達道：「對，咱們走。」

所謂：藝高人胆大，伏樁雖多，他們竟視同無物。

來到臨近，冷瑤光使出了他的絕學，幾記朔金指，伏樁都變成了木雕泥塑。

通過了伏樁，他再度點出那妙絕人寰的指力，伏樁的穴道解除了，他們也神不知鬼不覺的溜了過去。

下面是一個精緻小巧的天井，幾盆美麗的盆景，在散發着醉人的馨香。

天井之上，罩着一片鐵網，每一根鐵條，幾乎都有小指粗細。

赫連達皺了一下眉頭，道：「怎麼辦？」

以赫連達那身駭人的功力，這片鐵網，自然攔他不住，但要震斷鐵條而不驚動伏樁，他就無能爲力了。

冷瑤光道：「我來試試。」

他運用朔金指力，雙指一駢，以柔勁一夾，鐵條變成了稻草，被他一連弄折了三根，然後，他們像兩片落葉，由屋面穿網而下。

這是一幢十分豪華的精舍，雕樑畫棟，美奐美命，顯得那居住之人，決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

冷瑤光聽不出任何的聲息，但確知房屋之內，必然有人居住，因爲一點黯黃的燈光，正在緩緩的搖曳。

他輕輕弄開長窗，與赫連達先後跳入，一股淡淡的脂粉氣息，已飄入他們的鼻際。

這是婦女所居，是無可置疑之事，荔夫人等三人不都是婦女麼？明知他們的行動是禮教所難容的，冷瑤光還是不能不搜尋下去。

赫達連是一位魯男子，對當前的環境，混身都有一股不太自在的感覺，他攤攤手，向冷瑤光作了一下苦笑，道：「兄弟，你進去查查看吧，我在此處替你守着。」

冷瑤光道：「好的。」

他們置身之處，是一間收藏極豐的書房，冷瑤光無暇瞧看，立即由書房向露着燈光之處撲去。

紅燭上的火光在不停的跳躍，照着一個纖穠合度，成熟而嬝娜的背影。

她的身材與黃瑜極爲相似，但服色及長髮却截然不同，索嬙比她畧爲丰滿，髮型則頗爲相似。

她是誰？依照情理判斷，必然是水韞玉的內眷了。

不管她是誰，詢問一下荔夫人等的踪跡總是可以的，必要時辣手摧花，他也在所不惜。

他剛剛下定了決心，一股珠走玉盤似的嬌音已飄了出來，道：「進來吧，門沒有關。」

冷瑤光神色一愕，不由身形一轉，右手已然提了起來。

他認爲來了敵人，朔金指已準備作雷霆一擊。但除了風拂簾攏，四週連個鬼影子也找不到一個，那麼房中的姑娘，是在對誰說話？

「我是跟你說話，你窮緊張些什麼？看你折斷天網的功夫，必定不是常人，爲什麼會胆量如此之小！」

這回錯不了那女郎就是叫他進去，不過，他夾斷鐵條，並沒有發出任何音响，如果落葉飛花都難以瞞過這位女郎，豈不是已是一個莫測高深的強勁對手！

他戒備着，但昂然不懼，伸手推開房門，便舉步跨了進去。

那女郎是坐在梳妝台前，她手捧書卷，目注神專，明知冷瑤光已經來到她的身後，始終沒有回眸一顧。

冷瑤光一聲輕咳，道：「夜闖深閨，實在不該，請姑娘原宥在下的魯莽……」

那女郎放下書卷，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良久，才緩緩道：「原來你還是一位君子。」

冷瑤光道：「在下不敢當君子之稱，但不矜細行，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那女郎啊了一聲道：「說說看。」

冷瑤光道：「在下想先請敎姑娘……」

女郎微作沉吟道：「我叫水汪汪，是九疑山主的女兒。」

冷瑤光大吃一驚，說道：「什麼？妳也叫水汪汪？……」

那女郎不滿的一哼道：「水汪汪就是水汪汪，爲什麼還要加上一個也字？難道天地之間，另外還

有一個水汪汪不成？」

冷瑤光道：「姑娘說對了，確是還有一個水汪汪，而且也是九疑山山主水韞玉的女兒。」

那女郎嬌軀一震，驚詫問道：「眞的麼？她在那兒？」

冷瑤光道：「她死了，是被九疑山主的部屬射死的。」

那女郎道：「虎毒不食子，他們爲什麼要射死她？」

冷瑤光道：「此事說來話長，在下實是無暇奉告。」

那女郎道：「就說你吧，你是誰？到芙蕖別院來作甚麼？」

冷瑤光說道：「救人！在下的妻子，索嬙、黃瑜。」

那女郎淡淡道：「你是冷家莊的少莊主冷瑤光了，小妹久仰大名，不過，芙蕖別院高手如雲，加上機關遍地，救人只怕不太容易！」

冷瑤光道：「多承指敎。」

那女郎道：「你認爲我在危言聳聽？」

冷瑤光道：「不，只是在下義無反顧。」

那女郎道：「除了我幫助你，否則，你只有賠上一命。」

冷瑤光道：「姑娘能够幫助我？」

那女郎道：「能，不過你先要告訴我那位水汪汪的詳細情形。」

冷瑤光明白自己的處境，不僅救人不易，連本身的安全也大有問題，如果這位自稱是水汪汪的姑娘當眞能够幫助於他，自然再好不過，否則，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他只好使用非常手段，迫使她就範了。

於是他將在武威王府遇到水汪汪的經過，長話短說，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

說完了過去，面對的是難以預測的未來，這就是要看那自稱水汪汪的了，但她却雙肩抽動，在作無言的飲泣。

冷瑤光不耐的道：「妳怎麼啦？姑娘。」

「唉……」

一聲幽怨的長嘆，她緩緩擰轉身形，道：「冷公子！你看我是不是十分醜陋？」

冷瑤光估不到她在這般時刻，竟會提出這樣一個出人意表的問題，因而呆了一呆，道：「姑娘一點也不醜陋，而且還十分美麗。」

冷瑤光確非謬讚，這位姑娘端的極爲美麗，瓜子型的臉蛋，又嫩又白的皮膚，彎彎的秀眉之下，是兩隻擠得出水來的眸子，小嘴似櫻桃，玉齒如編貝，加上一副窈窕的身段，實在稱得上是個嬌美人兒。

她的長髮，斜斜的掛在一邊，右面大半個臉部均被長髮遮了起來，如此打扮，令人看來益增嫵媚之感。

當冷瑤光的讚美剛剛說完之時，她忽地伸手將長髮向後一掠，一片令人難以相信，醜惡面頰，毫無掩飾的露了出來。

它像一個爛柿子，還釘着許多綠色的大頭蒼蠅，如果是剛剛吃飯的人瞧到了它，準會噁心得嘔吐出來。

冷瑤光先是一怔，接着嘆息一聲道：「紅顏常遭天妒，實在令人惋惜，不過審美的觀念各自不同，外表的醜美，不能代表女人的一切，依在下相勸，姑娘不必太過傷心。」

那位姑娘雙目大張，迷人的眸子之中神光閃閃，向冷瑤光深深的凝視着。

她將長髮恢復原狀，頭部微側，妙目雙飛，那美好的半張粉頰，含着淺淺的笑意，嬌羞模樣動人已極。

半晌，她輕吁一聲，緩緩轉過身去，道：「冷公子！我是眞正的水汪汪，你認識的那一位是我的堂姊……」

冷瑤光道：「我相信姑娘之言，但……」

水汪汪道：「理由十分簡單，家父爲了某種目的，才犧牲我那苦命的姊姊的，唉，一將成名萬骨枯，一個女人又算得了什麼！」

水汪汪餘意未盡，說得頗爲含蓄，不過冷瑤光已經聽出這位少女，對乃父的作風，有着極端不滿之意。

對別人父女之間的感情，他不願窮根究底，而且他也沒有那閒暇的心情。

因此，他咳了一聲道：「水姑娘！你說過要帮助我的！」

水汪汪道：「我是說過，也願意履行諾言，不過，你必須答允我一項要求。」

冷瑤光道：「什麼要求？」

水汪汪道：「很簡單，帶我闖闖江湖。」

冷瑤光一愕道：「令尊身爲武林盟主，手下高手如雲，如此容易之事，何須在下効力。」

水汪汪哼了一聲道：「你認爲這麼容易？唉，說來只怕你不會相信，自從我住進這芙蕖別院之中，除了綉荷及楊嫣，你是我唯一交談之人。」

冷瑤光愕然道：「爲什麼？難道令尊不許妳會見外人？」

水汪汪道：「何止如此，寒暑三易，我沒有踏出這『跛鼈』堂半步。」

冷瑤光道：「令尊如此作法，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水汪汪道：「現在我明白了，第一，我太醜，堂堂一代盟主，怎能有如此醜陋的女兒！第二，水汪汪攀龍附鳳，已經身爲王妃了，如果再出現一個水汪汪，家父怎能向那姓殷的自圓其說！」

冷瑤光錯愕半晌道：「好吧，我答允妳，不過在下與令尊水火難容，是站在敵對的地位……」

水汪汪道：「怕什麼？人生百年，終須一死，如果我不能走出芙蕖別院，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

冷瑤光道：「姑娘既然從未踏出閨門半步，怎能幫助在下援救拙荊？」

水汪汪再度擰轉身形，瞅着冷瑤光嫣然一笑道：「你忘了還有綉荷楊媽麼？她們的行動是不受限制的。」

冷瑤光道：「原來姑娘是用她們獲知外界的消息，不過以她們的身份，所知必然有限。」

水汪汪道：「她們身份雖低，如果是一個有心人，那就又當作別論了。」

冷瑤光道：「我還是不太明白。」

水汪汪微微一笑，雙掌輕擊，發出一聲脆响，房角錦幔一盪，走出一個年約二八的青衣丫環。

她自然是水汪汪所說的綉荷了，此女長像玲瓏，眉目端正，身材與水汪汪相似彷彿，最像的是她那偏向右側，遮着半面的髮型。

她先向冷瑤光瞥了一眼，再對水汪汪檢衽一禮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水汪汪道：「去替冷公子沏杯茶來。」

綉荷應了一聲，便向綉幔之處走了進去。

水汪汪也立起身來，道：「你稍坐一下，我去去就來。」她說完話，也走入錦幔之中。

片刻之後，綉荷手托茶盤走了出來，她將茶盅放置桌上，道：「冷公子請來這兒飲茶。」

冷瑤光道：「多謝。」

他移步桌前，還沒有坐下，另一個托着茶盤的綉荷又走了過來道：「冷公子！我的茶比她的好喝，你就喝我的吧！」

冷瑤光微微一呆，他立即想到這兩人之中必有一人是水汪汪的改扮，但他左瞧右看，竟無法在她們的形貌上找出一絲差別，化裝術能做到假可亂眞天衣無縫，水汪汪的化裝術，豈不到了神化之境。

後來他心頭一動，由她倆說話的口吻，斷定最後走出的必是水汪汪，因而接過後來的茶碗，道：「水姑娘神乎其技，讓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這位綉荷噗哧一笑道：「你弄錯了，她才是水姑娘。」

另一綉荷也咭咭一笑道：「別聽她的，你沒有錯。」

冷瑤光又是一呆，敢請這兩位綉荷的音容笑貌，無一不維妙維肖，縱然拿着照妖鏡，只怕也難以分出眞僞。

好在他已抓着第二個綉荷的破綻，因而笑笑道：「我猜你是水姑娘。」

那綉荷道：「只是憑猜？」

冷瑤光道：「嗯，但也八九不離十。」

先出來的綉荷微微一笑，伸手摘下人皮面具，道：「能瞞過冷公子法眼，大概天下都可去得。」

冷瑤光一嘆道：「水姑娘才智過人，在下實在欽服。」

水汪汪道：「這就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秘訣，不過我都是晚間出去，盡可能避免與外人接觸，你是第一個與我交談的外人，我並沒騙你。」

冷瑤光道：「這些都無關緊要，還是請水姑娘帶我去救人。」

水汪汪道：「可以，但你必須委屈一下。」

冷瑤光道：「姑娘是要……」

水汪汪道：「我說過，除了綉荷及楊媽，這『跛鼈』堂中，不得容許第三者出入。」

冷瑤光道：「水姑娘是要我也加以改扮？」

水汪汪道：「不錯，將你改作楊媽，來，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動手。」

扮女人，冷瑤光是第一次嚐試，形勢所迫，他不得不聽憑水汪汪的擺佈，好在他扮的楊媽既聾又啞，一切由水汪汪應付，倒也不易露出馬脚。

改扮之後，冷瑤光以傳音要赫連達仍由天井之上退出，他們經過穿堂，來到一扇鐵門之前，水汪汪揭開一塊小洞，向外面呼叫道：「那位大爺輪值，綉荷楊媽要出去一下。」

一股雄渾聲浪由小洞傳來，道：「做什麼？」

水汪汪道：「替姑娘取一點食用之物。」

外面未再答話，一陣機簧之聲却响了起來。

鐵門敞開了，冷瑤光也隨着水汪汪闖出了警衞森嚴的地區，但他的內心之中，却感慨萬端，對那水韞玉的行爲，感到難以捉摸。

他身受一切，可能都是水韞玉所一手造成。冷家莊與九疑山風馬無關，水韞玉是爲甚麼？犧牲一個侄女，使親生女兒禁閉深閨，爲的只是拉攏武威王府，這又弄的是什麼玄虛？

這一切，除了九疑山主水韞玉，只怕沒有人能够解答，要水韞玉親口說出他的陰謀，那不是畫餅充飢？

「唉……」

他暗暗嘆息，暫時收起他的愁緒，放開脚步，跟着水汪汪一陣急走。

到達一間封閉嚴密的房屋附近，水汪汪停下脚步，她回頭悄聲道：「此處是操縱芙蕖別院所有機關總樞鈕，我去將它毀掉，你在外面給我把風。」

冷瑤光道：「如此重要的所在，沒有人看守的麼？」

水汪汪道：「有，但我能對付得了，你只要不讓別人走進屋中就行。」

冷瑤光應了一聲，就緊貼壁際，耳聽八方，作嚴密的戒備。

水汪汪轉到鐵門之前，故意驚呼一聲，然後蹲下身去。

鐵門敞開了，出來兩名目射精光的彪形大漢，他們向水汪汪一瞥，其中一人道：「是綉荷姑娘？妳怎麼啦？」

水汪汪嬌聲道：「我肚子忽然痛起來了，哎喲，好難過。」

那人關心的道：「是那兒痛？讓我瞧瞧。」

綉荷明艷照人，也時常跟這般人口角春風，現在有便宜可檢，他們自然不會放過。

那問話之人伸手向水汪汪的胸腹之間摸去，另一個也不甘後人，綠山之爪，去探水汪汪的小腹。

他們再也想不到會碰見一個要命的煞星，手掌還沒有伸到，便感覺氣海穴一麻，連一聲未出，便已登時了賬。

水汪汪雙手急探，探着他們的胸衣，將屍體輕輕放下，纖腰一扭，閃電般躍進房屋。

裏面還有兩人，但他們只覺得眼前一花，已雙雙被點死穴，水汪汪連殺四人，乾淨俐落，絲毫沒有拖泥帶水。

她由懷中掏出一柄短劍，劍光照人，像一泓秋水，想必不是凡物。

她向房中畧一打量，便運劍如飛，一陣輕微的刷刷之聲响過，經水韞玉費盡心血所置的機關，頓時成了廢物。

他掠出房屋，向冷瑤光一笑道：「成了，我們這就可以去救人，不過，我看你穿女裝似乎不太習慣，你就換上他們的衣衫吧。」

冷瑤光道：「好是好只怕被別人瞧出破綻。」

水汪汪道：「不要緊，我爲你勾划幾下，保管萬無一失。」

這位水姑娘果具非常之能，經過她代爲修飾，冷瑤光立即變爲一個雄糾糾的大漢。

他們避開樁卡，盡揀有機關之處行走，終於到達一處地牢。地牢之中，守衞者共有七人，他們先關上地牢出口，再雙雙撲了過去。

守牢之人均非弱者，可惜他們在變生肘腋之下，有點措手不及，終於被冷瑤光二人完全擊斃。

荔夫人及索嫱是關在一間牢房之內，黃瑜獨住一間，相隔並不太遠，由於機關已被破壞，他們輕易的便將她們救了出來。

地牢相逢，如同隔世，冷瑤光夫婦均有黯然之感，還是水汪汪勸慰道：「我們還沒有脫離險地，你們有體己話兒，還是留待以後再說吧。」

黃瑜向水汪汪瞪了一眼道：「妳是誰？」

水汪汪道：「來救妳的，其他以後再談。」

索嫱道：「可是我們混身乏力，出去只怕不容易！」

黃瑜恨恨道：「姓殷的惡賊對我們暗下毒手，現在一點勁兒也使不來。」

冷瑤光駭然道：「有這等事！娘！妳呢？」

荔夫人一嘆道：「我也一樣，他怎會放過我老婆子？」

水汪汪道：「不必發急，我這兒帶有解藥。」她取出一隻瓷瓶，倒出三粒清香撲鼻的丹藥分給荔夫人等三人，她們服下運功一試，果然藥到病除，奇效無比。

然後，水汪汪要他們利用地牢看守者的服裝加以改扮，連跟蹤而來的赫連達及水汪汪自己也扮成芙蕖別院的部屬模樣。

在水汪汪的率領下，他們終於逃出了虎穴，冷瑤光迎着剛剛昇起的曙光，發出一聲長嘆。

索嫱知道他的心情，遂加以勸慰道：「不要担憂，大哥！我們經過了不少風險，並沒有人能將我們怎樣，這位姊姊是誰？她救了我們，你總得替我們引見一下。」

冷瑤光遂將水汪汪的身世及遭遇對她們加以解說，對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姑娘，她們都極爲同情，何況水汪汪對她們還有救命之恩。

索嫱第一個對水汪汪表示歡迎，她握着水汪汪的纖手道：「姊姊！歡迎妳到我們莊上去住。」

水汪汪一嘆道：「我已無家可歸，只得依靠妳們了。」

黃瑜道：「同是江湖兒女，那來的那麼多客套，妳只要不把我們當外人就成。」

水汪汪淚光瑩然的一嘆道：「小妹虛渡二十寒暑，才知道人世之間，畢竟還是有溫暖存在。」

荔夫人微微一笑道：「來日方長，我們還是緊趕一程，瞧瞧雲姑娘再說。」

趕到雲裳寄居之處，店伙交給冷瑤光一紙便箋，那是冷彥士所留，他說無法使血刀門下崔蒙二人復原，只好趕回冷家莊再設法救治，如冷瑤光在

日之內未能返莊，他們將大舉向芙蕖院馳援。

爲恐老母担憂，也怕冷家莊眞箇大舉前往芙蕖別院，他不敢耽擱，打了個尖，便向冷家莊急馳。

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探王府，闖芙蕖別院，結果是險死還生，差一點將兩位妻子及一位岳母一齊斷送。

俗語說，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但他的敵人，正是權傾天下的當朝王爺，及譽滿宇內的武林盟主。

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打，他並不在乎敵人是如何的強悍，不過，他是有家有業的，自己可以不怕，却不能不顧慮冷家莊幾百人口。

最使他痛心的還是那孟雙虹，他認爲她是一個貪圖虛榮的無恥女人，縱然她迫於無奈，縱然她對冷瑤光還有一點剩餘的感情，但，這不足掩護她的過失，也不能獲得冷瑤光的同情與諒解。

只是兩度深入王府，都沒有能够見到孟雙虹，否則，他要問問她是怎樣的無恥，如何的賤法。

愁緒像一團亂髮，不知從何處理起，直到冷家莊在望，他的心情才微微覺得開朗。

全體無恙歸來，總算聊堪自慰，加上冷夫人爲親家母洗塵，冷家莊似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可惜好景不常，一記晴天霹靂，使風雨危樓的冷家莊，終於呈現了分崩淅離之勢。

×　×　×

冷府的後園不算太大，但却花木扶疏，具有泉石之勝。

黃瑜由索嫱手中接過玉郎，向面含微笑的冷瑤光一瞥道：「瑤哥哥！你看玉郎將來是習文還是習武？」

冷瑤光道：「我們是武林世家，自然是要習武了。」

黃瑜道：「你別忘了洛陽紙貴的盛譽，此地可是重視文人。」

索嫱噗哧一笑道：「那還不簡單，一個習武，另一個習文就是。」

黃瑜粉頰一紅，啐了一聲道：「狗嘴長不出象牙，不跟妳說了。」

冷瑤光向黃瑜那稍見凸起的肚皮一瞥，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黃瑜一跺脚，已待大發嬌嗔，丫頭曉嵐神色慌亂的奔入後園道：「公子！不好了。」

冷瑤光愕然道：「出了甚麼事？」

曉嵐道：「不知道……」

冷瑤光一哼道：「不知道？妳慌張些甚麼？」

曉嵐道：「小婢不知道爲了甚麼，但洛陽將軍府的陳大人帶兵將我們莊子圍了起來。」

冷瑤光面色一變，他正待出去查看一個究竟，范玉庭已急馳而來道：「禀公子！老夫人在後堂召見。」

冷瑤光知事非尋常，急與索嫱黃瑜奔進後堂。

冷家莊的主要人物，幾乎全在後堂聚集，另外還有瘋大師，荔夫人，赫連達，血刀門下的崔六三蒙驚，及九疑山主之女水汪汪等。

冷夫人面色一肅，向奔進後堂的冷瑤光夫婦揮手，示意他們在一旁坐下，然後沉聲道：「武威王府派遣兩名一級侍衞，率領開封名捕車展，及王府數十名高手，會同洛陽將軍率兵圍困本莊……」

冷瑤光道：「娘！他們爲了甚麼？」

冷夫人道：「爲了冷瑤光拐誘王妃水汪汪，並予以無情的殺害……」

冷瑤光大聲道：「他們寃枉人，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姓殷的是王爺啊！」

耿橘道：「殷天鑑志在毀滅冷家莊，瑤光拐誘王妃之說不過是一種藉口，莊主夫人千萬不能上他們的當！」

冷夫人道：「耿兄弟說的是，看來冷家莊百年基業，要毀在我們這些不肖子孫之手了！」

冷瑤光道：「娘！他們總不能不講理，讓孩兒去會會他們。」

冷彥士道：「他們如果講理，蒙古韃子不會侵佔我們的大宋朝了，這是我們生死的關頭，你千萬不可衝動。」

語音一頓，回顧水汪汪道：「水姑娘有什麼意見？」

冷彥士果然智慧超人，他這一問，無異把握着了問題的重心，武威王府不是說冷瑤光拐殺王妃水汪汪麼？如果這水汪汪姑娘現身說法，證實她才是水汪汪，這滅門之禍，不就迎刄而解，因而，數十雙期待的目光，一齊向水汪汪投去。

水汪汪幽幽一嘆道：「只要是有益冷家莊之事，小女子縱然殺身隕首也在所不惜。」

她立起身來，向冷夫人檢衽一禮道：「據小女子所知，元人認爲江湖豪俠有威脅他們統治權力的可能，殷松風父子一切作爲，就是遵奉朝庭之命，志在殲滅整個武林，可惜家父，唉……」

子不言父過，對九疑山主那利慾薰心，甘爲虎倀之事，她無法宣之於口，但她已然下定了決心，要現身說法，拆穿殷氏父子的陰謀，縱使因而喪身，也可能喚醒乃父的迷夢。

一股包含着萬種離緒，無盡情思的眼色，向冷瑤光投下一瞥，然後，她摘下一隻綉囊交給索嫱道：「這是我送給玉郎的一點小禮物，請姊姊代爲接

受。」

語音一落，身形疾轉，再也不瞧看任何人一眼，一逕向莊門之外奔去。

沒有人攔阻於她，但每一個人都顯出一股依戀及沉痛之色，良久，冷彥士一嘆道：「我對不起這位良善的姑娘！」

冷瑤光長身而起道：「我去追她回來……」

冷彥士搖搖頭道：「不，你縱然追到她，她也不會回來的。」

冷夫人道：「你坐下，瑤兒，水姑娘可以爲我們爭取一段時間，但冷家莊傾覆之禍，依然難以避免！」

冷彥士道：「不錯，水姑娘已將殷氏父子野心說得十分明白，武林各派不滅，他們怎能罷手！」

冷夫人長長一嘆道：「耿兄弟，請你傳下令去，叫各人收拾細軟，於明日起更時到廣場集合。」

耿橘應聲馳出，冷彥傑道：「大嫂：我們當眞要放棄冷家莊的基業麼？」

冷夫人道：「形勢所迫，不得不爾！」

荀亘卿道：「何處可以安身，莊主夫人是否已有腹案？」

冷夫人道：「有，我們去天殘谷。」

荔夫人咳了一聲道：「天殘谷的後山極爲廣大，冷家莊三百人口的居住及耕種均可無慮，且地勢隱秘險要，防守極爲容易。」

冷家莊的子弟，一向習於服從，雖然放棄家業，携老扶少遠走邊荒，是一件極端困難之事，但沒有一個反對的人。

不過，這是冷家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行動之前，當然要經過一番十分週密的策劃。

他們是配合人口多寡，以三戶爲一批，幷劃定十條不同的路，萬流歸宗，分頭併進。

冷家莊無論男女，均有一身武功，冷夫人仍指定冷彥士率高手十四人居間策應，以防不測。

荔夫人則兼程趕返天殘谷，爲冷家莊移居的人口預作佈置。

現在，偌大的一片冷家莊，只剩下冷夫人，冷瑤光，索嫱，黃瑜，玉郎，耿橘，冷楓，范玉庭，及遇雲曉嵐兩名婢女。

另外就是瘋大師，雲裳，赫連達，及血刀門下崔蒙二人。

他們留下來是爲撤退的作掩護，也要鬥一鬥殷氏父子，爲武林同道盡一點心力。

江湖之上，波譎雲詭，但像冷瑤光千里探親而引起如此巨大的演變，實在是前所未聞。

在這股逆流之中，冷家莊固然首當其衝，但受到牽連的倒也不在少數，雲裳姑娘就是其中之一。

三天平靜的過去了，晚霞又映上香山，倒進伊水，這景色是瑰麗的，但冷家莊卻顯得一片蕭索。

「嫱妹妹……」

是雲裳的呼喚，她倚在一株丹桂之上，投目晚霞，向抱着玉郎的索嫱打着招呼。

索嫱走近雲裳身旁道：「雲姊姊！什麼事？」

雲裳道：「我想……我該走了。」

索嫱一怔道：「爲什麼？雲姊姊。」

雲裳長長一嘆道：「妳知道我娘是什麼人？」

索嫱道：「當然知道，她老人家不就是絕情宮主？」

雲裳道：「是的，但她是殷天鑑的同胞妹妹，一個眞正的元人……」

索嫱道：「這有什麼要緊，妳不是說他們兄妹已經恩斷義絕了麼？」

雲裳道：「不錯，但目前冷家莊已與殷家父子正面衝突，不管怎樣，我總不能對娘舅不敬！而且，在我的身體之內，還流着一半元人的血液！」

索嫱愕然道：「姊姊是要幫助妳的娘舅？」

雲裳道：「嫱妹妹，妳還沒有明白我的苦心！唉……」

一頓接道：「江湖之上，稱我爲絕情魔女，我說娘是我的師父，妳知道爲什麼？那是因我不願別人知道我一半是元人，甚至連殷松風都不知我是他的表妹，我如此用心，就是表明不願幫助元人。」

索嫱道：「那麼姊姊兩邊都不幫就是。」

雲裳道：「我如果居住此地，就無法做到這樣，何況，自我參回絕情宮以後，我十分想念於他，趁此機會，我想四絕情宮瞧瞧。」

雲裳的處境確屬困難，索嫱雖然捨不得她這位雲姊姊，却也想不出留她之策。

最後，索嫱嘆息一聲道：「他如果知道姊姊要走，不知道會怎樣難過……」

雲裳嬌軀微微一震，螓首也緩緩的垂了下去。

索嫱所稱的他，自然是冷瑤光了，對雲裳來說，當今之世，除了她的爹娘，只有冷瑤光她才付出了眞的感情。

一個殺人如兒戲，被江湖中稱爲冷酷無情的魔女，她的感情是不易波動的。

如果她古井與波，當付出了眞正的情感，那就會海枯石爛，此志不移。可惜她顧慮太多，不僅被索嫱拔了頭籌，還讓黃瑜佔了先着，那麼她就更含蓄了，含蓄得令人難以捉摸。

現在，當她以無比的決心，準備離開之際，偏偏索嫱又提起他來，她的意志，在刹那之間崩潰了，淚水像泉般的奪眶而出。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倪匡·文
培新·圖

萬里雄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傷重垂危，幸得改惡從善的雷三極力予以救治，方得苟延殘喘，未幾，烈火神駝找來三煞莊，親自護送東方白回六盤山，途遇血猿神君，告訴烈火神駝，東方霸主在六盤山等他回去，烈火神駝一聽，忙請血猿神君保護東方白他往，絕不可返回六盤山，而彼則獨自回去。血猿神君護着東方白一路向武林人討來不少治傷聖藥，東方白已痊了三成，這日至强月莊，血猿神君向其討取百年蓮實，强莊主不允，後血猿神君與其低語一陣，立被招待至一水閣居住，夜，東方白瀏覽湖色之際，突聽後面有人向他說話——

傳功成大器　背命爲嬌娃

東方白吃驚當眞不少，但是這時，他巳聽出，那人絕不像對自己有甚麼惡意，是以他畧定了定神，慢慢地轉過來，而當他轉過身來之後，他更是訝異了！

原來，站在他房中的，不是別人，正是寒月莊莊主强月寒。

想起自己剛才一驚如此，東方白不禁十分尷尬道：「原來是强莊主，不知强莊主前來有何事？」

强月寒的面目，仍然十分之陰沉，但是却是可以看得出，他是竭力在想討好東方白，只聽得他道：「服那亘蓮蓮子所需各物，已着人去準備了，在下畧通醫理，想替東方公子，先來切一切脈吧。」

東方白剛才，也曾問過血猿神君，究竟他對强月寒說了一句甚麼話，才令得强月寒立時答應的，但是血猿神君却是笑而不答。

這時，東方白心忖，看强月寒的模樣，像是一心想巴結自己，那自然是血猿神君對自己的來歷，揑造得十分驚人之故了！

那麼，自己倒也必需顧及自己的「身份」，免得使血猿神君的話露出破綻才好！

是以，他裝出一副淡然的神氣，道：「如此有勞强莊主，愧不敢當。」

强月寒客氣了幾句，東方白伸出手來，强月寒伸三指搭住了他的脈門，半晌，才道：「公子的傷勢十分重，但服下亘蓮蓮子之後，三日之後，定可復原了！」

自從中了雷三的暗算之後，東方白簡直就如同

廢人一樣，此際一聽得至多十日，便可完全復原，他心中自是十分高興，忙道：「多謝莊主。」

强月寒站了起來，搓着手，來回地走着，看他的樣子，像是要說甚麼，但是又不敢說出來一樣。

東方白見了，便道：「强莊主，巨蓮蓮子來得如此不易，蒙你慨然相贈，你如果心中有甚麼爲難之事，只管說出來聽聽！」

强月寒一聽，他陰沉無比的臉上，居然也出現了笑容，忙道：「東方公子，我正有一件事，想要請尊大人助我一臂之力的！」

東方白陡地一呆，暗忖這是甚麼話？要我的父親帮忙？我是一個孤兒，親生之父是甚麼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才好？

東方白心裏暗忖，那一定是血猿神君胡亂說了個極有來歷的人，作爲自己的父親來騙强月寒之緣故。

東方白是一個天性敦厚之人，他也不會佯作答應，來敷衍對方，是以覺得十分爲難，道：「原來……如此……但是……家父……」

他不會說謊，講到這裏，已然紅了臉，講不下去了，

可是强月寒却像是全然未曾注意到他的窘態，反倒陪笑道：「是，是，你說得不錯，他老人家自然不同普通人，我也不敢有事求他，只請東方公子方便的時候，在他面前畧提一二就可以了。」

東方白此際，心中實是奇怪不已，心想寒月莊主，冷面閻王，已是天下一等一的高人，何以他這時候提到自己那莫須有的「父親」之際，神情如此惶恐？

不知血猿神君究竟揑造了甚麼人是自己的「父親」，眞是使人難以想像！

他見勢不能再推搪，是以只得道：「那到……可以的，不知强莊主有甚麼事？」

强月寒苦笑了一下，道：「不瞞東方公子說，我所練的內功，是極其陰柔的一種，早半年，我練功之際，一時不察，眞氣走入岔道——」

强月寒才講到這裏，東方白已然大吃了一驚，道：「那你——豈不是走火入魔了，可是你——」

要知道走火入魔之人，重則全身僵硬，不能動彈，輕的也要半身不遂，但是强月寒自表面上看來，却是好端端地，絲毫也看不出甚麼來。

强月寒又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覺出不妙，立時强運內力，硬生生地將那股走入岔道的眞氣，逼入了手少陽之焦經之內，聚於『肩髎』，『天髎』兩穴之間，總算避免了走火入魔之危。」

東方白「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不是莊主內功深湛，也難以如此。」

强月寒道：「東方公子千萬別讚我，這件事發生至今，已有一年，在這一年之中，我無時無刻不想將這股眞氣引了出來，但却在所不能，而這股眞氣融於肩頭，我左臂便形同虛設，難以運功，我曾向幾位武林高手就教，他們都說，唯一的方法，便是另有一人，運內力將這股眞氣自我體中，逼了出來。」

東方白道：「那倒是好辦法，但是那幾位高手，何以不肯帮忙？」

强月寒苦笑着，道：「他們不是不肯帮忙，而是他們功力，還未到此境界，算來，普天之下，只有兩個人，有這份功力的。」

東方白心中暗吃了一驚，心忖那兩大高手，不知是甚麼人？他還未曾問出來，强月寒已然說道：「那兩人，一位是峨嵋席大先生，另一位就是令尊了。」

東方白一直只是在和强月寒敷衍着的，他一面敷衍，一面還覺得十分內疚，是以對强月寒所說的話，他也有點心不在焉。

這時，他聽得强月寒這樣講，便隨口應道：「原來如此，那我——」

可是他一句話還未曾講完，心中便陡地一動，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失聲道：「你說甚麼？世上只有席大先生和我父親有這份功力？」

强月寒道：「是！」

東方白這時的心中，已然吃驚之極，因爲天下武林，一正一邪，兩大高手，正派的是峨嵋席大先生，邪派的是東方霸主，這乃是人盡皆知的事情，而今强月寒那樣說法，那麼血猿神君自然是對他說，自己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了，也難怪强月寒這樣身份的人，也如此誠惶誠恐！

血猿神君如果眞是那樣說的話，那這個玩笑，眞開得太大了。

那東方霸主是何等樣的人物，豈是輕易招惹得來的。而且，看强月寒那種深信不疑的神態，這種事若是傳了出去，武林中眞誤會自己是東方霸主的兒子時，那却如何是好，這實是萬萬不可之事！

東方白心中大驚，這時也顧不得是不是露出破綻來了，他忙道：「强莊主，你說我父親是誰？」

强月寒再也想不到東方白有此一問，一時之間，呆住了出聲不得，不知說甚麼才好。

過了半晌他才道：「東方公子，你是說——」

東方白急道：「我是在問你，你以爲我的父親是甚麼人，强莊主，請你照實說！」

冷面閻王强月寒究竟也是一生闖蕩江湖，見多識廣之人，他聽得對方這樣講，心中也知有了蹺蹊

，他忙道：「你不是天下第一高手，東方霸主的令郎麼？」

東方白一聽，心中實是又好氣，又好笑，又暗叫了一聲僥倖，心忖幸而自己問了個明白，要不然這樣誤會卜去，實不知伊於胡底！

東方霸主在武林中的聲名，威赫無比，在別人來說，或許會以爲有機會冒認他的兒子爲榮，但是東方白却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東方霸主的聲名雖然威赫，但却是邪派中人，正邪派不並立，東方白却是絕不肯去沾這個光的。

是以他忙道：「强莊主，你弄錯了，你完全錯了，我和東方霸主一點關係也沒有！」

强月寒面色陡地變了，他後退了一步，道：「可是血猿神君却說——」

東方白不等他講完，便大搖其手，道：「那是血猿神君胡說的。」

强月寒仍然不信，道：「可是……可是閣下也是複姓東方，這……這……」

東方白「哈哈」大笑，道：「强莊主，天下複姓東方的人，何止萬千，難道都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不成？而且，我名東方白，那是因爲我師父師娘發現我之際，恰是東方微白時分而已，我根本是個孤兒，東方兩字，也不能算是我的姓字！」

東方白講到了這一地步，那不容得强月寒不信了，他吸了一口氣，道：「那麼令師是——」

東方白道：「家師之名，强莊主自然也知的，他和强莊主，一在六盤山南麓，一在六盤山北麓，他是烈火神駝。」

冷面閻王强月寒面上的神情，本來就不十分好看，這時，更是難看之極！

只見他背負雙手，在房間中踱來踱去，踱了幾個圈子，連聲道：「可恨，可恨！」

東方白的心中歉然，道：「强莊主，我原不知道血猿神君對你說些什麼，我若知道，便立時否認了，尚祈莊主見諒。」

强月寒停了下來，又望了東方白半晌，道：「你倒確然是正人君子，我心中對你也十分傾服，只不過那百年巨蓮的蓮子……十分罕貴，你……」

他才講到這裏，東方白已然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十分爽氣，先將話講在前面，道：「强莊主，你放心，我決不會强人所難的。」

强月寒一頓足，道：「我自然信得過你不會强求，可是血猿老賊，他……却……唉！」

看他的樣子，分明是覺得血猿神君十分難惹，而且，如今又已將他請進了寒月莊來，要打發他，更加不易，而他又實在不捨得那百年的蓮子，而血猿神君一翻臉，只怕甚麼都做得出，是以覺得心中爲難。

東方白知道他的心意，心想自己不如告訴他，由自己來勸血猿神君離開寒月莊。但是血猿神君是不是會聽他的話，他却也一點沒有把握。

東方白的心中也在爲難，突然之間，他心中陡地一動，忙道：「强莊主，我倒有一個兩全的辦法了。」

强月寒十分煩躁，「哼」地一聲，道：「你有甚麼兩全之法！」

東方白心中暗自好笑，心想你剛才公子前，公子後，對我何等尊敬。

但現在却大不耐煩起來，何其前恭後倨？但是他胸懷磊落，却是覺得對方的行動好笑，絕不會去與之計較的。

他沉聲道：「强莊主，你將我連夜送出莊去，別讓血猿神君知道，那麼我已走了，他自然不會再問你取那百年巨蓮子了。」

强月寒一聽，瘦臉之上，剛現出了一絲笑容來，便道：「不行，血猿神君是何等樣人，他看你不見了，定然當是我弄走了你，只怕我强家莊，會被他放一把火，燒成了平地！」

東方白道：「那好辦，我可以留書一封，書明我是自己離去的——而且我的確是想離他而去，這算是你也幫了我的忙了。」

强月寒又來回踱了幾步，又側耳向外，細聽了聽，聽不到有甚麼聲響，他才點頭道：「好！」

東方白取過了桌上的筆墨，攤好了紙，調好了墨，將一封告別留書，一揮而就，强月寒看了一遍，果然和他一點干係也沒有，他才點頭道：「好，我帶你離去。」

東方白道：「離開寒月莊時，還求强莊主送我一四好馬，好作脚程！」

强月寒只求不要拿出百年巨蓮的蓮子來，別的甚麼都肯，連連點頭。

東方白待向門口走去，但是强月寒却一伸手將他攔住，同時，手臂一緊，陡地將他挾了起來，足尖一點，便向窗外直竄了出去！

東方白一見强月寒挾着自己，從窗口中直穿了出去，心中不禁大吃一驚，因爲他們是在一個水閣之中，一從窗外出去，豈不是要跌進了水中！

就在他和强月寒的身子，一齊穿出窗子之際，他幾乎張大了口急叫了起來。

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强月寒低聲說道：「禁聲！」

東方白心中一凜，未曾出聲。而强月寒和他兩人的身子，已向下疾沉了下去，轉眼之間，落到了

湖面之上，强月寒的身子，竟站在湖水之上！

東方白大吃一驚失聲道：「强莊主，你——」

强月寒立時道：「別大驚小怪，湖下埋着暗樁，我自然可以履水如踏平地！」

東方白這才幌然，他低頭看去，只見强月寒每一步跨出，總是三尺，雖然曲曲折折，但顯然有一定的法則，他只不過鞋底沉水幾分而已！

由此可知，暗樁的頂部，幾乎就在水面之下，但由於湖水碧綠，是以難以發現而已。

强月寒踏着暗樁，他的身子，如同在水面上疾掠了過去一樣，轉眼之間便已到了岸上。

一上了岸，他便將東方白放了下來，但是仍然扶着東方白向前掠了出去。不一會，便到了寒月莊的莊門口，强月寒發出了一聲短嘯，立時有兩名大漢奔了來，强月寒吩咐道：「快備一匹好馬來。」

那兩個人答應了一聲，不多時，便牽了一高大神駿的青馬來，東方白伸手在馬股拍了拍，抓住了鞭，用力一縱身形，居然給他躍上了馬。

但是他的傷勢究竟還十分重，躍上馬背之際，强一運眞氣，只覺得一陣頭眩，天旋地轉，幾乎立時從馬背上摔了下來。

他連忙伸手握住了韁繩，那青馬乃是寒月莊中百裏挑一的駿馬，東方白一握住了韁繩，那馬便已撒開四蹄，潑刺刺地向前，直奔了開去。

東方白只覺得馬已向前奔了開去，但是他却難以控制，足足過了半盞茶，他才定過神來，顯見馬仍在飛馳，他勉强抬頭，辨了辨方向，辨出馬兒正是向山麓馳去，他也放下了心來，只是伏在馬背上，任由馬兒向前自顧自奔了出去。

一直到了天明時分，馬兒早已奔進了山中，六盤山雄踞中原，山勢險惡，綿延百里，根本沒有甚麼路可走，但那匹馬十分好，自己會覓路向前去，一直到了天色大明時分，轉過了一個山角，只聽得水聲淙淙，前面一座山壁上，有幾股泉水，流了下來。

那股泉水，一齊注入一個水潭之中，水潭有丈許方圓，那馬來到了水潭邊上，伸頸去飲水。

東方白也自馬背上滾了下來，用手掏了些水飲了，躺在石上歇息。

他抬頭向前看去，只見山影重疊，再向前去，非要翻山越嶺不可，山勢如此險峻，那青馬再好，也是難以翻得過這樣的山頭的了。

看來，只有靠自己慢慢地爬過山頭去，可是從山的這一邊翻到那一邊，少說也要翻上七八個山頭，若是武功全在，那至多十來天，也可以翻過去了，可是像如今那樣，舉步維艱，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

他長嘆了一聲，不禁有些氣餒起來。

可是當他想到涂雪紅就在山那邊，而且，東方霸主這樣的大魔頭，又在找自己師父的麻煩，實是令得他五內如焚，咬牙切齒，非趕到不可！

他又上了馬，再策馬向前走去，但到了當日天黑時分，前面已一點也無路可通了。

東方白長嘆了一聲，在馬上拍了拍，道：「多謝你，你去吧！」

他用力一掌拍出，那馬發出了一下長嘶聲，在暮色之中，向前直奔了出去，轉眼之間，便不見了。東方白胡亂採了些山菓充飢，找了一塊平整的大石，躺了下來，却是輾轉難眠。

到了午夜時分，他正待矇矓睡去之際，忽然看到前面，似乎有點火光，在不斷閃耀。

那一點火光，還在移動着，一望而知，那是有人握了火把在行路！

東方白心中陡地一凜，暗忖莫非是血猿神君找自己來了？但血猿神君一定料自己是繞山而過，不致於想得到自己會下決心來翻山越嶺的。

他身子一翻，從大石上翻了下來，躲在石後。過了一會，只見那火光漸漸移近，果然已可以看出是一個人持着火把，在向前走來。

可是，東方白却看不清那是甚麼人！

東方白看不清那是甚麼人，絕不是因爲那人還離得他十分遠，那人離他已只不過一二十丈了，在火把的照耀下，東方白是可以看得到他的。

但東方白却看不清他是甚麼人，因爲那人的一頭長髮，沒頭沒腦地一齊蓋了下來，將他的頭臉，全都遮住，根本辨不清臉面。

等到那人又走近了些時，東方白才看清，那人是一個女子。

東方白的心中，十分疑惑，他無法明白那究竟是甚麼人，何以深夜獨自在山間行走。如果說那是甚麼山魈魍魅，那又絕不應拿着火把的。

東方白的心中，正在疑惑不定間，那人已停住了身子，東方白的心中更吃了一驚，因爲當那人停下來時，離他只不過七八丈近了！

那人停了一會，緩緩地轉過身去，不一會，便變成了背對着東方白。

而當她變成了背對着東方白之際，東方白的心中，更是吃驚無比，心頭突突亂跳，因爲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女子的背後，插着一柄七首！

那柄七首，插得相當之深，除了柄之外，只有兩寸許露在外面，那分明是一柄極之鋒利的七首，因爲露在外面的那一二寸，兀自精光閃閃！

而在七首的周圍，早已結了痂，分明那柄七首

，插在她的背後，已有相當時日了！

東方白並不是孤陋寡聞之人，可是一個人的背部，帶着一柄入肉三四寸的七首，却居然行若無事，那却是他聽也未曾聽說過的事！

一時之間，他驚訝得張大了口，想要出聲，可是又不知說甚麼才好。

東方白驚訝莫名，出不了聲，却已聽得那女子尖聲叫道：「女兒！女兒！」

那女子的聲音，十分尖利，在靜寂的黑夜中聽來，更是駭人之極，而且，她聲音綿綿不絕，那分明是她的內功，極其深湛！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遠遠有一個女子的聲音應道：「來了！來了！」

那兩下「來了」之聲，遠遠傳入東方白的耳中之際，東方白心中的吃驚，更是到達了頂點！

那四個字傳入他耳中之際，已經聲音十分模糊。可是，那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涂雪紅的聲音，他如何會認不出來？但是，那個怪女人分明是在叫她的女兒，涂雪紅如何會有這樣一個母親？

他心頭亂跳，身子又不由自主，想要站起來。

可是他心中驚駭太甚，難以提氣，以致身子仍然蹲在石後！而就在這時，他已聽得一陣陣腳步聲，傳了過來，一個少女，也執着一個火把，奔了過來。

等到那少女奔到了近前之際，東方白張大了口想叫，可是他心中實在太興奮激動了，竟至於張大了口之後，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那向前奔來少女，並不是別人，正是涂雪紅！

只見涂雪紅來到了近前，滿面皆是怨懟不耐之色，道：「沒日沒夜不停地趕路，我們究竟上那裏去啊？」

那婦人道：「女兒，我帶你回苗疆去，去看我們的家鄉，那裏有美麗的山，美麗的水——」

那婦人還未曾講完，涂雪紅已頓足道：「你講來講去，老是這些，我可不願到苗疆去！」

涂雪紅的那句話，令得那婦人猛地一震，只見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來，撥開了面上的亂髮。

東方白在她的側面看去，可以看到她的臉面，那簡直與鬼怪無疑，還是給滿頭亂髮遮住的好。

東方白猛地省起，血猿神君曾對自己說過，在天一堡中，遇到了一個叫「嫦娥」的瘋婦人，武功極高，和他夾纏不休，動了幾次手，要不然，他早已捉到雷三了。血猿神君提起幾次這件事，那是他心中十分恨之故。

那麼，如今這個婦人，多半就是天一堡中的嫦娥了！然而，涂雪紅何以又是她的女兒呢？

東方白的心中，實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自然不知道涂雪紅自己冒認是嫦娥的女兒，所以她才會和嫦娥在一起的那一段曲折。

而嫦娥當日，在天一堡之中，中了一七首之後，又捱了雷三的一掌，若是換了常人早已一命歸西了。可是嫦娥雖也帶傷，却還可以離去，而且，傷勢自然而愈：那柄七首，也一直留在她的背上，傷口也已結住。

是以，雷三一心以爲他暗算了嫦娥，便可以得到這部三寶眞經的，但實際上，他却未得到。因爲當時，嫦娥一滾下鐵梯之後，便自向前奔了開去，雷三趕到時，嫦娥已然不見了！

雷三只不過知道一點，那就是：武林中人都想要得到的「三寶眞經」，是在嫦娥的身上而已。

而涂雪紅自認是嫦娥的女兒之後，嫦娥的心中，實是高興莫名，她不高興還好，一高興，反倒更加瘋瘋癲癲了，一連幾十日，只是帶着涂雪紅在山中亂竄，說是要帶涂雪紅一齊回苗疆去。

涂雪紅實是給她弄得啼笑皆非，是以這時，聽得她又千遍一律地說起甚麼「美麗的山，美麗的水」之際，她忍不住頂了幾句。

怎知嫦娥一震之下，撥開了頭髮，目光森森地望定了涂雪紅，忽然搖了搖頭，道：「你不是我的女兒。」

涂雪紅不禁吃了一驚。她自認了自己是嫦娥的女兒之後，嫦娥對她，百依百順，她已然看出，那是可以大供她利用的一個人！

因爲嫦娥的武功如此之高，而又全然聽她的指使，那實是比她自己有那麼高的武功更好！

她只想帶嫦娥在身邊，遇到要和人動手之際，便叫嫦娥去動手，可是偏偏嫦娥只有一件事不肯答應，那便是她一定要帶涂雪紅回苗疆去。

而事實上，若眞是到苗疆去，涂雪紅也未必會反對。偏偏她根本胡塗得東西不分，根本不知道苗疆在何處，只在六盤山中亂竄！

涂雪紅一聽得嫦娥那樣講，忙道：「我自然是你的女兒，你胡說些什麼？」

嫦娥語帶哭聲，道：「你若是我的女兒，如何會不喜歡回到苗疆去？那是我們的家鄉，那裏多好啊，有美麗的山，有——」

涂雪紅不等她講完，便道：「還有美麗的水，哼，我也聽够了，就算你要回苗疆去，也不能日夜不歇，更不能是在山中打轉。」

嫦娥一聽又咧嘴笑了起來，道：「我實是高興得過份了，你別發惱，由你帶路，可好？」

嫦娥這兩句話，却又說得清醒無比，涂雪紅大喜，道：「那再好也沒有了——」

她才講到了這裏，突然聽得有人叫道：「凃姑娘！」

凃雪紅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只見一塊大石頭之後，幌幌悠悠地站起一個人來。一時之間，她也不知那是甚麼人，嚇了一大跳。

出聲叫凃雪紅的，自然是東方白，東方白忙又道：「凃姑娘，我是東方白！」

怎知東方白不說他自己是甚麼人還好，一說了，凃雪紅更是大驚！

東方白本來，雖說不上英俊無比，但是却倜儻不凡，風度超羣，可是這時，自石後站起來的東方白，却是形容枯槁，面無人色，身子瘦得如竹子一樣！

而且，在凃雪紅的心目之中，東方白一定是早已死了的，如何還會突然在六盤山中出現？

是以凃雪紅的心中駭然之極，道：「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東方白已從石後，走了出來。

可是他才一轉過了大石，便只覺得一股強勁的勁風，撲面壓了過來。東方白此際的武功，連原來的一成也不到，那一股勁風又如此凌厲，撞得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仰下去，撞在大石上。

那一撞，已然令得他眼前金星亂迸的了，而一撞之後，勁風更是逼近，令得他連氣也喘不過來，接着，便覺得胸前突然一緊！

東方白勉力定下神來，却覺出他正被人提着，而提住了他的，正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嫦娥！

嫦娥正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道：「你是甚麼人，你爲甚麼要嚇我的女兒？」

東方白連連喘着氣，一時之間，他甚麼話也講不出，只是連連喘着氣，道：「你……放手，你放手，我是……東方白。」

一看到嫦娥已然得手，凃雪紅的心中，也已不再吃驚了，她連忙趕了過來。一到了近前，凃雪紅也認出來了，那確然是東方白！

她心中又是吃驚，又是疑惑，道：「東方白，果然是你，你如何會……來到這裏的？」

東方白這時，已連講話的氣力也沒有了，他只是揚起手來，指住了嫦娥，凃雪紅會意，忙道：「媽，你快放手，這是我朋友。」

嫦娥呆了一呆，五指立時一鬆。

她究竟是個瘋瘋癲癲之人，五指一鬆，放開了東方白，也不再理會，任由東方白的身子，向下倒下去，凃雪紅連忙踏前一步，將他扶住。

若不是凃雪紅扶得及時，那只怕東方白再跌倒在地，一定會跌昏過去的了！

被凃雪紅扶着，東方白仍然站立不穩，他幾乎整個人全靠在凃雪紅的身上。他大口地喘着氣，凃雪紅在他背上，輕輕地拍着。

好一會，東方白才緩過氣來，道：「凃姑娘，你……你……和她……」

凃雪紅已然知道他要問些甚麼了，忙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你……先別問，東方大哥，我只當你已經死了，你……」

東方白道：「我……若不是你到六盤山來告知我師父，我只怕已死在關外了，凃姑娘，你如何離開我師父師娘的？他們怎麼了？」

凃雪紅自己的心中，也亂成了一片，自她和東方白分手之後，她的遭遇，豈是三言兩語便可講得完？是以她只是搖了搖頭，道：「那……我也不知道。」

東方白又向嫦娥望了一眼，道：「她可就是天一堡中的嫦娥麼？你和她如何會母女相稱的？」

嫦娥一直只是一動不動地站在一旁，對於東方白和凃雪紅兩人的話，看來好像未曾聽到一樣，但是東方白這一句話才出口，她却突然尖叫了起來，道：「你說甚麼？她是我的女兒。」

她一面說，一面還惡狠狠地望定了東方白，她的眼光，令得東方白不寒而慄！

凃雪紅道：「你先別問這些，你只是一個人？你想到甚麼地方去？」

東方白喘着氣，道：「我本來只想看一看你，現在總算看到你了，我知道我師父有了麻煩，但是我却也無能爲力……我總算看到你了！」

東方白此際，講起來，實是有氣無力，但是却任何人在他的聲音之中，都可以聽出他的的確確，在見到了凃雪紅之後，已然了却一件心事。

凃雪紅的心中，十分感動，她一生極其任性，在天一堡中時，雖然每一個人都對她維維諾諾，但那却祗是怕她，沒有人對她眞好的，她喜歡林浩生，但林浩生却十分討厭她。這時，她可以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被一個男子這樣地懷念，這使她的心中，起了一種十分難以形容的感覺。

她緩緩地吁了一口氣，道：「東方大哥，你傷得很厲害——」

她講了一句，突然轉過頭去，道：「媽，他傷得十分厲害，你的內功如此深厚，可以替他療傷的，你可肯出手幫助他麼？」

嫦娥翻着眼，道：「甚麼療傷？」

嫦娥的內功，確然十分深厚，但是她的功力，却全是在不知其所以然中學來的，她也根本不知甚麼療傷不療傷，是以她才會那樣反問的。

凃雪紅頓足道：「將你的內力，自他背後的靈

台穴中，度入他體內就可以了。」

嫦娥仍是莫名其妙，眨着眼，東方白苦笑道：「凃姑娘，不必强人所難……」

但凃雪紅不等他講完，便道：「你別多口，一切由我來替你安排就可以了，你快坐下，我來教她如何將眞氣度入你的體內。」

東方白不想違拗凃雪紅的意思，是以盤腿坐了下來，先自緩緩運起氣來，凃雪紅又向嫦娥招手道：「來，你也坐下來。」

嫦娥也坐了下來，她一坐下來，便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這樣一坐，身內便有一股氣湧了上來，對不對？這股氣的力道很大！」

凃雪紅喜道：「對，對，你就將這股氣，逼進他的身內去，不過要慢慢來，你若是一急，他受不了，就要死在你手下了。」

嫦娥怔了一怔，道：「慢慢來？」

凃雪紅道：「是的，越慢越好。」

嫦娥搖頭道：「若是要慢慢來，這樣坐着，却是不行的，這樣坐着，那股氣出得十分快，應該那樣，才會慢慢地來。」

她一面說，一面變換了一個坐的姿勢，變得十分之怪異，凃雪紅自然也看不出甚麼名堂來。但是東方白聽得她那樣說，却忍不住回過頭來，看上一眼。

東方白一眼看到嫦娥的身子，微微向後仰，右足直伸，左腿盤曲，雙手交叉，但是掌心却又向前，那種姿勢，實在是怪異之極，在不明所以的人看來，可能會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可是，東方白究竟是名家子弟，見多識廣，他一見嫦娥這樣坐着，心中便陡地一驚，猛地想起，常聽師父說，道家三寶眞經之中，所載絕頂內功，便是藉許多怪異的姿勢來運轉眞氣的。

那種運轉眞氣之式，共有八八六十四式，若是習齊之後，眞氣運轉，遍達全身，內力之强，也是無窮無盡，毫無疑問，可以成爲天下第一高手！東方白還記得，師父曾說過，那道家三寶眞經，在早一百年，曾引起武林中人，大肆爭奪，後來，又流入苗疆，下落不明。

如今嫦娥正是來自苗疆，莫非道家三寶眞經，在她手上麼？

如果眞是如此，那實在是武林之中，最驚天動地的一件事了！

東方白想到這裏，立時想開口相詢。

可是也就在此際，嫦娥的右手，却已按在他的背後，嫦娥也認不出甚麼是「靈台穴」，但是她手在按下去之際，凃雪紅却握住了她的手腕，使她的手掌，正好按在東方白背後的「靈台穴」上。

嫦娥的手掌才一按了上來，東方白的身子，便陡地震了一震。

又聽得「叭」地一聲響，嫦娥的左手，按在他的右掌的掌背之上。

東方白立時感到一股力道，自他的「靈台穴」中，衝了進來。

本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東方白是應該感到十分舒適才是的，但是，在那一刹間，東方白却覺得全身一陣奇痛！

那是因爲東方白原來傷勢，實在太沉重之故，那就好像是餓極之人，忽然進食一樣，東方白忍不住發出一下呻吟聲來。

一聽得東方白發出了那一下呻吟聲，凃雪紅便不禁吃了一驚，忙問道：「東方大哥，你覺得怎麼樣？」

可是此際，東方白正忙於運轉眞氣，使得嫦娥度入他體內的內力，和他自己的眞氣相融合，是以根本無法分心，凃雪紅的話他雖然聽到，但是也難以分心去回答，只點了點頭。

在這之後，凃雪紅似乎還說了些什麼，但是東方白却連聽也聽不見了。

漸漸地，東方白身內那種痛苦的感覺，已漸漸消化，而他已可以感到自己的功力，在迅速地恢復，嫦娥的內力，像是無窮無盡一樣，不斷地度入他的體內。連他自己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已然覺得自己的功力，至少也恢復六七成了，他才陡地想起，自己的功力，恢復得如此之快，那麼，對方的眞力耗消，一定甚鉅，却是不能只顧自己，不顧他人。

他一感到這裏，立時睜開眼來，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請前輩住手，我已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便站了起來。

却不料他才一站起，便聽得「咕咚」一聲響，身後有一個人倒了下來，東方白吃了一驚，連忙回頭看去，只見倒在地上，不是別人，正是嫦娥！

東方白吃了一驚，忙道：「她……她怎麼了？」東方白也知道嫦娥瘋瘋癲癲，是以他一見嫦娥跌倒，不問嫦娥自己，而轉過頭去問凃雪紅，雖然他心中的關切，却是一樣的。

可是，凃雪紅像是根本未曾聽到東方白的問題一樣，她奔到了東方白的面前，滿面喜容，道：「東方大哥，你眞的好了麼？你面色好多了，看來，和我剛認識你的時候差不多了。」

東方白見凃雪紅如此之高興，而她的高興，也全然是爲了自己傷勢痊癒，自然而然自心中產生出來的，他心中也不禁十分感動，大着胆子，握住了凃雪紅的手，道：「是的，我眞的好多了，就像是

沒有受傷的時候一樣！」

涂雪紅笑了起來，道：「想不到嫦娥還有這樣的用處，那眞是意想不到。」

東方白忙道：「是啊，嫦娥怎麼了？」

涂雪紅連頭也不回過去道：「誰知道啊，她不是突然跌倒了麼？我看，多半是內力消耗盡了。」

東方白大吃一驚，放開了涂雪紅的手，向前掠了過去，掠到了嫦娥的身邊，俯身下去。

他定眼向嫦娥看去，心中更是吃驚。

嫦娥的臉面，本來就像是骷髏一樣，極其駭人，但是不論本來她看來如何駭人，她總是一個活人！然而現在，她看上臉多了一重深灰色，看起來不但像個死人，而且像一個死了多時之人！

嫦娥的樣子如此可怕，東方白連忙將她扶了起來，伸手去探她的鼻息。

一探之下，只覺得氣若游絲，實是一隻脚，已踏進鬼門關之中了！

東方白的心中，不禁大爲不忍，因爲嫦娥如今這樣子，全是爲了救他而起的，將他救活了，她自己反倒危在頃刻了！

將嫦娥扶了起來之後，東方白也不知如何才好，只是嘆了一聲，轉頭想叫涂雪紅來帮忙。他才轉頭去，只見涂雪紅已到了他身後。

但是涂雪紅却不等他開口，便皺着眉道：「東方大哥，你這是作甚？」

東方白忙道：「她將內力全度入了我的體內，她自已變得危在頃刻了，我們快令她先甦醒了再說，看是不是有辦法救她！」

涂雪紅却道：「東方大哥，你傻了麼？救她做甚麼，由得她死去好了！」

東方白聽了，不禁陡地一呆。

他在一時之間，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因爲他這時，正爲嫦娥昏迷不醒，而感到極度的不安，而涂雪紅又是知道嫦娥爲甚麼昏迷的原因的，何以她竟然會講出不要理她這樣的話來？

是以他在呆了一呆之後，忙問道：「你，你說甚麼？」

涂雪紅却仍然未曾在意，在她想來，嫦娥是死是活，根本與她絕不相干，最要緊的是東方白的傷勢已癒，那就好了。

如果嫦娥的一身武功還在，那麼涂雪紅覺得她可以利用，自然是不會棄之而去的，但如今嫦娥已是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活不成了，還要來何用？

東方白那樣問她，在她來說，反覺得東方白問得可笑，是以她立時又道：「我說，別理她了，你不是說，想去見你師父麼？」

涂雪紅心中只是想着，有東方白在一起，難得他並不怪自己在長白山下倉皇離去，還說是自己救了他，那麼烈火神駝是一定肯收留自己的了。

雖然烈火神駝自己也有不少麻煩，但是他總是一等一的高手，和他在一起，總可以有不少好處。

涂雪紅自己在打着如意算盤，却未曾注意到東方白的面色，已然變得十分難看，而且，他也已慢慢地站了起來。東方白站了起來之後，又一字一頓地道：「你，你說些什麼？」

東方白在問出那一句話之際，聲音已是十分沉重，涂雪紅雖然一直未曾在意，但是聽得東方白的聲音，如此異樣，她也不禁一怔，立時抬頭向東方白看去，只見他面色更是難看得緊。

涂雪紅不禁吃了一驚，大聲道：「你……怎麼了？」

東方白却再一次問道：「你剛才說什麼？」

涂雪紅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不禁頓足道：「你這人怎麼了？我已說了好幾遍了啊，別理會她，我們自顧自上路好了。」

到了這時候，東方白無法再不相信自己的耳朶了，但是，他却仍然難以想像，在涂雪紅那樣美麗的小口之中，如何會吐出這樣無情無義的話來的！

他呆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涂姑娘，她是爲了替我療傷，才得到如今這樣結果的，我們怎能棄她不顧而去？」

需知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心地全然不同，是以他們所想的事，也是截然相反的。

在東方白想來，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將嫦娥棄之不顧，那是萬萬不可之事。但是在涂雪紅想來，那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是以涂雪紅道：「那怎麼辦？她已經是快死的人了，總不成我們兩人抬着她走？就算我們抬着她走，她還不是一樣要死的？」

東方白望着涂雪紅，心中只感到一陣說不出來的難過！他本來以爲他和涂雪紅之間，已經越來越少隔膜，越來越是親近，越來越是親密無間的了。

可是，突然間，他發現他和涂雪紅之間，隔着一道河，隔着一座山，隔得不知多遠！

對於感情深重的東方白來說，那實在是極其沉重的一項打擊！

他在心中問自己，爲什麼會那樣？爲什麼以前，自己竟一點也未曾發覺，爲什麼？他心亂如麻，是以他只是怔怔望定了涂雪紅。

涂雪紅也覺出東方白的神態，大是有異，她吸了一口氣，道：「怎麼啦？有什麼不對頭？」

東方白苦笑了一下，道：「涂姑娘，難道……除了棄她不顧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麼？」

東方白的心中在想，只要涂雪紅說出一個原因來，那麼，自己就可以原諒她了，因爲他知道自己對涂雪紅的懷念，對涂雪紅的感情，都是那樣地不尋常，他實在不希望涂雪紅有令他震驚的回答！

可是，他却失望了！

涂雪紅攤了攤手，道：「何必再想別的辦法？就由得她去不好了麼？」

東方白發出了一下嘆息，那一下嘆息聲，聽來簡直像是他在呻吟一樣，他道：「可是，她只爲了救我才這樣的啊！」

涂雪紅乃是何等聰明之人，她剛才已經看出東方白的神態，十分有異，可是因爲她是生性如此，是以她絕不覺得自已有什麼不對，自然也不知道東方白究竟是爲了什麼，才如此神情怪異的。

可是此際，她一聽得東方白那樣講法，她心中立時恍然，刹那之間，她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那你說怎麼辦？你將內力度還給她麼？就算這樣能救她性命，你也沒有這份功力！」

東方白聽了，不禁苦笑，涂雪紅所說的，倒確是實情，要將本身的內力，度入另一人的體內，若不是自己的內力極其精湛，那是難以做到的！

見到東方白無話可說，涂雪紅更是不肯放過他，又道：「或者，帶她出山去求救？可是你看她這樣子，還捱得過半個時辰麼？」

東方白低頭向嫦娥看了一眼，只見嫦娥簡直已然和一個死人，一模一樣了！

他又只好苦笑了一下，一時之間，他反而變得無話可說了，可是他心中，却仍然知道，涂雪紅是不對的，他呆了半晌，才道：「那我們總得……總得表示一下難過才是，因爲她……」

不等東方白講完，涂雪紅已然撇了撇嘴，道：「東方大哥，我只當你是一個性情豪爽的好漢，却不料你也喜歡這種假仁假義，惺惺作態！」

東方白猛地一怔，道：「我……我是惺惺作態嗎？」

涂雪紅道：「是啊，你明知救她不活，就算你難過得肝腸寸斷，可有什麼用？」

東方白被涂雪紅的話，逼得啞口無言，過了半晌，他才苦笑着，搖着頭，道：「我……也不知說什麼才好了，唉，想不到這樣，竟害了一個與我素不相識之人，我心中實是過意不去！」

涂雪紅只覺得好笑，道：「你別婆婆媽媽了，嫦娥是一個瘋子，她活着，未必覺得有什麼趣味，還不如早早死了的好！」

東方白雖然無話可說，可是他仍然不住地搖着頭，涂雪紅頓足道：「那你究竟想如何啊？」

東方白俯下身去，將手指放在嫦娥的鼻孔，好一會，他才開口，可是也不是回答涂雪紅的問題，只是道：「她，她已死了。」

涂雪紅心中有氣，賭氣不再理睬他，走開了幾步，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

東方白抬頭向她看了一眼，他採出嫦娥已沒有了氣息，本來是想叫涂雪紅一齊來將之葬了的，可是他看到涂雪紅一臉鼓氣的樣子，心知自己若是開口叫她，那必然碰她的釘子的。

是以他也不出聲，四面打量了一下，只見有一塊大石，一半埋在土中。

他走到了石旁，用力推去，先推得那石頭，搖了幾下，等到土鬆了，再大喝一聲，用力推了過去，他已站起身來那麼久，一直只當嫦娥雖然將本身眞氣，全度入了自己的體內，自己的功力，也至多不過恢復了六七成而已。

是以，當他伸手去推那塊大石之際，他實在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還是想叫涂雪紅來帮手的。

可是，當他推得那塊大石搖動之際，已然覺出自己的力道，竟大得出奇，內力滾滾而來，如同長江大河一樣，等到他大喝一聲，用力向前推出之際，更覺得眞氣前湧，內力陡發，只喝得一聲，便將那塊大石，推了出來，轟隆隆地滾下了山坡！

涂雪紅一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吃了一驚，連忙站了起來。

東方白也是怔了一怔，他直到此際，才知道自己的傷勢，不但已然痊愈，而且功力之高，也已經遠在以前之上！可是他這時，心中非但不覺得高興，反而覺得更加難過無比！

因爲令得他功力比過去還高的人是嫦娥，而嫦娥却已因之而死去了！

他的功力越高，他心中的內疚也越深！

是以當他推下了那塊大石之後，他呆呆地站在那土坑的邊上，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

而涂雪紅見東方白一伸手間，竟將那麼大的一塊大石推下了山去，她一呆之後，立時向前奔去，奔到了東方白的身邊，道：「東方大哥，你……你可是覺得你的功力，比以前更高了？」

東方白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涂雪紅頓足道：「你看你這個人，這是大大值得高興的事情，而你却又偏偏愁眉苦臉的，哼，眞不知有什麼事情，可引得你笑一笑的。」

東方白仍是苦笑着，道：「涂姑娘，你看，嫦娥她已然死了，我，我……」

涂雪紅眼圈一紅，道：「她這樣一個人死了，你就幾乎不想理我了，你可就不知道，我爲了你，可也不是幾乎死去！」

凃雪紅在長白三魔去找東方白之際，立時溜之大吉，她可以說絕對沒有因爲東方白而去冒什麼生命危險，但是她一路進關，直到六盤山，和她在天一堡時，養尊處優，自然也大不相同，可以說受了不少委屈。

是以她一提起來，不但眼圈發紅，而且，心中一酸，淚水泉湧！

東方白本不知道凃雪紅在離開自己之後，做了些什麼事，但此際他聽得凃雪紅這樣講法，再加上他對凃雪紅到六盤山去報信一事，本就心存感激，是以心中大是不忍，忙道：「凃姑娘，我知你爲我吃了苦，我何嘗說不理你來？你別哭！」

凃雪紅本來倒還不怎樣，可是此際東方白態度一軟了下來，反而來勸她了，她想到，自己若是不趁此機會，做作一番，只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

是以東方白一說，凃雪紅的淚水，更是撲簌簌地掉了下來，道：「你別理我，你……你當我不知道麼，你在心中說我心地不好，不理人家的死活，可是……可是我就是傻得爲你出生入死！」

東方白聽得凃雪紅這樣指責他，更是尷尬之極，需知道凃雪紅爲人極其聰明，她詞鋒銳利，逼得東方白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

而且，她話一講完，便突然轉過身，向外掠了開去，東方白急叫道：「凃姑娘！」

他一面叫，一面陡地出手，抓住了凃雪紅的手臂。凃雪紅掙扎着，叫道：「放開我！」

東方白忙道：「凃姑娘，你聽我說！」

凃雪紅哭道：「有什麼好聽的？你根本已將我當作了卑鄙小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東方白本來，心中的確已不大以凃雪紅爲然，可是這時，凃雪紅句句話反逼着東方白，反而令得東方白十分不好意思起來。

他呆了片刻，長嘆了一聲，道：「凃姑娘，我剛才心中，確曾那樣想過，但是……但是……」

聽得東方白那樣講，凃雪紅的心中，也不禁吃了一驚，心忖好在自己見機得快，要不然，只怕東方白就不會理睬自己了！

但是她心中雖然那樣想，面色却是一沉，冷冷地道：「那很好啊，你拉住我作甚？」

東方白苦笑道：「凃姑娘，那是我一時想差了，你可別在意。」

東方白本來，也絕不是對人低聲下氣之人，他爲人十分正直，一絲不苟。可是一則，他對凃雪紅心有愛意，二則，他還對凃雪紅十分感激，而且，這時嫦娥確然已斷了氣，就算着急，也是沒有用的，是以他才講了那樣一句話的。

而那一句話，也是他所能表示對凃雪紅的歉意之極了，凃雪紅乃是何等乖巧之人，焉有不知之理，便也見風收篷，嘆了一聲，道：「東方大哥，你……只顧自己想，就不顧人家心中難過！」

東方白吸了一口氣，道：「凃姑娘，那我們先將嫦娥葬了再說，你剛才稱她爲『媽』，那却又是什麼道理？」

凃雪紅道：「嫦娥有一個女兒，但是一出世就不知下落了——」

東方白「啊」地一聲，道：「會不會嫦娥的女兒，是在天一堡中？」

東方白問者無心，他本是順口一問的，因爲他知道嫦娥之所以會在天一堡中，是被天一堡主凃龍帶去的，那麼，嫦娥的女兒，自然也有可能在天一堡了！

東方白問得隨便，但是凃雪紅聽了，心頭便怦怦亂跳了起來，忙偏過頭去，道：「那怎麼會，誰也不知道她女兒在什麼地方，她硬要將我當她的女兒，若是我不答應叫她，她就要殺我！」

東方白道：「原來她……她也如此可惡！」

凃雪紅反而做起好人來，道：「那也怪不得她的，她瘋瘋癲癲，根本不通人事，就算她對我兇些，她已救了你，也可以補償了！」

常言道：「君子可以欺其方」，東方白既是正人君子，自然想不到凃雪紅那樣說，是曲意引起他心中感激的，是以一聽之下，反覺得自己更是錯想了凃雪紅，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忙道：「凃姑娘，那我們將她葬了後，立即去看我師父與師娘去。」

凃雪紅道：「東方大哥，你師娘——」

凃雪紅一聽得東方白提起他師娘來，便想起自己在竹林中見到，聽到的那些事來，是以不由自主，想將這件事講了出來。

可是她只講了半句，便覺得這件事，實是千頭萬緒，極之曲折，而且，還有些話，是她女孩兒家，不便說出口來的，是以又立時住了口。

東方白却是一呆，道：「我師娘怎樣？」

凃雪紅道：「你師娘……她……有一個人來找她，原來她是認得那人的。」

東方白聽得凃雪紅那樣講，更是莫名其妙，而事情和他的師娘有關，他的心中，更是關切無比，因爲他只知自己是一個孤兒，但是師娘待他之好，却是無以復加，他一直極其感激，此際聽得凃雪紅吞吞吐吐，事情又和他師娘有關，自然關切。

他聽得凃雪紅這樣沒頭沒腦講了兩句，便不再講下去，忙道：「我師娘怎樣了，你說！」

凃雪紅道：「原來，原來你師娘雙眼是看不見東西的！」

東方白嘆了一聲，道：「是啊，她雙目已盲，但是自我懂事起，她雖然雙目已盲但對我之好，却是無以復加的，有時，我做錯了事，師父性烈如火，要責備我，也總是她呵護着我的！」

想起師娘的好處來，東方白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說，可是他只說了幾句，便立時住了口，問道：「剛才你說有人去找我師娘，那人又和我師娘早是相識的，這個人，却是什麼人？」

凃雪紅本來已經不想說了，但是東方白既然追問了起來，她却不能不說了，只得道：「那是天下第一大魔頭，東方霸主！」

東方白聽了，陡地吃了一驚，心想自己剛因爲被血猿神君硬說是東方霸主的兒子，幾乎鬧出了笑話來，却原來東方霸主眞的在這裏附近！

但就算東方霸主是在此處附近，和自己的師娘，却又有甚關連？

他心中充滿了疑惑，忙道：「不會吧，東方霸主這樣的魔頭，怎會識得我師娘的？」

凃雪紅乃是何等乖巧之人，她心知烈火夫人和東方霸主之間，必然有着極大的蹊蹺，而東方白又對他的師娘，十分敬愛，這種事，若是在自己的口中講出來，那東方白一定不信，自己何苦來做這壞人？

是以她早已在後悔自己失言，此際，一聽得東方白道：「我也不知道，你不是說烈火前輩已回去了麼？我們趕去一看，豈不是可知了？」

東方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恨不得立時脅生雙翅，飛到竹林中去和師娘見面，他道：「好，那我們先將嫦娥葬了再說！」

他和凃雪紅兩人，一個抬頭，一個抬脚，將嫦娥抱了起來。

那時，東方白心神恍惚，雖然抱起了嫦娥，但是眼却並不看着嫦娥，還是凃雪紅，雖然抬着嫦娥的雙足，可是却看到嫦娥的眼皮在抖動着！

凃雪紅吃了一驚，嫦娥的眼皮在抖動着，那麼她自然沒有死！

在那一剎間，凃雪紅幾乎立時叫了出來！

但是，她才一張口，一轉念間，却立時將要叫出口來的話，縮了回去！

因爲她想到，如果她叫出嫦娥未死來，那麼東方白一定又要設法救轉嫦娥，又要多事，若是竟將嫦娥救轉的話，她豈不是又要帶自己到苗疆去。

是以她一聲不出，和東方白兩人，將嫦娥放進了那個土坑之中，凃雪紅並還立時踢了一大堆土在嫦娥的臉面之上，將她埋了。

葬好了嫦娥，東方白道：「我們走！」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一閃，已待向前掠去，可是，他身子還未掠動間，便突然聽得「嗖」地一聲，一條人影，自遠而近，迅速投到！

同時，聽得那人以十分尖利難聽的聲音道：「到那裏去啊？」

那人來勢極快，一言未畢，身形已凝，站在東方白和凃雪紅兩人的身前，不是別人，却正是血猿神君！

東方白看到是血猿神君，雖然感到意外，但也只不過覺得尷尬而已！

可是，凃雪紅一眼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血猿神君，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倒抽了一口涼氣，面色也爲之大變！

凃雪紅一看血猿神君，便如此吃驚，當然也是有道理的，當日，她在冰天雪地之中，殘酷對付林浩生和玉琴，恰好血猿神君爲了追尋雷三，經過看到，血猿神君雖邪門，但是像凃雪紅那樣，將已身受重傷的林浩生雙脚浸在桶中，任由桶水結冰，却也令得他看了大爲震怒。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女兒，死在雷三手中，而凃雪紅的年紀，又恰好和他女兒相若的話，血猿神君早已下手將她殺死了！

但那天晚上，血猿神君雖然放過了她，却也將她嚇了個半死！

而且，血猿神君要到天一堡的消息一傳開來，易大怪首先逃走，天一堡中的高手，走得一個不留，天一堡可以說是被血猿神君拆散的，此際，凃雪紅見了血猿神君，怎不又驚又恨？

一時之間，東方白和凃雪紅兩人，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聽得血猿神君又冷冷地問道：「東方白，你到那裏去啊？」

東方白道：「我要見師父去。」

血猿神君的面色，陡地一沉，他本就長得十分之可怖，此際面色一沉，更是令人看了，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來。

只聽得他厲聲道：「你師父臨走之前，是怎樣吩咐你來的？你未曾聽到麼？」

東方白漲紅了臉，道：「我聽到的，可是……東方霸主不但要找我師父，而且還要找我師娘，我實是不能不和他們在一起！」

血猿神君「呸」她一聲，道：「放屁，若是你師父也弄不明白，你去了，又有屁用？快跟我走，遠離六盤山，再也別回來。」

東方白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不！」

血猿神君一聲怪叫，滿頭怪髮，一起聳動，厲聲道：「你說什麼？」

東方白神色堅定，道：「我說不跟你去！」

血猿神君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怪叫聲，倏地伸手，便向東方白的肩頭，抓了下來。

東方白早知血猿神君要出手，是以眞氣運轉，也已有了準備，一見血猿神君的手揚了起來，身子一躬，倏地向後，退了出去！

血猿神君出招如電，那一抓之勢，何等快疾，可是等他一抓抓下，東方白却已然退出了五六尺，血猿神君一抓竟抓了個空！

血猿神君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縮回手來，大聲道：「哼，你服了多少顆百年巨蓮的蓮子，傷勢痊癒了啊？」

東方白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這便是你的不是了，你對強莊主說我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令得他來對我大討好，後來我告訴他，那全是你的胡言，他還肯給我巨蓮蓮子麼？」

血猿神君却一點也沒有不好意思，只是「哼」地一聲，道：「那你何以傷勢痊癒了？」

東方白道：「我來到這裏，遇到了涂姑娘和嫦娥，嫦娥將她本身功力——」

他話還未曾講完，血猿神君已然暴跳如雷，道：「那瘋婆娘在何處？」

血猿神君追尋雷三，眼看已逼得雷三無路可走了，若不是半途殺出了一個嫦娥的話，雷三如何能以逃脫？是以他一聽得嫦娥之名，便自大怒。

東方白嘆了一口氣，道：「她已死了，我們就將她葬在那裏。」

他一面說，一面向才葬了嫦娥的地方，指了一指。

血猿神君身形疾展，向前一跳，便跳出了丈許遠近，到了塡在土坑中的新土之上。

他在向前跳出之際，所帶起的那股勁風，令得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都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幾步。

而血猿神君落地之後，咬牙切齒，在新土之上，用力頓着足，一面頓，一面還罵道：「你也會死了麼？臭瘋婆子，你爲什麼不早死？」

塡在土坑中的土，本就不是十分結實，被血猿神君一陣亂踏，土坑已陷下去了半尺許，東方白心知血猿神君內力深厚，而他們又不是將嫦娥葬得太深，再讓他那樣踏下去，嫦娥的屍體，只怕要寸寸斷裂了！

是以他怪叫道：「血猿前輩，你——」

怎知他一句話未曾出完，血猿神君突然怪叫了起來，道：「好傢伙，你裝死！」

東方白一怔，心想他在說誰裝死！東方白一怔間，只見血猿神君已托地跳了起來，大叫道：「起來，起來，瘋婆娘，我們再來打過！」

東方白忙道：「嫦娥已經死了！」

血猿神君厲聲道：「放屁，她死了，爲何地下會有內力反衝了上去，幾乎將我彈開？」

東方白聽得血猿神君那樣講，心中更是駭然之極，不明所以。

除涂雪紅明知嫦娥在被抛入土坑之際，還未曾斷氣的，可是她聽了血猿神君的話，心中却一樣駭然，因爲當時，嫦娥雖然未曾斷氣，但內力也已耗盡，再埋了這些時，一定早已死了，何以非但不死，還能有內力反震了上來，被血猿神君覺察？

却原來，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年紀究竟還輕，見識不廣，當時，嫦娥其實內力並未耗盡，只不過她只顧內力外逸，一時間，逼住了眞氣，看來像是死去一樣而已。

要知嫦娥雖然不通武學，但是二十年來，她在不經意之中，已將三寶眞經中所載的十幾式至高無上的內家氣功練法，練得極之純熟，而且，不着意二字，正是能使內家氣功到達一等一境界的秘訣。

若是一個對武學有十分心得的人，一心一意去練三寶眞經，其成就反倒不會有嫦娥來得高！

是以，嫦娥的功力，極之深湛，內力實已到了無窮無盡的境地，豈會因內力耗盡而亡？

她閉過了氣去，就算被埋地下，也不會死，內息自然運轉，到了一定時間，她也會醒轉來，掙扎而出的。而這時，血猿神君在她的身上，亂叫亂跳，血猿神君的內力，何等深湛，只一腳踏了下去，怕不有千百斤的力道，那力道傳到了嫦娥的體內，立時將嫦娥的眞氣逼活，是以嫦娥的內力，也自然而然，反震了上來。

血猿神君自然也立時覺察，是以他連忙向外疾跳了開來。

在血猿神君跳開之後，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仍然是驚異莫名。

可是，那土坑之上的泥土，却已漸漸向上，浮了起來，而且，漸漸隆起，前後只不過半盞茶時，只聽得嫦娥的一下怪叫聲，自泥土中，傳了出來。

而隨着那一下怪叫聲，泥塊如電，四面飛了開來，最遠的泥塊，甚至飛到了七八丈開外，力道之大，可想而知。在泥塊飛濺中，且見嫦娥揮舞着雙臂，身子突然騰高了三四尺！

她顯然不是存心跳高，而是因爲從地底下掙扎起來時用的力道太大，以致將壓在她身上的泥土全都頂開之後，力猶未盡，是以身子才向上飛了起來的。

血猿神君一見嫦娥的身子破土飛出，大喝一聲，道：「看掌！」

只見他身形向外欺出，手腕一翻，掌已然向上，疾拍而出！嫦娥內力雖強，但是武學招式，却是一竅不通，這時身在半空，更是不知如何趨避才好，血猿神君的出手何等之快，那裏容得對方有半分猶豫！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一掌，正擊在嫦娥的腰際！

嫦娥的身子，本就在半空之中，中了這一掌之後，身子更向上直飛了起來。

而血猿神君雖然擊中了嫦娥，可是在刹那間，他也只覺得一股强大之極的力道，反震了出來，令得他不由自主，騰騰騰地後退了三步！

血猿神君和嫦娥動過手，知道嫦娥的武功十分奇特，說她不會武功，她內功之強，却是世所罕見，說她會武功，她動手之際，手舞足蹈，却又絕無什麼招式可言，是十分難以對付的一個敵手。

也正因爲如此，所以血猿神君一自嫦娥從土坑中飛出來之際，立時下手的。

可是，他却也沒有佔了什麼便宜，一樣被嫦娥的內力反震，震得後退了三步！

在血猿神君的身子後退之際，嫦娥的身子，又向上飛高了六七尺，到了丈許高下的半空之中，她在半空中，扎手扎脚地掙扎着，又向下跌下來，跌在一大叢矮樹之中，將那叢矮樹，壓得枝葉紛殘。

而嫦娥却若無其事，一骨碌站了起來，轉頭四面一看，向涂雪紅走來，道：「女兒，你還在，剛才，我可是睡着了麼？」

涂雪紅實是啼笑皆非，而東方白的心中，却是大喜，道：「原來你沒有事，唉，我們還只當你死了！」

嫦娥一呆，道：「死了，誰死了？」

也沒有人回答她這個問題，而她在問了出來之後，又是一呆，忽然又哭了起來，道：「他死了，血掌唐豪，他已死了！」

血猿神君大怒道：「你是眞瘋，還是假瘋？來，來，我再和你動手。」

嫦娥却只是自顧自地哭着，涂雪紅的心中，陡地一動，道：「東方大哥，我看嫦娥的武功，只怕還在血猿神君之上！」

她在講後一句話時，已然將聲音壓得十分之低，但還是給血猿神君聽到了。只見血猿神君怪眼一翻，道：「誰告訴你的？」

涂雪紅一凛，不敢再出聲。

血猿神君氣勢洶洶，向前走了過來，一伸手，指向涂雪紅，手指幾乎碰到了涂雪紅的鼻子，嚇得涂雪紅連忙向後退避了開去。

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東方白，你怎會和她在一起的？」

東方白道：「我們是在塞外相識的，多虧她千里迢迢，到六盤山來報信，師父趕到，才將我在長白三魔手中救了出來的，她——」東方白話還未講完，便聽得血猿神君怪叫一聲，道：「不准你和她在一起！」

血猿神君不准東方白和涂雪紅在一起，自然是有原因的，那是他知道涂雪紅是怎樣的一個人之故？但是這句話，聽在東方白的耳中，心內却立時生出了極大的反感來。碍在血猿神君是他師父的好友，是以東方白不說什麼，只是冷笑了一聲。

可是血猿神君却還逼問道：「我和你講的話，你可聽到了？」

東方白道：「聽是已聽到了，但是我却萬難從命。」

血猿神君大怒道：「臭小子，你不知好歹，你可知她是什麼人？」

東方白皺着眉，道：「我自然知道，血猿前輩，你不必理會我的事——」

血猿神君一聲怪吼，「呼」地一掌，便向東方白的臉上掃了出去。若不是東方白此際，功力大進，這一掌眞還避不過去！

而這一掌的力道，如此之大，如被掃中，至少也得落下幾顆大門牙！

但此際，東方白內力大進，動作之快捷，也迥非往日可比，血猿神君一巴掌掃出，東方白的身子，陡地一矮，那一掌竟又掃空！

血猿神君一掌不中，身子一轉，陡地五指如鉤，已向涂雪紅當胸抓出，一面抓去，一面還在罵道：「那一晚，我就該殺了你！」

涂雪紅做夢也料不到，忽然之間，血猿神君會向自己攻到，立時尖叫了起來。

她一叫，東方白也是一聲大喝，可是東方白還未曾出手，嫦娥早已「呼」地帶起一股勁風，向血猿神君的背後，直撲了過去！

血猿神君眼看一抓已可將涂雪紅抓中，忽然之間，只覺得身後一股強勁無匹的力道，壓了過來，他心中不驚反喜！

因爲，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而言，若是出手殺了涂雪紅，那實是於他的聲名，大是有損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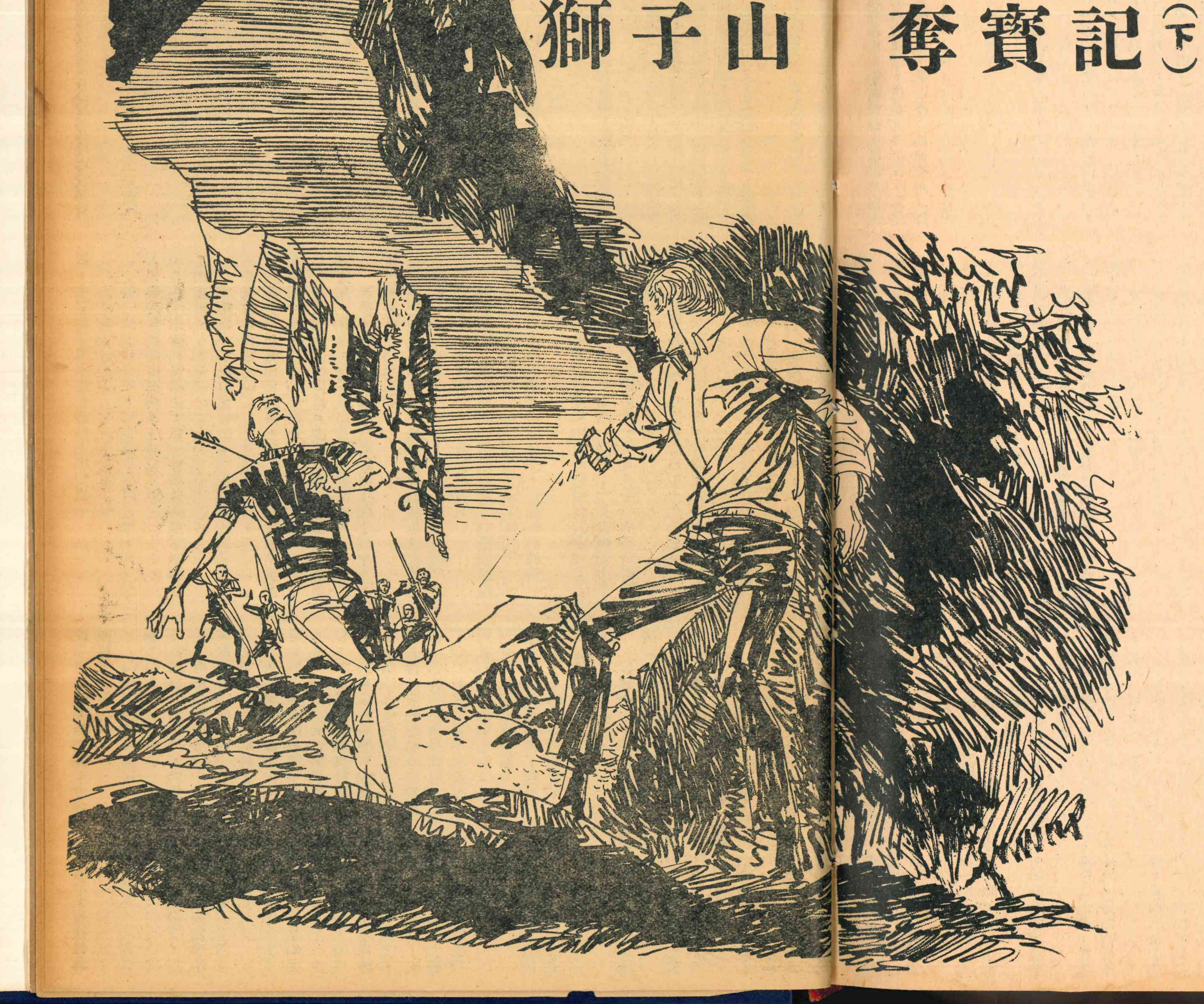
而如今，他心知身後那股強大之極的力道，是嫦娥向自己撲來時所帶起的。從那股力道看來，嫦娥向前撲來之勢，實是勁疾之至！

那麼，自己只要在突然之間，讓了開去，那嫦娥一定撲不中自己，反而撲中涂雪紅，以涂雪紅這點武功而言，如何經得嫦娥的這一撲？（未完）

俠盜燕子飛故事

文•奇新
圖•喬培

獅子山奪寶記（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燕子飛乳娘拾獲一木偶，憑字往巴黎找芬士，滿擬可獲巨大財富，詎被芬士命手下擄往神秘別墅，那晚芬士佯稱慶功，毒殺同黨，正欲往把乳媼殺却之際，燕子飛已循踪趕到，芬士不敵只好落荒逃去，燕子飛與乳娘返抵酒店，知芬士絕不罷手，乃將木偶藏起，那晚更僞裝受了芬士手下的迷毒，任由彼等將她倆擄走。在一座山洞中，芬士與爪牙竊據其中要脅燕子飛交出木偶，燕子飛允往取，留乳媼作質，兩句鐘後，燕子飛把木偶擲入山洞，芬士擬毀諾不放人質，燕子飛立予懲處，芬士始率衆逃去——

長綫大魚　遠赴蠻荒

山坡轉角處傳來汽車呼嘯聲，顯出芬士等並未在山區內逗留。老媼佇立當地轉動獨眼四下搜索着：「燕丫頭，妳究竟藏在那裏？他們已經去遠！」

「乳娘，我在這裏。」

話聲起自左邊山頂，乳娘剛剛將目光投向那邊，便見燕子飛施展「海鷗掠波」，一個滑瀉來到面前。

「燕丫頭！」老媼急聲說：「妳竟眞將神像交還給芬士？」

「那還能用假的不成？」燕子飛伸手在解老媼身上的繩索，「假神像一定蒙蔽不了芬士。那不僅解決不了今夜的問題，以後的安排將化成泡影！」

老媼搖頭苦笑說：「栽了，不論怎麼說這尊神像終又回到芬士手中，我們這一次觔斗已經栽到了家。」

燕子飛含着微笑。「乳娘還不清楚我對今後的整個安排，如果曉得妳就不認爲栽了觔斗。」

老媼神情一怔。「誰叫妳不告訴我詳細情形呢！我只曉得妳的第一步安排是故意將神像退還芬士，而且要不露破綻，至於妳究竟想玩什麼花樣，老婆子一點頭緒也摸不出來。」

「其實簡單極了，芬士湊齊兩尊神像後才能去進行那筆驚人財富，我們只要釘牢他的踪跡，神像在不在我們手中又有什麼妨碍呢！」

老媼獨眼一亮。「妳有把握能釘牢芬士的行踪嗎？」

燕子飛點點頭。「當然，否則就眞的栽到了家

，現在我們回希爾頓酒店去。妳將很快明白我用什麼方法釘牢芬士。」

老嫗聽得半信半疑，但從燕子飛神色上判斷，好像她對這件事情已有十分把握。

返回希爾頓酒店，東方天際已現微曙。

燕子飛從抽屜中取出一隻香煙盒大小的儀表，表面上有一根綠色指針正在緩緩而動。

老嫗用迷茫的眼神望着燕子飛。「這是？……」

「這是一件很精巧的科學儀器，名喚追踪器，但必須要有追踪儀才能使它發生作用。有了它，芬士的行踪我們將可瞭如指掌。」

「那麼追踪儀呢？」

「我已投入神像裏面，深信芬士不會發覺。芬士視神像如瑰寶，必定隨身攜帶，因此不論他人在什麼地方也好，追踪器的指針都會明確的向我們報告。」

「哦！根據追踪器所指示，現在他應該在什麼地方？」

「西南十二公里，位置當在國際機場附近。」

老嫗神情一楞。「燕丫頭，看光景芬士很想立刻搭機離開巴黎。」

「嗯，很有這個可能。」

「那我們就應該立刻趕到機場，他飛到那裏，我們也就跟到那裏。」

燕子飛淡淡一笑說：「不必了，縱然化裝跟踪也有被他識穿的可能，我們的追踪器性能特佳，而且是遠距離的，不論他逃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追踪器都會對我們作明確的指示，所以我們不必為芬士的下落煩神，等他落脚定了，我們再趕去，絕對不會躭誤事情。」

老嫗點頭同意，眼前她們最感需要的是暢足睡眠，各自沐了溫水浴後遂即上床安歇。

× × ×

這一覺十分香甜，直到黃昏襲臨大地，燕子飛和老嫗方從好夢中醒轉。

燕子飛梳洗完畢後，頭一件事就是察看追踪器上的指針。

「啊呀！」老嫗驚呼着：「現在芬士跟我們的距離變成這樣遠！」

燕子飛沒有理會老嫗，急忙取出一幅最新世界大地圖，攤在桌子上凝察着。

這種情形明顯得很，她想根據追踪器指針所指的方向、距離，來推算出芬士目前的位置。

老嫗沒有敢驚擾她，也緊緊偎在燕子飛身旁，聚精會神的在察看地圖。

只經過三、四分鐘，燕子飛轉過臉來含笑望着老嫗說：「乳娘，妳知道芬士到達什麼地方嗎？」

「……」老嫗將頭搖得像博浪鼓。

燕子飛指向地圖上的一個地方說：「根據追踪器指針推算結果，芬士現已到達這裏。」

老嫗順着燕子飛手指處望去，那是西非洲的一個新興小國——獅子山。

老嫗看後不勝驚奇。「他竟跑到野人國去！」

燕子飛一面折叠地圖一面說：「其實獅子山並不如乳娘想像的那樣落後，而且也是一個盛產鑽石的地方。」

老嫗眼神一亮。「這樣看來芬士此公意味深長，所謂一筆驚人財富，會不會關連到一大批鑽石上去呢？」

燕子飛略一凝思。「很難說，表面上看來像有連帶關係。究竟如何，眼前誰也不敢斷定。」

「走！」老嫗突然站起身來，「現在我們就到機場訂票去，倘如芬士得手後遠走高飛，再找他算賬可就麻煩了。」

燕子飛含笑望着她。「乳娘眞有興趣一同趕去嗎？」

老嫗神情一楞，「怎麼？我早就聲明過了，這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大一筆棺材本，丟了腦袋我也不會放棄。」

「可是……」燕子飛似有難言之隱。

老嫗獨眼一動。「噢！我明白了，妳怕我去了變累贅害妳不能放開手脚跟芬士周旋，對嗎？」

「……」燕子飛只笑不語。

「這樣看來是我猜對了，但這一次我非去不可。妳別忘了，別的事情我幫不上忙，老婆子那手『妙手空空兒』的絕招，自問還沒有人能够比得上，此去當妳需要時也許非我不可……」

老嫗的話像連珠炮，燕子飛急聲阻止道：「好了好了，看光景不同去，妳會恨我一輩子，現在我們就開始準備吧！」

「嗯，這還像話。」

老嫗轉怒為喜，遂即整頓行李，並在燕子飛的指點下，經過特別化裝，以免到達獅子山以後被芬士認出。

× × ×

翌日中午，一架法國航空公司班機在獅子山國的自由城降落。

燕子飛挽着老嫗最後走出機艙。現在她們的裝束完全變了，外形很像是從西班牙到這裏來觀光的富家母女。

自由城是獅子國的最大城市，峯環水抱，景色絕佳。這裏也有最豪華的觀光飯店、夜總會以及高爾夫球場等娛樂場所，因而每年也能吸引不少觀光

客到這裏來作盡情的遊歷。

燕子飛在未下飛機以前，就憑追踪器的指示，斷定芬士已在此城落脚，下機後再經過更仔細的距離計算，還可斷定芬士現在非洲大飯店逗留。

由此，燕子飛也連想到芬士很可能就住在非洲大飯店，為了今後釘踪方便起見，她和老嫗也在同一處飯店開了房間。

這項推測很快得到證實。燕子飛和老嫗都親眼看到芬士和兩名當地人在非洲大飯店的餐廳裏面飲酒談天。

燕子飛和老嫗故意從芬士面前經過，結果芬士並無任何反應。這充份證明燕子飛和老嫗的化裝都非常成功，因而減去了一項很大的顧慮。

既然這樣，燕子飛的胆量就更大了，乾脆就選定芬士右邊的一張枱子進餐，希望能够偷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

他們是以法語交談，這難不住燕子飛，只可惜芬士和兩名當地人交談已近尾聲。她只聽到了一句：「晚上十點鐘我們開車來接你。」兩名當地人便匆匆忙忙的離開餐廳了

芬士猶在自斟自酌，神情顯得特別愉快。

老嫗輕輕撞了一下燕子飛的手臂，想開口，但被燕子飛用眼色制止了。

餐後，燕子飛並跟踪出芬士的房間是二一〇四號，跟她與老嫗所訂的二一一〇房間是併排，中間是隔二一〇六及二一〇八兩個房間，很便利監視他的行動。

進入二一一〇房間後，燕子飛含笑望着老嫗說：「剛才在餐廳妳想跟我講什麼？現在用不着任何顧慮了。」

老嫗燃上一枝香煙：「我想讓妳猜猜，那兩名當地人晚上十點會將芬士接到什麼地方去？」

燕子飛含笑搖了搖頭。「範圍太廣闊了，無從猜起。」

老嫗眉飛色舞的說：「我曉得，一定是去探勘那筆驚人的財富，燕丫頭，如果不信的話我願跟妳打賭。」

燕子飛的笑容依舊不減。「乳娘，如果為了這件事情打賭，我敢說妳已經輸定了。」

「我輸定了？」老嫗表現得很不服氣。

「嗯，我深深相信到眼前為止，芬士還沒有眞正摸清那筆驚人財富究竟在什麼地方，根本無從探勘。」

「妳怎麼知道？」

「明顯得很，如果已經曉得了，就根本不必再去依賴那兩尊檀木神像，芬士就更不會在巴黎苦苦的等候了半年時間。」

「不錯，這話似乎很有道理。」老嫗頻頻點頭，忽又將臉揚起，「妳認為晚上十點芬士會去什麼地方呢？」

「什麼地方眼前我也不敢確定，據我推測定是去會見什麼人，或者是去印證某一樁事。我所指的當然是與憑神像去尋求那筆驚人財富有關。」

「這樣說縱然能够發掘那筆驚人財富，其中還要經過不少波折囉？」

「應該沒有問題。反正這件事情我已經插手了，今後都會讓它一樁樁一件件的慢慢演變出來。」至此燕子飛站起身子。「現在我應該到外面走動走動。」

「那裏去？」老嫗詫異地望着她。

「老規矩，每到一處新地方我總要認識一下環境，而且還要順便打聽一件事情。」

「我呢？」

「最好留在房間，芬士方面如有意外情況時，可以立刻以通話器跟我連絡。」

老嫗點點頭應允，但是應允得十分勉强。因為她也想跟燕子飛出去逛逛。無奈已被燕子飛先用話堵住了口。

燕子飛離開後，老嫗便坐在沙發上將追踪器放在前面，用眼盯着指針怔怔出神。

這個科學小玩意幫了她很大忙，只要看着追踪器上面的指針移動，就可曉得芬士有沒有外出。

獨自悶坐是枯燥的。老嫗情不自禁又做起發財夢。現在她對那筆驚人財富能够獲得的希望更趨濃厚了。因為燕子飛已經正式出馬，老嫗深深曉得她的脾氣，既然出面了她就絕不空手而回。

她也想到那筆驚人財富到手後的安排。

以她的意思從此金盆洗手，謝絕江湖，跟燕子飛好好過一段安閒的日子，但是她立刻又認為這個可能性幾乎等於沒有。

原因起自燕子飛悲天憫人的性情難改。如果她僅僅為了個人打算，現在她是可以擠身世界豪富之林，可是目前她們兩手空空，以往所得的錢財全部濟賑了苦難民衆，以後的作風也必定很難更改。

不過抽一部份錢財出來作短時間的享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老嫗想到了日本的富士山，美國的黃石公園，西班牙的鬥牛，夏威夷的旖旎風光……

這些世界名勝老嫗都想盡情遊歷一番，才不算虛度此生。

整天下午就這樣悄悄的溜走了。

追踪器上的指針一點也沒有移動過。這表示芬士沒有離開過非洲大飯店，甚至整個下午都在房間內睡眠。

當夜翼將黃昏侵蝕殆盡時，燕子飛滿面春風的

走進了二一〇房間。

老嫗伸手將她拉到身旁坐下，閃動獨眼朝她臉上一掃。「丫頭，什麼事情這樣高興？看樣子像中了春季大馬票！」

燕子飛瞅了她一眼，含嗔道：「乳娘就是喜歡信口開河，我什麼時候買過馬票嘛。」

老嫗呵呵一笑說：「那就是事情調查得很順利，對不？」

燕子飛點了一下頭。「乳娘曉得我所調查的究竟是什麼事情嗎？」

老嫗將頭連搖。「誰曉得妳葫蘆裏面賣的是什麼藥，妳走時又沒跟我講過。」

燕子飛燃枝香煙對天噴了兩口。「我是去調查芬士在這裏的背景，關於這點乳娘應該明白，假如芬士跟此地沒有任何淵源，他是不可能曉得檀木神像關連着一筆鉅額財富的。」

「嗯，不錯，調查的結果如何？」

燕子飛頓了一下：「有件事很值得玩味。一年前芬士在這裏一家輪船公司當過水手，服務的船隻是『海豹號』，也就是跟强生同在一條船工作。」

「强生是誰？」

「就是羅難前在海上擲信瓶的那位朋友。」

「噢！」老嫗有點感到驚訝，「那次航行芬士沒有在『海豹號』船上？」

「在，他是全部船員唯一生還者。」

「『海豹號』出事的原因，妳調查出來嗎？」

「當然，調查的結果是鍋爐發生意外爆炸。由於沉船處正當深海，打撈工作十分困難，所以至今還沒辦法證實眞正發生爆炸的原因。」

「是不是妳從調查經過上面，得到了什麼非常靈感呢？」

「不錯，『海豹號』發生意外爆炸，生還者只有芬士一人，而他又曉得强生懷有另一尊神像的秘密，將這三項東西連貫起來，便不得不令人發生疑心了。」

老嫗臉上頓時佈滿驚容。「妳疑心『海豹號』意外事件是芬士一手造成的？」

「嗯，我的假定是芬士和强生各有一尊神像，從而得到財富當然均分，但是芬士心懷叵測，不惜下此毒手意欲獨吞。」

「倒是很合乎邏輯的推敲，但還有一個環節不能圓通。」

「乳娘是指强生的遺書中有了矛盾？」

「不錯，如果當時芬士和强生同在一條船上，他的遺書中又怎會寫上『憑神像到巴黎找芬士，將可獲得驚人的財富』字樣呢？難道他事先曉得芬士不會一同羅難？」

「當然不可能，但强生也必定同樣不能斷定芬士必死無疑，在那種關頭上人的生死似乎應該完全操在命運之神的手裏，我們現在不妨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當時『海豹號』混亂情形是很難想像的，强生既不能斷定芬士是生是死，也就只好抱着碰運氣的心情將信瓶投落海上了。不管後果如何，總比神像隨他葬身魚腹好得多。」

「這樣說當時的强生，不曾懷疑芬士對他有任何陰謀囉？」

「是的，就連現在輪船公司方面也沒對芬士起任何的疑心，可能他們根本就不曉得强生和芬士各有一尊神像，而又關連着一筆鉅額財富這件事情。也許不對芬士起疑的原因，正是尋求不出他使輪船爆炸的動機。」

「不錯，不被人窺透動機的歹徒，常常能因而逍遙法外，這次强生投擲的信瓶到我們手中，可能是冥冥之中早已註定，假我們之手替强生報仇！」

「不，」燕子飛笑着說：「倘如我的假定完全正確，應該說是替整個『海豹號』已羅難的船員報仇！」

「燕丫頭，話要說回來，如果芬士不起獨吞之心，跟我們攜手合作，財富均分，可能就不會演變成眼前的風波。」

「不錯，但芬士絕對不肯如此，否則他又何必冒着奇險，並不惜以身試法，來引發那次沉船事件呢，他和强生攜手合作該多好。」

老嫗搖頭嘆息道：「說來說去還是一個『貪』字害人，否則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事與事之間，將不知要消除掉多少紛爭！」

「好了。」燕子飛精神奕奕的說：「有關信瓶的發展既被我們分析如此，剩下來的只是有關兩尊檀木神像所隱含的秘密了，可惜我們眼前還被蒙在鼓裏，但我深信很快就會被揭穿的，運氣好也許就是今晚。」

這話聽得老嫗混身起勁，好像數不淸的財富已在向她招手，笑容在她臉上就一直沒有消失過。

晚飯後，燕子飛到市面上租了一輛跑車，以備釘踪芬士之需。

現在她有點懊悔，要不是在貝爾心島起程時太過匆忙，將她心愛的那輛水陸空三用轎車開來派用場，那就凡事更加方便了。

現在的時刻已經夜晚九點。

追踪器上的指針始終指在原位，那表示芬士整天躭在房間裏專等約會的時間來臨。

九點剛過頭，老嫗便顯得沉不住氣了，她曾數次探出頭去查看二一〇四房間的動靜，而燕子飛却怕

她因此露出馬脚，硬將她拉了回來。

燕子飛遇事十分沉着，她將房中電燈關熄，倚在落地長窗前查看外面的動靜。

「燕丫頭。」老嫗悄悄湊到跟前，「待會釘踪芬士的行動是免不了的囉，妳認爲需不需要我陪妳一同釘踪？」

燕子飛回過臉來，搖了搖頭。「不需要，妳還是坐鎭在房內比較合適。」

「那我認爲妳現在就應該動身，先進跑車裏面等候比較更不易引起他們的疑心。」

燕子飛認爲有理，畧爲準備了一下應用東西，遂刬離開了非洲飯店大門。

這裏的市面談不上繁華，現在還不到十點鐘，馬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都顯得十分稀落，呈露出一片寧謐。

燕子飛剛在跑車的駕駛位上坐定不久，一輛灰白色旅行車突由馬路東段冒出，一陣疾馳停在非洲大飯店門前。

車中人被燕子飛一眼認出，正是午間和芬士密談的那兩名當地人。

兩人並沒有下車，好像芬士和他們早有默契，車子剛停下不久，便見芬士匆忙下樓攢進車廂，呼嘯聲中又朝來路馳去。

在車輛稀少的街道上釘踪比較容易使對方發覺，燕子飛很明白這個道理，等到旅行車已經開出很遠，她才踏動油門開始追踪。

碧空如洗，月白風淸。

原野在皎潔而又柔和的月輝洒射下，就像披上了一層蟬翼似的薄紗，而替它的美麗又增添了一份秀逸！

離開市區後，燕子飛更不敢跟前面那輛旅行車接近了，因爲整個荒原幾乎只有芬士和她的車子在朝前奔馳。只要被他發覺了，就必定會引起疑心。

在此情況下，燕子飛有點感到左右爲難，既不能接近，又不能追丟。最後決定將兩車距離拉長到五百公尺，同樣，燕子飛作過現場試驗，縱然月色皎潔，若憑肉眼看淸五百公尺外的一輛車子却也並不容易。而燕子飛隨身佩有紅外綫望遠鏡，透過夜幕却能使前面那輛旅行車無所遁形。

燕子飛對這種釘踪方式還是初次試用，經過半小時後很爲滿意，因爲她從紅外綫望遠鏡中看到芬士大模大樣的端坐在旅行車內，連頭也沒有回，顯見他還不曉得已經有人啣尾追踪。

兩車就這樣保持固定距離朝前奔馳着，所經之處盡目荒凉，現時好像已經置身在另一個世界。

燕子飛心中透着奇怪，芬士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車子已在荒原飛馳了將近兩個鐘點，還是摸不淸芬士今晚的眞正目標。

正疑惑之間，一聲銳嘯劃破寂靜長空，抬頭望時，一支火箭正從前面山頭上直衝霄漢，而芬士的那輛旅行車也就隨着火箭的出現，緩緩停在左首山坡跟前。

同室操戈　荒郊決鬥

燕子飛倏然而驚，忙將跑車彎在一座大石後面煞住。

那支火箭她認得，乃是土人部落的訊號火箭，此時、此地、此情，她立刻斷定就是因爲芬士而發出。

難道芬士跟當地土人部落也有連絡？

這個疑問在燕子飛腦海中閃電掠過，但見她一個擰身，縱出跑車，端起紅外線望遠鏡便朝前面望去。

「畢——噗——」

一顆訊號彈在半空中爆炸開來，燕子飛在紅外線望遠鏡中看的淸楚，那顆訊號彈就是出自芬士的鎗膛。

這樣一來便證實了燕子飛剛才的想法，現在芬士和那兩名當地人已經攢出車廂，正循一條羊腸小道，緩緩朝前面山上攀去。

燕子飛十分心喜，纖腰一擰，便朝那條羊腸小道撲去。

她的輕功提縱術來去猶如一陣風，憑人追踪再也不會使芬士發生任何警覺，這在燕子飛來講要比車追車靈便得很多。

她的輕功身法不僅迅若閃電，並且姿態也優美到了極點，簡直是比一隻眞正的燕子還要纖巧和靈活。

芬士在兩名當地人的領導下，繼續攀羊腸小道，他連做夢也不會想到俠盜燕子飛現又隱伏在他的左右，一舉一動都已在她嚴密監視之下。

山頂上有十幾座圓型帳篷，當芬士進入隘口時，像幽靈般的閃出兩名土人，俱都打着赤膊，手握鏢鎗，臉塗油彩，在黑夜中更顯得猙獰可怖，現身後立刻用鏢鎗制止芬士登山。

芬士倒也沉着，遂將袋裏的兩尊檀木神像取出，揚在兩名土人面前。

怪事情出現了，那兩名土人見到神像立刻匐伏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虔誠的連頭都不敢抬。

芬士將神像收起來後冷聲說：「我要見巴森酋長。」

兩名土人站起身來看了芬士一眼，由於出示神

像緣故，他倆對芬士表現出十分恭敬的神態，遂卽分出一人領路，直朝向正中央那座較大的帳篷走過去。

帳篷裏面懸着燈，顯然巴森酋長尚未入眠。

那名土人畢恭畢敬的作了報告後，遂又去擔任他的瞭望任務。

帳篷的入口只是一扇布帘，現在由裏面揭開，巴森酋長盤膝坐在地上，在他身後站了兩名身體十分魁梧的勇士，現正虎視眈眈的盯着芬士，這種情形顯然他們都和芬士並不相識。

芬士有恃無恐的邁步進入，當他再將兩尊檀木神像取出，展示在巴森酋長面前時，巴森顯得十分吃驚，但是態度立刻轉變，很客氣的請芬士在他對面坐下。

巴森酋長有一對精光熠熠的眸子，他朝芬士臉上盯視一陣後開了口：「閣下在何處獲得這兩尊神像？」

巴森酋長的法語發音十分正確。

芬士神色平靜的說：「那是故友強生臨終所托，他命我持此神像來見酋長。」

巴森顯得異常震驚：「你是說強生已經死去了嗎？」

「……」芬士默默的點了點頭。

巴森眼眶中頓時浮現淚光，捧着神像的手也有點微微顫抖。

過了半晌，巴森才漸漸恢復平靜。「他是生病死的？還是遭遇意外？」

「強生死於輪船失事，非常令人惋惜。」

「你曉得他跟我之間的關係嗎？」

芬士苦笑着搖了搖頭。「不太清楚，事實上在輪船卽將沉沒的短暫時間裏，他也不可能向我詳細說明。」

巴森酋長黯然的點了點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他是我最誠摯的朋友，而且曾經對我有一次救命之恩。」

「噢！原來是這樣的。」

「有關這兩尊神像的來龍去脈呢？」

「他也沒有來得及說明，只命我持此神像來見酋長，則酋長對他的善後自有圓滿交待。」

巴森頻頻點頭道：「不錯，他是信得過我的，愈是這樣我就愈不能虧負老友，現在我不妨正式向你宣佈，這兩尊神像本來是我送給強生，當他認爲需要時，隨時隨地都可憑神像來向我換取一筆巨額財富，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報償他救命之恩，雖然不幸他已亡故，但我見物猶如見人，決定將那筆鉅額財富的秘密和盤托出，以重承諾。」

芬士微微一怔。「聽酋長口氣，那好像不是一筆現成的財富？」

巴森酋長點了一下頭。「不錯，眼前還只能說一筆寶藏，但是你放心——」至此很小心的從懷中掏出一份圖表放在芬士面前。「憑着這份圖，你會很容易將寶藏發覺。」

芬士將圖表展開仔細端詳，上面畫着一條河流，河流左岸是一座峭壁巉巖，形勢非常險峻，最堪注意的是有一支箭頭指向峭壁中段，並有文字註明，那條河的名字叫做鱷魚河。

芬士十分心喜，這份地圖毫無隱密可言，任何人都能看出箭頭所指處卽是寶藏地點。

突見巴森酋長面色凝重的說：「我應該事先提醒你一點，動這筆寶藏腦筋的人不在少數，這份地圖被我保存至今就是要對強生有所交待，在我手中時沒有人敢來用強，但到了你的手裏事情則又當別論，希望你好自爲之。」

「多謝酋長，我也曉得從現在起隨時隨地都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在沒有把握之前，我是不會輕易動手的。」

「曉得就好，當你掘寶時倘如發生意外，我不知道便罷，如果知道必定傾力以助。」

芬士連聲道謝，但却取出打火機來，當場將那張地圖燒成灰燼。

巴森酋長顯得十分震驚。「你……」

芬士面露詭笑道：「這是最安全的措施，現在除了酋長和我之外，再沒有第三人可知道寶藏的地點。」

巴森酋長含笑點了點頭。「很好，但願你一切順利。」

芬士遂卽告辭，在這段過程中，誰也沒有發覺帳篷頂上曾有一對晶亮的眼神，從篷隙中將剛才經過全部看在眼中。

伏在頂篷上面偷窺裏面動靜的人正是俠盜燕子飛，可惜因角度和距離的關係，她只看到巴森酋長交到芬士手中的一張地圖，但却沒有看到圖上的內容。

現在芬士和兩名同來的當地人已經穿過隘口，正循那條羊腸小道下山。

燕子飛認爲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剛想施展輕功提縱術飄然離去時，突見一名身材魁梧的土人闖進帳來，那兇悍的臉上滿佈怒容，一進門便和巴森酋長起了爭執。

苦也！他們講的竟是土語。

雙方爭執的十分激烈，雖因言語隔膜，但燕子飛可從雙方神色上看出爭執原因就是爲了剛才交給芬士的那張地圖。

最後，那名身材魁梧的土人極爲憤怒的退出帳外，并率領着四名親信手下，飛步朝山下追去。

這種情形明顯的很，他要追截芬士算帳。

巴森酋長也顯得十分震怒，伸手抓過來他的鏢鎗，狂吼着傳命集合，也率領了十餘名土人朝山下趕去。

燕子飛很感出乎意料，看光景巴森酋長爲了維護所允下的許諾，竟不惜跟族人火併！

土人的喊叫聲已從山下傳來，燕子飛不敢怠慢，就在帳篷頂上施展「一鶴冲天」，緊接着在半空中一個換式，迅若隕星，直朝山坡下滑瀉而去。

月輝照射下，芬士已被四名土人圍住，剛才和巴森酋長發生爭執的那名頭目正在朝他怒目而視，雖然芬士手裏握的有鎗，但也臉色嚇的慘白。

那名頭目操着生硬的法語面對芬士說：「趕快將那張藏寶圖交出來，不然你離不開亞旦族區域範圍！」

芬士冷笑了笑。「你在亞旦族擔任什麼職務的呢？」

「你聽說過這亞旦族有位第一勇士，名喚薩尼奇的人嗎？」

「頗有耳聞。」

「我就是他。」

芬士暗中一驚，但外表極力裝着鎮靜說：「那張地圖是你們亞旦族酋長巴森親手賜予，難道你想抗命！」

薩尼奇面現怒容說：「其他任何事情我服從巴森酋長，唯獨那張藏寶圖不能落在外人之手。」

芬士面露詭笑。「可惜閣下來遲一步，我已將寶藏地點深印腦海，那張圖在我來講已成廢物，剛才當着巴森酋長之面已經焚去。」

薩尼奇竟視芬士所握的手鎗如廢物，嘿嘿獰笑着一步步朝前逼近。「那你的痲煩就更大，爲了不使寶藏地點外洩，你曉得什麼最完善的辦法嗎？」

「……」芬士滿臉驚容的連朝後退。

薩尼奇獰笑更盛。「我不妨明白的告訴你——最好就是將你的頭砍下來！」

芬士將鎗一揚，厲叱道：「你現在起立刻滾開，我并不想得罪亞旦族，但逼急了我也就只好殺人了！」

「你敢！」薩尼奇目露兇光，「也許你一鎗可以將我射殺，但是當你扣動扳機的同時，至少會有四枝標鎗一齊戮穿你的胸膛！」

芬士的眼神骨碌碌一陣轉動，可不是，圍住他的四名土人都已將標鎗舉起，隨時都會像閃電般的發出。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上，山腰上傳來吶喊聲，月光下看的淸楚，巴森酋長率領着十餘名手下，正飛奔着朝這裏趕來。

這屬於替芬士注射了一服興奮劑，如果不是巴森酋長適時趕至，誰也不敢想像現場會演變成什麼結果！

巴森酋長搶步衝進場中，將精光熠熠的眼神怒投在薩尼奇臉上，聲色俱厲的說：「你太過份了，亞旦族酋長的威嚴已被你完全掃盡！」

薩尼奇口露冷笑道：「這是你自己造成的，以你所作所爲，已經不配再繼續領導亞旦族，難道你自己還沒有發覺？」

巴森酋長的臉色難看極了。「這樣說你是不是想推翻我的領導？」

薩尼奇沒有回答，嘿嘿連聲冷笑着，突將手中標鎗朝天一舉……

場中頓時掀起一遍驚呼，衆土人隨着驚呼聲倒退一箭之地，芬士和隨來的兩名當地人如墮五里霧中，也只好跟着退出圈外。

現在場中只剩下巴森酋長和薩尼奇，他們面對面的互相怒瞅着。

按照亞旦族的風俗，薩尼奇橫舉標鎗是表示邀約巴森酋長決鬥，凡被邀請約者如不卽應戰被視爲懦夫，懦夫將承認沒有資格統率族人，而且還要連帶着子女親友都將永遠被族人恥笑。

眼前情勢明顯的很，薩尼奇已經步上極端，巴森酋長除了應戰而外，實在沒有其他任何選擇。

在這種關頭上，巴森酋長反而冷靜的很，他以精銳的眸子盯視薩尼奇很久很久，方將手中標鎗緩緩橫舉過頭這也正是接受挑戰的表現。

場中氣氛頓形緊張。

亞旦族勇士決鬥還有一項牢不可破的傳說——只要一交上手不死不休，也就是說眼前的這場決鬥，結果最多只能有一人生存。

現在全場已經鴉雀無聲，俱都全神貫注的靜待情況演變。

這場決鬥非比尋常，一個是酋長，一個是族內的第一戰士，自從亞旦族有史以來還不曾出現過這種情形。

向酋長挑戰係屬以下犯上，故而薩尼奇只有戰勝一途，否前縱不受戮於巴森酋長標鎗之下，亦將被族人亂槍處死。

薩尼奇深深明瞭本身的處境，當他和巴森酋長面對面互相怒瞅着轉了兩圈之後，突地一聲大吼，撩起一個槍花，便朝巴森酋長當胸刺到。

迅、猛、狠，薩尼奇的這一招「烏龍吐水」着實辛辣到了極點，但巴森酋長也非弱者，等到薩尼

奇的槍尖已離胸前不遠時，及時揮動槍桿一個順水推舟……

鏘嗆啷啷！

場中起了淸脆暴響，薩尼奇分心疾刺的一槍被巴森酋長撥開了，但他動作之矯健實在令人震驚，緊接着一個「橫掃千軍」，竟將鏢槍當作鐵棍使用，又朝巴森酋長攔腰揮來。

薩尼奇不僅變招變得快，膂力的雄渾更是十分驚人，這從標槍揮動時所發出的勁風上可以使人認識淸楚。

巴森酋長識得厲害，閃、跳、躲都來不及，只有揮動槍桿猛朝外迎。

火星亂迸中暴响又起了，但見巴森酋長一個踉蹌……

薩尼奇這招「橫掃千軍」着實用力奇猛，巴森酋長不僅無法穩住馬步，而且虎口發麻，手中的鏢槍也險些被震落地。

呼！呼！呼！

薩尼奇趁着這個機會一味搶攻，凌厲的招式加上雄渾的膂力，立將巴森酋長逼的團團亂轉，險象環生。

但這是生與死的搏鬥，巴森酋長只有奮足餘力，來迎戰他的對頭。

緊張！刺激！火爆！所有觀戰者幾乎都屏住了呼吸，來等待决鬥的最後結果。

惡戰在最激烈的情況下朝前演進着……

薩尼奇愈戰愈勇，而巴森酋長的額角已經開始大量冒汗，馬步也顯得浮搖不定，突然一個失神，手裏的鏢槍竟被薩尼奇一下磕飛，連驚帶嚇一交跌在地上。

薩尼奇又在發出刺耳獰笑，那笑聲中充滿了驕傲和得意，并慢吞吞的一步步朝巴森酋長逼近。

巴森酋長的臉上現已沒有血色，瞪着兩隻驚恐的眼睛望着薩尼奇，他已發覺薩尼奇臉上滿佈殺機，同時也看清了最後結局。

說時遲那時快，突見薩尼奇閃電出手，噗哧！竟一槍下去將巴森酋長的胸膛穿成前後皆通。

巴森酋長沒有發出慘叫，只身子起了一陣劇烈痙攣，倒地後還將一雙死魚眼瞪着薩尼奇，似乎輸的心有不甘。

場中立又掀起一陣低沉的驚呼，但見衆土人跪倒一遍，俱都以最恭敬態度朝着薩尼奇膜拜。

亞旦族最崇拜英雄，但如果薩尼奇輸了就會變成狗熊，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現在沒有人會對巴森酋長之死加以惋惜，要有的話也不會是土人，甚至包括巴森酋長生前的親信，而是族外人芬士。

巴森酋長的戰敗替他帶來極大不安，現在他已看到薩尼奇將利刄般的眼神朝他臉上投來。

他想跑，但是現在圍住他的土人更多了，憑住手中一支短槍絕難衝出重圍。

沙！沙！沙！

薩尼奇的足步聲愈來愈近，每一聲都緊緊扣住了芬士的心弦，同時他也看到薩尼奇臉上再次綻露那使人噁心的獰笑，驀地裏，他掌中的手槍竟被薩尼奇一把奪飛了。

那不是薩尼奇的出手太快，而是他的反應太慢，雖然在薩尼奇奪槍過程中，他有足够的時間扣動扳機，但是他却始終鼓不起來這個勇氣。

這并不表示芬士懦弱，而是理智，既然已經認定無法衝出重圍，打死薩尼奇除了促發他自己的生命也跟着結束外，將對他眼前的處境毫無補益。

攫取寶藏的決心是芬士早已下定的了，但當生命遭受嚴重威脅時，他就定會首先設法顧全生命。

在薩尼奇的眼色下，兩名體壯如牛的土人立刻衝上前來將芬士架持住了。

芬士眼神一動，面露詭笑道：「現在我似乎應該稱你爲薩尼奇酋長，對嗎？」

「……」薩尼奇冷冷的瞅着他沒有吭聲。

「在我猜想當中寶藏地點你一定不會知道，否則你可以直接前去挖掘，根本犯不上因我同室操戈，而使巴森酋長血濺黃沙，我可說對了？」

「……」薩尼奇仍用冷眼逼視着芬士。

「看情形我又沒有猜錯，既然這樣事情就好談了，巴森酋長一死，全世界就剩下我一個人知道那批寶藏的地點，請問閣下，你將準備用什麼手段來對待我呢？」

「我只給你兩條路走。」薩尼奇聲調冷的像十月寒冰。

「啊？哪兩條路？」

「拿你當貴賓看待，不過你要據實供出寶藏地點。」

「如果我不答應呢？」

「死！」薩尼奇雙眼兇光暴射，「不要認爲你掌握着寶藏地點我就不敢殺你，不得已時我將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芬士臉上又浮現一絲詭笑。「這實在令人感到左右爲難，我眞不知怎樣回答你才好！」

薩尼奇的目光在他臉上狠狠盯了一下。「我可以給你一點時間仔細考慮，天亮以前就要給我肯定答覆，生死由你選擇。」

說完一揮手，芬士和隨來的兩名伙伴便在土人押解下，再朝山頂上的亞旦族本部走去。

霎時工夫，荒原頓又恢復原有寧靜。

就在薩尼奇等的身影剛在月色下消失不見後，六十公尺外的一棵大樹上突然飄下一條纖影，縱身來到剛才决鬥現場。

燕子飛早在巴森酋長未到之前，就已躲進樹叢，所有經過俱都映入眼簾。

土人竟任由巴森酋長的屍體留落荒郊，燕子飛朝他投了惋惜的一瞥，跟着又一個擰身縱回樹叢之中。

燕子飛對巴森酋長的印象甚佳，因爲他不僅知恩圖報，而且也是一諾千金的人，只可惜他今夜死的非常不值，因爲他沒有識透芬士的奸詐，竟誤以他眞的是承受强生遺命前來索取報償，實在令人爲他嘆息！

他撥開樹上的枝枒，端起紅外線望遠鏡再朝亞旦族屯駐的山頂上望去。

經過紅外線的過濾，燕子飛可以淸晰的看到隘道口上戒備已在加强，現在竟增加到六名土人在那裏擔任瞭望。

燕子飛翻腕看了一下手表，現在的時刻已經凌晨三時，也就是說薩尼奇給芬士的時限，現已僅剩下兩頭鐘頭，到眼前爲止，她還猜不透天明來臨時芬士將如何應付薩尼奇對他所施的壓力。

不過她已沒想到那一定是個僵局，因爲芬士費盡心機不惜千里而來，目的就是想掘得那筆寶藏，倘如對薩尼奇供出實情，則一切希望便將化成泡影，但除此以外，他又能用什麼方法將薩尼奇敷衍過去呢？

燕子飛畧一凝思，遂即將無線電通話器取出，先將這裏的經過從頭至尾向老嫗說了一遍。

「燕丫頭，」老嫗露出驚慌的聲調：「這樣看來芬士一定會向薩尼奇低頭，我們的發財夢也就跟着徹底完蛋了。」

「乳娘爲什麼想的那樣壞呢？」

「情勢呈現的最明顯不過，當寶藏和生命無法兩全時，據妳推測芬士會選擇那種？」

「當然要保全生命。」

「那不結了，當薩尼奇獲悉寶藏確切地點後，據我所料并不一定就急着要去發掘，難道我們還能在這裏等候他一輩子。」

「但是事情也許并不像乳娘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因爲我們不能對芬士狡獪多智過於低估。」

「再高估又有什麼用，他總不能拿他自己的腦袋瓜當作兒戲！」

「乳娘這種看法并沒有錯，只是淺俗了一點，如果我是芬士的話，至少會用指東打西的手法搪塞薩尼奇一段時間。」

「什麼是指東打西？」

「不據實告訴薩尼奇寶藏地點，隨便指個所在讓薩尼奇去空忙一場。」

「燕丫頭，我不佩服妳了，這只能搪塞一時，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還要顧慮到招致薩尼奇的震怒。」

「但總比被薩尼奇逼着立刻攤牌要强得多，芬士能够爭取到一分鐘的時間，也就多一分脫困的機會。」

「好罷，就算妳的立論正確，但芬士未必就會跟妳產生相同想法。」

「我想一定會的，動壞點子的頭腦，他并不比我相差很多，所以從現在起，我一時一刻都不能離開他，因爲情況可能隨時隨地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卦。」

「燕丫頭，凡事要退一步想，如果芬士犯了死心眼，愛惜生命要緊，而决定將寶藏地點據實供出呢？」

「那他就死的更快，薩尼奇一定會將他殺了滅口，芬士絕對不會是這樣很笨蛋。」

「還有，萬一芬士要是想不到拖延時間的對策，又不願供出寶藏地點，而準備硬挺呢？」

「薩尼奇當然就會殺他洩憤，不過關於這一點請乳娘不用擔心，假如事情眞變演變到如此境地的話，我會先將芬士救出虎口，不然我們跟他之間就沒得戲可唱了。」

「對，」老嫗興奮的說：「只有這樣才能挽救我們不致空手而歸，我等候妳的好消息，祝妳一切順利。」

通話至此，雙方便將機鈕斷了。

狡徒施詐　酋長受創

燕子飛一切收桼停妥後，就在樹梢上施展「海鷗掠波」，一瀉十丈，撲向隘口的身法在月夜下好像一溜淸烟。

山頂上面戒備森嚴，現在的情形跟燕子飛頭一次上來偵查時已經完全不同。

除了戒備方面，所有帳篷裏面都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原來亞旦族正在慶祝新酋長登基典禮。

今夜薩尼奇成了風雲人物，他已因决鬥獲勝威震全族，現在雄踞寶帳內接受族人輪番敬酒。

亞旦族人粗獷豪邁，飛杯把盞時的歡天聲震撼了整座山頭，看光景狂歡節目勢必通宵達旦不可。

燕子飛憑出神入化的輕功提縱術混過隘口，一個飛掠又縱上了那座酋長專用的巨大帳篷，仍像上

次一樣，從頂篷的隙縫中瞄眼朝裏面望去。

薩尼奇已經穿了酋長服，顯得更爲威武，他一面痛飲一面縱情大笑，狂妄的跡近發瘋，但是從他神態上看已經有了七成醉意。

燕子飛伏在篷頂上曾經仔細觀察芬士和隨他同來的兩名伙伴，却並沒有囚在這座帳篷裏面。

眼前燕子飛的第一目標就是芬士，她必須要明瞭芬士現在的確切情況。

由於情勢的演變，現在燕子飛和芬士之間的關係變成很微妙，微妙到說不清是敵是友！

燕子飛伏在帳篷上面輪眼四掃……

她對判斷力很具自信，認爲芬士絕不會被囚禁在燈火通明的帳篷之中，而將注意力投擲到其他地方。

山頂上的範圍並不太大，燕子飛一眼下來，便對左側六，七十公尺處的一間石屋發生疑心。

那間石屋僅只六尺見方，裏面有昏沉的燈光透出，門外竟有四名手執標槍的土人在那裏小心看守着，其實最値得注意的是那間石屋竟建築在一排斷岩之上，石屋的背後就是深淵絕壑，根據常情衡量，除了囚禁人犯以外，那間石屋實在談不上其他用途。

燕子飛立刻將注意力完全朝那裏集中，身形掠起如同飛鳥，眨眼之間撲上了石屋的屋頂。

担任石屋警衞的四名土人其中之一倏然而驚，他輕輕揑了一下身旁伙伴的手臂。「剛才你發現什麼沒有？」

那名土人轉過臉來楞楞的望着他。「你的話有點沒頭沒腦，我聽不大懂。」

「我好像瞟見一條黑影飛上石屋，人不像人，鷹不像鷹，難道你沒注意？」

「活見你媽的大頭鬼，我怎麼沒有看見？」

「一定有，也許你疏忽了。」

「縱然有也是飛鳥，後面斷岩有的是烏鴉窩，這也値得大驚小怪？」

「不，我看到的黑影要比烏鴉大很多，而且還飄舞着長長的頭髮。」

那名土人嗤笑道：「你他媽的想女人想瘋了，除非天上仙女下凡，我可沒聽說過世上有會飛的女人。」

這話將面對面的另兩名伙伴也引來了，害的這名土人有點發窘。

不過他還是肯定的認爲剛才確實看到可疑黑影，遂即獨自離開崗位，走到十公尺開外墊起脚來察看屋頂上的情況，結果半晌一無所見，這才悻悻的重又繼續担任職務，疑心也跟着消除。

其實燕子飛正在屋頂上，她用「倒掛金鈎」已將整個身子垂向屋後，從一扇窗探看石屋裏的景況，所以那名土人難以發覺。

現在燕子飛「倒掛金鈎」的鏡頭十分驚險，因爲在她的頭頂下面就是深淵絕谷，萬一失足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這個險冒的非常値得，她想探尋的事情總算有了着落。

石屋裏面除了一盞昏沉沉的油燈而外，沒有任何擺設，芬士和他的兩名伙伴席地而坐，俱都靠在牆壁上閉目養神。

眼前他們已算很受優待的了，薩奇尼並沒有下令將他們綑綁。

石屋大門已被反鎖，不過，門上有一口飯碗大的小洞，担任守衞的土人可由洞口察看到裏面的動靜。

或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芬士和他的兩名伙伴都顯得十分安靜，可是燕子飛能够看出芬士在尋思眼前危機的辦法。

石屋裏面沉寂了足足有一刻鐘之久，才見坐在芬士左首的那名伙伴緩緩將眼皮睜開，用手臂輕輕撞了芬士一下。「芬士先生，這樣沉默下去不是辦法，如果顧忌外面守衞的話我們可以用英語交談，亞且族沒有人能够聽得懂英語。」

芬士睜開眼後坐正了一下身子。「你能够確定是這樣嗎？」

正値此時，石屋大門上的小窗口又出現了一對骨碌碌的眼神，但片刻工夫便又移去，似乎他只注意屋內三人的行爲，對於交談並不打算過問。

那名伙伴面望芬士微微一笑。「你看到了，如果守衞聽得懂英語，似乎應該加以干涉。」

芬士精神顯得很振奮。「原則上我絕對不能供出藏寶地點，否則薩尼奇在得到證實後，一定會將我殺掉滅口。」

「我也是這樣推想，但是……」

「至於用什麼辦法對付薩尼奇我已有了腹案，但是必須要得到你們兩位的密切配合。」

「儘管說罷，情勢已逼使我們同生共死，只要能够保住不被薩尼奇殺害，寶藏不寶藏我們看的很淡。」

「錯了，如果我的計劃成功，不僅能够好好的活下去，那批寶藏也必定到手。」

「哦！」兩人都以信疑參半的眼光，望着了芬士。

「你們對鱷魚河的形勢熟悉嗎？」

「當然，鱷魚河長不及十里，兩岸都是巉岩峭壁，形勢險峻至極。」

「好，明天傍晚以前，你們駕車趕到鱷魚河上游等候，時間來得及嗎？」

左首那名伙伴苦笑了笑。「芬士先生，我懷疑你在跟我們開玩笑呢。」

「眼前的處境，我有心情跟你們開玩笑。」

兩人輪眼在他臉上一掃，發覺芬士的神色十分鄭重。

左首那名伙伴畧一凝思。「時間上沒有問題，但我不明白薩尼奇怎會將我們放走！」

芬士拍了拍胸脯。「我保證能够辦到，眼前你們用不着煩了，只需要你們對我寄予信任。」

兩人精神頓時振奮起來，左首那名伙伴接着又說：「好罷，獲得自由後，芬士先生希望我們能够做些什麼？」

「簡單的很，就是讓你們駕一輛車子在鱷魚河上游等候，當你們看到綠色的訊號槍射向天空時，儘速駕車趕來接運鉅額寶藏，我所需要你們配合的僅此而已。」

兩人相視而愕，繼又將狐疑的眼神再次投到芬士臉上。

芬士正色說：「你們對我的信心不可動搖，也許你們認爲我在薩尼奇掌握之中，怎會分身去尋求那批藏寶，但那是屬於我的智慧範圍，只要你們配合成功，到手的寶藏就有你們應得的一份。」

兩人臉上綻露喜色，顯然對那批藏寶已經死去了的心，又被芬士所說的話引活。

燕子飛心裏也起了疑雲，看芬士說的那樣斬釘截鐵，而實在難以猜透他將究竟用什麼詭謀，在生命尚且難以苟全下而去進行掘寶？

突聽芬士接着又說：「我們的約定到此爲止，你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功虧一簣，你們下半世將永遠要在貧窮裏面打滾！」

「芬士先生請放心，我們的配合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很好，」芬士翻腕看了一下手錶，「現在已經四點十五分，據我料想最多還有半個小時，薩尼奇就會到這裏來逼我攤牌，到時一切由我應付，你們只須保持沉着，千萬不可挿口！」

兩人齊聲應是，而芬士臉上也浮起一絲笑容，又將後背靠在牆上閉起眼來養精蓄銳。

眼前石屋裏面已經沒有値得觀查的了，燕子飛一個「珍珠倒捲簾」翻上屋頂，飄身落石屋左側。

這段時間內她始終以「倒掛金鈎」窺探室內情況，功夫再好時間一久那種滋味也不太好受，她想利用薩尼奇尚未來到石屋逼迫芬士攤牌前畧事休息，並且還要極力避開石屋門前的四名守衞，在她看來石屋左側乃是最安全的地方。

亞且族慶祝新任酋長的盛典現已接近尾聲，場中到處可以看到爛醉如泥的土人，橫七豎八的隨地而臥。

薩尼奇酋長的帳篷中還亮着輝煌燈火，但是歡笑聲已經消失，整個山頂也由囂雜中趨向寧謐。

燕子飛曾在轉角處朝石屋正門窺探一眼，那四名土人仍舊畢挺挺站在那裏當値，顯見他們對看守工作絲毫不敢鬆懈。

時光就在沉寂中緩緩朝前推進着，半個鐘點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溜走。

芬士沒有估計錯誤，薩尼奇已於此時走出帳篷，身後還是隨着兩名武士，正畢直的朝石屋走來。

燕子飛不敢怠慢，擰身上了石屋，又以「倒掛金鈎」的架式將身子倒懸在原來位置。

芬士等也因由遠而近的足步聲有所驚動，剛將身子站起，薩尼奇也就隨着石門打開昂然而入。

他曾飲了不少酒，一雙滿佈紅絲的眼球看來也愈發兇獰，進門便將目光投在芬士臉上。「我給你的考慮時間已經到了，但看你願不願意做亞且族的貴賓。」

芬士苦笑了笑。「利害呈現的非常明顯，傻子也不會捨棄貴賓而去尋求死亡。」

薩尼奇臉上綻出十分難得的笑容點了點頭。「你可以用筆畫在紙上，經我證實後，回來便以上賓之禮對待閣下。」

芬士搖了搖頭。「那張地圖我僅畧看一眼即行將它燒去，現在很難描繪詳盡，萬一有錯豈不徒令酋長空手而回？」

「以你的意思呢？」

「必須我親自前去，深信必會勾起腦海記憶，而不致認錯藏寶地點。」

「可以，我答應你。」

「但是我還有一個條件——受我連累的兩名伙伴必須先行釋放。」

「如果我不答應呢？」

「那表示酋長沒有誠意將我當貴賓看待，因爲他倆並不曉得寶藏地點，酋長如不放心有我作爲人質即已足够，扣留他倆似乎沒有任何意義。」

薩尼奇畧一思忖，遂即答應了芬士的要求，並當塲下令將那兩人立刻釋放下山。

芬士唯恐有詐，並要求親自送到隘口，眼看二人的身影在原野中消失不見，才算放了寬心。

燕子飛隱在暗中不由對芬士的聰明暗暗欽佩，他竟使薩尼奇不知不覺中上了他的大當。

「備馬！」

薩尼奇一聲令下，六匹駿騎立即被手下們牽到

面前。

芬士頭一個被扶上馬背，其餘由薩尼奇及他的四名最親信武士分騎，立刻朝鱷魚河出發。

現在東方天際已泛魚肚白顏色。

薩尼奇率隊一走，山上的緊張氣氛也就隨着鬆弛，何況昨夜通宵狂歡，土人們在拂曉之前都感到十分困倦，遂即分散各返帳篷休息。

管理馬匹的那名土人也犯了疏忽的毛病，如果臨睡前他願點一點數目的話，就會發覺除了薩尼奇率隊出發的六匹健馬而外，還短少了額外的一匹。

造成這種現象的是俠盜燕子飛，這位神鬼難測的姑奶奶幾乎和薩尼奇的隊伍同時縱馬下山，只是下山時的路綫不同，但最終目的地却又同爲鱷魚河，這種情形不僅薩尼奇沒有發覺，就連精明過人的芬士也被蒙在鼓裏。

× × ×

殘霞餘暉將西方天際一抹金黃，也將鱷魚河一帶裝點了更絢麗的顏色。

鱷魚河兩岸翠巒叠嶂，纖麗奇峭，湖光嵐影，蒼松含烟，景色美麗的令人神往，只是河床上無數鱷魚忽隱忽現，忽浮忽沉，那些令人噁心的形狀，實在大煞了此地的優美風景！

現在的時刻是下午六點半鐘。

正當西方天際殘留下來的一片彩霞，也將漸漸被夜翼抹蝕殆盡時，一陣馬蹄聲劃破了兩岸一帶的寂靜。

俄頃，西北方向出現六匹駿馬，正從上游順着鱷魚河左岸，朝下游方向疾奔而來。

這支馬隊正是由薩尼奇率領，芬士被夾在中間，四名亞且族武士則威風凛凛的殿尾督隊，可能是長途跋涉的緣故，而顯得風塵僕僕，每人臉上都呈着倦容。

馬隊一進入鱷魚河中段，突見薩尼奇急勒韁繩，馬兒前蹄人立，終於在一陣希聿聿長嘶下停止前進。

薩尼奇回過臉來將目光投注到芬士臉上。「寶藏地點究竟在那裏？」

芬士環首四顧，半晌之後回過臉來說：「我還沒有看到跟地圖上相同的景象，我們還要繼續朝下查看。」

薩尼奇目露兇光的狠聲說：「但願你沒有說謊，否則你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芬士淡淡一笑說：「你想會嗎？難道我還不明白生命已經掌握在你的手裏？」

「明白就好！」薩尼奇抖動韁繩，馬隊又開始順着河岸繼續前進。

現在的速度慢多了，而芬士也一本正經的沿路仔細察看兩岸山巒。

鱷魚河一帶靜悄極了，除了河床上的鱷魚忽沉忽沒，以及偶而天空中有一兩隻怪鳥飛掠而過外，這裏是一處人跡罕到的地方。

漸漸的，一輪明月已從東方天際升起，而將鱷魚河一帶塗抹上另一副色彩，也更增添了這裏的凄涼格調。

馬隊轉了一個彎，一座吊橋，頓時的呈現在眼前。

這座吊橋橫跨在鱷魚河上，直達彼岸，寬度不足四尺，僅堪容馬隊縱行而過。

突聽芬士一聲驚呼：「噢！我終於發現了，立刻停止前進。」

薩尼奇聞聲轉過馬頭，但見芬士用手指向對岸的一排突岩道：「這座峭壁在我眼中太熟悉了，只要巴森酋長提供的地圖沒有錯誤，我就能斷定大量珍寶就藏在突岩的下面。」

薩尼奇用眼盯着他。「你可以再仔細辨識一下，我並沒有催你。」

「用不着了，薩奇尼酋長，在這種處境下誰也不願意拿自己的腦袋當作兒戲。」

薩尼奇朝他詭譎的笑了笑，遂命四名武士燃了火把在前引導，芬士居中，由他親自殿後，抖動韁繩緩緩朝吊橋上走去。

馬隊成縱形分列，唯恐吊橋承受不起六匹健馬的重量，故而將每一匹馬之間的距離相隔甚遠，饒是如此，走在吊橋上面仍感搖晃不停，驚心動魄，險象環生！

薩尼奇緊握標槍在手，那雙精銳的眼神也始終緊緊盯住芬士的一舉一動，他已提防到芬士會隨時施詐。

得得，得得！得得！

馬隊就在這種氣氛下緩緩前進着，這是一支很奇突的隊伍，也將鱷魚河勾劃出詩一樣的情調。

但或許眼前還沒有人看出，在這詩一樣的情調中，却蘊孕着一場駭人的火爆事件即將發生。

河面並不寬闊，經過十分鐘的提心吊胆，這支馬隊終於安全的踱過吊橋。

薩尼奇和四名武士都有說不出的興奮，他們彷彿已經看到數不清的金銀財寶正在向他們招手。

馬隊上岸後又經過數分鐘的疾馳，終於奔抵那排突岩下面。

突岩一帶怪石嶙峋，形勢陡峭，芬士伸手指向一塊光滑如鏡的岩壁，說道：「鉅量珍珠鑽石在迎候薩尼奇酋長，只要炸開了它，我也將分享到一點果實。」

薩尼奇朝他微微冷笑了一下。「放心，只要得到證實，你就永遠成爲亞且族的貴賓。」

說完翻身下馬，遂命四名武士一齊準備。

爬山工具和炸藥等都在馬鞍旁的跨袋裏，經過薩奇尼的仔細衡量，決定命四名武士一齊攀上突岩安裝炸藥，由他本人在地面上接應，並附帶監視芬士。

亞且族個個都有爬山如履平地的本領，突岩雖削，尚不放在他們眼裏，何況又配有爬山工具，但見他們捷如猿猴，不多久工夫，便安然登上了那座突岩。

眼前衆人俱都將注意力集中到突岩上面，誰也沒有料想到這裏的一切動靜，都被俠盜燕子飛在鱷魚河對岸以紅外綫望遠鏡觀察的一清二楚。

現在燕子飛已經洞穿了芬士的心機，同時也證實了她和老嫗通話時的推想，這項證實係在芬士等踱越吊橋時獲得，因爲巴森酋長將藏寶地圖交付芬士時，燕子飛伏在帳篷頂上雖然看不清圖上的詳細情形，但只要畧溜一眼便可看到箭頭所指的藏寶地點是在鱷魚河左岸，而芬士竟將薩尼奇等引向鱷魚河的吊橋對面，那裏是屬於右岸。

這種情形對燕子飛來講是有利的，她斷定芬士必然還要施展一切手段，退回吊橋，所以她决定以逸待勞，只要能從芬士的行動上看出藏寶位置究在何處，她就有辦法將寶藏奪取到手。

而且還有另一件事情可以做爲有力佐證，芬士昨夜在石屋中分派那兩名當地人的配合任務，也就是命他們駕車在鱷魚河左岸等候，並且指明爲鱷魚河的上游，據此推測眞正藏寶地點也就應該離上游不遠。

眼前燕子飛必須還要關懷到芬士究竟能不能安全在薩尼奇掌握中脫困，這也是問題的關鍵，所以燕子飛還下了一個奇妙的決定——萬一芬士逃脫不了薩尼奇掌握時，就必須助他一臂之力。

現在那四名亞且族武士正在突岩上面安裝炸藥，薩尼奇則雙手高擧四支火把，在這緊要關頭上，他已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突岩上面，而鬆懈了對芬士的戒備。

狡獪多智的芬士將不放過任何有利機會，他還私藏着一支訊號槍，現正將它倒握着，悄悄潛至薩奇尼身後，掄起來便朝他後腦上砸去。

這一記用力很猛，但見薩尼奇一翻白眼，叭達聲中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突岩上面的四名武士頓被驚動，現已顧不得繼續安裝炸藥，厲聲怒吼着，正順着爬山索飛速朝下面滑來。

芬士深深明白被他們抓住時的後果，順手撈了一綑炸藥，跳上馬背後，飛速朝吊橋口逃去。

他一面縱馬飛馳一面回頭察看，兩名武士對薩尼奇展開急救，另兩名正在掉轉馬頭，飛馳追來。

由於起步時間不同，雙方尚有一段距離，等到芬士已經衝越吊橋時，那兩名武士才趕到橋心。

芬士翻身跳下馬來得意的一陣獰笑，他又不再做逃避的打算，燃着一扎炸藥的引綫後，抖手便朝飛馳而來的兩乘快騎扔了過去。

轟隆一聲震天價大响。

那支火藥的威力不小，火光暴現下人仰馬翻，連同吊橋也被從中炸斷，拖拖拉拉的墜在河裏。

芬士站在岸邊縱情大笑，能以溝通鱷魚河兩岸來往的只有這一座吊橋，如今既已炸斷，縱然另兩名武士將薩尼奇從昏厥中救醒，也沒有辦法再予追擊，除非繞到鱷魚河兩端盡頭後再行折回，那將需時甚久，在芬士眼中已不足成爲嚴重威脅。

不過他仍舊須要爭取時間，縱身上馬後急朝上游方面飛馳而去。

藏寶地圖在他腦海中已經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不久之前和薩尼奇等一同經過時也已暗中把準目標，所以芬士很容易就尋找到了眞正的藏寶地點。

那也是一片巉岩峭壁，特記是一棵千年古松，古松背後有一座早被堵死了的洞門，一筆驚人的財富就被埋藏在山洞裏面。

現時芬士有說不出的興奮，並掩不住心裏感到陣陣驕傲……

不是嗎？無論薩尼奇多麼勇敢，也無論亞且族人究有多衆，只要他畧施小計，就能將薩尼奇玩弄於股掌之上，這種事實怎會不值得令人驕傲呢。

芬士站在古松旁畧一打量週圍形勢，他決定立刻將兩名伙伴喚來儘速動手，揚起訊號槍就朝天空射擊。

畢——噗——

隨着輕微的爆炸聲响，一顆綠色訊號彈頓時懸掛高空，晶瑩燦耀，很遠地方都可以發現這裏的目標。

千慮一失，芬士只想到以此方法可以招到伙伴前來接應，竟疏忽了訊號彈也能指引到薩尼奇趕來找他算帳！

荒郊鏖戰　人財兩空

爲了爭取時間，芬士射發訊號槍後，遂即忙着安裝炸藥。

現在的芬士得意極了，縱然薩尼奇能够趕來找他算帳，那最少也將是一個鐘點後的事情，倘如掘

寶順利，也許不需半個小時就使寶藏到手後遠走高飛，讓薩尼奇連他的影子也追不到。

可是他做夢也料想不到，對他發生嚴重威脅的不是薩尼奇，而是俠盜燕子飛，現在芬士的一舉一動，都在燕子飛的嚴密監視之中。

芬士對安裝炸藥工作十分熟悉，僅只十分鐘工夫，便已安裝完成。

遠處傳來汽車飛馳聲，芬士略一凝神辨識，遂即推斷定是他的兩名伙伴趕來接援，他從汽車馬達聲音上可以分辨得出。

果然他沒料錯，兩分鐘後那輛灰色旅行車便電掣風馳的開到跟前。

那兩名伙伴縱身跳下車來，俱都以敬佩的眼光投向芬士，在尙未碰面以前，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芬士脫困能够成爲事實。

芬士正在點燃引綫。

哧——驀地一聲轟然巨響，等到爆炸時的濃烟散盡後，那扇原來已被堵死的洞門果然塌陷。

芬士和兩名伙伴互視作一會心微笑，遂即一同走到山洞門口。

一股泥腥氣頓時撲鼻欲嘔，山洞裏面黑漆沉沉，芬士忙從一名伙伴手上接過來一支巨型電筒掛在身上，扭亮了朝山洞裏面照去。

我的天！山洞裏面曲曲扭扭，一眼下來很難估計正確究竟多深？四週洞壁並有一縷縷的白氣朝外蒸發，這種景象令人很自然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難以預料洞內究竟隱藏着什麼凶險。

三人在洞口驚愕的面面相覷，那兩名伙伴已從身上將佩槍掏出，另外還有一支雙管獵槍由芬士抓到手中，然後再探頭朝洞裏望去。

洞內一片寂然，三人足足凝神觀望了兩，三分鐘之久，也沒發現任何可疑現象。

這樣一來他們對洞內的戒懼又在開始降低，芬士回過臉來正色說：「寶藏應該就在裏面，但我們必須留一人守護洞口，以防薩尼奇來襲。」

「是的，」兩人異口同聲說：「我們願聽芬士先生任何安排。」

芬士用手指着左側的那名伙伴。「那麼就由你留下來担任洞口戒護，只要應付得法，薩尼奇是很難衝進來的。」

「是。」

「還要緊記一點——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不准胡亂開槍，因爲我們必須要珍惜有限的彈藥。」

「芬士先生請放心，我會記得的。」

芬士又回過臉來察看了一下遠近一帶的情況，這才和另一名伙伴握槍凝神朝洞裏探去。

沙！沙！沙！

兩人踏着謹愼的步子，洞內迴音很重，在尙未探明虛實之前，兩人都要隨時提防有什意外的事情發生。

這座山洞蜿蜒曲折的相當厲害，不可能一眼看到山洞的盡頭，所以眼前也無從估計究竟是多深。

現在兩人已經走到一處轉彎，正凝神戒備的探頭朝前察看，還不到十公尺遠，又是一個轉彎。

因此，兩人的視界也只能達到十公尺範圍以內，而所看到的景象，也單純的只有冷冰冰的洞壁。

於是，兩人就這樣繼續朝前探索，不料一連轉了七，八個彎，仍舊無法看到洞的盡頭，更沒發現何處有寶藏的痕跡。

不過芬士對掘得寶藏深具信心，他決定以冷靜的心情繼續探測下去，不見藏寶誓不甘休。

眼前情況跟他進洞之初對時間上的估計，畧有出入，看光景不是半個時以內可以完成掘寶工作的，時間一長，遭遇薩尼奇前來襲擊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但是，鉅利當前，芬士也就無法兼顧那麼許多了。

現在芬士腦海中單純的很——就是一定要發現那筆寶藏。

× × ×

山洞外面異常寧靜，野虫啾啾，流水潺潺，除了這大自然的聲响像音樂般的動聽外，整個附近一帶就像昏睡過去了一樣。

負責担任洞口守護的伙伴名喚山姆，現在他已攀上洞門口的那株千年古松，採取居高臨下的形勢，而將洞口一帶做有效的監視。

山姆這種戒護方法十分高明，那株千年古松枝密針濃，縱然敵人趕至，也很難發覺上面有人躲藏，而對方如果妄想衝進山洞的話，就無法逃過他那枝手槍的無情射擊，他所採取的地形大有一夫當關之勢。

山姆的想法和做法都沒有錯，躲在樹上也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但他怎知俠盜燕子飛一直隱在暗中將他的一舉一動完全看進眼內，如果現在燕子飛想對他採取不利行動的話，那簡直易如反掌。

燕子飛一直隱在暗中不動聲色自有她的想法，她要穩紮穩打，等到親眼看見藏寶出現再動手也還不遲。

同時，她也衡量出芬士潛在的危機正在與時俱增，對他恨之入骨者當然是亞且族新任酋長薩尼奇，亞且族佔天時，地利，人和的便宜，他將用什麼方法前來襲擊芬士，眼前還看不出絲毫端倪，但她已經推想到不來則已，來則必然不可輕視，到時既然爲了爭奪藏寶，她也就必然要混進這個漩渦，是

以眼前還是採取以靜觀變比較適宜。

現在燕子飛正隱藏在距離洞口五十公尺遠近的一棵巨松上面，和山姆藏身的地方遙遙相對，在所佔地形方面來講絕對不至吃虧。

同時，燕子飛還要明瞭薩奇尼方面的動靜，是以自從縱上那棵大樹後，紅外綫望遠鏡一直就沒有從她鼻樑上取下來過，不過眼前倒還沒有發現他們的踪跡。

可是燕子飛斷定薩尼奇必然前來，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她繼續不停的搖晃着鏡頭……

突然！一個蠕動着的身影已經在鏡頭裏面出現，距離是在三百公尺左右的一遍草叢。

或許距離稍爲遠了些，猛然間尙難辨別清楚那蠕動着的身影究竟是人是獸，燕子飛急忙調整了一下紅外綫望遠鏡的距離儀，凝神再朝目標處仔細望去。

我的天！這一看不由燕子飛大吃一驚，原來那蠕動着的黑影竟是她的乳娘。

如果燕子飛現在施展輕功提縱術迎上前去的話，就難免將藏在另棵樹上的山姆驚動，同時也要顧慮到這裏的情況隨時隨地都會發生變化，於是立刻將無綫電通話器取出，扭動機鈕後發出低聲呼喚：「乳娘，我已經發現妳了，此地危機四伏，妳必須立刻停止前進！」

「燕丫頭，」乳娘也將聲音壓得很低，「我在旅館裏左思右想，還是不顧放棄這次親眼看到撈棺材本的機會，所以就趕來了。」

「妳怎麼知道是在這個地方呢？」

「妳忘記在我身邊的追踪器了？上邊的指針告訴我，神像已被人帶到此地。」

「噢！不錯，神像現在薩奇尼身上。」

「其實我早就趕到鱷魚河了，但摸不清正確目標，剛才的訊號槍和火藥爆炸將我引到這裏。」

「幸好乳娘沒有摸錯路，萬一碰上薩奇尼事情就要糟透！但是現在妳必須停止前進。」

「爲什麼？」

「剛才我說過了，這裏危機四伏，隨時隨地都會演變成一場激烈的火併！」

「那我更要趕來，就算幫忙不上，必要時替妳把風也是好的，而且我還帶來了一枝衝鋒槍——」

「乳娘別胡說八道，妳那裏來的衝鋒槍呢？」

「傻丫頭，妳別忘了這裏是盜賊如毛的野人國，盜賣軍火的事情簡直是家常便飯，有錢什麼事情解決不了。」

「嗯——倘如發生激烈火併時，有枝衝鋒槍倒是可以抵銷敵方人數上的優勢。」

「那妳還應該阻止我嘛？眞傻！」

「好罷，但妳的行動要特別小心，妳可以畢直的朝前欺近，有一棵巨松正面對着妳，距離當在三百公尺左右，我就藏在那棵巨松上面。」

「好丫頭，這樣一指引，我就跟看見妳一樣，放心罷，我不會拖累妳的。」

通話到此結束，在紅外綫望遠鏡中，燕子飛看到乳娘復又開始朝前移動。

燕子飛爲了愼重起見，轉動鏡頭察看了一下老嫗四週的動靜，結果認爲十分安全，這才又將注意力移向洞口一帶。

燕子飛突有所覺，因爲當她回過臉來時，眼角掃下發現洞口正對面一排矮樹叢中，竟有四，五張猙獰的面目在裏面閃動，尤其又當月光下，樹蔭內，被青慘慘的色彩襯托着顯得更爲可怖。

燕子飛凝神再看，那幾張猙獰面目都是當地土人，但臉上所塗的油彩和外形裝束，却不像意料中的亞且族。

難道還有眞正部落土人，也被剛才的訊號槍及火藥爆炸驚動，趕到此地參與奪寶？

燕子飛經過推敲後認爲可能性很大，剛才火藥爆炸的聲音在深夜荒山中顯得異常猛烈，足可驚動方圓十里以外的地方。

那批土人行動十分小心，閃動一雙雙賊眼朝外探看了半天，才陸陸續續的從矮樹叢中現出他們的身子來了。

他們身上都揹着弓箭，手裏握着彎刀，這種裝配更顯然不是亞且族人，出現的人數共計六個，俱都一口氣奔到山洞口，將身子貼在洞壁兩旁探頭朝裏面打量。

他們的舉動眞的是够謹愼的了，可惜只顧頭不顧尾，竟沒有發覺那棵千年古松上面担任戒護洞口的山姆。

他們打量完畢後一陣比手劃脚，看情形好像是準備不顧危險進洞一觀究竟。

砰！砰！砰！

松樹上面火舌怒吐，而六名土人也就隨着槍聲發出悽厲慘嘷，一個接一個的倒在地上了帳。

就在這個時候，矮樹叢中突然亂箭齊發，目標一齊對準那棵千年古松，密集的程度如同飛蝗，緊接着樹蔭深處也就傳出來山姆的慘聲驚嚎。

矮樹叢中黑影疾竄，又有三名土人現出身來，尖叫着朝千年古松圍來。

激烈的槍聲又起，這三名土人上了大當，原來山姆剛才的慘叫是故意誘敵，三人不察，現在已經在他準確射擊下當了活靶！

颼！

一支火箭竄向天空，矮樹叢中還剩下最後一名土人，他在發射訊號箭向族人求援。

山洞附近橫屍九具，其實這才揭開今夜奪寶紛爭的序幕，誰都能衡量出更激烈的一場鏖戰還在後面。隱在另棵樹上的燕子飛始終不動聲色，由於這一支來歷不明的土人出現，她已深深體會今夜的奪寶事件更形複雜！

其次，她對山姆的狡詐有了更新認識，剛才僞裝中箭誘殺土人，就連燕子飛事先也沒有看穿。

至於山洞裏芬士有否尋到寶藏，燕子飛眼前到並不急着要曉得結果，反正她看準了一點——芬士尋獲寶藏後勢必要從洞口退出，除非發生特殊情形，否則她認定以逸待勞仍是最好辦法。

正值此時，山洞裏面緩緩探出頭來，月色下尚認得清楚，正是跟隨芬士進洞探寶的另一名伙伴。當他看到洞門口躺着的土人屍體後，頓又驚嚇的將頭縮了回去。

「魯司，」山姆在古松上喚道：「你怎麼跑出來了？」

魯司小心翼翼的又從洞內露出半張臉來：「是山姆嗎？你在那裏？」

「我就躲在你正對的古松上面。」

「噢！」魯司循着話聲將眼神投向到松樹上面了。

「我沒事，你看不見我的，有話就這樣談，我不能離開這松樹，土人隨時隨地都會再來侵犯。」

「地上土人都是你射殺的？」

「那還用問。」

「芬士先生特地命我出來查看，他非常担心剛才的槍聲。」

「現在已經沒有事了，洞裏的情況如何？」

「糟糕透了，山洞裏的岔路如蜘蛛網，我跟芬士先生好像陷入迷魂陣中。」

「這樣說沒有發現寶藏囉？」

「發現個屁，芬士先生正急的滿頭大汗，在裏面常常連路都摸不清楚。」

「那你就進去幫同尋找罷，外面由我負責。」

「不，我跟芬士先生研究過，萬一你在外面發生不幸的話，出路也就隨之斷絕，到時豈不變成甕中之鼈！」

「芬士先生的意思怎樣？」

「命我出來跟你合力守護洞口，有他獨自在裏面尋覓寶藏也就够了。」

「這不是好辦法，倘如我們兩人同時遭遇不幸呢？」

「那就是命該如此，到時芬士先生也就不準備活着離開山洞，他已下定決心不成功便成仁了。」

「你認爲值得嗎？」

「當然，只要尋獲藏寶，我們三人都一世享用不盡，否則碌碌一生活着又有個什麼意思。」

「好罷，既然你也這樣想，我就一齊陪着你豁上了！」

「要不要我也上樹去跟你同守陣地？」

「用不着，你就在裏面堵住進洞之路，我倆互相配合，這樣的效果應該更大。」

「就這樣決定，但願上帝保祐我們成功。」

兩人談話到此結束，魯司露在洞口的半爿臉也隨着縮回裏面。

山姆無形中幫了燕子飛乳娘的大忙，她就利用山姆分神的這段時光，安然的爬上了那棵松樹和燕子飛會合一處。果然，老嫗隨身帶來了一枝衝鋒槍，並附有十匣衝鋒槍彈。

「乳娘！」燕子飛將聲音壓得極低，「剛才山姆跟魯司兩人的談話，妳都聽到了嗎？」

「當然，老婆子的耳朵還不至失靈。」

「我對這件事情有點懷疑。」

「懷疑什麼？」

「可能芬士已經發覺寶藏，就這樣故意支開他們了。」

「妳是說他想獨吞？」

「嗯，雖然眼前還沒有什麼痕跡，但芬士是個鬼計多端的人，我們不得不事先提防。」

老嫗畧一思忖。「那簡單的很，我們採取主動，先將松樹上的山姆和洞門口的魯司解決掉，進入山洞直接找芬士算帳。」

燕子飛搖了搖頭：「辦法倒是一個乾脆俐落的辦法，但在眼前情勢下不適合採用。」

「爲什麼？」

「魯司剛才說的沒有錯，進入山洞的人隨時隨地都會變成被人甕中捉鼈的局面，我們不能太輕視亞且族跟另一批土人的力量，依我判斷他們的大批人馬很快就會趕到這裏。」

「以妳的意思呢？」

「最低限度我要查看一下山洞外面的形勢，譬如說：除了眼前的這洞門以外，還有沒有另外的秘道。」

老嫗獨眼一亮。「顧慮的極是，萬一有的話，芬士獲得藏寶後遠走高飛，留下我們來替他抵擋土人的攻擊，那妳『俠盜燕子飛』的這些金字招牌，可就算整個砸了！連累我老婆子也沒有臉再在江湖上鬼混。」

「所以我必須親自偵查一下，乳娘就留在此地監視洞口，這樣才不會顧此失彼。」

「對！妳最好立刻開始行動，這裏的事情全交給我。」

燕子飛交待完畢後，一個「海鷗掠波」便朝左側不遠的荒草堆中撲去。

「海鷗掠波」是燕子飛的輕功提縱術中最得意架式之一，飄似清煙，快如閃電，五十公尺外的山姆縱有發覺，也會認爲是鳥在飛掠。

燕子飛離去後老嫗必須獨當一面，她緊了緊手上的衝鋒槍，並輪着那隻閃閃發光的獨眼不停向四週搜索着，神情似乎已將燕子飛謹慎用槍的關照拋向九霄雲外。

山洞一帶仍舊十分寧靜，剛才土人所發的那支火箭好像石沉大海，直到現在還沒出現任何警兆。

突然！山洞頂上的一塊大岩石後面，像幽靈似的閃出半張臉來，只朝洞門前畧一張望，遂又縮了回去。

分據在兩棵古松上面的老嫗和山姆都沒有發現，因爲山洞頂上那塊岩石的位置要比松樹高過許多，如果看到的話兩人都將大吃一驚，原來探出半張臉來的人竟是薩尼奇酋長。

不過薩尼奇也沒有看到那棵兩株古松上面躲着有人，但却看見了洞門前躺着的九具土人屍體。

他不敢直接現身的原因也就在此，他曉得那是芬士的傑作，并也斷定洞口一帶必有埋伏。

本來薩尼奇不會這樣機警，所謂：吃次虧學次乖，現在他對芬士的狡獪已有更深認識。

同時他也暗暗吃驚，此時此地發現黑猓族人的屍體，令他感到奪取藏寶又增多了一份困難。

隨來武士已有兩名被芬士炸死在鱷魚河中，另兩名雖緊隨身旁，如果僅僅對付芬士和他的兩名助手，以薩尼奇的英勇尚不至於畏懼，如今又冒出了人數衆多的黑猓族人薩尼奇則不得不愼重行事。

薩尼奇觀察清楚了現狀之後，立命一名武士飛馬返回搬取族人接應，時間趕得及趕不及眼前不能計較，但這却是必要的步驟。

現在跟隨他身邊的只有一名武士，他決定就在這裏隱伏，有把握則動手，無把握忍耐，最低限度也能曉得寶藏的最後下落，等到喘過氣來時再圖良謀。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牛角號聲劃破了四野的沉寂，號聲單調而凄凉，而且又是出現在荒野之中，聽在耳中簡直令人頭皮發麻！

號聲一直連續不斷，起初只有一個方向，繼而蔓延爲四面八方，最後演變成整個鱷魚河範圍都在那凄凉號聲籠罩之下。

現場中的人只有薩尼奇聽得懂牛角號，那正是黑猓族人傾巢出動時，所下達的攻擊命令。

場中氣氛頓形緊張！

號聲當最高昂時突然停止，緊接着便見月色之下黑影幢幢，好像平空出現的幽靈相似，一眼看來從無一百也有八十，正呈扇面形一樣朝山洞緩緩圍來。老嫗頓將衝鋒槍拉上紅膛，洞口古松上的山姆也做好了緊急應變的準備，雙方雖然是敵對立場，但眼前却不約而同的將所有攻擊目標指向來犯的土人。黑猓族的包圍圈漸漸逼近，口裏並發出刺耳尖叫，當逼近至相當距離時，隨着吼叫聲亂箭齊發，所射的全是火箭。

颼！颼！颼！颼！

剎時之間好像無數火龍漫天飛舞，似乎他們心裏早有準備，而將射擊目標完全集中山姆藏身的那棵千年古松。

黑猓族人的尖聲怪叫和發箭成正比，叫聲愈瘋狂，火箭射的也就更爲猛烈。

他們的火箭上並塗有易燃物品，那株千年古松在火箭猛烈攻擊之下，也就很快的燃燒起來。

砰！砰！砰！砰！

山姆已在樹上開始猛烈射擊，數名土人應聲而倒。但却制止不住松樹上的火勢蔓延，如果不跳下樹來，勢將被烈火活活燒死。

突聽山姆發出悽聲厲吼：「魯司，趕快以猛烈火力替我掩護！」

話還沒有發完，躲在山洞的魯司已經開始發槍接應，而山姆也就在亂槍齊發中騰身跳落地面。

黑猓族人發現了山姆後跡近瘋狂，像潮水般的湧了上來。

砰！砰！砰！砰！

山姆和魯司將僅有的兩枝槍發揮最大威力，雖然造成黑猓族人不少死傷，但却阻止不住兇猛的衝鋒。現在那棵古松正熊熊的燃燒着，已變成了火樹，在火光映耀之下，黑猓族人的兇獰和驃悍更形駭人。山姆鬥智盡失，事實上他也阻止不住黑猓族人的兇猛衝鋒，轉過身來就朝山洞飛逃。

這正是眼前處境中最好的辦法，只有逃進洞裏和魯司會合，才能爭取勝負隅頑抗的局面。

颼！颼！颼！颼！

黑猓族重又發動火箭攻擊，密集的像飛蝗，突聽山姆發出悽厲慘叫聲，已有三枝火箭射中他的後心。但是也還沒有倒下，一面驚叫着一面繼續飛逃而去。

這時的山姆已經用盡了人類在生命遭遇威脅時所能發出的掙扎餘力，可惜他還沒有逃到山洞門口，又遭遇到黑猓族更兇猛的火箭攻擊，轉眼工夫竟將山姆射成了火箭刺蝟！

山姆倒地後猶在拚命翻滾，終於發出一聲最後慘嚎，就這樣被烈火活活燒死。

這種景象令人怵目驚心，就連躲在另棵松樹上的老嫗，也不由心裏直冒涼氣。

山洞內的魯司更是胆裂魂飛，但是他明白，要想生存就須拚命抵抗，倘如想退却會比山姆死的更慘。黑溧族人的狂叫聲又起，並隨着狂叫聲再像潮水般撲向山洞。

這次他們放棄火箭攻擊，他們很明白那對山洞不會發生像剛才同樣威力，而改為揮力衝鋒的。

砰！砰！砰！砰！

凌厲的槍聲又起，領頭衝鋒的人在魯司據險死守下，一律當了活靶！

兇悍的黑猓族人對此似乎並不畏懼，頭一批剛剛倒下，第二批緊跟着又像潮水般的撲了上去。

山洞口火舌怒吐，血肉飛濺，魯司確又佔盡地形上的便宜，倘如子彈不發生短缺的話，他能一直緊守下去，可惜孤掌難鳴，當他將第三批衝鋒的黑溧族人槍殺後，槍膛內的子彈也遂告斷絕！

說時遲那時快，悍不畏死的黑溧族，第四批衝鋒隊伍又到。

這一次他們衝的更猛，個個將手中戰刀揮舞的像風車，形像兇惡的就好像是從地獄中逃出來的魔鬼。魯司見了這種情形後好像跳落萬丈冰窟，除了等死以外，他已再沒有任何能力來阻擋住這次的衝勢。這時他腦海中早已不作分得寶藏的妄想，生存在他心中比任何事物都更重要。

黑溧族人厲聲尖叫着，不料即將衝進山洞時，突然爆出了一項驚人的轉變。

格格格格……

兩排火舌怒射而至，第四批衝鋒的黑猓族人發出悽聲慘叫後，一律橫屍就地。

那是衝鋒槍的掃射，在這緊要關頭上突然出現，任何人都感出乎意料之外。

衝鋒槍的威力要比手槍兇猛得多，黑溧族人頓時停止對山洞口攻擊，而將目標移向四，五十公尺左右的另一株巨松，因為剛才那陣猛烈的掃射，就是發自那棵松樹的枝葉叢中。

數次衝鋒下來，黑猓族人已經死亡過半，銳氣因而大失，當他們面對更犀利武器時，就絕對失去了再次衝鋒的勇氣。

但他們也不願就此放過報復機會，酋長立刻下令故技重施，準備再以火箭攻擊那棵巨松。

躲在松樹枝椏上的老嫗不由暗暗叫苦，剛才火燒山姆的一幕駭人鏡頭是她親眼所見，一想到山姆被射成火箭刺蝟時那副形狀，就情不由已混身打哆嗦。眼前麻煩是老嫗自己招引到的，倘如她不扣動那枝衝鋒槍的扳機，則藏身目標誰也不會發現。

可是剛才千鈞一髮，她開槍的動機並不是想替魯司解圍，但他不能任由黑猓族人衝進山洞將寶藏奪走。眼前形勢已成劍拔弓張，逼的老嫗只有端起衝鋒槍來猛掃，先發制人或許還能在危難中求安。

轟隆！轟隆！轟隆！

就在這個時候，山洞背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猛烈爆炸聲響，並有火光竄上半天。

這種突然轉變將老嫗驚楞了，一顆心馬上懸念到山洞那邊，因為燕子飛自前去偵察情況，直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消息！

黑溧族也因這陣猛烈爆炸，放棄了以火箭攻擊老嫗的打算，悽聲吼叫着，瘋狂般朝那邊奔去。

× × ×

月色下看的清楚，一扇薄弱的山壳竟被火藥炸了一個大洞，一條慌張的黑影正從裏面探出頭來，張望一陣之後，遂即亡命般的朝荒野中逃去。

此人正是芬士，他手中提了一隻巨大的皮箱，皮箱裏面就是他在洞內尋得的寶藏。

這正是他狡詐的地方，在將魯司遣到山洞口替他加強戒護之前，他就已經發覺藏寶，存心獨吞。

他這手金蟬脫殼耍的很高明，但是却被燕子飛事先料中，不然或許今夜會澈底成功。

芬士現在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但他曉得還有重重難關，現在他只想拚命逃出重圍。

正值此時，悽厲的牛角號聲又在夜空中盪出，黑溧族揮動戰刀正朝芬士瘋狂衝來。

芬士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轉身又朝另一個方向飛奔。

苦也！芬士竟又碰上死寃家活對頭，迎面飛馳而來的竟是亞旦族新任酋長薩尼奇。

芬士轉身又朝右側奔跑，但當經過一株高樹時，突覺一遍紫雲蓋頂，恍惚間好像一隻飛鳥朝他飛撲，只覺手一鬆，那隻藏寶皮箱竟脫手飛去。

芬士頓然醒悟，剛才朝他飛撲的不是飛鳥，而是更難纏的人物俠盜燕子飛。

燕子飛的身影恍如一縷清煙，芬士並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嫗，正縱躍如飛對着燕子飛馳來。

他想追，力不從心，而就在這一錯楞之時，薩尼奇的標槍疾如閃電，正朝他飛鏢而至，但聽噗哧一聲，芬士連喊叫的時間都來不及，便被標槍穿成前後皆通。

薩尼奇總算洩了憤，當他再輪眼四下搜着時，荒野中早已失去了燕子飛和老嫗的影子，只遠處隱隱傳來馬匹飛馳時的蹄聲，但是短暫的很，剎時之間那馬蹄聲也在聽覺中消失不見。（續完）

龍主編

即將出版！

SAGA

HK$1.50 NT$10.00

陣容最强
定價最低
武俠雜誌

武藝



創刊號

問

龍生

青雲

·陣容一斑·

桃花傳奇…………古　龍	翡翠船…………諸葛青雲
聶　政…………司馬紫烟	無字天書…………陳青雲
八荒飛龍記………臥龍生	孤獨客…………朱　羽
分屍滅跡…………龍　驤	雍乾飛龍傳………獨孤紅
	鬼裁縫…………人　畏

出版者：武藝雜誌社　海外總經銷：環球出版社

台灣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一〇九號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